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刘小枫◉编

#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 ——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 Novalis: Revolution and poetic Roman

林 克 等◉译

華夏出版社

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 ——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 Novalis: Revolution and poetic Roman

刘小枫 | 编
林　克 | 等译

華夏出版社

正则古典教育基金资助项目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编者前言

小说这一写作体裁西方古已有之，但 *18* 世纪突然风行起小说来，多少让人难免寻思——幸好当时的一些小说大家给出了说法，比如，卢梭《新爱洛伊丝》"序言"下笔就说，"应当给大城市的人演戏，给堕落的市民写小说"（李平沤、何三雅译本，译林版 *1993*）；小施勒格尔则说，"Roman[小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为躲避枯燥的书本知识，活生生的智慧逃进这个自由的形式里来了"（见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李伯杰译，北京华夏版，*2005*，页 *47*）。按施勒格尔的如此说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就是古希腊民主时代的小说。

卢梭和施勒格尔的说法尽管属于同一个时代，却并不谐调——不过，柏拉图的作品好些是戏剧形式，小说笔法比较重的长篇巨制首推《王制》、短篇巧作则当推《会饮》……柏拉图的这两部作品恰好是 *18* 世纪的小说家热衷模仿的典范：卢梭的《爱弥尔》模仿《王制》，《会饮》则给小施勒格尔的小说创作理念以极大启发（Gerhard Kurz，《小说作为现代的会饮》，见 Stefan Matuschek 编，*Wo das philosophische Gespräch ganz in Dichtung übergeht*[哲思对话在何处整个儿过渡到诗作]，Heidelberg *2002*，页 *49 -62*）——所谓 Romatisierung[浪漫化]兴许与 Roman[小说]有更为深层的内在关联。施勒格尔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指的是民主政治兴起的现代，与柏拉图置身其中的雅典民主时代可谓在品质上相同——当然也与我们正在追赶的时代在品质上相同……倘若我们要按卢梭所说"给平民写小说"，又该如何写作呢？

诺瓦利斯写 Roman 的时候，可以供他攀比的德语前辈实在并不多，可是，他的小说《奥夫特尔丁根》出手就不凡，已然跻身西方小说

史——同时也是思想史的经典行列。这年轻人才 *20* 多岁,怎么就能写出如此“深刻”的作品?

原因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但有一条无论如何值得提到:诺瓦利斯小说的写作起点很高——直接与柏拉图对话。换言之,诺瓦利斯不是与自己的德语前辈比高低,而是以柏拉图为楷模……《奥夫特尔丁根》的写作意图与柏拉图的《王制》和《蒂迈欧》直接相关。由此看来,倘若不从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的作品一路读上来,只怕我们没可能真正读懂西方的小说……由此也可以明白,我们的小说始终大多不过是小 -说而已。

柏拉图的《王制》也好,《蒂迈欧》也好,不都涉及重大的政制选择问题吗?诺瓦利斯的《奥夫特尔丁根》读起来轻飘飘的——恰如所谓“诗化小说”的称呼,难道与政制选择这样的重大问题相干?幸好诺瓦利斯自己说过,他写的《奥夫特尔丁根》就是“政治小说”……何况在此之前,他的《信仰和爱》、《基督教或欧罗巴》已经明显地是政治哲学作品——年仅 *20* 多岁的诺瓦利斯一直在思考政制问题,这是法国大革命带给他的思想爆发力: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诺瓦利斯的思想背景不仅有人们经常提到的基督教大公主义政治立场,也有古希腊的隐微写作传统……事实上,隐微写作与政治神学在诺瓦利斯那里是一体的,小说体裁本来就是隐微写作的原初形式。

西方意义上真正的小说,无不关涉重大的道德政治问题——柏拉图的《会饮》既是绝妙的短篇小说,也是深刻的政治哲学作品。与此相关,我们眼中的好些所谓文学理论或美学经典,其实是政治哲学经典——柏拉图的《会饮》不就一直被我们当作美学或文艺理论经典来读?上个世纪末,一些西方学者突然大谈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其实是政治哲学论著,所谓“共通感”是一种“审美的国家”构想……好像重大发现;于是,有人在批判罗尔斯凭据康德先验论重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时,捡回当年浪漫派对康德的批判,重提所谓“审美政治”构想(席勒、小施勒格尔为代表),还专门从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中译

本页 17)中引来诺瓦利斯的一句话:"一切都成了 Anfang eines unendlichen Romans[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参见 F. R. Ankersmit, *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审美的政治: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Stanford Uni. Press *1996*,页 *128*)。诺瓦利斯的"政治小说"的确有可能就是冲着康德的"审美"政制构想去的,倘若如此,至少诺瓦利斯就不曾像我们那样,把《判断力批判》当作美学著作来读。让"美学科班"出身的我感到难过(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己以前所习惯的把文学价值-审美价值与政治划分开来的学科原则其实就来自康德的知识划分原则,如今,我反倒必须抛弃这种划分原则才能读明白康德的美学[政治]书。

诺瓦利斯的小说又被称为"诗化小说",什么意思?

诺瓦利斯在其"断片"中谈及"诗化"的地方不少,所谓"诗化小说"当按照这位诗人自己对"诗化"的理解来理解——这位诗人的挚友小施勒格尔的《关于诗的谈话》(见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前揭),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除此之外,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最后两章关于悲剧与史诗的比较,也许不无裨益——因为,所谓"史诗"实际上就是叙事诗,撇开诗行形式,从文体来讲,"史诗"就是后来所谓的小说,正如肃剧(旧译悲剧)也是诗行形式,但文体却是戏剧式的,两者的差别首先在于:"史诗"总有一个叙述者现身其中,戏剧中则看不到叙事者的身影,"史诗"如小说,是叙述出来的,戏剧则是当事人"演"出来的。

在古希腊时期,文学的总称就是"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诗"就是凭靠某种体裁来编故事(模仿人的在世行动)——凡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必须看起来是真的,反过来说,"诗"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虚构的……说得不好听,编故事就是正当地搞蒙骗,蒙骗得逾彻底、愈天衣无缝,就愈成功。为什么如此蒙骗是正当的?因为,如此蒙骗的目的是施行道德教化——所谓"诗"的蒙骗实质上是在置换我们对生活的表面理解,引入日常的理解看来不可理解的东西。用亚

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诗”的“看似如此”隐含着“诗”的“必然[应该]如此”，从而，“诗化”即蒙骗乃“诗”的正当法权，其政治使命在于，通过看起来如此的事情向人们揭示必然[应该]如此的东西（生活的正道）。

虽然都是“诗”，相比之下，戏剧编故事的方式比小说更难做到看起来是真的，因为，小说总得有一个叙述者，这位叙述者的声音可以通过非常细腻的描述掩盖或抹去看起来不那么真的地方。在戏剧中，叙事者没法出场，直接是戏中角色在那里承受、遭遇，一切都必须显得是真的，而演戏这一形式本身又事先表明，这一切是假的，是在做戏……相反，小说的形式事先已经表明是假的，作家在那里瞎编嘛，读起来倒更像是真的——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认为，戏剧（肃剧）比小说（史诗）更有“诗味”。为什么呢？正因为戏剧中一切都必须显得是真的，写作戏剧对蒙骗技巧的要求就更高，或者说，“诗化”的程度更高……就这个意义来讲，所谓“诗化小说”就是让叙事作品（小说）更多带有戏剧（或诗化）的味道，或者说，让小说中见不到叙述者的痕迹——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亚里士多德要说，荷马虽然是叙事诗人，却是最有戏剧味[诗化]的叙事诗人[小说家]……反过来看，柏拉图让自己的好些戏剧作品带有小说味道，也就堪称最有小说味的戏剧[诗化]大师。

亚里士多德对史诗[小说]和肃剧[戏剧]所做的比较，并非是在探讨文学体裁问题，而是探讨政治哲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按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课”教诲来理解所谓“政治”，自然会搞不懂古希腊人（当然还有我国古人）所说的“政治”……比较史诗和肃剧时，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想的政治问题是：怎样才能把低俗与高贵、实然与应然、习以为常的东西与令人惊异的东西连接起来，说到底，高与低的关系或者应该说的与人们实际上在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的。这些问题需要悉心阅读《论诗术》才能搞清楚个大概，对于眼下我们读诺瓦利斯来说，重要的是应该知道，所谓“诗化”绝非仅关体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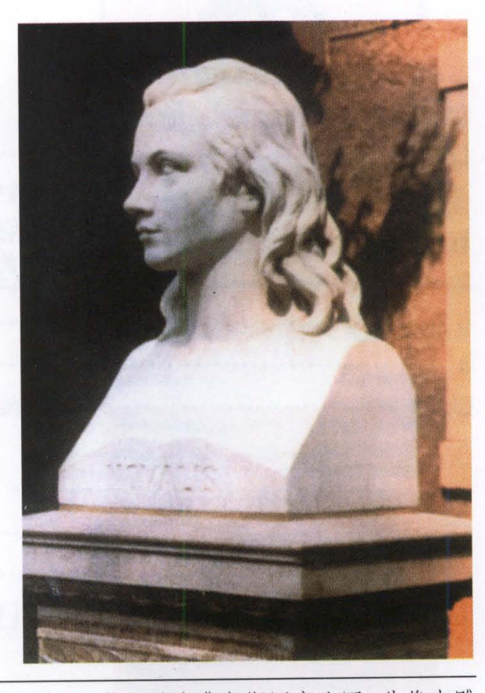
的事情,更关涉政治——当然,千万不要忘记,在诺瓦利斯那里,政治已经进入现代性语境。

要是我们一开始就清楚,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旧译《诗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卷八,第5-7章),就不会觉得浪漫派的"审美政治"论有什么新鲜——重要的是,回过头来读柏拉图的《会饮》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我们才能找到解读诺瓦利斯的《奥夫特尔丁根》这类小说的"起点",因为,倘若在现代"一切都成了""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奥夫特尔丁根》正是一部无结局的小说,如果我们不打算让自己迷失在这新的起点构成的地平线上,就必须寻回原初的"起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审美政治论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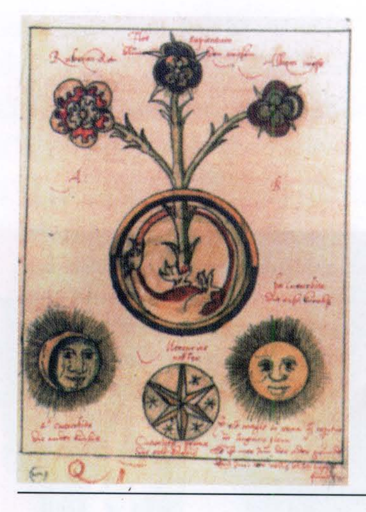
《基督教抑或欧罗巴》一文已经表明,在诺瓦利斯眼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基督教欧洲的制度性危机,因此,从基督教思想史而非文学史角度来理解诺瓦利斯思想,向来是重要的解读视角之一,研究文献为数不少,作为附录收在这里的新教神学大师巴特的文章,出自他的名作《19世纪新教神学思想史》;维塞尔教授是研究18世纪德意志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他的这篇论述诺瓦利斯的文章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由小说家石涛译出,90年代初刊发在我当时编的一个学刊中,这里算是旧文新刊。

刘小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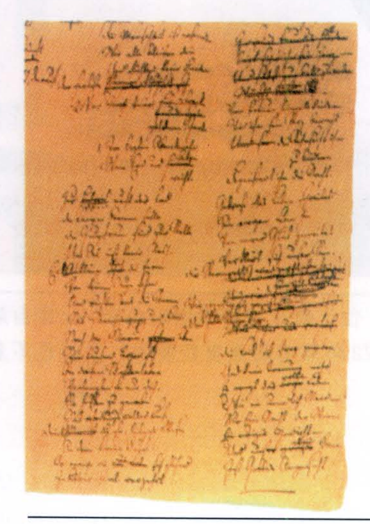
2007年元月于沐猴而冠斋




诺瓦利斯半身胸像，位于魏森费尔斯国家公园，此像由雕塑家沙珀尔根据1872年原有雕像重新制作，原像已不复存在。



蓝色的智慧之花，手稿，巴塞尔，1588年，她成长在白色的（银色的）花朵与红色的（金色的）花朵之间。



《夜颂》之五：手稿。

# 目　　录

# 小 说

# 塞斯的弟子们

朱雁冰　译

## 一、塞斯的弟子

人们走着各自不同的路。谁若追踪和比较一下这一条条路，谁就会看到奇异的符号出现在眼前；这些符号似乎都属于人们随处瞥见的那种伟大的隐秘文字：在羽翼、蛋壳上，在云层、雪花里，在水晶和石块上，在冰封的水面，在山里山外，在植物、动物和人的内层和外表，在天空的星辰，在被触摸和擦过的沥青层和玻璃上，在为磁铁所吸附的锉屑和奇特的偶然性事物里——随处看得见这些符号。人们从这些符号里猜测着破解这种神奇文字的秘诀，即这种文字的语言学，但这种猜测都形成不了固定的形式，似乎还不是更高深的秘诀。人的感官好像给浇上一瓢万能解液。转瞬之间，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思想仿佛浓缩了。于是便产生了他们的种种猜测，可是短时间过后，所有一切重又像以往一样在他们眼前模糊起来。

我从远处听到有人说，不可理解性只是非理智之后果，非理智寻找它所拥有而又绝不可能再找到的东西。人们不理解语言，因为语言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自己；真正的梵文只是为说话而说话，因为说话是它的欲求和本质。

没过多久有一个人说："神圣的文字无须解释。谁真正在说话，他就充盈着永恒的生命，它的文字在我们看来似乎与真正的奥秘奇妙地相近，因为这文字是宇宙交响曲的和声。"

这声音肯定来自我们的老师，因为他善于将零星分散的特点归纳起来。现在，当我们面对高深的鲁内文①的时候，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颇为自负的神情，并从我们的眼睛里搜寻着，看看我们当中是否闪现出揭示和辨读这种符号的领悟光亮。一旦看到我们因黑夜不肯退去而愁眉苦脸，他便安慰我们，并预祝勤奋、忠诚的眼睛在未来

① 鲁内文(Rune)，日耳曼最古老的文字，这里指难以辨读的符号。——译注

交好运。他往常向我们讲述,他童年时便为本能所驱动无休止地去训练、使用和强化自己的感官。他仰观星辰并在沙地上模拟它们的排列和位置。他不停地凝望这空中海洋,孜孜不倦地观察它的明澈、它的流动、它的云层、它的日月星辰。他搜集各种各样的石头、花朵、、甲虫,并将它们排列成不同的队形。他关注人和动物,他坐在海滩,他寻找贝壳。他仔细倾听海洋的情绪和思想。他不知道他的向往会驱动他奔向何方。他长大了,于是,他便周游各地,了解另一些国度、另一些海洋、新的天空、陌生的星辰、未知的植物、动物和人,进入岩洞察看在地球的不同岩层和地层中结构形成的过程,他用泥团捏制出古怪的岩石构造。这时,他在各地重又发现熟悉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经过奇特的混合、匹配,可以说,在它们身上往往组合成奇异的东西。他很快便察觉在所有的东西中的联系、相遇、巧合。他看到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他的感官所察觉的东西涌进一幅幅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画面:他听、视、触、思同时进行。他很喜欢搜集异样的东西。对于他,时而星是人,时而人是星,石头是动物,云是植物,他玩味着种种力量和现象,他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能够找到这个和那个东西或者让它们显现,所以,他自己往往东抓一把西抓一下。

至于自此以后他有何建树,他并未相告。他对我们说,我们自己由他和我们自己的兴致引导着也会发现他所经历过的事的。我们中有些人离他而去。他们回到父母身边,学习一种谋生之道。有几个人被他派出去了,我们不知道被派往了何方,他挑选了他们。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没多久就回来了,另一些人在外面待得久一些。有一个人还是个孩子,他刚一回来,老师就将课业交由他来上。这个孩子有一双泛着蔚蓝底色的黑黑的大眼睛,皮肤有着百合花般的光泽,卷发在暮色中宛如闪亮的云朵。他的声音拨动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弦,我们很想将我们的花、石头、羽笔,将我们的一切送给他。他微笑时极其当真,我们感到跟他一起异常地愉快。“他还要回来的,”老师说,

“就住在我们这里，不再授课。”——老师还将一个人跟他一起送走了。我们经常为这个人难过。他总是面带忧伤，他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他什么事都做不好，每当我们寻找水晶或者花卉时，他很难找到什么。他看不清楚远处的人或物，也不会整整齐齐地摆好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他都容易弄坏。一段时间以来——在那个孩子进入我们的圈子以前——他突然变得开朗起来，而且也能干了。有一天他伤心地出去了，夜幕降临，他还没有回来。我们为他焦虑不安；在晨光熹微之时，我们突然听到从附近林苑里传来他的声音。他唱着一支高亢、欢乐的曲子，我们全都感到惊奇不已，老师瞥了一下晨光，大概我再也看不到他那种目光了。他过了一会儿走到我们中间，面带不可名状的欣喜，拿来一块不显眼的奇形怪状的小石头。老师将它放在掌心，久久地吻着它，然后闪动着湿润的双眼看着我们，将这枚石子放到众多石块当中的一个空地方，恰恰是摆成许多行的石子像一束束光芒相切的所在。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在我们心灵深处对这个奇妙的世界产生了一种清晰的领悟。

我也比别人笨拙，自然财宝似乎不太情愿让我找到。可是老师待我很友善，当别人去寻找时，他就让我坐着思考。我从不曾像老师那样。所有一切都将我领回到我自身之内。第二个声音所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各个厅里的奇妙的堆集物和标本让我感到高兴，但我觉得，它们仿佛只是图像、外壳、饰物而已，被收藏在一幅具有神的灵气的魔画周围，这幅画长留在我的脑海之内。我不寻找这些东西，我经常在它们之中寻找。因为我似乎要让它们向我指点，我心仪已久的少女在我沉沉的梦乡伫立的所在。老师从不曾向我说过这事，而且我也不可能对他吐露片言只语，这在我是一个不可泄露的秘密。我本来很想问一下那个孩子，我从他的表情里发现了某种亲和感；我在他近旁时好像一切都在我内心深处变得清晰了起来。倘若时间再长一些，我肯定会在我内心体会到更多的东西。最后，也许我的心扉会

敞开，唇舌也会灵活起来。我也乐意跟他一起走。可并未如愿。我不知道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要待在这里似的。我刚刚斗胆向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内心深处便不由产生一种信念：有朝一日我将在这里找到一直使我激动不安的东西，她就在这里。当我怀着这种信念在这里四处活动的时候，所有一切在我面前组合成一幅更崇高的画，形成一个新秩序，所有一切都针对一个地方。于是，每一种东西对于我都变得如此熟悉，如此可爱；以往在我看似奇异和陌生的东西，现在变得犹如一件件家用器具。

可是这种陌生让我觉得陌生，因为这些收藏总是既使我远离而同时吸引我。我可能不理解老师，我也尽可以不理解老师。可他现在对于我是如此不可思议地可爱可亲。我知道他理解我，他从未说过背逆我的感情和愿望的话。相反他希望我们走自己的路，因为每一条新路都通过新的国度，而每条路最终都重又通向这住宅，通向这神圣的故乡。所以，我也要描绘我的角色，如果没有哪个凡人按照那里的铭文揭开面纱，我们就必须设法变成永生不死的人；谁不愿揭开那面纱，谁就不是真正的塞斯弟子。

## 二、自然

大概过了很久，很久，人才开始想到用一个具有共性的名字，称谓和面对人的感官的千差万别的对象。通过练习促进发展，而在种种发展中，首先是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将之与光线折射相比的分类、分裂。随之，我们的内心也逐渐地分裂为如此千差万别的力量，而随着持续不断的练习这种分裂也将加剧。如果说后来的人失去了重新混合他们的精神之分散的色彩和任意制造古老、质朴的自然状态，或者在它们当中促成新的各种不同的化合物的能力，这也许只是他们的病态资质。他们越是联合为一体，每一个自然物体、每一个现象便越是一致地、全面地和亲身地流进他们之中：因为印象的自然本性跟

感官的自然本性相适应，所以，在那些以前的人看来，所有的东西必然是属于人的，是已知的和合群的，最鲜活的特点必然在他们的观点里表露出来，他们的每一个意见都是一种真实的自然表露，他们的观念必然符合他们周围的世界，而且必然是对这个世界的忠实表达。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祖先关于世界上的事物的思想看成是一种必然的产物，看成是尘世自然的当时状态的一种自我映象，尤其借助他们，借助这些观察世界的无比灵巧的工具，肯定可以得到世界的主要关系，即当时它与它的居民的关系和它的居民与它的关系。我们发现，恰恰最崇高的问题首先引起他们的思考，他们时而在大多数现实事物中，时而在一种未知感官的虚拟对象里寻找打开这个神奇莫测的广厦的锁钥。在这里可以看出，此广厦一般被预测为液体的东西，稀薄的东西，无定形的东西。大概固体的惰性和不灵活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人相信它们具有依赖性和低下品质。可是，一个冥思苦想的人却很早就碰上从那些无定形的力量和海洋进行形体解释的困难。他尝试着通过一种综合方式解开这个死结，他将原初的开端设定为固体的、有形状的微粒，但他假设这些微粒无限之小，并认为从这个细微尘埃之海可能完成这无比巨大的结构，——当然，这里并非没有参与活动的有思想的生命以及诸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帮助。在更早的时代，人们并不进行科学解释，而是将充满奇怪的形象性特征，充满人、众神和动物的童话和诗看成是共同的制作大师，并以最自然的方式倾听它们描述世界的产生。人们至少得到一种信念，确信世界之偶然的、工具性的来源，这种观念即便对鄙夷幻想力之无规则的产物的人也是十分重要的。将世界的历史当成人的历史，所发现者处处只是人类的事变和状况，——这已经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在不同的时代重又以新的构成形式出现的观念，从奇妙的作用以及易于为人所相信这一点看，这似乎一直占有优势。即便自然之偶然性一说好像也自动地与人的位格性观念联系起来，后者最易于被理解为人性的本质。因此，甚至诗艺也曾是真正的自然之友的最爱用的工具，自

然之灵(Naturgeist)也以最亮丽的形象出现在诗里。当人们阅读和倾听真正的诗时,人们便感觉到一种内在的自然理智在运动,并像自然那美妙的躯体般在自然之中同时又在其上飘浮着。自然科学家和诗人通过一种语言始终犹如一个族群。自然科学从整体上所收藏并以巨大、有序的数量所罗列的东西,诗人便将之加工为人的心灵每天的食粮和需求,前者将那不可量度的大自然分割和构成为许许多多千姿百态的、细小而讨人喜爱的物种。如果说后者更多以轻细的感觉追踪流动的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前者则以锋利的切割研究肢体的内部构造和状况。友善的自然在他们手下死了,留下的只是没有生命的、抽搐的残骸。与此相反,诗人则赋予自然——像用酒精含量高的酒那样——更多的灵性,于是,自然让人聆听到最富神性和最活泼的思想,它超越它的日常生活,升向天空,跳舞和宣布预言,欢迎每一个访客,心情愉快地挥霍着它的财富。它如此与诗人一起享用着美妙的时光,它只是在它生病和认真的时候才邀请自然科学家。这时,它对每个问题都告知他详情,很尊重这个认真、严厉的人。可是,谁想真正了解它的性情,谁就必须到诗人的聚会上寻找它,它在那里开朗豪爽,畅叙它美妙的心曲。不过,谁若不是发自内心地爱它,只是景慕它的此一或彼一方面,并意在从中获取经验,他就必须勤于造访它的病室、它的尸骨存放所。

人们与自然像与人一样,恰恰处于种种非常不同的关系,正如自然对儿童表现出童稚、乐于顺从他们的童稚的心那样,它对神表现出神性,符合神的崇高精神。人们不可以说,有一个自然,无须讲什么过分夸张的话,追求真理的一切努力在关于自然的讲演和谈话中只是越来越远离自然性。这也不尽然。如果全面理解自然的努力升华为向往,升华为甘于容忍陌生、冰冷的本质的谦逊向往,如果这向往只是能够期待在将来更为亲密的交往,这收益就已经是颇多的了。这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流动,这流动通向我们内心的所有方面,从一个无限深的中心向周围蔓延。现在,如果感性的和非感性的奇妙自然

就环绕在我们周围，我们便相信，那种流动是自然的吸引，是我们对它的同情的表露：此一人在这些蓝色的、远方的形象背后寻找为它们所遮蔽的故乡，寻找他青年时代的情人、他的父母和姐妹、他的旧交、他可爱的往事；彼一人认为，在彼岸未知的美好事物等待着他，他相信那后面隐藏着充满生机的未来，他急切地伸出双手迎接一个新世界。少数人面对这景色迷人的环境静静地站着，自己试图把握住这环境的富丽和连接，并未因分散而忘记一行行地联结着诸部分并构成神圣的枝形吊灯的闪闪发光的线，他们充满幸福感地观看着这有生命活力的、飘浮于黑夜般深谷之上的饰物。由此便产生多种多样的观察自然的方式，如果在最后自然感觉成为一支快乐的插曲，成为一个盛宴，人们便看到它在那时变成了虔诚的宗教，给予一个人的一生以方向、立场和意义。在天真的族群当中就曾有过如此严肃的人，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神的仪容，而一些生性活泼洒脱的人则干脆不请自来入席就餐；对他们而言，空气是甘洌的饮料，星辰是夜晚舞会的灯光，植物和动物是可口的珍馐。所以，他们觉得自然并非静穆、神奇的圣殿，而是犹如一个热闹的厨房和餐室。而另一些习惯审慎思考的人则从当今的自然里只察觉出伟大而变得野性的资质，他们日日夜夜忙碌着，试图制造一个温文尔雅的自然的榜样。——他们分工合作，投身这伟大的工作：此一些人设法唤醒空中和森林里已经沉寂和消失的音响，彼一些人将他们对美好的世代的预测和观念以金石记载下来，他们重又将精美的岩石建成住房，将蕴藏的财宝从地下坑穴开采出来；他们驯服急湍的河流，拥进令人乏味的海洋，重新将古老、美丽的植物和动物移植到荒漠，遏制森林蔓延，培植优良的花卉，让生育的空气和炽热的阳光倾注大地，给她带来生命活力；他们将色彩混合和搭配成诱人的画面，将森林和草地、泉水和山岩重新构成宜人的花园，将音响吹进活的肢体，让它们舒展自如，以欢快的节奏活动起来；他们收容可怜的、被遗弃的、易受人的俚俗影响的动物，清除森林中的有害的恶魔——颓败幻想所产下的怪胎。不久，自然

又学会了友善的俚俗,它变得更加柔顺可亲,乐于促成人的愿望的实现。它的心慢慢地开始富有人情味地躁动着,它的幻想更趋活跃,它重又变得随和并乐于回答友善的求教者,于是,古老的黄金时代似乎在逐渐地归来。在那个时代,自然对于人是朋友、安慰者、教士和奇迹创造者,那时,它寓居于人当中,那时,与上天的交往使人永生不灭。在那个时代归来之时,在黑暗时代曾对大地心怀怨恨的星辰又将做客大地;到那时,太阳将放下它威严的权杖,又成为群星中的一颗星;到那时,世界万物在长久的分裂以后重又走到一起。到那时,古老的、失散的家庭将重逢,每天都有新的迎送,新的拥抱;到那时,地球以前的居民重返地球,每一个山丘深处的灰烬都重新生起火苗,处处燃起生命的烈焰,陈旧的住房得到修葺,古老的时光焕发青春,历史变成一个无限的、不可预料的当今之梦。

谁属于这个族群,谁怀有这种信仰,并愿意为自然的这种非野性化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便会探访艺术家们的作坊,处处谛听意外地出现在各个等级的诗艺,孜孜不倦地观察自然并与之交往,处处都按照它的指引走路,只要它向他示意,他便不辞劳苦地奔走,哪怕穿行于发出腐朽霉味的墓穴。在这里,他肯定会发现不可言说的财宝,墓穴的小灯就静静地立在尽头,谁知道这地下国度的迷人的女人会向他透露什么天国的奥秘呢。当然,最远离目标的莫过于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了,他们自以为已经熟知这奇异的国度,善于以寥寥数语解释自己的情况,并在一切地方都找得到正确的道路。任何挣脱约束游向岛屿的人都不会自动地、不费力气地顿然有所领悟。只有儿童或者不知所做者为何的童稚的人们才可能碰到这类情况。长时间不间断的交往、自由而有艺术眼光的观察、对微小示意和特点的关注、一种内在的诗人生活、训练有素的感官、素朴而又对上帝充满敬畏的情绪,——这是做一个真正的自然之友的基本要求,没有这些条件,一个人就不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要在没有充分臻于完美的人性的情况下领悟和理解人类世界看来是不明智的。感官绝不可昏睡,即便

并非所有感官都同时保持清醒，但它们却必须全部处于兴奋状态，绝不可受到压抑，绝不可松弛无力。正如从一个将所有墙壁和每一块平坦的沙地都画满图画、将色彩连成五颜六色的图形的孩子，可以看见一个未来的画家那样，人们从一个不停息地追踪、考察一切自然事物、重视一切、搜集每一种值得重视的东西并为掌握和占有一种新现象、一种新力量和新知识而深感欣慰的人，可以看见一个未来的世界智者。

有些人却想，完全不值得为探查自然之没有尽头的分裂而枉费心力，何况这又是一种危险的活动，不会有成果的。人们永远找不到固体之最微小的颗粒，永远找不到最单一的纤维，因为所有的值向前和退后最终都消失于无穷尽之中。同样，物体和力量的种类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也将碰到新种类、新复合体、新现象，一直到无穷尽。当我们懈怠下来的时候，它们似乎静止不动，于是，人们便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无益的观察和枯燥的计数上，最终这将变成真正的痴迷，变成如临可怕的深渊般的眩晕。在人们所及的范围内，自然始终是一种可怕的死亡之磨：处处是剧烈的突变、解不开的旋绕链条，这是一个不知餍足的国度，一个极度狂妄的国度。少有的几处星光照亮的只是因此而更显得恐怖的黑夜，种种可怕景象完全使任何一个观察者吓得丢魂失魄陷于无感知状态。死神像救世主一样，须臾不离可怜的人类左右，因为没有死神，那极度迷狂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了。那种探究这个无比巨大的驱动装置的努力恰恰是进入深渊的一种举动，是正在开始的眩晕，因为每一次刺激就像逐渐加快的旋转，它很快便完全掌握这不幸的人，然后拉着他通过惊恐万状的黑夜。这便是为人的理智所设下的伪装巧妙的陷阱，自然处处都把它视为最大的敌人想方设法必欲消灭之。人的童稚般的无知和无罪感状态是幸福的，这使他们察觉不出处处像可怕的乌云那样低低地压在他们的和平的住房之上、随时都会袭击他们的危险。只是由于自然力量内在的不协调，人才保持到现在，在这期间那个伟大的时代可能会来

临，到那时整个人类将通过伟大的共同的决断逃出这痛苦境地，冲出这可怕的牢笼，通过自愿放弃他们此世的财产永远从这种苦难里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更加幸福的世界，重返他们古老的父辈们的怀抱。他们的这种结局是体面的，他们由此将避免必然遭到的暴力消灭或者一种更加可怕的蜕变，即由于思想器官逐渐遭到破坏，由于迷狂而变成动物。同自然力量交往，同动物、植物、岩石、风暴和浪涛交往必然将使人与这类东西相似，而神性与人性的这种相似、变化和消融为不可驯服的力量的现象，便是自然的精神，便是这种可怕的、吞噬一切的力量的精神。人们看见的一切不正是对上天的掠夺吗？不正是以往辉煌的巨大废墟吗？不正是一场饕餮之宴的残余吗？

“那好，”更有勇气的一些人说，“让我们人类跟这个自然打一场缓慢的、思考缜密的破坏性战争吧。我们必须设法用慢性的毒药对付它。自然科学家是一个高尚英雄，他为救出自己的同胞而跳进敞开的深渊。艺术家们已经给了自然一些暗伤，你们就只管这么干下去，掌握秘密线索，将它的贪欲引向它自己本身。要利用那些不和，以便能够像役使那头吐火的公牛那样随心所欲地驾驭它。它必须会臣服于你们。人类应有耐性和信念。遥远的弟兄为达到一个目的而与我们联合起来，星轮将成为我们生活的纺轮，到那时我们将让我们的奴隶为我们建设一个新的智人国（Dschinnistan）。[①] 让我们怀着我们的自由之令人鼓舞的情感生和死，在这里有朝一日将涌出淹没和驯服它的激流，让我们沐浴在这激流中，振作起来，以新的勇气投入英雄伟业。恶魔的震怒还不致到达这里，一滴自由之水便足以使之永远瘫痪，足以遏制它的破坏。”

“你们说得对，”一些人说，“要是这里没有护身符，就哪里都不会有了。我们坐在自由之泉旁边窥伺着，泉水是巨大的魔镜，从中纯

① Dschinnistan 源于阿拉伯语，Dschinn 为阿拉伯神话中以人或动物形象出现的有智慧的精灵，在本文的语境中 Dschinnistan 权且译为智人国。——译注

然而清晰地显现出整个创世,所有自然物的柔顺精灵和映象沐浴在其中,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房间都敞开着。我们何须在这可见事物的混浊世界艰苦跋涉?纯净的世界原来就在我们心里,在这泉水里。这里表现出伟大的、绚丽多彩的、喧闹混乱的戏剧之真实内涵。一旦我们从这副景象走出完全进入自然,那么,我们便熟悉所有一切,我们肯定认识每一个形象。我们无须长时间地进行研究,稍稍做一比较,只要在沙地划上几笔我们就足以相互理解。所有,一切对于我们都是一种巨大文字,我们握有揭示其奥秘的锁钥。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事先知道这巨大的时钟机构的运动。只有我们在以全部感官充分地享受着自然,因为没有高烧梦幻惊扰我们,清醒的审慎使我们充满信心,遇险而不惊。"

"那些人讲得不对,"一个神情严肃的人对这些人说,"莫非他们从自然里没有看出他们自己的真实痕迹?他们自己沉湎于极度的心不在焉状态。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自然是一种思想游戏,是他们睡梦中的贫乏幻想。甚至可以说,自然之于他们是一头可怕的野兽,是他们的欲求的一副奇异、怪诞的面具。清醒的人无畏地正视他的混乱想象力的这种产物,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软弱所产生的虚无的魔影。他觉得他是世界的主人,他的自然强劲有力地飘浮在这深渊之上,而且将永远飘浮着,超越这无穷尽的变化。披露、传播他的内心便要极力达到和谐一致。他将穿越无限,越来越与自己和他自己周围的创造物趋于一致,人每迈进一步,突现在他眼前的那个高度严整的世界道德秩序——他的自我之城堡——的永恒的全能功效便愈加清晰。世界的内涵是理性,它为理性而存在,如果它首先是一种童稚的、健康活跃的理性之角力场,那么,它有朝一日便会成为其活动的神性画面,成为真正教会的活动舞台。到那时,人会将它尊奉为他那种与他一起升华到不可确定的阶段的情绪的象征。可以说,谁要达到对自然的认识,就应演练他的道德意识,按照他内心的高尚内核行动和完善自我,而自然则将自动地为它敞开胸襟。道德行动是千姿

百态的现象之一切谜团得以破解的唯一的伟大尝试。谁理解这种尝试并善于以严格的思想顺序解析它,便是永恒的自然大师。”

弟子惶悚地听着这些相互交错的声音。他觉得每个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他内心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迷惘。这内心的躁动渐渐地平息下来,在昏暗的滚滚波涛之上似乎升腾起一个和平精灵,青年心灵中产生的新的勇气和显露出的喜悦预示着这精灵的降临。

一个头戴玫瑰和旋花花环的活泼游伴蹦蹦跳跳地跑来,看见他陷于沉思地坐着。“你这冥思苦想的人,”他喊道,“你完全在错误的路上徘徊。像你这样是不会有多大进步的。不论在哪里,情绪是最重要的。这难道是自然的情绪?你还年轻,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你所有的血管里跳动着青春的要求?你心胸里没有装满着爱和向往?你怎么能老是独自枯坐?难道自然在孤独地坐着吗?你要明白,欢乐和欲求是远离孤独者的:如果没有欲求,自然对你又有什么用?那精灵,那以万紫千红的色彩渗透进你的所有感官,那犹如不可见的情人不离你的左右的精灵是以人群为家的。在我们的节日上,他松动他如簧之舌,在高处坐着,唱起最欢快的生活之歌。你还不曾爱过,你,你这可怜的人;当第一次接吻时,你面前将展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吻使生活放射出千万道光芒进入你因欣喜而迷狂的心。我要给你讲一个童话,你好好听着。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接近西方的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很善良,却也非常怪异。他整天价无缘无故地烦恼,总是独自静静地踱步,其他人在快乐地游戏时他孤独地坐着,想着奇奇怪怪的事。洞窟和森林是他最喜爱去的地方,他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与动物和飞鸟、树木和山岩谈话,当然没有半句理性之言,全是叫人笑得要死的傻话。他总是闷闷不乐,不苟言笑,虽然松鼠、长尾猴、鹦鹉、灰鹊费尽力气地排遣他,为他指点正确的道路。鹅给他讲童话,小溪不时地胡诌出一首歌谣,一块粗大的石头做着可笑的山羊跳跃,玫瑰友善地悄悄跟随在他身后,爬进他的卷发,常春藤抚摩着他双眉

紧锁的额头。可他那沮丧情怀和严肃神态一直不得冰释。他的父母忧心忡忡,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又吃又喝,身体健康,他们从没有伤害过他,甚至一直到几年前还是高高兴兴轻松愉快,比谁都乐呵,在所有游戏中打头阵,受到所有的女孩子的青睐。他长得很美,看似画出来的一样,跳起舞来没人比得上。在女孩子们当中有一个娇小玲珑秀色可餐的姑娘,皮肤白皙如腊,头发如金色缎子,长得像玩具娃娃般的樱桃红的双唇,还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谁一见她,简直就无法自持,她是如此可爱。当时夏青特——这是他的名字——从内心感到洛森绿蒂——这是姑娘的名字——可爱,他对她喜欢得要死。其他的孩子并不知情。一株紫罗兰首先向他们讲了这事,小猫咪们也觉察出来了,两人父母的家离得很近。当夜幕降临,夏青特站在自己的窗前,洛森绿蒂也站在自己窗前,而小猫咪们从旁跑过捉老鼠时,它们看见两人站着,咯咯笑着,笑声往往很大,它们听着很是恼怒。紫罗兰将这事悄悄告诉草莓,草莓又告诉它的醋栗朋友,而醋栗在夏青特走来时便免不了要挖苦一番,很快整个花园和森林都传开了。于是,当夏青特走出来时,四面八方齐声高呼:'洛森绿蒂是我的宝贝儿!'夏青特生气了,可是当蝎虎爬过来,坐到一块温暖的石头上,摆动着小尾巴唱起歌来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开心大笑,他听它唱道:

洛森绿蒂好孩子,
怎么突然变瞎子,
错把夏青特当母亲,
一把搂住他脖颈;
觉得这面孔好陌生,
她不怕,爱得要命,
贴上嘴去吻呀吻,
闲言碎语不爱听。

“可是好景不长呵。一个人从外国来到这里,这人旅行过很远很远的地方。他长着长长的胡子,深陷的一双眼睛,令人害怕的两道眉,穿一身奇异的衣服,层层皱褶,绣着古怪的图案。他坐在夏特青父母的房子前面。夏特青十分好奇,坐到他身边,还给他拿来面包和酒。他张开他白白的胡须,向他讲个不停,一直讲到夜幕降临。夏青特一动不动地坐着,听他讲话,一点儿也不感到疲倦。据人们事后听说,他讲了许多关于异域,关于人所不知的地方和关于令人吃惊的怪事的奇闻。他在这里待了三天,曾带着夏青特爬进深深的矿井。洛森绿蒂没少诅咒这个老巫师,因为夏青特听他讲话听入了迷,其他什么事都不关心了,几乎顾不上吃点东西。那人终于走了,可是给夏青特留下了一本没有人能读懂的小书。夏青特送给他路上用的水果、面包和酒,并陪他走了很远,然后便情绪低沉地回来了,他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洛森绿蒂为他的事情绪很糟,因为他从那时开始就不太在意她了,他总是一人独处。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看起来犹如新生。他扑到父母身上抱着他们的脖子哭起来。‘我必须离家到异乡去,’他说,‘森林里奇异的老妪告诉我,我该怎样恢复健康,她把那本书扔到火里烧了,逼我来见你们,请求你们的同意。我也许很快就回来,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代我问候洛森绿蒂。我本来很想跟她谈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我急着要走。每当我要回想以往那些时光时,种种更加强大有力的念头便会立即前来干预,平静已离我而去,心和爱也随之走了,我必须去找回它们。其实我很想告诉你们我去哪里,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事物之母,那披着面纱的少女住的地方。我要去找她,我的情感之火已经点燃。你们保重。’他挣脱父母走了。他的父母连连哀叹,失声痛哭。洛森绿蒂待在自己房里伤心地哭泣。夏青特奋力地奔跑,跋山涉水,穿山谷走荒原,奔向那个神秘的国度。他为找到那圣洁的女神(伊西斯)①,

① 伊西斯(Isis),埃及神话中的生育女神。——译注

随处询问人和动物、山岩和树木。有的大笑，有的沉默，没有谁给他确实信息。开始时，他穿行在蛮荒之地，缭绕云雾遮蔽着他的去路，风景不断地袭来；接着他进入一望无际的沙漠，炽热的尘埃迎面扑来。他行路在变，情绪也在变，时间对于他在变长，内心的烦躁平息下来，他随之也变得更加温顺，内心的狂躁不安逐渐地变成一种轻柔但却强有力的、使他的整个情绪得以排解的韧性。物换星移，许许多多年过去了。这地方重又丰富而多样，空气温和而清澈，道路平坦，绿色的灌木丛投出娇媚的阴影诱惑着他。可是他听不懂它们的语言，它们好像也没有讲话，只是用绿的色彩和冷静、沉默的本质充满他的心曲。他内心的那种甜蜜向往越来越强烈，树叶越来越宽厚多汁，飞鸟和动物越来越喧闹、欢快，果实散出清香，天空变得低沉，空气和煦拂面，他的爱也随之热烈起来，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它仿佛已经接近终点。有一天，他不意遇到一泓清澈见底的泉水和一簇繁茂的花丛，花丛蔓延而下进入一个山谷，伸向一根根黑色的摩天高柱之间。它们用熟悉的语言亲切向他致意。'亲爱的乡亲，'他说，'我在哪里可找到伊西斯的神圣寓所？它必定在这一带，你们在这里大概比我熟悉。'——'我们也是路过此地，'花儿回答说，'一个精灵家族正在旅行，我们为他开路和准备下榻地，我们不久前经过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听到有人提到你的名字。你只管向着我们来的地方走去，你就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花和清泉微笑着说，让他美美喝了一顿甘洌的泉水。夏青特听从它们的指教，边走边问终于到达那个寻找已久的、坐落在棕榈和其他珍异树木的掩映之下的寓所。他的心田无限向往而急迫跳动，在这永恒时令的居室里他全身感到一阵阵无比恬适的畏怯。在沁人心脾的天国芳香的熏风吹拂中他安然睡去，因为只有梦才可以引导他进入那至圣至洁的所在。梦奇妙地领着他穿过多不胜数的房间，里面摆满珍品异物，伴着诱人的音乐，其和声变换不定。这一切让他觉得是如此熟悉，却又是从不曾见过的美妙，这时连最后一缕尘世痕迹也不见了，恰似消散在空气里，他站

在那天仙般美丽的少女面前，他掀开那轻盈、闪闪发光的面纱，这时洛森绿蒂倒在他的怀抱里。远方的音乐声烘托着相爱者重逢的奥秘以及这无限思念的宣泄，音乐声将所有陌生的东西从这令人喜不自胜的所在排除了出去。夏青特与洛森绿蒂后来跟他的快乐的父母和伙伴一起生活了很久很久，无数儿孙对那神秘老妪的忠告和她的火感念不忘，因为当时的人只要愿意便可以生育许多儿女。”——

弟子们相互拥抱，随后便走了。远方发出回响的厅堂明亮整洁，空无一人。在收藏在这些厅堂里以各种不同的顺序罗列的千百种自然物当中，奇妙的谈话在以无数种的语言继续进行着。它们的内在力量相互对立。它们努力争回它们的自由，恢复它们古老的关系。少数的东西仍在它们本来的位置，静静地观看着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余的东西则哀叹可怕的磨难和痛苦，痛惜自然宫殿中旧有的美好生活，一种共同的自由在这里将它们联合起来，每个东西自动地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啊！但愿人，”它们说，“理解自然的内在音乐并能感悟外在的和谐。可是，他几乎不明白我们是同属一体的，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离开其他东西而存在。他什么都要动一下，粗暴地将我们离开，乱弹一通，奏出的全是不和谐音。他本来会是多么幸福呵，倘若他与我们友好相处，参加我们伟大的联盟的话，——正如以往，即他正确地指称的那个黄金时代一样。在那个时代他理解我们，同样我们也理解他。他要成为上帝的急切欲望将他与我们分离开来，他在寻求我们所不知和不可预测的东西，自那时以来他就不再是和谐的伴音，不再是共同运动。他预感到将从我们身上得到无限的快乐和永恒的享受，因此他对我们当中几种东西怀有奇怪的爱。黄金的魔力、色彩的奥秘、水的欢乐对于他并不陌生，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他预感到钻石的神奇，尽管如此，他还缺乏对自然活动的甜蜜激情，缺乏对窥知我们令人着迷的奥秘的眼力。他将来会学一下感觉吗？他对所有感官中这种美妙的感官，这种最自然的感官还知之甚少：通过感觉，那为人所向往的古老时代将会返回；感觉的元素是

内在之光，它会折射出更美、更浓艳的色彩。然后，星辰将在他心中升起，他学习感觉整个世界，这比眼睛现在传给他的线和面更清楚、更多姿多彩。他将会成为无限游戏的大师并忘记一切沉湎于永恒的、自我满足和不断增长的享受中的愚蠢追求。思想只是一场感觉之梦，一种逐渐消失的感觉，一种苍白无力的生活。”

正当它们谈话的时候，阳光从高大的窗户射进来，交谈的喧闹消失在轻柔的细语里，一种无限的预感在每个人心中油然而生；充满着爱抚的温暖扩散开来及于一切，无比美妙的自然歌声从深深的沉寂中升起。人们听到从近处传来人声，通往花园的两扇大门打开了，几个旅行者坐在建筑物阴影下的宽大的台阶上。迷人的风景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展现在他们面前，极目远望是背景下的蓝蓝的群山。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送来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饮料，他们很快就开始了热烈的交谈。

“人必须将他的全部注意力或者他的自我贯注于他所做的一切，”终于有个人打破沉默，“如果他这么做了，很快在他内心便奇妙地产生思想或者新的感觉，这种种思想或者感觉似乎只是一支细细着色或者嚓嚓作响的笔的轻柔动作，或者好像只是一种多变的液体之巧妙的凝敛和造型。这些思想和感觉从人牢牢取得印象的那一点，灵活地向各个方面散布开去并将人的自我一起带走。人如果分散他的注意力或者随意任其漫游，他往往可能立即葬送这种游戏，因为思想和感觉似乎只是那个自我通过那种多变的媒介在各个方面所引起的光线和功效，或者只是在这种媒介中的折射，抑或只是这个海洋的波浪与凝聚的注意力的一种奇怪游戏。最为奇怪的是，人只有在这种游戏中才真正察觉到他的特点，他所独有的自由。他觉得他仿佛从一次深沉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他仿佛只有在世界上才有居家的感觉，只有白昼之光方才照亮他的内在世界。他认为他达到了最佳状态，如果他在不干扰这种游戏的情况下能够同时进行感觉和思考感官的寻常作业的话。由此两种感觉就更准确了：外在世界变得

透明了，内在世界变得多彩多姿而又意味深厚。于是，人便处在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状态，有着最完美的自由和最快乐的力量感。当然，人将试图使这种状态永恒化并将之传布于他的全部印象。他将不遗余力地密切注意着两个世界的这种联合，并追踪它的法则以及它的同情和反感。人们将感动着我们的东西之整体称为自然，可见，自然始终直接关涉着我们身躯的肢体，即我们所称的感官。我们的身体之未知的和神秘的关系使人推想到自然之未知的和神秘的状况。所以，自然就是我们的身体将我们引入其中的那个美妙的共体，我们要学会按照我们身体的组织和能力认识这个共体。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学会通过这种特殊的天然本性真正理解自然物之自然，以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注意力强度在多大程度是为这种特殊的天然本性所决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特殊的天然本性，并由此而挣脱自然，也许将破坏它脆弱的顺从性。人们会看到，在我们渴望回答这个问题和深入探究事物的天然本性以前，首先必须研究我们身体的这种内在状况和组织。然而，也可以设想，在我们能够着手研究我们身体的内在联系并为理解自然而使用理智以前，应在思想中对自己进行多方面的训练，这时最自然的也许莫过于创造一切可能的思考运动和在这种运动中的熟练能力，并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此一运动过渡到彼一运动，进而从多方面对它们进行联合和分解。最后，人们应高度细心地观察一切印象，同样密切注意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活动，假若由此而再次产生新的思想，也要关注它，以便逐渐地了解其机制并通过多次重复，学会将始终与每一个印象相联系的运动与其他运动区别开来，而且还要维持前一类运动。人们只要首先破解几项运动作为自然的字母，那么破解密码的事便会越来越容易进行，支配着孕育思想和运动的力量便会使观察者——哪怕在没有事前发生的现实印象的情况下——创造自然思想和拟出自然结构，到那时也就达到了最后的目的。”

“不过，”另一个人说，“要以自然的种种外在力量和现象组合自

然，时而将它视为冲天烈火，时而看成造型奇妙的个案，时而又认为它是一种二元一体(Zweiheit)或者三元一体(Dreiheit)，抑或另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大概是很冒险的。比较可能设想的也许是，它是无限多样的本质之不可理解的默契的产物，是精灵世界的美妙纽带，是无数世界的联合和接触点。”

“不妨冒下险，”第三个人说，“勇敢的渔夫撒出的网越是任意织成的，捕捞就越成功。应鼓励每一个竭尽可能继续走自己的路的人，欢迎每一个以新的幻想编结事物之网的人。你不认为未来的地理学家从中取得绘制他的伟大的自然地图的资料，恰恰会是那些阐释详细的体系吗？他将这些体系加以比较，正是这种比较教会我们认识奇异的国度。对自然的认识与对它的解释有着天壤之别。真正破解奥秘的人也许将同时动用多个自然力量创造出美妙而有益的现象，他会在自然上像在一件巨大的乐器上那样弹奏出一个又一个幻想曲，可是他并不理解自然。理解自然是自然史家、时代先知的天赋，时代先知了解自然历史，熟悉世界这个自然历史的更高的活动舞台，他认识它的意义并做出预言。这个领域还是一块未知的、圣洁的处女地。只有神的使者曾就这门至高的学科留下只言片语。令人无比奇怪的是，惯于预测的精英们却不曾做这种预测，将世界贬低为单调的机器，它没有史前时代，也没有未来。一切神性的东西都有其历史，而自然这个可以被人与其自己进行比较的唯一整体难道不应像人一样被纳入一个历史，或者——这完全是一回事——有一个精神？自然倘若没有精神就不成其为自然，也就不是人类的唯一对立形象，就不是对这个神秘问题之不可或缺的回答，或者就不是这个无限的回答的问题了。”

“只有诗人们才感觉得到自然对于人可能是什么，”一个俊美的少年说，“关于他们，人们在这里也可以说，人性在他们那里处于最彻底的解析状态，因而每一种印象之所有无穷尽的变化通过他的明镜般的清澈和灵活被传播到四面八方。他们在自然中发现了一切。只

有他们才始终觉得自然的灵魂并不陌生，他们之所以从与自然的交往中探索黄金时代的幸福，并非毫无道理。对他们而言，自然含有无限多样的情绪的一切变化，它比最机智和最活泼多变的人更善于运用思虑周密的变化和闪念、应对和退避、伟大的理念和奇想，使人猝不及防。它取之不竭的幻想财富使任何谋求与之交往的人都不致空手而归。它善于将一切美化，赋之以生命，使之得到证实，虽然在个别情况下看似一个无意识的、无关紧要的必然机制在起主导作用，但一双观察深微的眼睛会看到，这是以人的心肠通过个别偶然现象的巧合和后果表达的奇妙同情。风是一种可能有其诸多外在原因的空气流动，可是，对于一个孤独的怀有无限思念的人而言，如果这从旁边吹过的风来自他所爱的地方，似乎在以千百句浑重、悲伤的话语将默默无言的痛苦消解于整个自然之低沉的旋律优美的叹息里，它就不再是空气流动了吗？难道年轻的求爱者从春天草地的青翠色泽里，没有感觉到他整个孕育着花朵的灵魂在以喜不自胜的真实表露出来了吗？难道一个渴望消融为琼浆玉液的灵魂的醇香，比变成一颗为一片片绿叶所掩映的饱满而晶莹的葡萄更加可人、更加催人苏醒？人们指责诗人们夸张，只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生动的、意在言外的语言而原谅他们，人们不做深一层的考察，满足于将那种见别人所未见听别人所未听，以一种可爱的迷狂随心所欲地支配现实世界的奇异的自然归诸于他们的幻想。但在我看来，诗人们似乎夸张得还远远不够，他们似乎只是模糊地预测那种语言的魔力，只是像一个孩子摆弄他父亲的魔杖那样运用幻想。他们不知道哪些力量听命于他们，哪些世界一定会顺从他们。难道山石和森林不是实实在在地听命于音乐，为它所驯服，像家养动物那样顺从它的每一个意志吗？——最美的花不是真正为情人而开放，不是真正为装饰她而喜悦吗？在情人眼里天空不是变得晴朗，海洋不是风平浪静吗？整个大自然不是像面额和身段、脉搏和色彩那样，表现着我们称之为人的那个更高的奇妙生命中的每一个生命的状态吗？山岩在我与之搭话

时不是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你吗？当我伤感地俯视着激流的波浪，我的思想消融于它的水流里时，我岂不也变成了激流吗？只有沉静、饶有情趣的人才理解植物世界，只有快乐的孩子才理解动物。是否有人理解山岩和星辰，——这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如果有，这个人想必是一个超然的生命。从一个沦亡的人类璀璨辉煌的时代残留下来的那些塑像里，却焕发出如此一种深奥精神，如此一种罕有的对山石世界的理解，这种精神，这种理解给一个富于理性的观赏者布上一种似乎向内心生长的石头年轮。超然的东西有着石化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可为自然的超然性及其影响感到奇怪，要么也许我们不知道应在哪里寻找这种超然性。自然是由于观看上帝，还是因害怕人的到来而变成石头？”

这个讲话使第一个讲话的人陷于沉思，远山变得绚丽多彩，黄昏降临，给这个地方带来恬适、亲切感。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人们听到他说：“为了理解自然，人们必须让自然从内在上按照其整个顺序产生。在这么做时，人们必须遵循对我们与之同类的生命的神圣向往和对它们进行考察的必要条件，因为整个自然之所以可以理解，确实只是由于它是理性生命达到相互理解的工具和媒介。有思想的人重又获得他的此在之原初功能，重又恢复创造性思考，重又返回创造和知识处于无比美妙的相互联系的那一点，重又回归真正的享受、内在的自我孕育的创造性瞬间。当他现在完全沉湎于对这原始现象的观察的时候，在他面前，在新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像一幕巨大无比的戏剧那样展现出自然的生育史，而在无边无际的液态中凝结起来的每一个固定点，对于他都在成为爱的守护神的一个新的启示，成为你和我的一条新纽带。对这种内在的世界史的精细描写是真正的自然理论，通过他的思想世界自身之内的联系和这个世界与宇宙万有的和谐，自动地形成一个忠实地反映和表达宇宙的思想体系。但是，潜心观察、创造性的思考世界的艺术是很难的，具体实施需要不间断的、严肃的思索和绝对的冷静态度，所得到的酬劳并非畏惧艰辛的同

时代人的喝彩，而只是求知和觉醒的快乐，只是与宇宙万有之更加密切的接触。”

“是的，”第二个人说，“除了自然中之伟大的同时，没有什么东西如此值得关注。无论在哪里，自然仿佛都完全临在。在一支蜡烛的火焰里集中了一切自然力的活动，自然时时处处出现和变化着，它将枝叶、花朵和果实集拢在一起，它在时间中同时是当今的、既往的和未来的。谁知道它以哪一种特有的方式同样从远方发挥着作用，这种自然体系是否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太阳，这个太阳通过纽带，即通过光和气流以及影响与宇宙连接起来，这些影响首先在我们的精神中比较清楚地显现，接着由此出发将宇宙的精神倾注于自然并将这个自然的精神分配给其他一些自然体系。”

“如果思想家，”第三个人说，“有权利作为艺术家踏上这条行动之路，设法通过熟巧地运用他的精神运动将宇宙归纳为一个简单而又看似谜一般的符号——不妨说自然在跳舞——并用语言描出这些运动的路线，那么，自然之友必完全惊叹这一大胆做法，并为这种人性的禀赋的发展而欣喜。艺术家搞上述这类活动很便当，因为他的本质是以知识和意愿进行活动和创造，他的艺术是能够将他的工具用在一切方面，并以自己的方式描摹世界。因此，他的世界的原则是活动，而他的世界便是他的艺术。在这里，世界也以新的壮美形象显现出来，只有没有思想的人才以鄙夷态度摈弃不可解读的、奇怪的混杂语言。教士怀着感激心情将这新的崇高的测量艺术放在圣坛之上，它作为绝无差错的磁针，指引不计其数的航行在无路可循的大洋上的船只返回居民聚居的祖国海岸和港湾。除了思想家还有另外一些知识朋友，他们并没有通过思想为创造做出突出贡献，可以说没有从事艺术的使命，宁肯做自然的学生，他们的乐趣在学而不在教，在经验而不在制造，在接受而不在给予。有些人很热心，出于对自然的无所不在和密切亲缘关系的信任，同时也预先确信一切个别事物之不完善和连续性，因而细心接受任何一种现象，紧紧盯住以千百种形

象变化着的自然精神，然后沿着这条线索通过秘密作坊的所有隐秘角落，以便能够全面记下这条条迷宫般的暗道。他们一旦做完这项艰苦的工作，一种更高的精神便悄然附丽在他们身上，这时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讨论他们面前的地图，给每一个探索者描述他应走的路。他们的艰辛工作的收获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平面图出人意料地竟与思想家的体系完全一致，使思想家颇感欣慰的是，他们好像不由自主地为他的抽象命题提供了生动的证明。他们当中最懒散的人像孩子般地期待着为他们热烈敬仰的更高的本质的亲切通告会传达给他们有用的自然知识。他们本可以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不将时间和关注花在工作上，摆脱行善积德的事。他们只是试图通过虔敬的行为赢得爱，传播爱，并不关心诸力量表演的伟大戏剧，坦然地接受在这个力量国度里的命运。因为他们充满着对他们与可爱的本质之不可割裂状态的清醒意识，自然只是作为自然的映象和财产感动着他们。这些幸福的人，这些选择了最好的部分的人，这些作为这个人间世界的纯洁的爱的烈焰燃烧在圣殿的尖顶或者四处漂泊的航船上的人，这些作为溢出的天火的象征的人需要知道些什么？这些可爱的人在极度幸福的时刻时常从自然的奥秘里经历一些美妙的事，并且不自觉地、坦诚地公之于众。而探宝者沿着他们的踪迹收集他们怀着纯洁无邪和快乐的心情丢下的每一件珍宝，怀有同情心的诗人赞美他们的爱，通过他的歌唱将这种爱、将这种黄金时代的蓓蕾传颂到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度。”

“如果自然之最内在的生命，”俊美少年睁大晶莹的双眼大声说，“以它全部的丰盈内涵涌进一个人的心曲，如果这时语言除了爱和情欲别无其他名称所指的那种强烈情感如一股浓重的、消融着一切的云雾在他身上蔓延开来，他颤栗着，心怀甜蜜的畏怯倒在自然之幽暗、诱人的怀抱，这可怜的人在滚滚的情欲波浪里销蚀着自己，这时除了不可估量的生育力的一个焦点，除了辽阔的海洋中的一个吞噬着人的漩涡，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在这种情况下，任随一个人

的心都将因躁动着的情欲而狂跳不已的呵！这无所不在的烈焰是什么？是一种真挚的拥抱，这拥抱的甜美果实融化为情欲之乐的露珠。水这个空气消融产下的初生儿无法否认它的情欲来源，他表现为爱和尘世间混杂有上天至高力量的东西的元素。古代智者在水里探索事物来源不是没有道理的，诚然，他们谈的是一种比海水和泉水更高的水。在这种水里显现的只是犹如液态金属里显现的原初液体，所以，人始终只能像奉神那样敬拜它。深入探求液体奥秘的人微乎其微，而在一些狂热的灵魂中大概从不曾产生过对至高享受和至高生命的预感。在渴望之中显露出这个世界灵魂，这种对融解的强烈向往。痴迷的人再清楚不过地感觉到了液体的这种超尘世的快乐，最终我们身上的所有恬适感都是那种原初之水在我们身上的多种多样的消融、躁动。甚至睡眠也不过是那个不可见的世界海洋的潮，而苏醒则是汐的开始。有多少人站在令人陶醉的河水边却听不见这母亲般的水所奏出的摇篮曲，享受不到它的无边无际的波浪之令人喜不自胜的嬉戏呦！我们也曾恰似这波浪一样生活在黄金时代；在色彩斑斓的云层里，在这尘世间涌流的海洋和生命源泉里，世世代代的人在永恒的嬉戏中相爱，繁衍生息；他们接待上天儿女们的来访，只是在那场为神圣的传说称之为大洪水的巨大事变中，这个欣欣向荣的世界才沦亡了；一种敌对的本质占领了大地，一些人被冲到新生山脉的危岩上，流落在陌生的世界里。这最圣洁、最迷人的自然现象竟掌握在像炼丹术士那样的僵死的人的手里，这是多么奇怪！这些以强力唤醒创造性自然意识的现象据称只是相爱者的秘密，只是更高的人性奥秘的现象，它们被野蛮的精灵以无耻和荒唐的方式呼唤出来，这些精灵永远不会知道，它们的杯里盛的是怎样的奇迹。只有诗人才可以与液态的东西打交道，并将它讲给热血的青年们听；作坊会成为殿堂，人们会怀着新的爱崇敬他们的烈火和他们的河流并赞颂它们。那一座座为海洋或者一条滚滚洪流冲洗着的城市会感到多么幸福，每一泓泉水重又会成为爱的庇护所和经历过沧桑而又机智的人

的驻足之地。甚至吸引孩子的除了火与水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每条河流都向他们许诺将他们领向绚丽多彩的远方，领向更秀美的地方。这不只是如天空倒映在水中那样的反照，这是亲切的友情，是和睦相处的象征，如果未得满足的本能冲动要登上不可揣度之高，幸福的爱则宁愿沉入无法穷尽之深。不过，要教训自然和向它宣讲是徒劳的。一个天生的盲人学不会看，不论人们向他讲多少关于色彩和光明以及远处形象的事。同样，那些没有自然器官、没有内在的自然生育和分泌工具的人，那些不能自动地、处处从所有的东西上认识和区分自然的人，那些不能以天生的生育欲求、怀着真挚的各种层面上的亲切感与一切物体并通过感觉的媒介与一切自然物相混杂因而感觉到自然之深层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自然的。不过，谁如果有一种正确而又训练有素自然意识，他就能通过研究自然而享用自然，享受着它无限的多样性和不可穷尽性所带来的快乐，他就不需要有人用废话干扰他的享受。他更加感到，人们与自然交往不论多么亲密，跟它谈话不论多么温柔，观察它的时候不论多么专心致志和审慎都不为过。他感觉到他在自然之中宛如依偎在他的贞洁的新娘的怀抱里，而且也只有向她悄悄吐露他在甜蜜亲热的时刻所达到的认识。我怀着幸福感歌颂这个自然之子，这个自然的宠儿。自然允许他的这个儿子因它的两位一体而将它看成是繁衍和生育力量，因它的单一性而将它看成一种无限的、永恒的婚姻。这个人的生活将是充溢着一切享受的湖泊，将是一条情欲的长链；他的宗教将是固有的、真实的自然教。”

老师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带着他的弟子走近人群。旅行者站起来，充满敬畏地向他致意。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凉风从幽暗的林阴小道吹来，扩散在广场和台阶之上。老师让人从人们称之为红宝石的那些珍稀的闪闪发光的宝石中取来一块，顿时，一束束淡红的强光洒到各种各样的形象和衣服上。他们当中弥散开来的喜意很快使气氛缓和起来。当音乐声从远处传来，当清凉的火红色从水晶碟里升

起投向谈话者的双唇时，这些外乡人讲起他们遥远旅行途中的奇闻轶事。他们满怀向往和求知欲踏上征程，去寻找那个沦落的原始族群的踪迹，它的蜕变和野化了的孑遗似乎就是当今的人类，正是它的高度文明才使人类拥有最重要和最不可或缺的知识和工具。那一种神圣的语言对他们特别具有诱惑力，它曾经是那些具有王者风范的人与超尘世的地方和居民进行交往的璀璨的联系纽带。它的一些词语——据各种不同的传说称——也许曾经为我们祖先当中的一些幸运的智者所掌握。它的发音是美妙的歌唱，这歌唱的不可抗拒的音调渗透进每一种自然的内部并将之解析。它的每一个名称似乎是对所有自然躯体的灵魂的口令。这声音的振荡以强大的创造力量造成世界现象的一切形态，对此人们可以有理由说，宇宙万有的生活是千万种声音的永恒对话。因为在它们的交谈声中，一切力量、一切活动似乎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联合了起来。探访这种语言的废墟，至少了解关于它的一些信息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古代的呼唤也将他们引向塞斯。他们希望在这里从圣殿档案馆富有经验的馆长那里得到重要的信息，也许从各类丰富的收藏品本身中找得到某些线索。他们请求老师允许他们能够在圣殿内睡一夜，可以花几天时间旁听他讲课。他们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许诺，而让他们由衷感到高兴的是，老师以他珍贵的经验不时地对他们的叙述发表多种多样的评论，并向他们阐释了一系列富有教益而又美丽动人的故事和描绘。最后他还谈到他老年的工作，这就是在年轻人的心中唤醒、训练、强化各不相同的自然意识并结合其他禀赋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做一个自然的宣讲者是美好而神圣的职司，”老师说，“而不是单纯的、广博而又相互关联的知识，不是轻易而单纯地将这种知识与已知的概念和经验联系起来并将特殊的、听起来陌生的词语换成寻常词语的天赋，甚至也不是将自然现象安排在易于理解和表达恰到好处的图画里的丰富想象力的灵活运用，这种图画要么以组合的魅

力和内容的丰富激励感官和使之得到满足,要么通过深刻的内涵感奋精神,——所有这些都不是对一个自然宣讲者的要求。谁如果意在其他而不在自然,这些对于他也许就够了。但是,谁如果感觉到一种对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向往,谁如果在自然中寻找着一切,似乎自身就是它的秘密行为的一个敏感工具,那么,他奉之为他的老师和自然的亲密朋友者,便只能是那种怀着虔敬之心和信仰谈论自然的人,只能是那种其讲话所具有的美妙、不可模仿的说服力和不可割裂性足以宣讲真正福音、真正启示的人。一个如此自然的人的这种得天独厚的禀赋必须通过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不间断的努力,通过慎独和沉默——因为过多的讲话是与这种人必须养成的全神贯注的习惯不相容的——通过童稚般的谦恭品质和坚韧不拔的耐性的支持和训练。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分享自然的奥秘,这是说不准的。某些幸运的人早一些,某些人则一直要到高龄之时。真正的探索者是永远不会老的,任何永恒的本能欲求是超脱于生命时间领域之外的,外在的躯壳经受风雨愈多,内核便愈是明亮、光彩和坚实有力。何况这种禀赋并非附丽于外在的美或力量,或认识,或任何一种人性的优点。在一切阶层,在一切年龄和性别,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都有一些被自然遴选为它的宠儿并通过其内在的接受能力取得成功的人。这些人看起来往往比别人头脑简单和笨拙,毕生都待在巨大人群的阴影之下。如果人们从具有舌巧如簧的谈吐、精明聪慧和翩翩风度的人那里发现真正的自然观,那反倒是真正罕有的怪事了。因为真正的自然观一般总是与简洁的语言、直接的内涵和平实的本质分不开的。在手工匠人和艺术家作坊里,在人与自然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和争斗的地方,比如在田地耕作、航海、放牧、矿山以及其他许多职业活动中,这种意识的发展似乎最容易也最多。如果每一种艺术在于认识手段,即认识达到所谋求的目的、发挥确定的影响和创造确定的现象的手段,在于选择和运用这些手段的熟巧能力。那么,一个感觉到以普及自然观于众多人为其内在使命的人,就必须设法首先在人们身上

发展和维护这种禀赋，尤其要密切重视推进这种发展的自然契机并从自然认识这种艺术的基本特征。借助这种已经取得的认识，他将在尝试、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在每一具体的个体身上运用这些手段的体系，掌握这种体系并一直将之运用于其他自然物，然后以充沛的热情开始将给他以回报的工作。人们有理由称之为自然教师者只可能是这样的人，因为其他任何单纯的自然教徒只会像一个自然产物本身那样，偶然地和感应般地唤醒对自然的意识。”

## 关于《塞斯的弟子们》的笔记

*1*

一个人成功了——他掀开了塞斯女神的面纱——可是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此乃奇迹之奇迹——他自己。

*2*

一个幸运儿渴望拥抱不可名状的自然。他寻找伊西斯的神秘莫测的居留地。他离开他的祖国和亲人，在激情冲动之中毫不在意他的新婚妻子的痛苦。他的旅行持续了很久很久。他历尽艰辛。最后他遇见一股泉水和一簇为一个精灵家族开路的花。它们向他透露了去圣地的路。他喜不自胜地来到门前。他走进房内，看到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她笑吟吟地待他。他转身向四周一看，发现他原来在自己的卧室了——在这破解奥秘的甜蜜时刻从他的窗下传来悦耳的夜曲。

*3*

塞斯圣殿的变化
伊西斯的显现。
老师之死。
圣殿里的梦。
古希腊人的作坊。
希腊众神降临。
窥知奥秘。
梅农①的像柱。
孩子和他的约翰尼斯。
自然之弥塞亚
新约——和新的自然——作为新耶路撒冷。
古代人的宇宙起源学。印度人的神祇。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译注

# 奥夫特尔丁根

林克　译

# 第一部　期望

## 献　诗

是你唤醒我胸中崇高的渴望——
将浩瀚宇宙之心探寻追溯；
借你之手，某种信赖牵住我，
带我平安穿越狂风巨浪。

你眷顾这个孩子，赐给他预感，
同他一道走过神奇的树林；
你是温情脉脉的女性的原型，
你使这少年的心飞向昊天。

尘世太悲苦，什么仍将我禁锢？
我的心和生命不是永远属于你？
你的爱未在人间将我庇护？

我可以为你献身于崇高的艺术；
因为你，爱人，愿意化为缪斯，
像神灵暗中保佑这个歌手。

隐秘的歌神总是变幻万千，
在这个世界频频亲近我们，
时而是永久和平，她赐福众生，

时而化作青春将我们陪伴。

是她给我们双眼注入光明，
每种艺术的感觉靠她赐予，
多么神奇，在虔敬沉醉之时
心中拥有她，快乐和疲惫的人们。

我曾经贴着酥胸啜饮生命；
全靠她，我才成为如今的自己，
我有幸欣喜地仰望女神。

我那至高的感觉仍在沉睡；
突然我看见她像天使降临，
我醒来，在她的怀中飞升。

## 第一章

父母已经上床睡了，壁钟敲打着单调的节拍，风刮过窗棂嘎嘎作响，幽幽的月光不时照亮房间。年轻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惦记着那个异乡人和他讲述的故事。“绝不是宝藏唤醒了我心中不可言状的渴望，”他自言自语，“我已经没有任何贪欲，可是我很想见到那朵蓝花。它萦绕在我心里，除了它我什么也不能写，什么也不能想。这种心情我还从未有过：我仿佛刚做了一场梦，又仿佛在梦中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在我平常生活的世界里，谁会对花儿如此牵挂呢，更不用说对一朵花怀着如此罕见的渴望，我真的闻所未闻。那个异乡人究竟来自何方？我们谁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唯独我被他的言语深深打动；别人听见了同样的话，可是谁也没有这种

感觉。我甚至根本无法表达自己奇妙的心境！我常常感到心醉神迷，只是当蓝花在我脑海里变得模糊时，我会觉得若有所失：这永远无人理解。若非我看得这样清楚，想得这样明白，我真以为自己疯了，从那以后我对万物更熟悉了。我曾经听别人讲述远古，那时候鸟兽、树木和岩石怎样跟人们交谈。现在我真的发觉，它们似乎随时会开口，我似乎能看出它们想告诉我什么。肯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言语，要是知道得更多，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万物。平时我喜欢跳舞，现在我倒更喜欢随音乐沉思。"年轻人渐渐沉溺于甜蜜的幻想，他睡着了。他先梦见一望无际的远方，荒芜而陌生的地域。他轻松地走过海洋，简直不可思议；他看见珍禽异兽；他同形形色色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时而炮火连天，时而人声鼎沸，时而在寂静的草棚里。他当了俘虏，陷入最悲惨的处境。一切感觉一直上升到某种从未知晓的高度——在他体内。他度过了无限丰富的一生，死去又复还，爱至激情的巅峰，然后又跟他的爱人永远分离。最后时近凌晨，外面天已破晓，他的心灵才平静下来，梦境变得更清晰，也更徐缓。他觉得自己独自走在一片昏暗的树林里。天光只偶尔穿透绿叶的网罩。他很快来到一个峡谷前，峡谷向山上延伸。他必须爬过长满青苔的岩石，都是从前被山洪冲卷下来的。爬到高处，树林渐渐稀疏。他终于来到山坡上的一小片草地。草地后面耸立着一座悬崖，他发现那下面有一个洞口，好像是在岩石中开辟的一条通道的入口。平缓的通道引他慢慢地前行，直到望见一个开阔处，很远就有一束亮光朝他射来。他走了进去，发现有一束很强的光，好像从一眼喷泉直射拱顶，在上面溅出无数火花，复又汇集于下面的瑶池，强光照射如闪烁的黄金，四周听不见任何声音，一种神圣的寂静笼罩着这美妙的场景。他走近池子，池中水波荡漾，五彩缤纷。洞壁映着波光，这波光不热，反倒很清凉，墙上只散发出一片幽幽的蓝光。他把手伸进池中，用水濡湿嘴唇。恍若有一股灵气穿透他全身，他感觉神清气爽，心中注满了活力。他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他想沐浴，于是脱掉衣裳走进池中。

他觉得身边荡漾着一片晚霞，一种天堂般的感觉在他心中漫溢，无数的念头试图在他体内与深切的情欲混合。从未见过的崭新的图像纷至沓来，它们也相互融合并化为环绕他的可见的事体，这可爱的要素的每一朵波浪紧贴着他，像柔嫩的酥胸。浪潮恍若诱人的少女的化体，她们此刻浮现在少年身边。

陶醉于喜悦之中，但同时意识到每一个印象，他顺着闪亮的流水缓缓游去，从水池进入岩洞。他沉入一种甜美的睡眠，梦见了一些难以形容的事情，另一道光将他从梦中唤醒。他发现自己在柔软的草地上，旁边有一眼喷泉，泉水射向空中，好像又在空中消散。离他不远耸立着深蓝色的山岩，上面有斑驳的脉纹；四周的天光比平时更明亮、更柔和，天空湛蓝如洗。但真正以一种魔力吸引他的，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蓝花，起初在喷泉侧畔，又大又亮的叶片摩挲着他。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花儿簇拥着蓝花，空中弥漫着最迷人的芳香。他眼里只有蓝花，他久久凝视着它，心中充满难以言喻的柔情。最后，蓝花突然移动起来，有了变化，这时候他才想靠近蓝花，叶子益发闪亮，贴近变得粗实的花茎，花枝朝他垂下来，花瓣像鸟儿脖颈上那一圈舒展开来的蓝色羽毛，中间浮现出一张娇嫩的面孔。他心中惊喜，这种感觉十分美妙，而且随着那奇异的变形越来越强烈，就在这时，母亲的声音突然惊醒了他，他发觉自己在父母的家中，旭日的金辉已经洒满了屋子。他万分欣喜，母亲的打扰并不使他感到生气；他反而亲切地向母亲道一声早安，把深情拥抱他的母亲搂在怀里。

"你这个瞌睡虫，"父亲说，"我在这儿坐了半晌，干点儿锉工。就因为你，我不许敲打；你母亲要让宝贝儿子安睡。早餐我也只好等着。你真聪明，选择了将来做牧师，为此我们却要一早起来干活。而一个优秀的学者，就像人家告诉我的，还得熬更守夜，钻研前辈大师的杰作。"——"亲爱的父亲，"亨利希答道，"不要为我贪睡生气，平常我可不是这样。昨天我很晚才入睡，做了很多不安宁的梦，最后才出现了一个美梦，令我难以忘怀，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梦。"——"亲

爱的亨利希,"母亲插言,"你肯定是仰着睡的,要么晚祷时有什么怪念头。你脸色也很不好。吃饭吧,吃点喝点,你就清醒了。"

母亲出去了,父亲继续忙活并说道:"梦境即泡影,让那些饱学之士去想入非非吧,要是你把心思从这些无用而有害的玄念上移开,那就对了。神灵的幻影翩翩入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圣经》记载的那些选民的心境,我们无法理解,也永远弄不明白。那时的梦一定有另一种特性,那时的人事也一样。

"我们生活于世界衰老之时,再也不能跟天国直接交往。古老的历史和经典如今成了唯一的渠道,我们由此了解超凡的世界,但也仅限于我们所必需的;如今圣灵对我们言说,不再是通过那些明确的启示,而是间接通过聪明善良的人士的领悟,通过虔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命运。我们今天的奇迹景象从未使我特别感化,我也从不相信僧侣们讲述的那些丰功伟绩。当然只要谁愿意,他可以受此感化,也许我只是提醒别人不要误信。"——"可是,亲爱的父亲,您有什么理由排斥那些梦呢?它们毕竟变幻莫测,轻盈柔曼,绝对可以激发我们深思。每个梦,甚至最混乱的梦,不也是一个异象,它即使未令人想起神的旨意,却也在垂入我们内心的那幅缀有万千褶裥的神秘帷幕上,撕开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裂缝?饱含智慧的经卷上记载着可信的人们的梦幻故事,不胜枚举,您只需回忆一下,尊敬的宫廷神甫不久前给我们讲过的那个梦,您自己也觉得耐人寻味。

"但即使没有这些故事,当您生平第一次做梦时,您怎么会不感到惊奇,您肯定不容许自己否认这个对我们不过已变得寻常的事件的神奇性!在我看来,梦是对千篇一律的生活习惯的一种防范,是被束缚的想象的自由恢复,正是在梦中,想象将一切生活场景搅在一起,用快活的儿童游戏打断成年人一贯的刻板。如果没有梦,我们一定会未老先衰,所以,就算梦不是由上天直接赐予的,人们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神的恩赐,朝拜圣墓途中的一个友好伴侣。昨晚我做的梦,肯定不是我生活中一个无益的偶然事件,因为我觉得,它像一只

巨轮嵌入了我的灵魂，驱动它并使它强烈震荡。”

父亲友好地微笑，盯着刚走进房间的母亲说：“孩子他娘，亨利希无法否定时光，存在于世间，他离不开时光。他的言辞中燃烧着意大利烈酒，是我当年从罗马带来的，它使我俩的新婚之夜欢腾而美妙。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跟现在不一样。南方的风使我融化，我浑身充满勇气和快乐，你也是一个热情的姑娘，讨人喜欢。在你父亲的家里，当时真是喜气洋洋；吟游诗人和歌手从四面八方赶来，奥格斯堡已经多年没有举办过这样热闹的婚礼。”

“你们刚才在谈梦，”母亲说，“你大概还记得，当时你也给我讲过一个梦，是你在罗马做的梦，正是这个梦使你初次萌发了一个念头，想到我们奥格斯堡来向我求婚?”——“你提醒得正是时候，”老人说，“这个稀奇的梦我已经忘光了，我当时好长时间老是琢磨它，可是它恰恰证明了我刚才对梦的看法。恐怕再也没有比它更紧凑、更清晰的梦，至今我还能准确地回忆起每个细节。可是，它意味着什么？我梦见了你，顿时感觉到一种想占有你的渴望，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已经了解你。你友好仁慈的天性一开始就深深打动了我，只因向往异国他乡，当初我才抑制住想娶你为妻的愿望。做梦那段时间，我的好奇心已基本满足，于是我的爱慕之情可以表白了。”

“给我们讲一讲那个奇梦吧，”儿子说。“有一天傍晚，”父亲开始叙述，“我在外面游逛。天空没有云彩，苍白而阴森的月光洒在古老的柱子和墙垣上。我的伙伴们都找姑娘玩去了，乡愁和爱情驱使我来到郊外。后来我口渴了，便走进附近一座乡村别墅，想讨一杯葡萄酒或牛奶。一位老人走出来，他大概觉得我的造访很唐突。我向他表明我的愿望，听说我是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就友好地邀请我到房间里去，还拿出一瓶葡萄酒。他叫我坐下，询问我的职业。房间里有很多书籍和古董。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他给我讲了许多古代的事情，谈到画家、雕塑家和诗人。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过的。我仿佛登上了一个新世界的海岸。他又向我展示印章和别的古代工

艺品，然后他饱含激情地为我朗诵美妙的诗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恍若一瞬间。只要一想起那些神奇的念头和感受，那天夜里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我的心现在还欣喜不已。他好像对异教时代了如指掌，并怀着难以置信的激情，渴望回到那迷蒙的古代。最后他给我指定一个房间，告诉我可以在那里睡到天明，因为现在回去已经太晚了。我很快睡着了，觉得自己是在故乡，正踱出城门。似乎我得去某个地方做什么事，但我不知道去哪里，该干什么。我朝着哈尔茨山走去，脚步异常地快，仿佛是去赴婚礼。我没有沿着大路走，而是一直穿过田野，穿过山谷和树林，很快我来到一座高山前。我爬上山顶，眼前是一片金色的河谷草地，我极目眺望图林根，周围没有一座山挡住我的视线。哈尔茨山昏暗的群峰就在我对面，我看见无数的宫殿、寺院和城镇。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比舒畅，我想起留我住宿的那位老人，觉得那仿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随即我发现一条通向山里的石梯，便沿路走下去。过了很久，我走进一个巨大的岩洞，那里有位白发老人坐在一张铁桌前，穿着长袍，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美如天仙的姑娘，立在他对面，是大理石雕塑的。他的胡子已经穿透铁桌，掩住了他的双脚。他看起来既严肃又和蔼，让我想起昨晚在那位主人家里见到的一个老人头像。一盏明灯照得洞子里亮堂堂的。我呆呆地站着，望着白发老人，这时主人突然拍了拍我的肩头，拉住我的手，领我穿过长长的过道往前走去。过了一会儿，我远远望见了曙光，仿佛天将破晓。我急忙迎着曙光走去，很快来到一片绿色的原野上；可是我发觉，眼前的一切跟图林根完全不同。参天巨树长着亮闪闪的阔叶，在四周投下一大片阴影。空气很热但并不令人难受。到处是泉水和花卉，万花丛中我尤其喜欢一朵，我觉得别的花儿都垂向它。"

"啊！最亲爱的父亲，请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儿子十分激动地嚷道。

"我不记得了，别的一切我倒记得清清楚楚。"

“它是蓝色的吗?”

“有可能,”老人接着往下讲,并没有察觉亨利希异常激动。“我只是还记得我的心情无法形容,一直顾不上瞧一瞧我的同伴。最后当我把目光转向他时,我发现他正在专心打量我,怀着内心的喜悦朝我微笑。我是怎样离开这个地方,已经想不起来。我又回到山顶。我的同伴站在我身旁对我说:你看见了世界的奇迹。它会帮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且成为名人。好好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要是你在施洗约翰节傍晚再次来到这里,恳求上帝,让你理解这个梦,你就会拥有尘世的最高命运;然后你要特别留心一朵蓝花,你将在这山顶上找到它,把它采下来,以后你就谦卑地听从上天的引导吧。随即我又在梦中与最荣耀的人物聚在一起,在我眼前,无数的时代变幻万千,悠悠而去。我的舌头变得非常灵巧,我的言语像音乐一样动听。随后一切又变得昏暗逼仄,一如平常;我看见你母亲站在我面前,目光亲切而羞涩;她怀里抱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孩子,她把孩子递给我,孩子转眼就长大了,益发俊朗,神采奕奕,最后他展开雪白的翅膀,飞到我们头顶,把我俩拥入他的怀抱,带我们飞向高空,从空中俯瞰地球,犹如一只精雕细镂的金碗。后来我只记得,那朵花、高山和白发老人又浮现在眼前;可是我随即醒来,感觉自己已被强烈的爱情所打动。我向好客的主人告别,他请我常来看望他,我答应了,也定会履行我的诺言,要不是我很快离开了罗马,突然踏上去奥格斯堡的旅程。”

## 第二章

施洗约翰节过去了,母亲早该去奥格斯堡回一趟娘家,让外祖父瞧一瞧还未见过的可爱的外孙。老奥夫特尔丁根有几个商人朋友,正巧因为生意上的事情他们必须去那里。于是母亲决定,借此机会

了却自己的心愿，她心中越来越牵挂这件事，因为近来她发现，亨利希比往常更加沉默寡言，老是陷入沉思。她觉得他很郁闷，或是生病了，而一次远游，结识新的朋友，看看异国他乡，或像她暗自猜想的，某个家乡姑娘的魅力兴许能驱散她儿子心中的愁云，使他重新对生活充满乐趣，就像从前那样。父亲赞同母亲的计划，亨利希则欣喜若狂，他终于可以去那个地方了，借助于母亲和有些旅行者的描述，他早已把它想象成一座人间天堂，并常常枉自期望能去那里。

亨利希刚满 *20* 岁。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他对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传闻。他读书甚少。在侯爵的府第里，凡事都按照当时的习俗，既简单又平静；侯爵的生活体面而舒适，大概不如后来那些有钱的新贵那么奢华，他们无需破费，即可让自己和家人过得舒舒服服。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家用器具的感觉反倒更亲近、更深厚，这些东西摆放在人们身边，在生活中大有用场。它们更有价值，也更令人惊奇。如果说自然的隐秘和自然物的形成早已吸引着感知的精神 那么，对自然物更巧妙的加工技艺，出产自然物的浪漫的远方，以及自然物的神圣远古——那时它们更细心地被保存起来，常常成为许多后代的财富——，诸此种种则加深了对这些缄默的生活伴侣的倾慕。自然物还常常被提升到这种地位：作为某种特殊恩赐和命运的信物被供奉起来，整个帝国和庞大家族的福祉取决于它们的保佑。一种迷人的贫穷装点着这些时代，使它们显得那么单纯，这是一种特有的、真诚的、贞洁的单纯；在这片蒙昧中，俭省分配的瑰宝反而愈加璀璨，格外珍贵，使沉思的心灵充满了美妙的期盼。如果这是事实——光、色、影的适当分配方才呈现出可见的世界那种潜藏的绚丽，此时一双新的、更高妙的眼睛似乎睁开了；而那时类似的分配和俭约则处处可见；与此相反，更富裕的近代只能呈现寻常白日那种更贫乏的单调景象。同一个王国的空位期相仿，在所有过渡中，一种更高的、灵性的势力似乎急欲崭露头角；正如在我们栖居的地表，无论地下还是地上，珍宝最丰富的地带位于蛮荒的原始山区与辽阔的平原之间；一个

意义深远的浪漫时代,也曾经横亘在粗暴的野蛮时代与艺术繁荣、知识丰富、经济发达的世纪之间。当昼夜交替,变幻出更高奥的阴影与熹微之时,谁不乐意在朦胧的天光里漫游呢!因此,我们情愿沉入亨利希的生活岁月,此刻他正满怀渴望地迎接新的经历。他告别他的同伴和他的导师——睿智的老宫廷神甫,他知道亨利希天赋极高,并十分动情地以默默的祷告与他分别。女侯爵是他的教母,他经常同她一块待在观景台。现在他也向这位庇护者告辞,她赐予他谆谆的告诫和一条金项链,又以亲切的祝福替他送行。

亨利希怀着忧伤的心情离开了父亲和故乡。他现在才开始明白何为分离,起初对旅行的想象并未掺杂他此时尝到的那种特别的感受,他迄今为止的世界刚刚被撕裂,离它而去,他好像被卷到一个陌生的海岸。年轻人的伤感绵绵不尽,他才初次体验到尘世的事物倏然易逝,这涉世未深的人儿肯定感受到,它们原本何等重要,不可或缺,已经跟最本己的存在交织在一起,而且像它一样不容改变。死亡的初次预示——初次的分离终生难忘,它就像一张迷蒙的面孔让人日夜惊恐,尔后,当白日的景象带来的欢乐慢慢减少,而对一个永久又可靠的世界的渴望与日俱增,它才最终化为一位友好的引路人,抚慰的相识。母亲在身边,亨利希感到莫大的安慰。从前的世界好像尚未丧失殆尽,他以双倍的真情拥抱她。一大早旅行者就骑马穿过埃森纳赫的城门,熹微的晨光使亨利希愈加伤怀。天色越亮,他越察觉周围已是陌生的地方。爬上一个山坡,离别的故土被初升的太阳一下子照亮了,亨利希猛然一惊,这时候,往日心灵的旋律又响起来,插入他沉郁纷纭的思绪中。他发现自己正站在远方的门槛旁,过去他常常在附近的山上徒劳地遥望远方,给它描上奇异的色彩。他即将潜入那蓝色的潮水里。神奇的蓝花就在他前面,他向着图林根眺望,如今他已将它留在身后,可是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仿佛他将在漫长的浪游之后,从他们此行前往的那个地方返回他的祖国,仿佛他其实正从那里向祖国进发。旅伴们起初怀着同样的心情,默默无语,

但很快又活跃起来，用各种话题和故事打发时间。亨利希的母亲寻思，必须将仍然沉溺于梦幻中的儿子拽出来，于是给他讲起她的故乡、她的娘家和施瓦本欢快的生活。商人们也随声附和，证实母亲的叙述，夸奖那位施瓦宁老人殷勤好客，还对母亲家乡美丽的姑娘赞不绝口。“您做得对，”他们说，“应该把您的儿子带回去。您家乡的民风更平和，更好客。人们很讲究实际，但并不蔑视享乐。人人尽量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能和睦相处。因此商人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并受到尊重。艺术和手艺日益繁荣，日益精湛，勤劳者觉得工作起来更轻松，因为它可以换取许多享受，每日的劳作固然单调，但他肯定能以此共享各行各业的丰盛果实，这些便是给他的报偿。货币、劳动和商品互相繁衍，快速流通，国家和城镇一片兴旺。白天的职业越辛劳，夜晚人们越是尽情地陶醉于美好的艺术和愉快的社交。心灵渴求休憩和消遣，而最宜人的休憩和最迷人的消遣，不外乎让心灵那种最宝贵的力量即创造性的沉思自由活动并取得成果。在别的地方，人们从未听见过如此优美的歌声，看见过如此绚丽的画卷，也从未在舞台上欣赏到更轻盈的舞姿和更感人的形象。在罗曼国家的邻邦，人们素来举止大方，言辞动人。您的女同胞允许为社交场合增添光彩，以妩媚的风姿挑起一场博得青睐的激烈竞争，而不必担心背后的闲言碎语。男人们粗犷诚挚，纵情狂欢，给生活带来了温暖的活力，温馨而朴实的喜悦，爱情则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在欢快的社交场上扮演主角。但是，居然并没有因此而形成放荡或失礼的风气，似乎恶魔也不敢逼近优雅，除了在施瓦本，整个德意志肯定再也找不到那么端庄的姑娘，那么忠贞的女人。

“是的，年轻的朋友，南德的空气清爽温暖，到了那里，您也许不再拘谨羞怯，快活的姑娘也会使您变得随和而健谈。凭您的外国姓名，又是老施瓦宁的近亲，他可是每次欢聚的焦点，您就足以吸引姑娘们热情的目光。只要跟着您的外祖父，您准定能像您父亲一样，把一个同样迷人的姑娘，一个娇美的妻子带回我们的故乡。”亨利希的

母亲脸都红了，更显得美丽，她感谢对她祖国的热情称赞和对她的女同胞的美好评价，亨利希本来想着心事，现在也忍不住欢欢喜喜地仔细倾听，别人怎样描述他即将见到的那个国度。“您即使，”商人们继续讲道，“不愿选择您父亲的手艺，而如我们所闻，喜欢钻研学问，您也大可不必去当教士，从而放弃人生最美好的享受。真是糟透了，知识掌握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阶层手中，侯爵们要听僧侣出主意，而那些人既不合群又不谙世事。他们离群索居，没有亲身参与世间的活动，他们的思想也就必然带有一种不实用的偏向，无法适应现实的变故。在施瓦本，您也会在俗人中遇见真正聪明和富有经验的人。您现在可以随意选择，您想学习人类知识的哪个门类，而您不会找不到最好的导师和顾问。”听见这番话，亨利希想起了他的朋友宫廷神甫，于是他说：“虽然我对人情世故蒙昧无知，的确无法否定你们的看法，即僧侣没有能力引导和评判世俗事物。但大概可以允许我向你们提到我们杰出的宫廷神甫，他肯定算得上智者的楷模，他的教导和告诫令我难以忘怀。”

“我们真心尊敬，”商人们答道，“这位杰出人士，但是我们赞同您称他为智者，只能以此为限。如果您所说的智慧仅仅涉及一种令上帝满意的生命转折；如果您认为他同样世事洞明，一如他在拯救事业上修炼有素；那我们不敢苟同您的观点。但我们相信，这位圣人绝不会因此而失去他应得的赞誉，因为潜心于神灵世界实在太深，他当然无暇认识和探究尘世的事物。”

“但是，”亨利希说，“难道那种更高的学问不能授予人同样的技巧，以便公正地驾驭人类的事务？难道那种童真而不带偏见的单纯，不能更可靠地选择正确道路，穿越凡俗琐事的迷宫，胜过常人的聪明，这种聪明会因谋取私利而被误导和限制，并且迷失于层出不穷的偶然事件和紊乱局面之中？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发现了两条路，均可达到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一条路艰难而漫长，有着数不清的弯道，这是经验之路；另一条路，几乎只需跨一步，则是内心观照之路。第

一条路的行者必须经过长期的琢磨，才能触类旁通，另一个行者则当下直观每个事件和每个实事的本质，能够在生动而复杂的关联中观照事物，并轻而易举地将它们与别的一切事物相比较，如同图表上的图像。如果我在你们面前，好像痴人说梦一般，那得请你们原谅；我敢如此放肆，只因我相信你们很善良，而且我十分怀念我的导师，是他早先给我指明了第二条路，这也是他自己的路。”

“我们愿意向您承认，”好心的商人说，“我们跟不上您的思路，但我们很高兴，您如此亲切地想念您那位杰出的导师，好像深刻领会了他的教诲。

“在我们看来，您具有诗人的天赋。谈起您心灵的现象，您是这样流畅，您不缺乏精确的表达和贴切的比喻。您也倾心于神奇之物，而它正是诗人的元素。”

“我不知道，”亨利希说，“我怎么会这样。我经常听人谈起诗人和歌手，但是还从未见过。是的，我对他们奇妙的艺术没有任何概念，却非常渴望听别人谈论。我发觉，有些事情现在只是我心中模糊的预感，我却能更好地理解。常常听别人讲述诗歌，但我还没有读到过一首，我的导师一直没有机会向我灌输这门艺术的知识。他告诉我的有关诗歌的一切，我都没有真正弄懂。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一门崇高的艺术，也许我将为此贡献我的一生，一旦我步入诗的殿堂。据说在古代，诗更普遍，人人都知道一些，当然程度不一。跟其他已经消失的伟大艺术，诗还亲如姊妹。神恩大概尤其宠爱歌手，所以他们能够靠不可见的交往获得灵感，在大地上以动听的歌声传颂天国的智慧。”

商人们接上话题：“我们自然从不关心诗人的秘密，尽管我们愉快地倾听他们的歌唱。也许真是这样，如果一个诗人该当来到世上，他必定有一种特殊的天命，因为从事这门艺术肯定是一桩相当神奇的事情。其他艺术与此也大不一样，理解起来容易得多。画家和音乐家的工作显而易见，凭藉勤奋和耐心，二者皆可学会。乐音就躺在

弦上,拨动琴弦便能依次唤醒美妙的音符,这只需要一种技巧。在绘画方面,大自然堪称无与伦比的大师。她创造了无数美丽神奇的形象,呈现出色彩和光影,于是一只训练有素的手,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再加上调色的知识,就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自然。因此,我们也能够非常自然地领会这些艺术的效果,以及艺术作品给人带来的愉悦。我们喜欢夜莺的歌唱、清风的吹拂和美妙的光色形影,因为这些令我们的感官着迷;既然我们的感官天生如此,自然又造就了天籁和美景,对自然的艺术模仿也肯定令我们愉悦。自然本身也欲欣赏自己伟大的艺术性,因此她化身为人,现在她自个为她的美妙而欣喜,从万物中提炼出赏心悦目的质素,并以这种方式单单把它创作出来,于是她便能够以更多的方式随时随地拥有并欣赏。与此相反,诗艺的踪影在外部通常无处可寻。诗艺也不是用手和工具去创造,眼睛和耳朵在此也无能为力,因为单听词句并非这门神秘艺术的本来的效应。一切全在内心,如果说那些艺术家是以愉悦的感觉充实外部感官,诗人则是以神奇而诱人的新思想充实情感的隐秘圣地。他善于随意激发我们心中的那些神秘的力量,使我们透过言语感知一个奇妙的未知世界。在我们体内,远古与未来、无数的人物、神奇的地域和最奇异的事件,仿佛从深深的洞穴缓缓升起,将我们拽离熟悉的现实。人们听见陌生的话语,却明白话中的含义。诗人的箴言释放出一种魔力,就连寻常的言辞也带有感人的音韵,令着迷的听众欣喜若狂。"

"听了你们的话,我的好奇心再也无法克制,"亨利希说,"我请求你们,把你们听过的歌手的故事全告诉我。这些奇人的事迹我永远听不厌。我突然觉得,当我沉浸在青春的梦中时,仿佛在哪里听说过他们,当然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但你们所讲述的,对我是那么清晰,那么熟悉,你们优美的描绘带给我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们自己也喜欢回忆,"商人们接着说,"那些愉快的日子,我们跟歌手聚在一起,在意大利、法兰西和施瓦本,而且我们很高兴,您

如此热心地加入我们的谈话。在山区旅行时，聊起天来让人备感快意，时间轻轻松松就过去了。现在讲几个有关诗人的精彩故事，都是在旅途中听来的，也许会使您开心。至于当时听到的歌谣，我们已念不出几句来，因为那时候陶醉于欢乐之中，我们没记下多少，成天忙生意，记住的一些又渐渐淡忘了。

“远古的时候，整个大自然一定比现在更有生机和意蕴。有些影响，现在的动物似乎已难以觉察，唯独人类还能感受并分享，当时却可以触动没有生命的物体。因此，那时候只有高明的人类能够做出一些事情，造成一些现象，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们简直不可思议，像神话一般，这倒是可能的。有些旅行者在希腊民间听过这些传说，后来告诉我们，在如今的希腊帝国，古时候各地都有这样的诗人，他们以神奇的器具发出古怪的音调，唤醒森林里的隐秘生命——藏身树洞的精灵，在荒凉的不毛之地激活死去的种子，变幻出一座座鲜花盛开的花园，驯化猛兽，使野蛮人习惯礼仪和风俗，培养他们温和的嗜好及和平的技艺，化激流为弱水，甚至令最僵死的岩石翩翩起舞。据说他们集先知和祭司、医师和立法者于一身，就连更高的诸神也在他们那魔法艺术的吸引下来到凡间，向他们传授未来的奥秘，昭示万物的均衡及其自然造化，以及数字、植物和一切造物的内在德性与效力。根据传说，丰富的乐音、奇异的感应和秩序，从那以后才进入自然之中，而在此之前，一切都是野蛮的、混乱的、敌对的。只是很奇怪，这些美好的痕迹虽然保存至今，供人们凭吊那些乐善好施的诗圣，但在自然之中，他们的诗艺或那种脉脉温情早已荡然无存。那时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奇特的诗人，或者不如说是音乐家——虽然音乐与诗大抵是一回事，也许彼此连在一起，好比嘴和耳，可以说嘴巴只是一只会动的、有回应的耳朵——这个音乐家打算渡海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他有许多美丽的奇珍异宝，全是别人报答他的礼物。他在岸边找到一只船，船夫们似乎乐意按许诺的酬金送他去想去的地方。可是他那些精致闪光的珍宝很快让船夫起了贪心，于是他们暗中商

量制服他，把他扔进海里，再瓜分他的财物。当船驶入茫茫大海，他们发动袭击，对他说他必死无疑，因为他们已决定把他抛入大海。他以最感人的话请求饶他一命，答应给他们全部珍宝作赎金，并预言他们将大祸临头，要是他们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但是什么也不能打动他们，因为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泄露他们的恶行。他这时发觉他们决心已定，便请求他们，至少允许他临死之前弹一曲天鹅绝唱，然后他愿意抱着古朴的木琴，当着他们的面自己投海。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听见他那迷人的歌声，他们的心就会被感化，他们会感到懊悔。因此他们决定，姑且同意他的最后请求，但是唱歌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耳朵堵死，这样他们便听不见歌声，他们的决心也不会动摇。事情就这样进行。歌手唱起一支美妙的、令人销魂的歌曲。船儿应和着歌声，波涛仿佛在伴奏，日月星辰同时辉映空中，一群群鱼儿和海妖浮出碧波，翩翩起舞。只有船夫们紧捂双耳，恶狠狠地立在船上，极不耐烦地等候歌声结束。歌很快唱完了。这时歌手兴高采烈地跳入幽暗的深渊，怀里抱着神奇的乐器。他刚刚触到闪耀的波浪，一个感激的海妖就用宽厚的脊背从下面托住他，载着惊讶的歌手飞速游走了。不一会海妖把他送到他想去的海岸，在芦苇丛中轻轻放下他。诗人为他的救星欢歌一曲，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独自来到海边，唱起甜美的歌谣，为失去的珠宝而惋惜，它们让他回忆起幸福的时光，凝聚着人们对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对他弥足珍贵。他正唱着歌，他的老朋友突然从海里欢快地游来，嘴里吐出劫去的珍宝，全撒到沙滩上。歌手投海之后，船夫马上动手瓜分他留下的宝贝。分赃时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最后变成了一场火并，船夫大多死于混战。剩下的几个无法驾驶船只，船很快搁浅，撞到礁石上沉入海底。他们死里逃生，衣裳全撕破了，最后两手空空爬上岸来。于是心怀感激的海妖把海底的珍宝搜集起来并将其物归原主。”

## 第三章

“另一个故事，”商人停了一会儿又往下讲，“当然没有这么离奇，发生的时间也晚一些，但也许同样令你神往，可让您更加了解那种神奇艺术的魅力。有位老国王执掌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宫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分享他的美妙生活。那里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既不缺少美味佳肴，也不愁音乐、华服和五彩的装饰，好戏连台供人消遣，各种娱乐别出心裁，殷勤的绅士脑子灵，见识广，可以助谈兴，风华正茂的俊男靓女则是场场喜庆的灵魂。老国王平时显得威严庄重，他有两个情结，盛大的宫廷活动和华丽的排场都是由它们引发的。一是他对女儿的娇宠，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总让他想起早已去世的妻子，因此她在他心中格外珍贵，他愿意耗尽自然的宝藏和人类的精神财富，为她建造一座人间天堂。二是他对诗艺及其大师的酷爱。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诗人的作品，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语言的诗歌，花了许多资金，而且一直把结交歌手看得高于一切。他吸引他们从每个角落来到他的宫廷，给予他们许多荣誉。他永远听不厌他们的歌吟，常常由于一首诱人的新歌，忘记十分紧要的朝政，甚至废寝忘食。他的女儿是伴着歌声长大的，她的整个心灵已化为一首柔情的歌，只是流露出忧郁和渴望。在全国尤其在宫廷，到处都能感觉到备受爱护和尊敬的诗人的良好影响。人们慢慢地、细细地品尝生活，像品尝可口的佳酿，益发觉得舒心惬意，因为任何与人为恶的有害情感，都像不谐和音一样，被众人心中那一片脉脉温情驱散了。灵魂得到安宁，人们极乐地直观一个自己创造的、幸福的内心世界，便是这个神奇的时代的特有财富，争端似乎仅仅出现在诗人的古老传说里，不过是人类从前的仇敌。歌神们能够给予其庇护者的最珍贵的酬谢，仿佛便是他的女儿，她确实拥有最甜美的想象力在

一个娇媚的姑娘身上所能搜集的一切。每逢佳节,人们看见她穿着漂亮的白裙,在一群俊俏的游伴中,侧耳倾听热情的歌手们赛歌,红着脸把一个芬芳的花环戴在获胜的幸运者头上。这时人们觉得她就是那种美妙的艺术的灵魂,简直活灵活现,仿佛是那些神奇的咒语召唤来的,于是人们不再留心陶醉的诗人及其旋律。

"可是在这座人间乐园里,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命运悬而未决。当地居民唯一担心的是如花似玉的公主的婚嫁问题,这关系到幸福的日子能否延续,以及整个国家的命运。国王日渐衰老,他本人似乎也为此忧心忡忡。但是,能使大家称心如意的婚配却杳无踪影。出于对王室的神圣敬畏,哪个臣仆也不敢奢望娶公主为妻。人们把她看成天上的仙女,所有慕名而来的外国王子固然有所图谋,看来却远远配不上她,结果没人敢起这样的念头,认为公主或国王会看上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这种距离感也渐渐吓退了他们,到处都在传言这个王族过于高傲,则又似乎打消了其他人来看自己同样受辱的全部兴致。这种传闻也并非毫无根据。国王固然非常仁慈,但也几乎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高人一等的感觉,因此在他看来,让他的女儿跟一个门第和地位较低的男人结婚,任何类似想法皆是荒唐的,或是无法忍受的。她独一无二的高贵价值益发证实了他心中那种感觉。他出自一个古老的东方王族。他妻子则属于著名英雄鲁斯坦的后裔中最后一支旁系。身边的诗人总是为他歌颂他与古代世界的统治者、与那些超人的血缘关系,而在诗艺的魔镜之中,他与别人在身世上的距离显得更大,他的家族愈加荣耀,于是他觉得,只能通过比较高贵的诗人阶层跟其余的民众建立关系。他徒劳地环顾四周,希望能发现第二个鲁斯坦,因为他感觉到,鉴于他那位妙龄公主的心事,他的王国的前景,以及他自己年事已高,女儿的婚配已成为众人翘首盼望的大事。

"离京城不远有一处僻静的农庄,那里住着一个老人,他成天只专心教育自己的独子,乡民得了重病,他也帮忙出出主意。年轻人性格沉稳,父亲从小就教他自然知识,他也只潜心于此。多年以前,老

人从很远的地方迁徙到这个和平繁荣的国家，静静地享受国王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太平生活，倒也十分满足。他在宁静的环境中探索各种自然力量，并将这些引人入胜的知识传授给儿子，小伙子对此颇有灵性，大自然也乐意向这颗深邃的心灵吐露自己的奥秘。年轻人似乎长相一般，并不引人注目，如果人们不是凭一种更高的感觉，去端详他那张高贵的脸、更隐蔽的面部造型和那双格外清澈的眼睛。但是打量的时间越长，他的吸引力越大，只要听见他柔和的、具有穿透力的嗓音、优雅的谈吐，几乎没有人能从他身边走开。公主的大花园尽头是一片森林，老人的农庄就藏在森林的一道小峡谷里。有一天，公主独自骑马来到森林，她要清清静静地沉思遐想，再温习几首优美的歌曲。高高的树林清新宜人，她不由得越走越深，最后来到老人和他儿子居住的农庄。她想喝杯牛奶，于是下了马，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然后进房去讨一杯牛奶。儿子刚好在家，一位高雅的女性飘然而至，让他吃了一惊，况且她浑身散发出青春和美的魅力，他一下子感觉到，她的心灵无比温柔，无比纯洁，无比高贵，说不出多么迷人，她简直像一位女神。儿子忙着满足她的仙乐般悦耳的请求，这时老人迎向她，朴实而又恭敬，邀请她在简陋的炉台边就座。炉台砌在屋子中间，轻盈的蓝色火苗悄悄窜动。她一走进房间，就发现室内摆设了上千件稀罕的物品，收拾得十分整洁，让人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圣洁，而穿着朴素、值得尊敬的老人与质朴谦恭的儿子益发加深了这种印象。老人一眼就看出她是宫廷里的人，华贵的衣装和高雅的举止足以证明她的身份。儿子出去之后，她向他询问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稀奇古画，他当然乐意替她讲解，而且颇有风度。过了一会儿，儿子端来满满一罐鲜牛奶，大方而恭敬地递到她手上。她同主人做了一番饶有兴致的谈话，然后非常诚挚地感谢他们的友好款待，红着脸请求老人允许她再来拜访，以便聆听他关于许多神奇事物的谆谆指教，随即她骑马离去，不曾暴露身份，因为她发现父子俩并不认识她。虽然京城近在咫尺，父子俩却潜心于自己的研究，尽量避开人群的喧

器，小伙子从来没有兴趣参加宫廷的庆典。何况通常他顶多离开父亲一小时，偶尔去树林里转一转，观赏蝴蝶、甲虫和植物，吸取沉静的自然之神赐予的灵感，而这离不开自然之神所呈现的万千景物的影响。对于老人、公主和年轻人，当天那件普通的事情都很重要。老人一下子便看出，那位陌生女郎给他儿子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儿子，所以知道任何深刻的印象对于他都将终生难忘。儿子正年轻，他的心性必定使这种最初的感受化为不可克制的倾慕。老人早已预感到这种事件正渐渐临近。迷人的公主突然出现，使他不禁产生了一种疼爱，他总是对一切充满信心，这便打消了对这个奇异的偶然事件如何发展的所有顾虑。公主怀着从未有过的异样心情，缓缓踏上回家之路。她只感觉到一个新的世界，这种感觉若隐若现，动荡不止，是那样地美妙，而她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一道神奇的面纱，上面有宽宽的褶子，渐渐蒙住了她清晰的意识。她觉得，只要一撩开面纱，她就会置身于一个超凡的世界。对迄今为止一心钻研的诗艺，她的回忆已化为一首遥远的歌，将她的无比奇妙的梦想跟逝去的时代连接在一起。回到宫殿时，那种富丽和繁华几乎令她感到惊异，而在父亲迎接她时，她的感觉更加强烈，父亲的面目平生第一次引起她深深的敬畏。她觉得不能讲出她的奇遇，绝对不能。对于她痴迷专注的神情，陷入幻想和沉思的目光，人们早已习惯了，所以并未发现什么异常。她的心情不再像从前那么愉快；她感觉自己完全处于陌生人之中，一种特别的畏惧伴随着她，直到傍晚的歌会，一个诗人歌唱希望，激情澎湃地赞美信念的奇迹，只要坚信我们的愿望终将实现，这首欢快的歌给了她甜蜜的安慰，把她带进最舒坦的梦乡。当她告别以后，年轻人随即潜入树林。他在路旁的树丛里跟踪她，直到花园的门边，然后原路返回。在路上，他发现脚下有个东西闪闪发光。他弯下身去，拾起一粒暗红色的宝石，一面璀璨夺目，另一面镌刻着读不懂的符号。他认出这是珍贵的红宝石，好像刚才在陌生女郎的项链上见到过。他急忙赶回家，仿佛她还在那里，并

生命因信仰而变得神圣，
像极乐的梦轻轻飘去，
献身于永恒的爱和欢情，
人们几乎忘记了别离。

头上罩着神奇的光环，
神圣的爱人依然在此，
他的忠贞和他的荆冠
令我们感动令我们哭泣。
只要随我们握住他的手，
我们都欢迎，不管是谁，
也会被他的心一同收留，
渐渐成熟为乐园的果实。

## 二

遥远的东方曙光初现，
苍老的岁月变得年轻；
将那明亮的五彩源泉
久久地品尝，深深地畅饮！
圣恩结束了漫长的期待，
神圣的澄明中甜蜜的爱！

重重天宇的福乐的孩子
如今终于降临人间，
生命之风富有创造力，
再次随歌声将大地席卷，

相拂动,仿佛要把对方从梦境中唤醒,好一道迎接朝阳,这时候公主听见远处传来响声,于是沿路走下去,她看见那个年轻人正朝她快步走来,年轻人也同时发现了她。

“他突然停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好像要让自己相信她的出现是真实而非幻影。他俩彼此问候,带着一种含蓄的喜悦,仿佛他俩早已相识而且相爱。公主还来不及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早出来漫步,他已脸红心跳向她递上用字条包住的宝石。公主似乎猜出了字条上写的什么。她以颤抖的手默默接过宝石,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戴着的金项链挂到他的脖子上,以报答幸好是他拾到了宝石。他羞涩地跪在她面前,这时她向他问起父亲的情况,他却久久说不出话来。她垂下目光,轻声告诉他,她会很快再来他们这里,因为他父亲答应出示自己的珍藏,她很高兴可以一饱眼福。

“她再次非常诚挚地感谢年轻人,然后慢慢往回走,再也没有回头。年轻人说不出一句话。他恭恭敬敬地向她鞠躬,目送她远去,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几天之后她再次莅临,接着又频频来访。年轻人不知不觉成了她来此漫步的伴侣。他定时去花园接她,过后再送她回去。她注意到自己闭口不提自己的身份,虽然平常她对这位伴侣相当信赖,而且没隔多久,她美好心灵里的任何念头都不会向他隐瞒。好像她高贵的出身使她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恐惧。年轻人也同样向她敞开自己的心扉。父子俩以为她是宫廷里的一位贵族姑娘。她依恋老人,表现出女儿一般的娇柔。她对老人十分亲热,而这恰是她对年轻人充满柔情的可喜的先兆。不久她就把这个不寻常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她常常一边弹着琉特,一边以天仙般的嗓音,为老人和坐在她膝边的年轻人吟唱迷人的歌曲,还向年轻人传授这门优雅的艺术。反过来,她也从他那倾诉的嘴中获悉了随处可见的自然之谜的谜底。他告诉她,世界是怎样通过神奇的交感而形成的,天体又怎样聚合,犹如旋律曼妙的圆舞。通过他神圣的描述,太古时代的历史画面浮现在她心中。她何等欣喜,当这个富有灵感的弟子靠

那就让每朵花蕾怀着忠诚
在上帝茂盛的花园里等候我们。

三

谁孤独地坐在自己的陋室，
将沉重的苦泪抛洒，
谁只看见周围的邻居
在厄运和困境里挣扎。

谁窥见逝去的岁月的景象，
仿佛窥入一个深渊，
就会有一种甜蜜的忧伤
引他沉坠，脱离这人间——

那下面仿佛有神奇的宝藏
堆放如山等他去采集，
他屏住呼吸急急忙忙
伸手将那宝库探取。

未来在前方若隐若现，
无限遥远，一片荒寂，
他四处游荡，迷惘而孤单，
极度狂热地寻找自己。

我哭着投入他的怀抱：
从前我跟你一样悲戚，

但我的创伤已经治好，
我知道何处可永久安息。

必有人安慰你如同安慰我，
他真心爱过，他受苦并死去；
他甚至怀着无比的欢乐
为残害他的人们捐躯。

他已死去，但是你每天
听见他的召唤，他的爱，
你随时可以放心大胆
将他轻轻拥入胸怀。

新的血液和新的生命
将随他进入你的尸体；
如果你向他献出你的心，
他的心也会永远属于你。

你所失去的，他替你找回；
你爱过的，重逢在他那里：
只要从他的手上还给你，
将永远与你合为一体。

### 四

我曾在我的生命里获得
许许多多欢乐的时刻，

高傲受到了惩罚。失去妻子给我的打击还不够。如今我还得忍受无穷的悲苦。这就是无限思念女儿的国王的悲诉。有时候他又突然表现出从前的严厉和骄傲。他为自己如此哀怨而气恼,他要像一个国王那样忍耐和沉默。这时他认为,他应该比任何人受更多的苦,当国王就免不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当夜晚来临,他走进女儿的房间,看见她的衣裳挂在那里,她的小玩意儿随便摆放着,好像她刚刚离开房间。他就会忘记自己的决心,捶胸顿足像一个伤心的人,并且把最低贱的仆人唤来分担他的痛苦。整个都城乃至全国皆与他同悲,人们伤心地痛苦哀叹。奇怪的是,到处都在传说公主依然活着,不久就会同丈夫一道回来。无人知晓这消息来自何处。但是人人都乐于相信而且日夜惦念,急不可耐地盼望她尽快归来。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时辰已到,'有人兴奋地说,'现在公主也该回来了。'就连国王也变得开朗起来,愈加充满了希望。他觉得,那个传言像是某个仁慈的天神的预言。从前的聚会又开始恢复,跟昔日繁华的盛况相比,似乎就只差公主了。一天傍晚,恰好是公主消失了一年,宫廷里的人全都汇聚在花园。空气温暖而清爽,一阵微风只轻轻吹拂高高的树梢,像是预报欢畅的春风正从远方赶来。在许多火炬的映照下,一股强劲的喷泉闪烁着万点亮光,射向幽暗的、沙沙作响的树梢,又以悦耳的水声为树下此起彼伏的歌声伴奏。国王坐在一张珍贵的地毯上,臣仆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围聚在他的身边。人群挤满了花园,围观精彩的演出。此时国王陷入了沉思。女儿的容貌异常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他想起那些幸福的日子,但一切都在去年的此时突然结束。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泪珠挂在他威严的脸庞上;可是他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欢喜。他仿佛觉得,这悲伤的一年不过是一场噩梦。他抬起目光,仿佛在人群和树林中搜寻她那高贵、神圣、迷人的形象。诗人们刚刚吟唱完毕,四周一片沉静,似乎泄露出众人深受感动,因为诗人赞美了重逢的欢乐、春天和未来,而希望则常常为之增添光彩。

“突然之间，一种陌生的歌声打破了寂静，这歌声婉转动人，好像从一棵古老的橡树轻轻飘来。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那里，人们看见一个年轻人，身着简朴而陌生的服装，怀抱一只琉特，一边平静地继续歌唱，一边在国王把目光转向他时，向国王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嗓音格外美妙，他的歌曲新异又神奇。他吟唱的是宇宙的起源，星辰、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诞生，大自然的全能的交感，古老的黄金时代及其王后——爱与诗，仇恨和野蛮的出现，以及与两位仁慈的女神的较量，最后他歌咏女神凯旋于未来，苦难终于结束，自然恢复青春，一个永恒的黄金时代再度归来。被他的激情所打动，那些年迈的诗人此时禁不住走上前去，把这位奇特的陌生人围了起来。观众们沉浸在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欣喜之中，国王本人则觉得，自己好像被一股天堂的潮流席卷而去。这样的歌声简直闻所未闻，众人真的以为是天上的神灵出现在他们中间，况且伴随着歌唱，年轻人显得益发俊美，益发庄严，他的声音益发雄浑。风儿拂动着金色的鬈发。琉特像在他手中注满了灵气，他的目光似乎痴痴地遥望一个更隐秘的世界。还有他的脸那么单纯，天真无邪，让众人觉得超凡脱俗。美妙的歌声终于结束了。白发苍苍的老诗人含着喜悦的泪水，把年轻人拥入怀中。观众的心中发出了无声的赞叹。国王激动地朝他走去。年轻人谦恭地跪倒在他脚下。国王把他扶起来，真诚地拥抱他，叫他为自己要一份赏辞。这时他一下子脸红了，他请求国王再赏脸听一首歌，然后决定是否满足他的要求。国王退后几步，陌生人开口唱道：

歌手走在崎岖的小径上，
刺丛撕破了他的衣裤；
他必须越过沼泽和大江，
没有谁伸手给他援助。
疲惫的心孤独惶恐，
此时发出声声悲诉；

力已耗尽,连琉特也太重,
深深的痛苦已将他征服。

‘我已注定了悲惨的命运,
完全被抛弃,四处流浪,
我带给众人欢乐和宁静,
却无人与我共同分享。
多亏有了我,人人尽开颜,
享受自已的生命财富;
可是他们目光太短浅,
从不理会心灵的渴求。

人们让我悄悄地离去,
就像看着春天消逝;
春天远去了,多么忧郁,
却没有谁为之伤悲。
他们只是把丰收盼望,
种子由春天播撒,谁知道?
我可以为他们描绘天堂,
但从来没人为我祷告。

我心怀感激,只觉得魔力
已经注满了我的双唇。
哦!但愿爱情的神奇纽带
也只系牢我的意中人。
这个可怜人,谁也不关心,
他穷愁潦倒来自远方;
还有哪颗心将他怜悯,

为他解除无尽的忧伤?’

歌手躺倒在深深的草丛,
他泪流满面,渐渐入睡;
这时那位崇高的歌神
悄悄飘进忧郁的胸怀:
‘把你的痛苦立刻忘掉,
你的厄运不会久长,
你在草棚里徒劳地寻找,
在王宫你一定如愿以偿。

艰难的旅程已接近终点,
你将获得最高的报偿;
桃金娘花环变成王冠,
最忠贞的手为你戴上。
一颗和谐的心被召至
王座之旁,分享荣誉;
诗人攀登崎岖的石梯,
最终成为国王的女婿。’

“他的歌唱到这里,此时发生的一幕令众人深感诧异:在他咏唱的时候,出现了一位老人和一位蒙着面纱的少妇,她身材优美,怀里抱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孩,这个小孩在陌生的人群中友好地张望,然后微笑地把他的小手伸向国王亮闪闪的王冠,这时候老人和少妇已经站到歌手身后。但更让人们惊奇的是,国王那只心爱的山鹰,平常总是在他身边,却突然从古老的树梢飞下来,脚上还抓着一只金额环,显然是从国王的卧室偷来的,它飞到年轻人的头上,于是额环恰好套住他的鬈发。陌生人吃了一惊,山鹰飞到国王身边,留下了额

神圣的悲情！永无尽时
我的痛苦，我的泪水；
我情愿顿时僵硬。

我永远看见他受苦受难，
怀着期求告别人间。
哦，我哪有这福分：
我的眼睛没有闭上，
好让眼泪尽情流淌，
这颗心没有破损。

万民之中竟无人哭泣？
他的名字再无人提起？
这世界突然死去？
我再也不能从他的目光
汲取生命和爱的力量？
如今他永远死去？

死亡，这会是，这该是什么意思？
哦，你们智者，请向我解释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喑哑，众人也默默无语，
世上没人能说明，在何处
我的心可将他寻获。

无论何时何地，在人间
我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一切皆是梦魇。

国王的怒火冰消雪化。

父亲虽贵为君王，他的心
也须屈服于爱情和歌唱，
慈爱立刻将深深悲情
化作永久欢乐之渴望。
凡是被爱情夺走的，爱情
必随即偿还并多倍弥补，
父女亲吻，这和解之吻
允诺了天堂般的幸福。

歌神，请你赶快降临吧，
现在也将亲情守护；
失去的女儿，将她带回家，
好让国王骨肉团聚！——
他会欢喜地将她拥抱，
对他的孙子格外怜惜，
当他心中柔情如浪潮，
也拥抱歌手，亲如儿子。

“歌声余音缭绕，慢慢消失于昏暗的通道。年轻人用颤抖的手揭开面纱。公主泪流满面地跪到国王的脚下，并将美丽的孩子递给他。歌手也垂头跪在她身旁。一种可怕的寂静仿佛令众人屏住了呼吸。国王一阵沉默，脸色严峻，然后他把公主拉到胸前，长时间地、紧紧地拥抱她并放声大哭。接着他又扶起年轻人，满怀柔情地与他拥抱。人群发出响亮的欢呼并纷纷围了过来。国王接过孩子，无比虔诚地把他举向空中，然后他亲切地向老人问候。欢喜的泪水倾洒下来。诗人们放开歌喉，对整个国家而言，这个夜晚不啻是一个神圣的夜

晚，王国的生活从此将永远是美好的节日。没有人知道，这个王国如今在何方。只是据传说，亚特兰蒂斯岛被巨浪卷走了，永远消失了。”

## 第四章

几天的行程结束了，路上一点也没有耽搁。大道坚实而干燥，天气晴朗凉爽，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有人定居，土地肥沃，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可怕的图林根森林已经落在身后，现在这段路是商人们常走的，所以他们同当地人都很熟悉，也受到十分殷勤的接待。他们尽量避开强盗出没的偏僻地带，要是必须由此经过，就带上足够的保镖。在附近山中，有几个城堡的主人常与商人互通音讯，商人便去拜访，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在奥格斯堡订货。商人们受到热情款待，特别好奇的夫人和闺女们则围住了陌生的客人。亨利希的母亲既热心又随和，很快赢得了她们的喜爱。大家很高兴见到一位来自京城的夫人，她也乐意传授一些时兴的东西，如怎样烹制可口的菜肴。年轻的奥夫特尔丁根受到骑士和夫人们夸奖，因为他很谦逊，举止温和而自然，夫人们喜欢打量他那动人的模样，他的模样好比是一个陌生人说出的一句寻常话。当时几乎没人在意，直到那人离去很久以后，它那深藏而不显眼的花蕾才渐渐绽开，最终竟变成一朵娇艳的花，一层层花瓣透出绚丽的光彩。于是，人们永远忘不了它，永不腻烦地重复它，随之拥有了一座可以随时采掘的、永不枯竭的宝藏。人们现在更仔细地回想那个陌生人，想呀想呀，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来自一个更高的世界。——商人们接受了非常多的订货，大家分手道别，衷心祝愿不久再重逢。其中有一座城堡，他们接近傍晚才抵达，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主人从前是一名武士，他经常举行盛大的宴会，以此享受和平的闲暇，驱散整日的孤独，除了轰轰烈烈的战场和骑马打猎，他便只会用斟得满满的酒杯来打发时光。

他以兄弟般的情意接待刚到的客人，身边还有一帮喧闹的酒友。母亲被带去拜见主妇。商人们和亨利希则须坐上欢快的酒席，酒盅飞快地转着圈子。因为亨利希还年轻，许多人替他说情，于是他不必次次举杯回敬别人，相反商人们从不让自己闲着，而是尽情豪饮法兰克陈酿。话题转向从前打仗的惊险场面。亨利希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讲述这些新奇的故事。骑士们谈起那片圣地，圣墓的奇迹，东征的冒险经历，也谈起他们的远航，萨拉逊人（有几个骑士曾落入那些异教徒手中），以及战场和营地上痛快而非凡的生活。基督教诞生的那个美丽的地方至今仍在异教徒占领之下，惨遭蹂躏，他们对此表示出强烈的义愤。他们还大力赞扬那些伟大的英雄，在反抗那个亵渎神灵的种族的斗争中，他们始终英勇不屈，为自己赢得了永恒的荣耀。城堡的主人展示了一把宝剑，这是他亲手从一个敌方首领那里缴获的，他攻克了他的要塞，杀死了他，俘虏了他的老婆和孩子，后来皇帝恩准他把宝剑刻在他的徽章上。大家观赏这把精美的宝剑，亨利希也伸手接过宝剑，此时他感到心中升起一股厮杀的豪情。他无比虔敬地亲吻宝剑。骑士们为他的表现深感欣慰。老人拥抱他，并且激励他永远投身于圣墓的解放事业，让创造奇迹的十字架牢牢托在他的双肩上。他深受震撼，他的手仿佛再不能松开宝剑。“记住吧，我的儿子，”老骑士高声喊道，“又一次十字军东征即将来临。皇帝将亲自率领大军开赴东方。十字架的召唤将再次响彻欧洲，虔诚的豪情激荡四方。谁知道呢，也许一年之后，我们将作为胜利者欢聚在举世闻名的圣城耶路撒冷，畅饮故乡的美酒并怀念祖国。你也会看见我身边有一个东方姑娘，在我们西方人眼中，她们楚楚动人，只要你剑术高超，你有的是美丽的俘虏。”骑士们齐声高唱当时传遍欧洲的十字军战歌：

圣墓落到异教徒手中，
墓里躺着救世主，

它必须忍受邪恶和嘲讽，
每天都遭到亵渎。
从墓中发出深沉的怨诉：
“我惨遭蹂躏，谁来解救！”

基督世界已不复存在！
英勇的信徒今在何方？
谁背负十字架，在这个时代？
谁能够重新恢复信仰？
最可耻的锁链靠谁砸碎？
谁能使圣墓再放光辉？

神圣的风暴在黑夜来临，
袭向陆地，袭向大海；
它将麻木的沉睡者惊醒，
摧毁城池、岗楼和营寨，
控诉的怒吼响彻云天：
“起来，基督徒，奔赴前线。”

处处有天使悄悄出现，
面容多么庄重，
一群朝圣者聚在城门前，
脸上充满悲痛；
他们以惊悸的声调控诉
萨拉逊人的残忍恐怖。

清晨来临，红日黯淡，
在基督徒广袤的国土。

倾诉悲情和爱的辛酸，
民众个个争先恐后。
人人拿起十字架和刀剑，
满腔怒火，告别家园。

全军上下士气高昂，
一定要解放圣墓。
众人欣喜地奔向海洋，
好尽快踏上圣土。
就连孩子们也踊跃加入，
壮大了圣战的队伍。

十字架军旗迎风飘舞，
老英雄领着后生。
乐园的大门将畅通无阻，
迎接虔诚的士兵；
谁不想把幸福分享，
为基督血洒疆场。

战斗吧，基督徒！上帝的部属
也一同开往迦南。
猖狂的异教徒即将遭受
上帝降下的劫难。
我们很快会心满意足，
用敌人的血洗净圣墓。

圣母莅临惨烈的战地，
众天使将她驮负，

死于剑下的每个兵士
都在她怀中复苏。
神采奕奕，她俯身垂向
炫目的剑影刀光。

圣墓发出深沉的召唤！
快攻占这快圣地！
祈祷和胜利终将赦免
基督世界的过失！
异教的王国日暮途穷，
圣墓又回到我们手中。

亨利希的心灵异常激奋，他眼前浮现出圣墓，恍若一位苍白而高贵的青年，坐在一块巨石上，被疯狂的暴民团团围住，并受到残忍的虐待，仿佛他正带着痛苦不堪的表情，遥望一座十字架，那十字架轮廓分明，在背景的映衬下隐隐放光，并在一片汪洋的滚滚波涛中变幻成千千万万。

这时候他母亲招他过去，把他引见给骑士夫人。骑士们沉醉于豪饮和对即将来临的远征的想象之中，没有发现亨利希离去，他看见母亲正同脾气温和的老夫人亲切交谈，她向他表示热情的欢迎。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太阳就要落山了，金色的晚霞透过又深又窄的拱形窗户射进昏暗的房间，亨利希被迷住了，他很想独自待一会儿，很容易便得到许可，去城堡外面瞧一瞧。他疾步来到野外，整个心情宽松了许多，他先从高高的古岩俯瞰葱郁的山谷，一道山涧奔流而下，穿过谷地，推动了几座石磨，几乎听不清从深谷传来的磨坊的声音，随后他遥望无边无际的远方，一座座山头、森林和洼地，他的心渐渐变得宁静了。战争的喧嚣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清晰的、意象纷呈的渴念。他觉得自己缺少一只琉特，虽然他几乎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形

状，又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绚丽的黄昏景色迷人，让他慢慢沉入柔美的幻觉：那朵心灵之花时隐时现，恍若心中的闪电。——他漫步穿过野生的灌木丛，爬过长满苔藓的山崖，突然从附近的峡谷传来一个女人轻柔动人的歌声，还伴着美妙的琴音，他顿时醒来。他敢肯定这是琉特的曲调，他十分惊奇地停住脚步，听她用并不流利的德语唱完下面这首歌：

这疲惫的心在异国他乡
至今仍未破碎？
那黯淡的希望之光
始终映入我眼里？
兴许我还能梦想回家？
我的热泪滚滚流下，
直到我的心死于伤悲。

但愿我还能带你去看
桃金娘，雪松的云鬓！
请你光临欢快的庆典，
姐妹们舞步轻盈！
到那时你眼中的女友
骄傲如从前，披金戴玉，
身穿锦绣的衣裙。

高贵的少年都向她鞠躬，
目光如痴如醉；
温柔的歌声伴着金星
缓缓朝我升起。
她的爱人值得信赖；

对女人永远忠贞挚爱，
这便是男人的誓语。

那里的天空宠爱大地，
垂顾晶莹的流泉，
以香膏一般灼热的雨水
殷勤浇灌着林苑，
成千上万的五彩歌手
在这个乐园无忧无虑，
流连于花果之间。

青春的梦是那么渺茫！
祖国也遥不可及！
昔日的树林早已被砍光，
宫殿惨遭焚毁。
多么可怕，像狂飙怒卷
一支大军踏破了河山，
乐园顿时崩溃。

熊熊烈火腾空而起，
蓝天烽烟滚滚，
野蛮的士兵，骄傲的铁骑
终于攻进了城门。
刀剑铿锵，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父老一去不复回，
我们也陷入厄运。

我们的目光渐渐昏暗，

遥远的父母之邦，
啊！我怀着深情和思念
时时将你回望！
若是没有身边的孩子，
这屈辱的生命，我早已
索性让它消亡。

亨利希听见一个小孩哭泣，还有谁正在安慰。他穿过树丛走进峡谷，看见一个苍白憔悴的姑娘坐在一棵古老的橡树下，一个漂亮的小孩搂住她的脖子哭叫，她也泪流满面，一只琉特放在旁边草地上。她有些惊慌，当她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男子带着忧伤的神色朝她走来。

"您也许听见了我的歌声，"她友好地说，"我觉得您的长相很熟悉，让我想想——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可是您的模样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从欢乐的往昔留下的奇特的记忆。哦！我发觉您很像我的一个哥哥，在我们遭遇不幸之前，他就离开了我们，前往波斯去拜谒一位著名诗人。或许他还活着，还在为他的姊妹的不幸而悲歌。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妙的歌曲，要是我还记得几首，那该多好呀！他既高贵又温柔，他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弹起心爱的琉特。"那孩子是个女孩，大约十一二岁，她不眨眼地瞅着陌生的年轻人，并紧紧贴在不幸的祖莉玛胸前。亨利希心中充满同情，他用亲切的言语安慰女歌手，请求她把自己的故事更详细地讲述一遍。她好像并非不乐意。亨利希坐到她对面，倾听她那常常被泪水打断的叙述。她的话题大多围绕着对她的同胞和祖国的赞美。她描述他们高尚的情操，他们对生命的诗，对大自然的那种神秘奇妙的美有一种纯粹的渴慕。她展现出那片富饶的阿拉伯土地上的奇异美景，就像茫茫沙漠中的幸福的绿洲，像走投无路、需要安息的人们的避难所，又像人间天堂，处处看得见清泉潺潺流过茂密的草地、闪光的岩石和令人赞叹的古老林苑，处处听得见五彩的小鸟歌喉婉转，许多值得怀念的古代遗迹更为之增添

了几分魅力。“您还会惊讶地发现,”她继续讲述,“古老的石片上那些文字和图画,色彩斑斓,非常罕见。它们看起来如此熟悉,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这并非没有缘故。人们苦思冥想,也琢磨出个别的意思,却反倒更想猜出这种古老文字的深邃的关联。未知的奥义激发起非同寻常的沉思,即使人们离开那里时,并没有如愿以偿的收获,却在自身之中获得了许许多多惊人的发现,它们将赋予生命一种全新的光芒,促使心灵不懈地追求,而且最终得到报偿。那片土地上早已有人栖居,先民的勤奋、劳作和眷恋早已使它变得无比美好,那里的生活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大自然也好像变得更有人性,更好理解,在透明的现实之中,有一种朦胧的回忆把轮廓清晰的远古世界收至眼底,于是人们享有双重的世界,它也恰恰因此失去了沉重和强暴,并化为我们的感觉的神奇诗篇和寓言。谁也不知道,在这当中,是否那些隐而不现的先民也同时发挥着神秘莫测的影响,或许正是这种隐秘的吸引力,一旦某个醒悟的时刻来临,驱使人们远离新的家园,怀着急迫的心情势不可挡地涌向祖先的故乡,并且激励他们,不惜付出生命财产去攻占这些地域。”她停了停又接着说:“别人告诉您,我的同胞如何残忍,您可不要相信。任何地方都不会这样优待俘虏,你们的朝圣者去耶路撒冷,也受到十分友好的接待,只是他们往往配不上这份情意。绝大多数是些捣蛋的恶人,他们给自己的朝圣打上了无赖的印记,因此当然常落入正义的复仇之神手中。基督教徒本来可以平平静静地祭拜圣墓,没有必要发动一场可怕而无益的战争,因为战争只会激起怨恨,带来无尽的痛苦,使东方永远脱离欧洲。占领者的名字有多重要呢?我们的君主非常虔诚地敬仰你们的圣子之墓,我们也把圣子当成神灵般的先知,要是他的圣墓能够成为一种幸福契合的摇篮,成为永久的亲善联盟的契机,那该多好啊!”

就在他们谈话之间,傍晚过去了。夜色渐渐笼罩大地,月亮从湿润的树林升起,洒下一片静静的清辉。他俩慢慢爬向城堡,亨利希思绪万千,战争的狂热已消失殆尽。他发现这个世界混乱却又神奇,月

亮向他展示了一个慰藉的旁观者的形象,并将他提升到高低不平的大地上空。从高处看,这种突陷微不足道,可是在跋涉者的眼中却显得如此悬殊,难以逾越。祖莉玛默默跟在他身边,手里牵着孩子。亨利希背着琉特。他在替他的女伴寻找那渺茫的希望,有朝一日重见并复兴她的祖国,此时他心中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使命,他要拯救她,却不知道可以采取哪种方式。他简单的话语好像有某种特殊的力量,使祖莉玛得到极大的安慰,她以最动人的言辞感谢他的关怀。骑士们还在畅饮,母亲拉着家常。亨利希不想回到喧闹的大厅去。他觉得疲乏,随即同母亲一道走进给他们准备的卧室。就寝之前,他向她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事情,然后很快沉入了愉快的梦乡。商人们也早已回房休息,第二天一早又精神十足。他们出发时,骑士们仍在酣睡,但是女主人跟他们依依道别。祖莉玛只睡了一小会儿,心中的喜悦使她难以入眠。分手时她出现了,她殷勤地服侍客人,显得很恭顺。离别之际,她流着泪水把她的琉特递给亨利希,用感人的声调求他带上琉特,不要忘记祖莉玛。"这是我哥哥的琉特,"她说,"是他临行之前送给我的,也是我抢救出来的唯一财富。昨天您好像很喜欢它,而您给我留下了一件无价的礼物——甜美的希望。请收下这份薄礼,它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把它当作您怀念可怜的祖莉玛的信物吧。我们肯定还会见面,到那时我也许更幸福。"亨利希哭了,他拒绝接受这只对她来说不可或缺的琉特。"请送给我,"他说,"您头上那条绣着陌生字母的金发带,如果它不是您父母或您兄妹的纪念物,作为交换,请您收下一条纱巾,我母亲一定乐意把它转让给我。"她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一边给他发带一边说:"这是我的名字,是我的祖国的文字,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我亲手把它绣到这条发带上。时常瞧瞧它吧,您要想到,在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时间里,是它束着我的头发,而且随主人一道失去了光泽。"亨利希的母亲掏出纱巾,递给她,同时把她拉到怀中,流着热泪与她拥抱。——

## 第五章

几天以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位于几座尖顶山的山脚，深深的峡谷隔开了山峦。这个地方很富饶，景色秀丽，不过山背面看起来一片荒凉，让人感到恐惧。旅店相当洁净，待客也很殷勤，店堂里人很多，有些是旅客，有些只是来喝酒的，都坐在那里谈天说地。

我们的旅行者也掺和进去，加入他们的谈话。众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个老人的身上，他穿着异国服装，坐在一张桌子旁，和气地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一些好奇的问题。他曾经到过许多国家，今天早晨他仔细查看了这一带，此时他正在讲述他的专长和他今天的发现，人们称他为探宝人。可是他却很谦虚地谈起他的见识和本事，不过他讲的事情的确稀奇罕见。他说他出生于波希米亚。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有种强烈的好奇感，很想知道大山里面究竟埋藏着什么，泉水来自何处，以及哪里可以找到让人们垂涎三尺的金子、银子和珍贵的宝石。在附近的寺院里，他经常久久注视画像和圣人遗物上面这些坚固而闪亮的宝物，但愿它们能对他开口，向他说出它们神秘的来源。他也许偶尔听说它们来自偏远的国度，但他老是想，为什么这一带不会有这样的奇珍异宝呢。这里的山峦雄浑峻拔，坚不可摧，绝不是没有缘由的。有时候他还想入非非，仿佛自己在山上找到了熠熠发光的宝石。他在岩缝和山洞里不辞辛苦地爬来爬去，怀着说不出的喜悦在这些古老的石窟和洞穴中四处搜寻。——终于有一次，他遇见一个旅行者，那人对他说，他必须当一名矿工，这样他的好奇心才能得到满足。波希米亚没有矿山。他只要一直沿着河往下走，大约十至十二天后便可到达欧拉，在那里他只需说自己很想当矿工。他没有半点犹豫，第二天就上路了。“经过十来天艰难的跋涉，”他继续讲道，“我来到欧拉。我无法告诉你们，当我从一个山坡上看见一

堆堆矿石，散布在绿色的灌木丛中，石堆上搭着木棚，当我看见团团浓烟从山谷飘向树林上空，这时我的心情多么喜悦。远处传来的轰鸣声更加深了我的期盼，怀着难以置信的好奇心和默默的敬慕，我很快来到一个这样的石堆上，人们把它叫做矸石山，我站在木棚里面昏暗的矿井前，坑道陡直地通向大山深处。我疾步奔向山谷，很快碰上了几个身穿黑衣头戴矿灯的男人，我确信他们是矿工，羞怯地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愿望。他们友好地听我讲述，然后对我说，只需顺着山谷，到冶炼厂去找采矿工长。他是他们的工头和领班，这个人会告诉我是否可以被录用。他们认为，我或许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教我说这里流行的问候语'平安上井'，并告诉我最好这样跟工长打招呼。我满怀期望，愉快地朝前走去，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刚学会的这句意味深长的问候语。我找到一个看起来很有威望的老人，他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我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对学习他这门稀罕而神奇的技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满足我的愿望。我好像很讨他喜欢，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急欲穿上神气的工装到井下去，几乎等不及这个时刻的来临。就在这天傍晚，他给我送来一套工作服，并教我怎样使用存放在库房里的几种工具。

"傍晚矿工们来到他家里，我不愿漏掉他们谈话的每一个词，无论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谈论的大多数内容，在我听来都陌生难懂。唯有只言片语，我以为自己听懂了，却反倒使我的好奇心愈加强烈，让我整夜在离奇的梦中不断回味。第二天我一早醒来，见到我的新房东，矿工们也渐渐聚集在他身边，听候他的吩咐。隔壁的小屋已经布置成一个小教堂。一个教士出现了，做过弥撒，然后朗诵一段庄严的祷告辞，他呼唤上天将矿工置于他神圣的庇护之下，在危险的工作中援助他们，使他们免受恶魔的侵犯和伤害，并赐予他们丰富的矿产。我从未这般狂热地做过祷告，也从未这般深切地领会弥撒的崇高含义。我觉得，我未来的同志们就像一些地下英雄，他们必须战胜千般危险。他们既拥有奇妙的知识，也拥有一种令人羡慕的幸福。

在与古老的岩石即大自然之子的严肃而沉默的交往中，在幽暗神奇的矿井中，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去领受上天的恩赐，并欣喜地将它带上地面，好让它主宰这个困苦的世界。礼拜仪式之后，工长交给我一盏矿灯，一尊小小的、木头的耶稣受难像，同我一道走向竖井——我们习惯这样称呼引向地下迷宫的陡直通道。他教我怎样下井，让我熟悉必要的安全规则，以及各种设备和部件的名称。他先行一步，站到圆形木台上往下滑去，一只手抓住一条套在旁边杆子上滑动的绳索，另一只手举着闪亮的矿灯。我也照他的示范去做，我们以相当快的速度到达一个很深的地方。我的心情格外欢喜，前面灯光闪耀，如一颗幸运之星，为我指引着通往大自然的秘密宝窟之路。我们来到下面一座迷宫里，我那位友好的师傅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好奇的问题，并向我传授他的技艺。潺潺的流水声，远离人们居住的地面，幽深盘绕的坑道，远处传来矿工劳动的呼号，都令我兴奋不已。此时此刻，我欣喜地感觉到我已完全拥有我早就梦寐以求的一切。世间万物与我们隐秘的存在、与人们从诞生之日就命中注定并准备从事的工作，大概有着更密切的关联，这种对万物的无限喜乐，平生夙愿的这种彻底满足是无法理解、无法形容的。在别人眼中，万物也许是寻常、卑贱和可怕的。但是我觉得它们不可或缺，如空气之于肺腑，如饮食之于肠胃。看见我兴致勃勃，我的老师傅十分欢喜，他向我预言，只要我始终保持勤奋，专心致志，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矿工。就在那个 *3* 月 *16* 日，距今已有 *45* 年，我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平生第一次在岩缝之间，亲眼看见了嫩叶一般的金属之王。我有一种感觉，仿佛他在此被关押在坚固的牢狱里，此刻友好地迎着这位矿工闪闪发光，正是他历尽艰难险阻凿通厚重的岩壁，开辟了通向国王的道路，好让他重见天光，在王冠、圣器和圣人的遗物上获得荣耀，并在人人珍惜的、保存完好的、刻有肖像的钱币上统治并主宰世界。从此我留在欧拉，最初我负责用筐子把采好的矿块运出来，后来一步步升为采矿工，这是进行采掘的真正的矿工。”

老矿工打住了话头，饮了一口酒，这时专注的听众向他欢呼“平安上井”。老人的故事让亨利希非常开心，他很想听老人讲下去。听众聊起了采矿时的危险和奇遇，还有一些神奇的传说，老人时不时对此发出微笑，耐心而友好地纠正他们离奇的描述。

过了一会儿，亨利希说：“从那以后您大概看见并经历了许多稀奇的事情，但愿您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从未让您后悔？您乐意满足别人的心愿，那么请您告诉我们，从那以后您是怎样生活的，您现在又准备踏上哪个旅程？看来您已经走遍世界，我可以断定，您现在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矿工。”——“我这个人，”老人说道，“喜欢缅怀那些逝去的时代，我可以从中找到自己享有上帝的慈悲和善良的例证。命运引导我度过了欢快喜乐的一生，没有哪一天我不是怀着感恩的心情上床安眠。工作中我总是很幸运，我们众人的在天之父一直保佑我免受邪恶之害，让我荣耀地活到白头。除了天父，我得把一切归功于我那位老师傅，他早已去跟他的祖先团聚，每当想起他时，我都伤心流泪。他出自崇拜上帝之心的更早的时代，天生具有远见卓识，但为人谦卑，保持着童真。矿山靠他兴旺起来，并为波希米亚公爵输送了无数珍宝。整个地区因此人口激增，变得富裕繁荣。所有矿工都崇拜他，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只要欧拉存在一天，他的名字就会被人们怀着感激之情由衷地称道。按籍贯他是劳齐茨人，名叫维尔纳。我刚到他家时，他唯一的女儿还是个孩子。我的勤奋和忠诚，我对他的依恋一天天为我博得了他的爱。他让我随他姓，让我做他的儿子。那个小女孩慢慢变得正直而开朗，她的脸白皙又娇嫩，叫人疼爱，一如她的心灵。老人看出她对我怀有好感，我也喜欢逗她开心，老是盯住她的眼睛——那样碧蓝，那样敞亮，像天空又像闪亮的水晶，于是他常对我说，只要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矿工，他一定把女儿许配给我。后来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就在我当上采矿工的那一天，他把双手放在我俩的头上，祝福我俩结为夫妻，几周之后我把她——新娘领进了我的房间。当天上早班时，我还是见习采矿工，太

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挖到一条含量丰富的矿脉。公爵赠给我一条挂着金币的项链，上面刻着他的肖像，并承诺让我接替我岳父的职位。在婚礼上，我把项链挂到新娘的脖子上，众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它，那时我感到无比幸福。我们的老父亲还见到了几个活泼的孙子。在他晚年时，这里的矿脉十分丰富，超出了他的期望。他可以高高兴兴地结束自己的工作，脱离尘世的黑暗深井，安安静静地眠息，等待那个伟大的发薪日的来临。”

“先生，”老人转向亨利希，边擦眼泪边说，“采矿得靠上帝赐福！因为同采矿相比，没有哪种技艺能使技师更幸福、更高贵，并且更纯洁地保持一颗天真无邪的心灵，更能唤醒对上天的智慧和安排的信仰。矿工生来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有地离去。他只满足于知道，在哪里找到金属的王族并让它喜见天光，但是它那炫目的光芒压根儿不能征服他纯洁的心灵。并不是危险的妄想使他激奋，他那么欣喜，与其说是因为占有它即占有一切，不如说是为它那奇妙的构造、不寻常的起源和居处。它一旦变成商品，对他就失去了吸引力，他宁愿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去地下的岩层中搜寻它，也不肯随它的召唤进入尘世，在地上以狡诈的骗术来谋取它。那些艰难困苦使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清纯的心、一种诚实的品质；他怀着深切的感激，领受他那份微薄的报酬；他怀着永不衰减的生命喜悦，日复一日爬出他那个职业的幽暗的墓穴。只有他深知光明和憩息的魅力，自由的空气和四处观望多么舒心惬意；只有他品尝到饮料和食物，像主的肉身一样带给他一种虔诚的感觉。他的心中充满柔情，什么都令他感动，他来到同伴中间，或者亲切拥抱他的妻子和儿女，怀着感激之情，享受同家人亲密交谈这份美好的恩赐！

“在一生的多半时间里，孤独的工作使他难见天日，也不能跟人们交往。可是他并没有对那些深奥的、超凡的事物漠不关心，而是保持着一颗童心。因此，在他的眼中万物依然有其最独特的灵性，依然透出自己创世之时多姿多彩的神奇。大自然不愿被谁独占。一旦作

为私产，它就会变成一种危险的毒品，教人不得安宁，诱发占有者鲸吞一切的贪欲，随之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疯狂的情绪。于是它暗中毁坏占有者的根基，很快将他埋进深渊，以便摆脱一再被转手的命运，逐渐满足归属万民的夙愿。

“与此相反，安于贫穷的矿工在深僻的井下工作得多么平静呀，远离白昼的纷乱喧嚣，他心中只有求知的欲望，他只喜爱和睦的生活。孤独的时候，他深情地想念他的同伴和亲人，一次又一次体验到人与人亲如同胞，谁也离不开谁。他的职业教会了他刻苦忍耐，不允许他分散注意力、想入非非。他所面对的是一种神奇、强硬、不屈不挠的势力，要想征服它，只能靠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警惕。然而，即使在这可怕的深井里，也有珍奇的植株为他开出花朵，那便是他对天父的真诚信赖。每天每日，天父之手和他的预先关怀，在不容误识的征兆中变得清晰可见。不知有多少次，他坐在井下，借助矿灯的光线无限虔诚地凝视那尊朴素的耶稣受难像！那时候他才真正领悟了神秘雕像的神圣含义，认清了最崇高的心灵之路，正是它带给他一种永久的收获。”

老人停了片刻又继续讲述：“的确如此，最初是谁教会人采矿这门崇高的技艺，并将人的一生的严肃象征深藏于大山的腹中，此人肯定是个神人。这里的矿脉宽厚松脆，但是含量低，那里的矿脉被岩层挤入一道不起眼的狭缝，可是最崇高的命运恰恰在此降临。它跟别的矿脉混杂起来，直到一条同族的矿脉与它融洽聚合，无限提高了它的价值。它常常在万千矿工眼前裂为万千碎片，可是有耐心的矿工并不为之气馁，他平静地追随它的走向，很快又重新找到它，而且既浑厚又温顺，这时他的辛劳终于得到了报偿。他也经常被一支骗人的细脉引离正确的方向，但是他随即发现这条路不对，然后奋力凿开横向的岩壁，甚至重新找到引向矿藏的真正的矿脉。地下一切变化无常的意外事件，对矿工来说何等熟悉，他也就坚信，若要驾驭这些事件，并将其固守的宝藏开采出来，勤奋和坚韧才是唯一可靠的

法宝。”

“您肯定会唱很多激昂的歌曲，”亨利希插言，“我的意思是，由于您的职业，您准会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音乐肯定是矿工喜爱的伴侣。”

“您说得很对，”老人回答道，“矿工的生命离不开歌唱，也不能没有齐特尔琴，要说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没有哪个阶层比得上我们。音乐和舞蹈本是矿工的喜乐，它们就像一种欢快的祷告，随之引发的回忆和希望有助于减轻艰辛的劳动，缩短漫长的孤独。

“要是您乐意的话，我现在就可以为您演唱一首歌，这是我年轻时很喜欢的歌谣。

“谁必是大地之主，
谁探测她的深底，
在她怀腹里忘去
每个忧伤悲戚。

谁懂得她的岩层
有何隐秘的构造，
不知疲倦地探寻
她的工场的奥妙。

他与她缘分不浅，
对她情深意长，
被她的火焰点燃，
仿佛当她是新娘。

陶醉于新的爱情
他日日将她打量，

不辞劳苦和艰辛，
为她不停奔忙。

波澜壮阔的历史，
早已消逝的时代，
她都那么熟悉，
替他娓娓叙来。

远古那神圣的风
轻轻拂过他的脸，
一道永恒的光
照亮夜的深渊。

他在条条道路上
窥见熟识的国度，
她也欢喜地迎向
挥镐采掘的情侣。

溪流也随他上山，
欲助一臂之力；
所有藏宝的宫殿
为他把大门开启。

他把无数的金子
送到王宫里面，
又以珍贵的钻石
装点威严的王冠。

虽然他也向国王
伸出幸运的手，
可是他绝无奢望，
始终清贫而满足。

世人为钱财利益
在山下彼此杀戮；
他却永远是山里
快乐的世界之主。”

亨利希非常喜欢这首歌，他请求老人再为他吟唱一首。老人也毫不推辞并说道：“现在我还想起一首美妙的歌，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传来的。

“一个漫游的矿工带来了这首歌，他来自很远的地方，是一个用魔杖寻矿的异人。这首歌深受大家喜爱，它听起来那么诡异，简直神秘莫测，一如音乐本身，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像梦一样迷人，哪怕是在清醒的时候。

“我知道哪里有一座坚固的王宫，
宫里住着一位沉默的国王，
身边有一群神奇的随从，
可是他从不登上城墙。
看不见的哨兵守卫着他，
他的寝宫无法窥探；
只有远近闻名的清泉
从五彩房顶潺潺流下。

辽阔的大殿布满星辰，

臣仆们极目仰望奇观，
随后忠实地禀告国君，
无比美妙永远讲不完。
他沐浴在母亲的潮水里，
洗净自己柔嫩的身躯，
她的血液洁白如玉，
浸润着他，通体生辉。

他的宫殿古老而神奇，
是由深海缓缓沉降，
从古至今巍然屹立，
阻止人们逃往天堂。
一条秘密纽带从内心
牢牢连接帝国的战士，
云彩宛如胜利的旗帜
自悬崖峭壁悠悠下沉。

人丁兴旺，庞大的氏族
团团守护禁闭的宫城，
人人甘当忠实的奴仆，
异口同声称颂主人。
全靠他，人们感到幸福，
竟未察觉身受拘限；
陶醉于自己虚幻的心愿，
无人知道命运的悲苦。

只有几个人聪明又清醒，
并不稀罕主人的恩典；

他们早已下定了决心，
尽快埋葬古老的宫殿。
隐秘之魔力亘古强悍，
非智者之手不能祛除；
一旦让深宫原形毕露，
自由的曙光立刻出现。

勇气可下至最深的鸿沟，
勤奋可推倒最坚固的墙；
谁要是信赖心灵和手，
就能大胆地认清国王。
此人将国王驱逐出宫，
又以鬼神将鬼神赶走，
自己主宰凶猛的潮流，
令潮水自行向外奔涌。

国王他越是露出真面，
疯子一样在地上游荡，
他的权利就越发有限，
自由的人数日益增长。
最终大海将挣脱镣铐，
潮水涌过空空的殿堂，
并以柔和的绿色波浪
将我们带回故乡的怀抱。”

老人的歌声结束了，亨利希觉得自己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过这首歌，他请求为他重复一遍，并把歌词记录下来。老人随后离开了房间，商人们接着同其他客人谈起采矿的利益和艰辛。有人说：“老人

来这里，肯定不是没有缘故的。他今天已经在山里转了一圈，肯定发现了好兆头。等他再进来时，我们得问问他。”——“你们大概明白，”另一个说，“我们可以请他为本村找一眼泉水？水源离得很远，一眼清泉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有个想法，”又有人说道，“我想问他是否愿意把我的儿子带走，这小子给我搬来了满满一房子石头。他肯定能当一名有本事的矿工，老头看起来是个好人，不久就会把他调教成有出息的人。”商人们也开始议论，他们兴许可以通过老人，同波希米亚建立有利的联系，从而以优惠的价格采购金属。这时老人又回到房间，大家都想与他搭成交情。他开口说道：“这狭窄的屋子多窒闷难受呀。外面的月光真是美极了，我很有兴致再去散散步。白天我在附近看见了几个奇怪的岩洞。也许有人还愿意随我前往，只要带上灯盏，我们可以顺顺当当地去洞里瞧瞧。”

村里的人们早已知道这些岩洞，可是至今还没人敢爬进洞去，他们宁可让那些可怕的传说欺骗自己。据说洞中住着巨龙和其他怪兽，有些人自称亲眼看见过它们，还说洞口就有被掠食的人和禽兽的骨头。有些人则猜测洞中藏着幽灵，说自己好几次从远处望见一个奇怪的身影，跟人差不多，夜里还听见歌声从那边传来。

老人好像并不怎么相信这些传言，他微笑着向他们担保，在一名老矿工的保护下，尽管放心大胆地一同前往。因为怪兽一定怕人，而一个歌唱的幽灵必定只做善事。好奇心给了许多人足够的胆量，接受他的建议，就连亨利希也希望跟他一道去。老人替他求情并保证随时注意他的安全，他母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商人们同样下定了决心。人们找来长长的松木，扎成火炬，有人还特地准备了梯子、木杆、绳索和各种防身器械，上山去朝圣终于开始了。老人与亨利希和商人走在前面。农夫叫来了那个好学的儿子，男孩欣喜地举着一个火把，指引通向洞穴的道路。这是个晴朗温馨的夜晚。月亮挂在群山之上，洒下柔和的清辉，让万物在心中做着神奇的梦。月亮本身就像一个太阳的梦，高悬于暗自沉思的梦幻世界之上，将分割为无数

界域的大自然带回那神话般的太古,那时每个胚芽兀自沉睡,如此孤寂,尚未被触动,徒劳地渴望开启自己朦胧、丰盈、不可估量的存在。夜晚的童话映现在亨利希的心中。他觉得世界栖息在他心里,仿佛已豁然敞开,对他就像对一位做客的朋友展示自己的全部宝藏和隐秘的珍品。他觉得周围的现象朴素而又伟大,自己很容易领会。在他看来,大自然之所以如此难懂,只是因为它将那至爱至亲的藏在形形色色、极其铺张的表达中,并将无数的表达堆积在人的周围。老人的话开启了他心中一扇纸糊的暗门。此时他看见他的小房间缓缓移至一座高耸的大教堂近旁,肃穆的远古从教堂的石基向上升起,澄明而欢快的未来则化身为金色的小天使,唱着歌儿从穹顶向远古飘来。震耳的奏鸣与银色的歌声交相应和,一切造物步入那些宽宽的大门,每个造物都以一个简单的请求和一种独特的方言,清晰地道出自己内在的本性。他真的感到很惊讶,这个景象那么清楚,而且是他的存在不可或缺的,但他居然对此一直这样陌生。现在他一下子认清了自己与周围广阔世界的一切关联,他感觉到通过它自己变成了什么,对他而言它将变成什么,懂得了在观照它时常常引发的那一切奇异的想象和刺激。商人讲述的那个青年孜孜不倦地观察自然,还做了国王的女婿,此时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一生中的许多回忆也自发地衔接起来,被一条神奇的主线所贯穿。当亨利希陷入沉思之时,别人已走近岩洞。洞口不高,老人接过一支火把,爬过几块岩石率先进去。一股阴冷的气流扑面而来,老人向大家担保,尽管放心地跟随他。最胆小的人走在最后,随时准备使用手中的武器。亨利希和商人紧跟在老人后面,那男孩兴致勃勃地走在他身边。开始那条路是一条相当狭窄的通道,但通道很快便引入一个又宽又高的洞窟,火炬也不能把它完全照亮,但可以看见后面有几个洞口隐入岩壁。地面柔软而且相当平坦;洞壁和洞顶也不粗糙,还显得匀称;然而最吸引众人注意力的,是满地的骨头和牙齿,数也数不清。许多骨头、牙齿保存完好,有些可以看出腐烂的痕迹,还有些零零散散地伸出洞壁,看起来

像石头一样，大多数粗壮坚固，非同寻常。看见这些古代的遗物，老人十分兴奋，只有农夫们心里发毛，因为他们把这些看成附近有野兽的明显痕迹。老人颇有说服力地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古代的遗迹。他问他们可曾从灶膛的灰烬中，或者从邻居盗墓的赃物中发现过什么，他们是否可以断定这些骨头是熟悉的兽骨还是人骨？老人想继续朝前走，但农夫们觉得，他们最好退回洞前，在那里等他回来。亨利希、商人们和那个少年留在老人身边，准备好绳子和火把。他们很快来到第二个洞穴，这时老人没有忘记，在进来的通道前用骨头做个记号，以此标明退路。这个洞跟前一个相似，也有许多动物的遗骨。亨利希心中既害怕又惊喜，他隐隐觉得，自己仿佛正穿过一座幽深的地下宫殿的前厅。天空和生活突然离他十分遥远，这些幽暗宽广的洞厅似乎属于一个罕见的地下王国。他暗自思忖，"这怎么可能呢，在我们脚下竟有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以某种神秘的生命暗中运行？闻所未闻的物种在地底的岩层中形成其本质，那幽暗怀腹里的地火又使其茁壮成长为精神强悍的庞然大物？有朝一日，这些可怕的陌生者会不会被严寒驱赶出来，闪现在我们中间，也许同时天上的来客——有生命、会言语的星宿势力则在我们头顶清晰可见？这些骸骨是庞然大物向地面迁徙的残余，或是逃入地底的遗迹？"

突然，老人召唤众人过来，叫他们看地上有人的足迹，这些足迹相当清楚。他们没能找到更多的脚印，因此老人坚信，不必害怕碰上猛兽，可以顺着脚印走。他们正准备朝前走，这时突然传来一阵相当清晰的歌声，好像来自脚下很远的深处。他们颇为吃惊，但还是仔细倾听：

> 我喜欢在山谷盘留，
> 在夜里暗自欢欣，
> 因为溢满爱情的美酒

我可以日日畅饮。

爱情神圣的琼浆
令我的灵魂飞升，
我还活着，却欣喜若狂，
我敲响天堂的大门。

沉浸于梦中的福乐，
再没有痛苦惊魂。
哦！女性之王赐予我
她那颗忠贞的心。

流泪的岁月已照亮
这个粗钝的陶器，
上面已镌刻一幅画像，
陶器便永不破碎。

那一串漫长的日子，
仿佛转瞬即逝，
如果有一天离开这里，
我回望并充满感激。

大家都很惊讶，但心里却舒坦极了，人人都急欲找到歌手。

经过一阵搜索，他们在右边的墙角发现了一条朝下的通道，好像脚印由此延伸进去。不一会他们觉察到一道光亮，越往前走光线越强。又一个岩洞展现在眼前，这个岩洞比前面两个都宽敞，在洞子后面，他们看见一个人影坐在灯旁，身边的石板上摊开一部大书，他好像正在阅读。

人影侧身转向他们,站起来并迎向他们。这是个男人,看不出多大年纪。他看上去既不显老也不年轻,除了在前额分开的光滑的银发,身上找不出任何时光的痕迹。从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仿佛他正在一座明媚的山冈上饱览无尽的春色。他脚上绑着草鞋,身上只裹着一袭宽松的袍子,益发衬托出高挑俊逸的身姿。对这群不速之客他似乎毫不诧异,而是像见到熟人一样向他们问好,如同在自己家里迎接等候的客人。"你们来看我真是太好了,"他言道,"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你们是我接待的第一批朋友。看来你们正想仔细瞧瞧我们这座宽敞而美妙的宅邸。"老人答道:"我们没有料到在此遇上一位如此友好的主人。我们只听说这里有野兽和鬼怪,现在却惊喜地发现自己受骗了。如果我们打扰了您的虔修和玄思,那么请您原谅我们的好奇。"——"玄思是迷人,"陌生者说,"但怎能比得上更令我们惬意的人面?不要因为你们在这荒僻的地方碰到我,就把我当作厌世者。我并没有逃避人世,只是找了个僻静之地,可以不受干扰地沉湎于我的思辨。"——"您从未对您的决定感到后悔吗?是否偶尔也有这种时候,您觉得害怕,心里渴望听到人的声音?"——"现在不再这样了。我年轻时有段时间,某种狂热的幻想促使我隐居。朦胧的预感让我总是沉湎于青春的遐想。我希望在孤独中找到心灵的充足滋养。我觉得我内在生命的源泉永不枯竭。但是我很快觉察,必须把丰富的经验同时携往该处,一颗年轻的心不能孤单。是的,只有通过与自己的族类大量交往,人才能达到某种自立。"

"我个人以为,"老人插言道,"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某种自然使命,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有了经验,也许就会自发退出人际交往。看来社交似乎被事业所取代,这样既可谋利,也可安身。巨大的希望和共同的目标强有力地推动着事业,儿童和老人大概与此无关。无助及无知将儿童排除在外,老人则发现那种希望已经实现,那个目标已经达到,因此他们如今不再被卷入社交圈子,而是回归自身,满足于

庄严地为一种更高的联盟做准备。然而,像您这样离群索居,完全放弃了社交,大概还有特殊的原因。我想您一定常常难以聚精会神,这时您心里肯定很难受。"

"对此我感触颇深,但幸运的是,我倒善于通过严格的生活规律来避免这种情况。同时我还尝试靠运动保持健康,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我每天漫步几小时,尽可能地享受日光和新鲜空气。平常我待在这些洞子里,每天还定时编编篮子,搞搞雕刻。我用这些东西在偏僻的村镇换取生活用品,我自己带有书籍,时光就这样一晃过去了。那些村落里我有几个熟人,他们知道我的住处,我从他们那里获悉世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死去,他们会埋葬我并取走我的书籍。"

他领着众人走近紧靠洞壁的座位。他们看见地上放着许多书,还有一只齐特尔琴,墙上挂着整副甲胄,似乎相当珍贵。桌子是由五块大石板拼成的,好像一个柜子。最上层躺着一男一女两尊雕塑,真人一般大,手持一个用百合与玫瑰编扎的花环,两旁刻有文字:

弗里德里希和玛丽·封·霍恩措伦
在此处返归故乡

隐士询问客人的故乡在哪里,以及怎么来到此地。他十分热情坦率,而且表现出对世界非常熟悉。老人这时说道:"我从这副甲胄看出您曾经是名武士。"——"战场上殊死拼杀,变幻莫测,崇高的诗魂萦绕着一支征战的大军,这一切使我摆脱了青春的孤独,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长年的鏖战,亲身经历的无数事件,大概加深了我对孤独的感悟。数不清的回忆恰是一种消遣的交际,而且我们越是以变换的角度去审视往事,这种回忆便越发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的目光现在才发现它们的真实的关联,环环相扣的玄机以及纷纭的现象的意蕴。对人类历史的真正感悟则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主要归功于潜移默化的回忆,而非咄咄逼人的现实印象。新近发生的事件只呈

现出松散的联系，反倒同越是久远的事件契合越神奇。除非能纵观一个漫长的系列，既不一事不漏地全盘接受，也不以蓄意的梦想扰乱本来的秩序。人们才会发觉过去与未来的隐秘衔接，学会以希望和回忆构建历史。然而，只有悟出太古即当下之人，才可望发现简单的历史规则。我们只能得出繁冗而不完整的公式，只要为我们自己找到一项适用准则，对我们短暂的生命有足够启发，我们就可以满足了。也许我可以说，对人生命运的每次沉思都给人一种深切而无尽的享受，在一切思考中，它最能使我们超脱尘世的悲苦。少年读史，不过出于好奇，如读一篇愉悦的童话，及至比较成熟，历史才成了一位美妙的女友，给人慰藉，令人感化，以智慧而温柔的絮语让人预备，好踏上一次更高更丰富的旅程，以明白的譬喻教人熟悉那陌生的世界。教堂乃是历史的家园，那静静的庭院是其象征性的花园。历史只该由敬畏上帝的老人来撰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已经结束，现在除了移植到这座花园之中，他们不再有任何希望。他们的记述不会是阴郁晦暗的，反倒有一道来自穹顶的光，在最精微最美妙的感悟中照亮一切，圣灵将飘荡于这片异样涌动的渊面之上。"

"您的话多么真实明白啊，"老人插言道，"人们确实应当加倍努力，把自己一生中值得了解的事情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把它们作为一份虔诚的遗嘱留给后人。我们为许多更疏远的事物牵肠挂肚，付出了辛劳，但恰恰对最亲近和最紧要的、对自己生活的、自己亲人的和自己族类的命运——其微弱的轨迹，我们已凭某种天命观有所察觉——我们却极少关注，反而毫不在乎地让一切痕迹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更智慧的后代将搜寻涉及过去的事件的每个讯息，一如搜寻圣物，在他们看来，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的生命也不是无所谓的，因为从中肯定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那代人的大生命。"

"这确实很糟糕，"封·霍恩措伦伯爵接过话头，"甚至那几个人，本该由他们记载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不曾把心思花在自己的工作上，他们并没有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观察完整而有序，而是随随便

便地收集和选择重大事变的消息。根据自己的经验,每个人都很容易明白,他只能清楚而完整地描述自己真正了解的事件,对于事件的细节、缘由和结果、目的和效用,他记忆犹新,否则最后完成的不是记述,而只是一些不完整的评述的杂乱堆砌。若是让一个孩子描述一台机器,或者让一个农夫描述一艘轮船,肯定没有谁能从他们的言辞中了解情况或有所收获,大多数历史写手便与此相似,他们的叙述也许相当详尽,甚至繁琐得令人生厌,但恰恰漏掉了亟须了解的,即那些关键之处。正是它们使历史成其为历史,把某些偶然事件粘合为一个相当妥帖且富有启发的整体。当我认真思考这一切时,我觉得撰写历史的人似乎也必须是诗人,因为大概只有诗人才擅长这门技艺,将诸多事件巧妙地糅合起来。他们对神秘的生命之魂有一种敏感,在他们的小说和寓言中,我对此有所感觉,心里暗自惊喜。他们的童话包含了更多的真理,胜过渊博的编年史。即使他们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是虚构的,但虚构之中的意义却是真实和自然的。我们从这些人物的命运中探求自己的命运,至于他们是否真实地生活过,对我们萌发欣赏之情并获取教益大概没有什么妨碍。我们只渴望窥见时代人物那颗伟大而单纯的心灵,要是满足了这个愿望,我们用不着太操心他们那具躯壳的偶然存在。"

"对于诗人,"老人说,"我也因此而素有好感。通过他们,生活和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更清楚、更生动了。我在想,他们一定跟敏锐的光明天使亲如朋友,这些天使穿透一切生灵并将其归类,给每一个罩上一袭与之相宜的、色彩柔和的披纱。听到诗人的歌声,我感觉自己这个人轻松地放开了,仿佛可以更自由地活动,兴致勃勃地去交游和恋爱,任无声的情欲驱使自己手舞足蹈,引发许许多多美妙的感受。"

"您可有幸在您的住地认识几位诗人?"隐士问道。

"偶尔有几位诗人来到我们家乡,可是他们好像喜欢漫游,所以通常逗留的时间不长。我旅行去过伊利里亚、萨克森和瑞典,有时也遇到诗人,一想起他们,我总是很愉快。"

“看来您去过不少地方,也一定经历过许多值得怀念的事情。”

“干上这一行,我们就不得不东奔西跑,四处探望,像地火赶着矿工转来转去。一座山派遣我们去另一座山。我们永远看个没完,得花一生的时间去学习这门奇妙的建筑艺术,它专门给大地奠基,在地下装满护墙板,真是稀奇。我们的手艺十分古老,而且广泛流传。它大概源自东方,像我们的种族一样随太阳传到西方,并且是从中部传向两极。每到一个地方,它都得克服不同的困难。因为需求不断刺激人的智能,以取得巧妙的发明,所以矿工处处皆可增长见识和技巧,靠实用的经验让自己的家乡变得富裕起来。”

“你们几乎算得上是星占学家,只是方向相反,”隐士又说道,“他们目不转睛地观察天空,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宇宙:而你们则把目光转向大地,探索地下的构造。他们研究天体的引力和影响,你们则探测岩石和山体的作用力,以及地层和岩层的各种受力情况。天空是他们的未来之书,大地却向你们展示了史前世界的古迹。”

“这种关联并非没有意义,”老人微笑着说,“在神奇的建造大地那段古老的历史中,光辉的先知也许扮演了主角。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或可尝试从他们的杰作中更好地认识并解释他们,反之亦然。也许连绵不断的大山脉显露出他们从前的街道的痕迹,他们曾经期望靠自己的手养活自己,走自己的天空之路。有些山峰毅然拔地而起,好同样变为星辰,为此它们现在必须脱掉低地的那一身美丽的绿衣。结果它们却一无所获,除了能帮助它们的祖宗翻云播雨,并充当低地的先知,时而保护时而用暴雨淹没它。”

“自从我住进这个洞穴,”隐士又接着讲,“我开始对古代多加思考。难以形容这种沉思是多么诱人,我可以想象,一个农夫对他的农具也一定怀有深情。当我望着这里遍地罕见的古代骨骼;当我遥想野蛮的时代,这些奇行怪状的庞然大物也许受恐惧的驱使,一群一群地挤进这些山洞并在此等死;当我随后再攀上较晚的时代,这些洞穴已连成一片,巨大的洪水淹没了陆地。我觉得自己恍若一个未来之

梦,一个永久和平的孩子。同这些暴烈的巨兽时代相比,今天的自然界多么温和宁静,多么柔顺清平呀！最可怕的风暴,最骇人的地震,今天不过是那些极其恐怖的阵痛的微弱回声。当时的植物界和动物界,甚至当时的人类本身——倘若在这些汪洋大海的一些孤岛上已有人类——也许有着另一种更坚固、更粗壮的构造,至少关于巨兽族的古老传说不会是凭空杜撰的。”

“发觉自然界渐渐趋于平静”,老人说,“是一件可喜的事。一种越来越真诚的认可,一个更加和平的共同体,一种相互的支援和促进好像逐渐形成了,我们可以期待愈加美好的时代。时不时还有陈年的曲子发酵,还有些剧烈的震荡发生,这也许是可能的。然而,人们毕竟看到了为自由和睦的宪政而做出的极大努力,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任何震荡都将过去,并且将人们引近那个伟大的目标。这倒是不无可能,大自然不再这样可怕,今天不再生成金属和宝石、岩石和山峰,植物和动物不再狂长,造成这样惊人的块头和力量;大自然的繁衍力越是耗竭,它用于构建、改良和凝聚的力量就越是增长,它的性情会更敏感更温柔,它的想象更丰富、寓意更深,它的手也变得更轻柔,更显出艺术的美。自然慢慢趋近于人,如果从前它是块滋生蛮荒的岩石,那它现在却是一株静静发芽的植物,一个默默的、酷似人的艺术家。为此大概也有必要,把那些宝藏多多地开采出来,它们本来无限丰富,足够千秋万代享用。我这次巡游的空间何其狭小,可是我一眼就发现了多么丰富的贮存,它将留给后世开发。这些向北延伸的山脉埋藏着多少财富,没有一个地方,我不曾发现极其诱人的富矿的迹象。在我的祖国,在匈牙利,喀尔巴阡山麓,还有蒂罗尔、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山谷里。要是我能把只需我捡起或敲落的宝贝玩意儿带走,大概我已经成了富人。在有些地方,我恍若置身于魔宫。我所看见的景物是由珍贵的金属构成,而且造型极其优美。白银好似蜷曲的秀发和树枝,上面挂着晶莹剔透的果实,彤红若宝石,实沉的小树长在水晶座子上,这座子十分精致,难以模仿。到了这些神奇的

地方，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感官，眼前的奇景如真似幻，令人流连忘返，瑰丽的珍宝赏心悦目。这次旅途中我也见到了许多奇观，当然在别的国度，大地一定也同样丰饶，同样奢华。”

“这毫无疑问，”陌生人说道，“只要想一想东方地底下埋着的宝藏，遥远的印度、非洲和西班牙，不是早在古代就以其地下财富闻名于世吗？当然作为一名武士，我不会仔细注意大山的脉络和裂缝，可是偶尔我也想到过这些火光闪耀的地带，它们好比是奇异的蓓蕾，预兆着难以预料的花朵和果实。当我路过这些昏暗的矿井，为自己能见到天光而庆幸时，我哪里想到我会在大山的怀腹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爱情驮负着我骄傲地越过大地，我也希望晚年可以在爱情的怀抱中渐渐入睡。战争结束了，我踏上回家之路，对一个凉爽的秋天怀着快乐的期待。况且战争之神似乎也是我的幸福之神。我的玛丽在东方替我生了两个孩子。他俩是我们生命的欢乐。海上的航程和东方的寒风摧折了娇嫩的花朵。抵达欧洲几天之后，我埋葬了他们。我悲痛欲绝，把无法安慰的妻子带回我的家乡。大概是独自伤悲的缘故，她的生命变得很脆弱。随后我不得不外出旅行，她像往常一样陪伴着我，就在这次旅途中，她突然去世，静静地死在我的怀里。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尘世之旅已临近终点。此时此刻，我的决心已定。我找到了自己从未指望的东西，一种神性的感悟突然浸入我心中，从我亲手把她埋葬在这里的那一天起，一只神灵的手拂去了我心中的一切痛苦。后来我请人立了这块墓碑。常常当一件事情才真正开始时，它似乎又要结束了，我一生的经历就是这样。愿上帝让你们大家乐享天年，赐予你们像我这样平静的心情。”

亨利希和商人们一直专心聆听这场对话，亨利希尤其觉得，自己充满预感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话语、有些思想像孕育生命的花粉一样沉入他的心田，促使他迅速脱离少年的狭隘圈子，上升到世界的高度。刚刚过去的几个时辰已留在身后像一段漫长的岁月，他相信自己绝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也没有别的感受。

隐士让大家看他的书籍，全是一些古代历史和诗歌。亨利希翻了翻有漂亮插图的大本古书；简短的诗行，标题，零散的段落，还不时出现一些简洁的绘画，像文辞的图解，有助于读者发挥想象力，这些都强烈地激发了他的好奇心。隐士觉察到他内心的兴趣，便向他解释那些奇特的图像。画面上展示了五花八门的生活场景。战争、葬礼、婚庆、海难、洞窟和宫殿，国王、英雄、教士、老人和少年、身穿奇装异服的人们，以及珍禽异兽以不同的组合交替出现。亨利希怎么也看不够，心里只想留在这位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隐士身边，好听他讲解这些古籍。这时老人询问，是否还有别的洞穴，隐士告诉他，附近还有几个很大的山洞，自己愿意陪他去。老人乐意前往，隐士发现亨利希很喜爱他的书籍，便让他留下来，待他们离开后继续浏览。亨利希高高兴兴地待在那里，衷心感谢他的恩准。他怀着无穷的乐趣东翻西瞧。终于他找到了一本书，是用外文写的，他觉得有些像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他急欲认识这种文字，因为他特别喜欢这本书，虽然里面的词语他一个也不懂。此书没有书名，但是翻阅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几幅图画。他觉得画面非常眼熟，便仔细打量，发现自己的形象也夹在画上的人物里面，而且很好辨认。他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在做梦，可是经过反复审视，他不能再怀疑确实酷肖自己。接着他又在另一幅画上发现了这个洞穴、隐士和自己身边的老人，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页一页翻下去，在其他画面上找到了那个东方女郎，他的父母，图林根的侯爵夫妇，他的朋友宫廷神甫以及其他熟人。可是他们的服装都变了，看起来属于另一个时代。还有许多人物他叫不出姓名，但是觉得眼熟。他看见与他酷似那个人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最后几页，他发觉自己显得更伟大、更高贵。吉他躺在他怀里，女侯爵递给他一个花环。他看见自己时而在皇帝的宫廷里，时而在游艇上，时而与一个美丽苗条的姑娘亲密拥抱，时而同一副蛮相的汉子激烈搏斗，时而与萨拉逊人和摩尔人亲密交谈。有一位威严肃穆的男人常常出现在他的交际场合。对这个崇高的形象他深怀敬

畏，所以，当他看见自己同他手挽手时，他很开心。最后几幅画模糊难解，可是有几个他梦中的人物让他既惊奇又深心喜悦。这本书似乎没有结尾。亨利希心里很难过，此时他最渴望的，便是读完这本书并完整地拥有它。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插图，当听见众人回来时，他有些惊慌，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羞涩感。他不敢让别人觉察他的发现，便把书合上，只随便问了问隐士，书名叫什么，是哪种语言，于是他获悉此书是用普罗旺斯语写的。“很久以前我读过它，”隐士说，“我已记不清楚内容了。我只记得这是一部小说，涉及一个诗人的传奇命运，书中描述并鉴赏了诗艺及其诸多窍门。这部手稿没有结尾，我是在耶路撒冷一个朋友的遗物中发现它的，我把它带回这里并保存起来，以留作纪念。”

他们现在互相道别，亨利希感动得流下眼泪。在他的心中，这个洞穴颇值得怀念，这个隐士也如此可亲可爱。

大家深情地拥抱隐士，他好像也喜欢上了他们。亨利希发觉，他正以一种亲切的、穿透的目光望着自己。隐士给他的告别语也意味深长。他似乎知道亨利希发现了什么，并在言辞中隐隐提及。他把众人送到洞口，而在此之前，他请求大家特别是那个男孩，千万不要向附近的农民提到他，否则他会时常受到他们的打扰。

众人都做了保证。他们向他告别并请他为大家祝福，于是他讲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相逢，那时想起今天的谈话一定很开心。我们将置身于天国的白昼之中并为此而感到喜悦：我们曾经在这些考验自己的山谷里互相亲切致意，而且怀着同样的信念和预感。它们是在此平安陪伴我们的天使。只要你们的目光牢牢地盯住天堂，你们就永远不会迷失那通向你们故乡的道路。”——他们在沉思中默默地离去，很快找到了胆怯的同伴，一路上七嘴八舌，不久就回到了村庄。亨利希的母亲一直很担心，这时她万分欢喜地迎接他们。

## 第六章

有些人生来就是经商和做工的，他们自己不能尽早地观照万物并使之充满活力。他们必须处处张罗，经历许多事情，让自己的情感受些磨炼，以免被一种新的环境所影响，被丰富多彩的事物分心，他们必须习惯于在纷纭的重大事件之中抓紧自己的目标之线，并巧妙地将其穿引过去。他们不准接受某种沉思所发出的邀请。他们的灵魂不得是反躬自省的看客，而必须毫不松懈地关注外界，为理智充当奴仆，勤勤恳恳并迅速抉择。他们是一些英雄，被亟须处理和解决的难题团团围住。一切偶然事件均在他们的影响下化为历史，他们的生命就是一连串奇特而显赫、复杂而罕见的事件。

这确实有别于那些平静的、默默无闻的人，对他们而言，世界即心灵，行为即观照，生命即悄悄培植内心的力量。没有任何不安驱使他们转向外部。一种默默的拥有已经使他们满足，身外那一台无穷无尽的大戏并不诱使他们亲自登台演出，而是看起来已足够精彩，足够神奇，他们尽可以抽闲观赏并回味。然而，对这台大戏之精神的渴慕却使他们止于远观，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们在人世间所扮演的神秘的心灵角色，而那些人则不过充当人类世界的外部肢体、感官和衰竭的力量。

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只会扰乱他们。单纯的生活乃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只需从传说和经典中熟悉世界的丰富内涵和无数现象。在他们的一生中，只许偶尔有一桩突发事件将他们在一段时间卷入它那湍急的漩涡，以使他们通过一些经验，更加准确地了解那些行动者的处境和特性。与此相反，身边的细微现象却吸引着他们敏锐的感觉并备受关注，它们为此感觉呈现出那个伟大的世界，而且使之再度焕发出青春；对此世界的本质和作用，如果他们没有在自身之中取得

最惊人的发现，那么他们将寸步难行。正是诗人——这些稀罕的流浪者，有时漫游穿过我们的住地，他们每到一处，便为人类及其最初的诸神的古老而可敬地工作，也为星辰、春天、爱情、幸福、富饶、健康和喜乐等等的同一事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他们已在此享有天堂的宁静，不曾被愚昧的欲望四处驱赶，只呼吸大地上果实的芬芳，却从不吞食果实，因此不会被囚于冥界而永世不得解脱。他们乃是自由的客人，金色的双脚只悄悄出现，一旦他们莅临，人人心中不由得张开了翅膀。一个诗人就像是一个仁慈的国王，可以凭快乐开朗的面容认出来，唯独他有权享有智者之名。如果拿诗人跟英雄相比，人们会发现，诗人的歌唱常在年轻的心中激起雄心壮志，但英雄业绩大概从未使诗的精神渗透一颗全新的心灵。

亨利希天生就是块做诗人的料。无数偶然事件恰恰集于他一身，好像就是为了塑造他，他活泼的心灵尚未受到任何束缚。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好像只是为了推开他心中的一道道门栓，替他开启新的窗口。他发现世界展露在眼前，不断变化的宏大场景清晰可见。不过这世界还沉寂无声，它的灵魂即对话尚未醒来。一位诗人已经临近，挽着一个柔美的姑娘，好以母语的音韵和娇嫩甜美的嘴的亲吻，打开那羞怯的双唇，将简单的和弦展开为无限的旋律。

旅行终于结束了。傍晚时分，我们的旅客平安而愉快地抵达奥格斯堡这座举世闻名的城市，大家满怀期待，骑马穿过高高的街巷，前往老施瓦宁那座颇有名望的府邸。亨利希觉得这地方很迷人。热闹繁忙的都市和高大的石头建筑让它感到新奇又惬意。他对自己未来的住地十分满意。他母亲也很开心，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旅行，她终于回到了自己可爱的故乡，很快又可以拥抱她的父亲和从前的熟人，把亨利希引见给他们，愉快地回忆年轻时的往事，并轻松地忘掉操持家务的一切烦恼。商人们则希望在这里好好玩一玩，以补偿一路上的劳累，再做几笔有利可图的生意。

他们看见老施瓦宁的房子灯火通明，一支欢快的乐曲迎向他们。

“如此看来，”商人说，“您的外祖父正在举办盛大的晚会，我们恰好赶上。不速之客一定令他万分惊喜。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喜庆现在才开始。”亨利希有些不好意思，而他的母亲只担心自己衣着不整。他们下了马，商人们留在驮马身边，亨利希和母亲走进华丽的楼房。底楼看不见一个仆人。他俩只好爬上宽宽的旋转楼梯。几个仆人从旁边跑过，他俩请求通报老施瓦宁，说有几个生客到来，想见他一面。仆人起初有些为难，因为来客看起来不太雅观；但他们还是报告了主人。老施瓦宁走了出来。他并未立刻认出来者，而是询问他们的姓名及有何贵干。亨利希的母亲哭出声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中。“您竟认不出您的女儿吗？”她边哭边叫道。“我把我的儿子给您带来了。”老父亲无比激动，将她久久抱在怀里；亨利希跪下一条腿，亲切地吻着老人的手。老人扶他起来，把母子俩搂在怀里。“快来人呀，”施瓦宁喊道，“我这儿有真正的亲朋好友，他们要与我尽情同欢。”亨利希的母亲显得有些疑惑，可是她没有时间考虑。父亲把二人领进宽敞明亮的大厅。“这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孙子，来自埃森纳赫，”施瓦宁冲着欢声笑语、衣装华丽的人群嚷道。众人的目光一起转向大门；大家跑过来，音乐停息了，两位来客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满身尘土地站在色彩绚丽的人群中。一阵阵欢呼此起彼伏。过去的熟人紧紧地围住了母亲。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每个人都必须最先被认出并给以问候。年长的宾客与母亲寒暄，年轻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陌生的小伙子身上，可是他垂下目光，无心再看那些不认识的面孔。他祖父把众人介绍给他，并询问他父亲的情况和旅途是否顺利。

母亲这时想起了楼下的商人，他们出于好意跟马匹待在一起。她告诉了父亲，老人立即叫人下去，请他们到楼上来。牲口被牵进了马厩，商人们出现在大厅。施瓦宁衷心感谢他们一路上友好地陪伴他女儿。他们跟在场的许多人本来就相识，便亲切地互相问候。母亲表示她想先换身衣服。施瓦宁带她去他的房间，亨利希也一道去

更衣。

聚会者中有位男士引起了亨利希的注意，他确信在那本书中常常看见此人跟自己在一起。高贵的仪表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脸上透出一种庄重而又明朗的气质，饱满的天庭轮廓优美，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坚毅敏锐的目光，嘴角挂着一丝狡黠的微笑，五官匀称又颇有男人气，总之他看起来风神俊朗，富有魅力。他还有一副魁梧的身躯，举止沉稳而富有表现力，站在哪里都给人一种岿然如山的感觉。亨利希向祖父打听他是谁。“我很高兴，”老人说，“你一下就注意到他。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克林索尔，一位诗人。同他相识并相交，你可以比结交皇帝更自豪。可是你心里有何感觉呢？他还有个美丽的女儿，也许在你看来，女儿倒使父亲相形见绌。要是你还没见到她，会令我感到诧异。”亨利希顿时脸红了。“我有点心不在焉，亲爱的祖父。聚会的人太多，我只打量着您那位朋友。”——“看得出你来自北方，”施瓦宁说道，“在这儿我们很快会让你解冻放开。你要尽快学会打量漂亮的姑娘。”

他们穿戴完毕，又回到大厅，这时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老施瓦宁把亨利希带到克林索尔跟前并对他说，亨利希一眼就注意到了他，而且非常渴望同他相识。

亨利希有些腼腆。克林索尔十分友好，同他谈起他的祖国和这次旅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亲切，于是亨利希很快定下心来，无拘无束地同他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施瓦宁又回到他们身边，还带来了美丽的玛蒂尔德。“请您好好关照我这个害羞的孙子，您不要介意，他先见到您的父亲而不是您。您的闪耀的目光一定会唤醒他身上沉睡的青春。在他的祖国春天来得迟些。”

亨利希和玛蒂尔德羞红了脸。两人惊奇地互相凝望。她轻轻地问他，声音几乎听不清楚：是否喜欢跳舞。他刚说出喜欢，一支欢快的舞曲正好开始。他默默地把手伸向她，她也向他伸出手来，他俩插入一对对华尔兹舞伴的行列。施瓦宁和克林索尔在一旁观看。母亲

和商人们欣赏着亨利希灵巧的舞姿和他漂亮的舞伴。母亲同自己年轻时的女友总有说不完的话,她们都祝她幸福,因为她养了一个如此文雅、前途无量的儿子。克林索尔对施瓦宁说道:“您的孙子有一张吸引人的脸孔,由此可以窥见一颗澄明而宽广的心灵,他的言语深深发自肺腑。”——“我希望,”施瓦宁答道,“他会成为您的好学的弟子。我觉得他天生要做诗人。您的气质一定能令他倾倒。他很像他父亲,只是看起来并不那么冲动和固执。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乐天派,但缺少一点自由思想。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出息,而不是只做个勤奋娴熟的手艺人。”——亨利希期望这支舞曲永不结束。他满心欢喜,目光停留在舞伴的玫瑰花环上。她的目光多么纯洁,并不回避他。她好像有她父亲的气质,藏在最迷人的外表里面。那双宁静的大眼睛默默道出永恒的青春。蔚蓝色的底子衬托出褐色双星的柔和光泽。双星上下是轮廓纤秀的前额和鼻梁。她的脸宛如一朵向着朝阳微微垂下的百合花,蓝色的血脉呈现出美丽的曲线,从细长白皙的脖颈蜿蜒伸向娇嫩的双颊。她的嗓音仿佛是遥远的回声,一头褐色的鬈发飘起来更显出轻盈的身姿。

杯盘碗盏已经摆好,舞会结束了。成年人坐在一边,青年们占据了另一边。

亨利希留在玛蒂尔德身旁。一个年轻的女亲戚坐到他左边,克林索尔在他的正对面。玛蒂尔德很少讲话,另一边的薇罗妮卡却一直没停嘴。她一下子就跟他熟识了,并很快让他认识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亨利希听掉了好些话,他的心思还在他的舞伴身上。他老是想把头转向右边。克林索尔打断了他们的闲聊。他发现亨利希的燕尾服上系了一条带子,上面绣着奇特的符号,便询问这是什么。于是亨利希十分动情地讲述了那个东方女郎的故事。玛蒂尔德哭了起来,亨利希这时也不禁热泪盈眶。他俩就此展开了交谈。大家都加入了谈话。薇罗妮卡在一旁笑出声来,还跟他俩开玩笑。玛蒂尔德向他谈起匈牙利,她父亲常去那里,还讲到奥格斯堡的生活情况。大

家听得很愉快。音乐驱散了沉闷的气氛,激起了大家做一个快乐游戏的兴致。桌上的花篮五彩缤纷,芳香迷人,葡萄酒在碗盏与鲜花之间传来传去,振动着它那金色的羽翼,并筑起一道将世界隔离于宾客之外的彩墙。亨利希现在才明白何为欢筵。仿佛成千上万欣喜的精灵正围着酒席翩翩起舞,悄悄与人们同庆共欢,让自己沉醉于他们的尽情享受。生命的享乐恍若一棵树立在他眼前,有动听的音韵,上面挂满了金色的果实。可是看不见什么灾难,据说人类的喜好曾经由这棵树转向它危险的知识之果实,再转向战争之树,他以为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对葡萄酒和食物有了领悟。他觉得它们非常甜美。某种天国之油给它们增添了滋味,尘世的生命从这个杯盏中放射出美妙的光芒。这时几个姑娘给老施瓦宁送来了一个芬芳的花环。他戴上花环,一一亲吻她们并说道:“你们还得送一个给我们的朋友克林索尔,为了表示感谢,我俩要教你们几首新歌。我的歌现在就可以听到。”他向乐队挥了挥手,随即放声高歌:

我们不是受苦的生灵?
不是命运堪忧?
只是被驱使,只有艰辛,
习惯于逆来顺受,
就连我们的悲诉
也不敢发自肺腑。

父母的一切教导和劝说
拂逆多情的胸怀。
我们渴望偷食禁果,
却饱尝渴望的悲哀;
只想把俊美的少年
紧紧地抱在胸前。

难道怀春也算是罪过?
思恋用不着忏悔。
可怜的少女还拥有什么,
除了甜蜜的相思?
纵然将美梦驱逐,
梦儿又怎肯离去?

即使我们在夜晚祷告,
孤独仍死死纠缠,
为他销魂,愿为他效劳,
我们辗转难眠。
我们怎么能抗拒
将一切为他付出?

严厉的母亲施予家教,
让魅力深藏不露。
啊!良好的意愿有何功效,
魅力必自发涌出。
情爱震颤于心底,
防范皆枉费心机。

每种倾慕禁锢于心灵,
像石头一样冰凉,
从不理会传情的眼神,
勤劳并独守闺房;
不接受任何邀请:
莫非这也叫青春?

女儿的悲苦深似海洋，
女儿心伤痕累累，
暗自嗟叹有何报偿？
亲吻她，是枯萎的嘴。
命运只一再重复，
老人国永不结束？

老人和年轻人发出了笑声。姑娘们羞红了脸，也低头微笑。在一片戏谑声中取来了第二个花环，给克林索尔戴在头上。她们非常恳切地请求，别再唱这样轻浮的歌。“好吧，”克林索尔说，“我会尽量避免如此亵渎地道出你们的秘密。你们自己说，想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只要与爱情无关，”姑娘们嚷道，“唱首祝酒歌吧，要是您觉得合适的话。”克林索尔开口唱道：

此神诞生于翠绿的山冈，
他给我们带来了天堂。
太阳替自己选中了他，
赐予他火焰，让他放光。

情欲萌动，春天孕育他，
娇嫩的幼芽悄悄长大，
待到秋日果实绽裂，
黄金孩儿也悠然坠下。

他被放进狭窄的摇篮，
放进地下的岩层之间。
他日夜梦想凯旋的节日，
为自己建起薄薄的宫殿。

没有谁靠近他的小屋，
他难以忍耐，挣扎搏斗，
用青春的活力去冲破
一切桎梏和一切束缚。

当他依然沉浸于梦幻，
看不见的卫兵戒备森严；
谁敢跨过神圣的门槛，
尖锐的长矛定将他戳穿。

好似羽翼静静地舒展，
明亮的眼睛可将他窥见，
他任凭祭司主宰命运，
他们祈求，他应声出现。

他步出摇篮，幽暗的怀腹，
他的衣衫晶莹剔透；
手上捧着圆满的玫瑰，
此花象征隐秘的和睦。

他的追随者无比欢喜，
处处都同他聚在一起；
千万张嘴发出欢呼，
向他表示热爱和感激。

他浑身闪亮，光芒四射，
将灵性生命注入世界，
爱情也饮尽他的杯盏，

与他定下永恒的盟约。

他便是黄金时代之魂，
自古以来眷顾诗人，
诗人总是以沉醉的歌谣
赞美他，多么讨人欢心。

为这份忠诚，他恩准诗人
挨个儿亲吻每瓣红唇，
谁也不许拒不从命，
此神令诗人晓谕众生。

"一个绝妙的先知!"姑娘们冲他喊道。施瓦宁十分开心。她们还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都无济于事，于是只好把自己甜蜜的嘴唇凑向他。亨利希只是在他那位严肃的舞伴面前感到害羞，否则他会为诗人的特权而喜形于色。薇罗妮卡也是送花环的姑娘之一。她高兴地走回来并对亨利希说："做一个诗人真棒，不是吗?"亨利希不敢借题发挥。极度的喜悦与初恋的庄重在他心里展开了较量。妩媚的薇罗妮卡这时跟别人打趣逗乐，他便趁此机会让狂喜的心情平静下来。玛蒂尔德对他说，她会弹吉他。"太好了!"亨利希说，"我想跟您学。我早就梦想着弹吉他。"——"是我父亲教我的。她的演奏没人比得上，"她红着脸说。——"我相信，"亨利希答道，"跟您学我会学得更快。我多么喜欢听您唱歌啊。"——"您可别把我想象得太好了。"——"哦!"亨利希说，"我还有什么不能期望呢，您的言语就像是歌唱，您的容貌允诺了天堂的乐曲。"

玛蒂尔德陷入了沉默。她父亲开始与亨利希交谈，他非常激动地讲了起来。旁边的人暗自惊奇，他竟如此能言善道，他的思想既丰富又生动。玛蒂尔德默默凝视着他。好像她很喜欢他讲的话，他脸

上是那么富于表情，将他的言辞解释得更透彻。他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有时候他转头望一望玛蒂尔德，面部的神态令她惊异。在富有激情的谈话中，他不知不觉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有时则情不自禁地轻轻回握，以此对某句话表示赞许。克林索尔善于助长他的谈兴，渐渐诱导他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最后大家都站了起来，一个个热情洋溢，争着发言。亨利希一直在玛蒂尔德身旁，他俩悄悄到了楼下。他捧起她的手，温柔地亲吻。她完全任由他，只是望着他，含着难以形容的柔情。他忍不住低下头去，吻了吻她的嘴唇。她吃了一惊，随即便不可抑制地回应他的狂吻。“可爱的玛蒂尔德”——“亲爱的亨利希”——这就是他俩唯一的话语。她又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回到人群中。亨利希呆呆地站着，恍若在天堂。这时他的母亲朝他走来。他向她表露出所有的柔情。她说：“我们来奥格斯堡不是挺好吗？你喜欢这里，对吧？”——“亲爱的母亲，”亨利希说道，“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儿真是好极了。”

后面的聚会也一样欢乐开怀。老人们在一起玩乐，聊天，看年轻人跳舞。音乐像欢乐的浪潮在大厅里起伏回荡，令陶醉的青年翩翩起舞。

亨利希同时感觉到最初的情欲和爱情在心中萌动，这使他心旷神怡。就连玛蒂尔德也沉醉于波浪般涌来的溢美之词，对他的亲切信赖和刚刚萌芽的倾慕，她只以一道轻纱掩藏起来。老施瓦宁发觉了这种契合的兆头，就拿他俩打趣逗乐。

克林索尔渐渐喜欢上了亨利希，也为他这份情意感到高兴。其他小伙子和姑娘很快发现了苗头。他们拿这个图林根的年轻人来同端庄的玛蒂尔德开玩笑，而且毫不隐瞒得意的心情，因为在两情相悦的事情上，他们今后再也不怕玛蒂尔德发现了。

大家分手时已是深夜。“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节日，也是唯一的一个，”亨利希自言自语，此时他独自一人，他母亲撑不住躺下睡了。“在梦见蓝花那个梦中，我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玛蒂尔德与蓝

花之间究竟有什么奇特的联系？那张由花萼构成并俯向我的面孔，就是玛蒂尔德天仙般的面孔，现在我也回忆起，曾经在那本书中亲眼目睹。可是为什么当时它没有深深打动我？哦！她便是看得见的歌唱之魂，与她父亲相称的女儿。她会将我融化为音乐。她将是我最内在的灵魂，我的圣火的守护者。我感觉到我的心多么忠贞不渝！我投生人世，只为敬仰她，只为永远服侍她，只为想着她感觉她。一个本已的完整的生命，不就是用来瞻仰并朝拜她吗？若是某人的本质可以充当她的本质的回音和镜像，我会是这个幸运者吗？我在旅行结束时见到她，一场极乐的庆典簇拥着我生命的最崇高的瞬间，这绝非偶然，是命中注定的。只要她在场，一切都变得喜气洋洋，不是吗？”

他走近窗前，昏暗的天空群星合唱，东方有一道曙光，报道白昼即将来临。

亨利希无比喜悦，高声喊道：“你们，永恒的星辰，你们，沉寂的浪游者，我祈求你们，做我的神圣誓言的见证。我愿为玛蒂尔德而生，让永恒的忠诚把我俩的心紧紧相连。天将破晓，也为我送来一个永久的白昼。黑夜过去了。我要为初升的朝阳点燃我自己，做一个万古不灭的牺牲。”

亨利希热血沸腾，天亮以后才入睡。他脑海里思绪万千，汇聚成奇异的梦境。一条深深的蓝色的河流，从翠绿的平原延伸上来，波光闪闪。平滑的水面上漂着一只小船。玛蒂尔德坐在船边划桨。她头戴花环，嘴里哼着一首淳朴的歌谣，目光含着甜美的忧郁朝他望过来。他胸口有些憋闷，但不知道为什么。天空晴朗，流水平缓。波光里映出她那甜美如天仙的脸。突然小船旋转起来。他惊恐地向她呼叫。她却微笑，把桨板放回不停旋转的船中。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于是跳入水中；可是他不能往前游，也没有沉下去。她向他挥手，好像有话对他说，船已开始进水；但她依然微笑，她的笑容含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真情，她欢喜地盯着漩涡。突然她被漩涡卷入水底。一

阵微风拂过水面，河水像先前一样静静地流淌，波光粼粼。强烈的恐惧使他昏了过去。他的心不再跳动。当他感觉自己躺在干燥的陆地上时，他才苏醒过来。他可能游了很远很远。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记忆消失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走进陆地深处，觉得浑身无力。一条小溪从山间流出，水声潺湲如宁静的晚钟。他用手掬起溪水，润湿干渴的嘴唇。那个可怕的事件像一场噩梦留在了身后。他越走越远，花卉树木向他娓娓絮语。他的心情渐渐愉快起来，仿佛回到了故乡。这时他又听见了那首歌谣，便向着歌声走去。突然有人拽住了他的衣襟。“亲爱的亨利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他刚一回头，玛蒂尔德已把他拥入怀中。“你怎么走在我前面，我的心上人?”她问道，同时深深吸了口气。“我差点没能赶上你。”亨利希哭了。他把她紧紧贴在胸前。——“那条河在哪里?”他流着眼泪问道。“你没看见我们头上蓝色的波浪?”他抬头一瞧，蓝色的河流在他们头顶轻轻流淌。“我们在哪里呢，亲爱的玛蒂尔德?”——“在我们父母这里。”——“我们将始终在一起?”——“永远。”她答道，这时她把嘴贴到他的嘴上，紧紧地拥抱他，好像再也不能同他分开。她对着他的嘴说了句美妙的密语，那声音传遍了他全身。他想把话重复一遍，这时他祖父喊了一声，他便醒来了。为了再次听见这句话，大概他宁愿付出他的生命。

## 第七章

克林索尔站在他床前，友好地向他道了声早安。他清醒过来，一下了搂住克林索尔的脖子。“您这样可是不得体，”施瓦宁说。亨利希笑了笑，他贴近母亲的脸，好掩饰自己脸红了。

“您可有兴趣跟我去郊外，在一座美丽的小山上吃早餐?”克林索尔问道。“美好的早晨一定使您神清气爽。穿好衣服吧。玛蒂尔德

已经等着我们了。”

亨利希无比喜悦地感谢这一诱人的邀请。他很快穿着完毕，含着深情吻了吻克林索尔的手。

他们来到玛蒂尔德身边，她穿着朴素的晨装，显得格外可爱，她友好地向他问候。她一只手上挎着一只小篮子，里面已装好早餐，另一只手很自然地伸向亨利希。克林索尔跟在他俩身后，三人漫步穿过朝气蓬勃的城市，走向河边的一座小山丘，上面有几棵大树，站在树下举目四望，一切尽收眼底。

“我曾经多少次，”亨利希高声说道，“陶醉于五彩缤纷的大自然的苏醒，陶醉于自然万物的友好睦邻；但是，如此纯粹的、诱发灵感的喜悦，还从未像今天一样充满我的心灵。远方离我是这样近，这片多姿多彩的景色恍若一个内心的幻境。自然是多么变幻莫测，尽管从外表看来它永不改变。它肯定是大不一样，若是一位天使，若是一位更强有力的神灵在我们身边，而非一个贫困者在我们面前抱怨不休，或一个农夫告诉我们，气候多么恶劣，他的庄稼多么需要阴沉沉的雨天。您呀，最可敬的大师，我还欠您这种喜乐；是的，这种喜乐，因为没有别的词语能更真实地表达我的心境。愉悦、快乐和欣喜不过是喜乐的肢体，喜乐将它们连接为一个更高的生命。”他把玛蒂尔德的手紧贴在他的心口上，火热的目光沉入她那柔和而多情的双眼。

这时克林索尔回应道：“大自然之于心灵，一如物体之于光。物体可以拦住光，将其折射为特定的色彩；它在自己的表面或体内点燃一束光，要是这束光与物体的幽暗相若，就会使物体变得清晰透明，要是光束强于幽暗，它便自物体射出，以照亮别的物体。但即使是最黑暗的物体，也可在水、火、风的作用下变得明亮并放射光芒。”

“我明白您的意思，亲爱的师傅。对我们的心灵而言，人便是晶体。人就是透明的自然。亲爱的玛蒂尔德，我愿称您为一枚珍贵纯粹的蓝宝石。您像天空一样清澈透明。您释放出最柔和的光。可是告诉我，亲爱的师傅，我的感觉对不对：谁的心与自然最相亲，谁反倒

最不能也最不愿言说自然。”

“这要看情况而论，”克林索尔答道，“对于我们的欣赏和我们的心灵，大自然是一回事，对于我们的理智，以及我们对世界的引导能力，那又是另一回事。人们或许避免偏重一个而忘掉另一个。许多人只熟悉一方面，对另一方面估计甚低。但二者可以结合起来，这样人们会觉得身心舒泰。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想到，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自由而灵巧地活动，并且通过适当的划分，确保自己最自然地、最合乎目的地运用心灵的力量。通常一个会妨碍另一个，由此渐渐养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惰性，其结果便是，一旦这种人想以全部力量崛起，极大的困惑和冲突便随之开始，在彼此碰撞之中，一切蹒跚前行。而您既有理智又有天生的求知欲，想了解一切怎样发生，怎样按顺序的法则互相关联，同时还辅之以勤奋和刻苦，对此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夸奖您。对诗人而言，最不可缺少的便是，洞察每件事情的特性，熟悉达到每个目标的方法，务实的精神，即根据时间和情况选择最适当的方法。没有理智的激情是无益的、危险的，如果诗人自身对奇迹感到震惊，他就做不出什么奇迹来。”

“对人主宰命运的内心信念，这也是诗人不可或缺的吗？”

“当然不可或缺，只要他对命运加以成熟的思考，他就不可能有别的想法；不过这种乐观的确信与那种惶恐的猜疑，与那种迷信的盲目恐惧的确有天壤之别。所以，诗性之心这种激发活力的冷静的温馨，与病态之心那种迷乱的狂热也恰恰形成对立。后者贫乏、短暂、使人麻痹；前者对一切形象加以精细的分类，有利于构成多种多样的关系，凭借自身便是永恒的。年轻的诗人达不到足够的冷静和审慎。有一颗专注的、宽广和宁静的心，才能真实而动听地倾诉。如果胸中翻涌着风暴，神不守舍，心思恍惚，那便是一些饶舌的胡话。我再重申一遍，纯真的心灵好比是光，同样宁静和敏感，同样灵活和锐利，同样强大，同样潜移默化，犹如这种珍贵的要素，极其均匀地散布在一切物体上，让万物呈现出迷人的千姿百态。诗人乃是纯钢，那么敏

感,像易碎的玻璃丝,那么坚硬,像不可改塑的卵石。"

"有时候我觉得,"亨利希说,"在那种最虔心的时刻不怎么好动,不像在别的日子,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转悠,有兴趣做任何事情。某种尖锐的、精神的事体随即穿透了我,我可以随意启用每种感官,随意翻转每个思想,如像一个真实的物体,并从各个方面加以审视。我站在父亲的工场旁边,不知不觉有了兴致,要是我能帮他搭把手,制作某个器具,而且恰如其分,我会很开心。适度有一种让人舒心惬意的特殊魅力,的确是这样,意识到适度,可给人一种持久而清晰的享受,胜过玄奥恣肆的妙境带来的那种漫溢的感觉。"

"您不要认为,"克林索尔言道,"我在抨击后者,但那种感觉必须自发产生,不可强求。它偶尔出现,令人愉悦,多了会使人疲惫衰弱。人们无法很快摆脱遗留下来的舒服的麻醉感,重新回到辛苦的日常工作上。这就像一场临晨的美梦,只有使劲挣扎,才能逃出那引人昏睡的漩涡,否则就会陷入越来越深的梦魇,尔后精疲力竭地挨过一整天。"

"尤其诗歌,"克林索尔接着说,"必须当成一门严格的技艺来从事。当成纯粹的享受,诗便不成其为诗了。一个诗人不必成天闲逛,搜寻图像和感觉。这条路完全走偏了。一颗纯真坦诚的心,灵敏的思考和观照,将一切能力适度地投入一项令人兴奋的实事之中,而且持之以恒,这些就是我们这门技艺的要求。如果您愿意将自己托付于我,您会觉得每一天都没有白过,您将增长知识,获得一些有益的见解。这座城市有各种各样的行家艺人,例如一些老练的政治家,一些颇有教养的商人。不用太费周折,您就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种关系和要求。我乐意向您传授我们这一行的工艺技巧,同您一道阅读至关重要的文章。您可以上玛蒂尔德的音乐课,她一定乐于教您弹吉他。每项活动都为其他活动打好了基础,要是您把日程安排妥当,社交晚会上的交谈和乐趣,还有这个美丽的城市周围的风景,准会带给您不断的惊喜与最舒畅的享受。"

“您为我开启了何等美妙的生活呀,最亲爱的师傅。在您的指导下,我要首先确定,哪个崇高的目标在我的前方,我怎样才有希望,全凭您的教导去达到目标。”

克林索尔与他亲切拥抱。玛蒂尔德给他们摆好了早餐,亨利希轻柔地问道,她是否乐意让他上课时陪伴,并收他为弟子。“我愿意永远做您的弟子,”他对她说道,这时克林索尔转过身去。她悄悄靠向他。他紧紧抱住她,亲吻羞红的少女那娇嫩的嘴唇。她只是缓缓地侧身避开,却从怀中掏出一朵玫瑰递给他,一脸的纯真,显得格外姣美。她忙着收拾篮子。亨利希望着她,暗自欢喜,他亲吻玫瑰,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胸口,然后走到克林索尔身旁,他正向着城市遥望。

“你们是从哪边到达的?”克林索尔询问。——“是从那座山上下来。”亨利希回答。“我们的路在那边消失于远方。”——“你们肯定看到了一些美丽的地方。”——“我们一路穿过迷人的风景,简直目不暇接。”——“你们的故乡大概环境也很优美?”——“那里地形多变,可是还有些蛮荒,缺少一条大河。江河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眼睛。”——“昨天晚上您所讲述的旅途见闻,”克林索尔又说道,“对我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我深切感受到,诗艺之魂乃是您的友好的伴侣。您的同伴不知不觉地充当了诗魂的声音。在那位诗人身边,处处迸发出诗情。诗的国度——浪漫的东方以其甜美的忧郁迎接您;战争在波澜壮阔的场景中向您倾诉,您还有幸同自然和历史相遇,二者化身为一个矿工和一个隐士。”

“您忘记了最美好的,亲爱的师傅,就是爱情天堂般的显现。若要永远留住这道美景,却完全取决于您。”——“看你说的,”克林索尔喊道,这时他转向玛蒂尔德,她正朝他走来。“你可乐意做亨利希的永不分离的伴侣?不管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玛蒂尔德吃了一惊,一下子扑到父亲的怀中。亨利希全身颤栗,心中无限喜悦。“他愿意永远陪伴我吗,亲爱的父亲?”——“你自个问他好了。”克林索尔感动地说。她脉脉含情地凝视亨利希。“我的永恒就是你的事

业。”亨利希高声说道，此时他俊美的面孔挂满了泪水。他俩同时紧紧拥抱在一起。克林索尔把俩人揽入自己的怀中。“我的孩子，”他大声地说，“你们要彼此忠贞，直到进入死亡！爱情和忠贞将使你们的生命化为永恒的诗章。”

## 第八章

亨利希的母亲和外祖父也怀着深情厚谊分享他的幸福，并且将玛蒂尔德奉为他的守护神。下午，克林索尔将这个新认的儿子领进自己的房间，让他熟悉需要阅读的书籍。随后他们谈起了诗。

“人们将自然冒充为诗人，”克林索尔言道，“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老是习惯把这个当成诗。并非任何时候自然皆是诗人。在自然之中，如像在人身内，诗乃是一种对立的事体，模糊的欲望、迟钝的冷漠和惰性同诗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争斗。这场剧烈的较量兴许是作诗的好材料。有些国家和时代，同绝大多数人一样，似乎完全处于诗的这个敌人的统治之下，与此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和时代，诗却是本乡的，处处可见。对史家而言，这种斗争的时代极其值得关注，对此加以描述，亦是一项饶有兴味并大有收获的工作。那往往是诞生诗人的时代。诗的敌手觉得，最不舒服的事情便是它与诗对峙，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诗意的角色，常常在激动之时与诗交换武器，尔后被自己阴险的箭矢所重创，与此相反，自己的武器给诗造成的创伤却易于痊愈，反而让诗变得更有魅力和威力。”

“在我看来，”亨利希插言道，“战争终归是一种诗的作用力。人们以为，必须为某种微不足道的占有而相互拼杀，但并未察觉到，其实是浪漫的精神令他们激奋，以便让他们自己消除无用的卑劣品行。他们诉诸武力，恰是为了诗的事业，两军追随着一面看不见的旗帜。”

“在战争中，”克林索尔答道，“翻涌着太古的浪潮。新的世界区

域应该崛起,新的种族应该从大融合中结晶诞生。真正的战争就是宗教战争;它恰恰走向衰亡,人类的疯狂在它的完整形象中显露无遗。许多战争,尤其是肇始于民族仇恨的战争,同属于这个等类,它们是真正的诗作。真正的英雄在此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是诗人的最高贵的反像,恰是不知不觉浸透了诗性的世界强力。一个诗人若同时又是英雄,那他就是神的使者,不过若要刻画他,我们的诗还力所未逮。"

"您如何理解这种情形呢,亲爱的父亲?"亨利希问道,"某个对象竟然激情如此之强,连诗都无法表现?"

"那当然。不过就根本而论,不能说它超出了诗,而只是超出了我们人世的工具和手段。如果对单个的诗人来讲,只有一个独特的领域,他必须待在其中,以免失去一切定力和呼吸。那么,对人类力量的总和而言,也有一个确定的表述界限,越过此界限,表述则不能保持必要的密度和塑造力,从而沦为空洞虚假的无稽之谈。学徒尤其难以防止这类逾度之举,因为活跃的想象实在太喜欢凑近边界,心高气傲,企图把握并道出那超验超度之物。更成熟的经验方才教会他,应当避开那些超常的对象,将最单纯之物和最高之物的探索工作留给宇宙智慧。年长的诗人向上攀升,但不会超过他必需的高度,以便使自己种类繁多的贮藏井然有序,容易领会,他会谨防自己远离这种多样性,因为正是它为他提供足够的材料和必要的对比点。我甚至可以说,在每个作品中,混沌必须透过规整的秩序筛网闪烁放光。全凭简略的编排,寻获的珍宝才显豁而华美,反之,一味的匀称却只呈现干瘪的数字形象,令人生厌。最好的诗就在我们身边,寻常的事物往往是诗的最佳题材。对诗人而言,诗受制于功能有限的工具,但正因为如此,诗才成为艺术。语言毕竟有自己特定的范围。某种日常语言的交流面当然更窄。诗人通过练习和思考来了解自己的语言。他确知以此能完成什么,不会做出愚蠢的尝试,要求它超出自己的能力。偶尔他也将语言的全部力量凝聚于一个点上,但这实属罕

见,否则会使语言疲沓,他便自己破坏了一种适度的表现力的非凡效果。只有杂耍艺人才对语言进行惊险的跳跃训练,诗人绝不会这样做。在音乐家和画家那里,诗人总有学不完的窍门。这两门艺术皆有引人注目之处,譬如节制地使用艺术的辅助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以及关键在于适当的比例。当然反过来,那些艺术家也可以向我们借鉴诗的独立性,吸取每个创作和发现,即每个纯粹的艺术品的内在精神,并对此心怀感激。他们应有更多的诗性,我们应有更多的音乐性和绘画性——二者皆遵循我们的艺术的方式方法。题材不是艺术的目的,讲述才是目的。你会发现,描述的对象若是你最接近最熟稔的,那些诗歌一定是你最成功的。因此可以说,诗完全建立在经验之上。我自己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对象若不像是最遥远最陌生的,恐怕我不是最喜欢歌咏它。结果怎样呢?一种空洞又浮夸的喧声呓语,没有纯诗的一星火花。因此童话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年轻的诗人很少能够较好地完成。"

"我很想听你讲一个童话,"亨利希说,"我只听过几个童话,但已给了我莫大的享受,虽然它们算不上什么。"

"今天晚上我乐意满足你的愿望。我还记得一个童话,是我相当年轻时写的,仍然带有少年时期的清晰的痕迹,因此也许更有启发意义,可供你消遣,让你回想起我对你讲过的一些话。"

"语言确实是,"亨利希说道,"一个符号和音韵的小世界。人怎样掌握它,就同样乐意掌握大世界,并希望能用语言来自由地表达自己。诗的源头恰恰在这种喜乐之中:以语言来披露世界之外的事体,并能够践行我们生存的原初的本能。"

"糟糕的是,"克林索尔言道,"诗有一种特殊的名声,诗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会。其实,诗绝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不过是人的精神的固有的活动方式。每个人每时每刻不都在创作和追求吗?"——这时玛蒂尔德正好走进房间,克林索尔又说道:"人们只需想一想爱情。对于人类的存在,诗的必要性也许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爱情中

这样清楚地显示出来。爱情是黯哑的,唯有诗能替它诉说。抑或爱情本身无非是最高的自然之诗。然而,我不必讲述你比我更了解的事情。”

“你才是爱情之父,”亨利希说,此时他拥抱玛蒂尔德,俩人一齐亲吻父亲的手。

克林索尔也拥抱他俩,然后离开了房间。“亲爱的玛蒂尔德,”亨利希长吻之后说道,“我觉得这就像一个梦,我拥有你,但更奇异的是,我直到现在才拥有你。”——“我感觉,”玛蒂尔德说,“我认识你已经很久很久。”——“你真的会爱我吗?”——“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觉得现在才开始生活,我是那么地喜欢你,情愿立刻为你而死。”——“我的玛蒂尔德,现在我才感觉到什么叫不朽。”——“亲爱的亨利希,你是那么无尽地好,何等美妙的精灵正从你心中发出言语。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卑微的女孩。”——“你使我深深地感到羞愧!可是全靠你,我才是现在的我。没有你,我恐怕啥也算不上。一个没有天穹的精灵能是什么,你便是那驮负我护持我的天穹。”——“我会是多么福乐的人儿呀,若是你像我父亲一样忠诚。我生下来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几乎每天都为她哭泣。”——“虽然我不配,但我期望比他更幸福。”——“我但愿长久地生活在你身边,亲爱的亨利希。靠着你,我一定会变得更好。”——“啊!玛蒂尔德,哪怕死亡也不能使我俩分离。”——“是的,亨利希,我在哪里,你也会在哪里。”——“是的,你在哪里,玛蒂尔德,我将永远在哪里。”——“我对永恒一无所知,可是我寻思,当我想到你时,我所感受到的想必便是永恒。”——“是的,玛蒂尔德,我们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相爱。”——“你不会相信,亲爱的,今天早晨我们回家以后,我怀着何等的激情跪倒在圣母的像前,向她做了多么难以启口的祷告。当时我准是热泪满面。我觉得她仿佛在对我微笑。现在我才知道何为感恩。”——“爱人呀,上天把你赐给我,是让我敬仰你。我崇拜你。你就是圣女,是你把我的愿望带给上帝,正是通过你,他才向我开显自

己，并向我昭示他那丰盈的爱。若不是挚爱的心灵的无限契合，一种永久的结合，宗教还能是什么？只要有俩人聚在一起，他就在他们中间。我必须永远在你身边呼吸；我的胸怀永不停止吸纳你。你是上帝的荣耀，最娇美的花苞中永恒的生命。”——“啊！亨利希，你知道玫瑰的命运；那枯萎的嘴唇、苍白的面颊，你也会用你的双唇深情地亲吻？衰老的痕迹不会是逝去的爱情的痕迹？”——“哦！但愿你能透过我的眼睛望进我的心灵！可是你爱我，所以你也相信我。人们说魅力总要消失，对此我不明白。哦！魅力永不枯萎。把我引向你并且难分难舍的那种东西，那唤醒我心中永恒的渴望的东西，它不是源自这个时间。只要你能看见，在我心目中你是什么模样，何等神奇的图像贯穿你的形体，处处朝着我熠熠放光，你就不会害怕衰老。你的尘世的形体只是这个图像的一个影子。尘世的力量纷纷喷涌角逐，以便攫住此图像，可是本性尚未成熟；它乃是一个永恒的原型，神圣的未知世界的一个部分。”——“我明白你的话，亲爱的亨利希，因为当我打量你时，我所看见的与此相似。”——“是的，玛蒂尔德，更高的世界离我们很近，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还要近。在此，我们就已经生活在其中，我们窥见它与尘世的造物最紧密地连在一起。”——“你还会向我披露许多美妙的事体，我最心爱的人儿。”——“哦！玛蒂尔德，我的预言才能完全出自你。我拥有的一切全部都属于你；你的爱会将我引入生命的圣地，引入心灵最神圣的地方；你将激励我去做最高的直观。谁知道，是否有朝一日，我们的爱情还将化作火焰的翅膀，提升我们并将我们带回天国的故乡，赶在衰老和死亡出现之前。你是我的，我把你抱在怀里，你爱我并愿意永远属于我，难道不已经是一个奇迹吗？”——“我现在也觉得一切都是可信的，甚至我感觉到一种火焰在我心中默默燃烧；它可会照亮我们，逐渐解除尘世的束缚，谁知道呢。你只告诉我，亨利希，我对你怀着无限的信赖，你对我是否也有同样的信赖。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甚至对我的父亲，我可是无穷无尽地爱着他。”——“亲爱的玛蒂尔德，这实在令我痛

苦,我无法一下子把一切告诉你,我也无法立刻把我整个的心一下子献给你。在我的生命中这也是第一次,我是袒露无遗的。当着你的面,任何想法、任何感觉我都不再隐藏;你必须知道一切。我这个人应当与你这个人融为一体。只有最无限的奉献才能满足我的爱情。爱就存在于奉献之中。爱就是我们最隐秘、最本己的生命的神秘融合。"——"亨利希,可能还从未有俩人如此相爱。"——"我对此完全相信。确实还不曾有过玛蒂尔德。"——"也不曾有亨利希。"——"啊!再次向我发誓吧,你永远属于我;爱情就是无尽的重复。"——"是的,亨利希,当着我善良的母亲的在天之灵,我发誓永远属于你。"——"我发誓永远属于你,玛蒂尔德,此话如此真实,就像爱便是上帝在我们身边的亲在。"长久的拥抱、无数的亲吻确证了这对福乐的恋人永久的缔合。

## 第九章

傍晚来了几位客人,祖父饮酒,祝年轻的未婚夫妇身体健康,他还答应尽快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拖延有什么好处,"老人说道,"结婚结得早,爱情才长久。我总是发现,早早缔结的婚姻才是最幸福的。年岁渐长,婚姻生活便远不如年轻时这般笃诚。一段共享的青春就是一条扯不断的纽带。回忆是爱情最可靠的根基。"晚餐后又来了一些客人。亨利希请求他那位新父亲履行自己的诺言。克林索尔对在座的各位说道:"我今天答应给亨利希讲一个童话。要是你们乐意,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亨利希想出的一个好点子,"施瓦宁说道,"您好久都没有给我们讲点什么"。众人围坐到熊熊燃烧的壁炉边上。亨利希紧靠在玛蒂尔德身旁,用胳膊搂住她。克林索尔开始讲述:

"漫长的黑夜刚刚开始。那位老英雄敲击自己的盾牌,响声传遍

了城里荒凉的大街小巷。他把这个信号重复了三遍。此时,宫殿的一扇扇高大的彩色窗棂从里面亮了起来,窗上的形象开始活动。它们晃动得更加厉害,随着暗红的灯光越来越强烈,渐渐照亮了街道。人们也看见,巨大的圆柱和高高的城墙慢慢变得明亮,最后耸立在最纯净的淡蓝的微光里,与最柔和的色彩交相映衬。整个城区现已清晰可见,人影反光,长矛、刀剑、盾牌和头盔铿锵震鸣,依次闪现的花冠从四面八方垂下,最终好像又消失了,给一个朴素的绿色桂冠腾出位置,围着它排成一个硕大的圆圈。一切都映在凝冻的海面,海围着山,山上有座城,那遥远而峻拔的环状山脉,逶迤盘绕于海的周围,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反光,直至深处。什么也不能清楚地辨别;可是人们听见奇异的轰隆声传来,仿佛出自远方的一座巨大的工场。与此相反,城市清晰明亮地浮现出来。光滑而透明的城墙反射出美丽的光彩,一幢幢楼房鳞次栉比,风格高雅,形成一道优美的景观,呈现在人们眼前。每一扇窗前都立着雅致的陶器,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冰雪花卉,晶莹闪亮,分外迷人。

宫殿前面的大广场上有一座花园,那里长着许多金属树木和水晶植物,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宝石花朵和果实,简直美极了。那些罕见之物千姿百态,流光溢彩,构成了一幅最壮观的景象,而花园中心的一眼高高的喷泉,已经凝结为冰,则使这个奇景至臻完美。老英雄从宫殿大门前缓缓走过。里面有个声音呼唤他的名字。他靠到门上,随着轻轻的响声,大门自动打开了,他便走进大厅。他把盾牌挡在眼前。'你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大角星①的美丽的女儿怨声问道。她头枕缎子软垫躺在王座上,王座是用一块巨大的硫黄水晶石雕制而成,几个侍女正忙着按摩她那娇嫩的肢体,好像是由牛奶和紫色液体凝成的。在侍女的手掌下,她的胴体朝四面八方放射迷人的光芒,神奇地照耀宫殿。一阵香风拂过大厅。英雄沉默不语。'让我摸一

① 星名,属于牧夫座。——译注

摸你的盾牌，'她柔声说道。他靠近王座，踏上珍贵的地毯。她抓住他的手，含着柔情将它紧贴在令人销魂的酥胸上，并轻轻触摸他的盾牌。他的铠甲咔嚓地响，一种穿透力激活了他的身躯。他两眼放光，他的心在铠甲下怦怦跳动。美丽的弗蕾亚[1]显得更加欣喜，从她身上漫出的光彩也更加耀眼夺目。'国王驾到，'一只艳丽的鸟高声叫道，它坐在王座的背后。侍女给公主盖上一床天蓝色的毯子，掩住她的胸脯。英雄垂下盾牌，目光望向穹顶，大厅两侧有两道宽宽的楼梯盘旋而上。首先传来轻轻的音乐，随即在众多侍从的陪伴下，国王出现在穹顶并走下楼梯。

那只美丽的鸟展开亮闪闪的翅膀，缓缓挥动，然后以百啭千鸣的音调迎着国王歌唱：

俊美的异乡人不会久久延宕。
温暖趋近，永恒正来临。
当爱情的烈焰使海陆消亡，
女王将从长梦中苏醒。
当寓言恢复古老的职权，
寒夜将退出人类的故乡。
在弗蕾亚怀中，世界燃起火焰，
每个渴望才领悟她的渴望。

国王温柔地拥抱他的女儿。星宿的精灵排列于王座的周围，英雄站到自己在行列中的位置上。无数的星星结成优美的队形，充满了整个大厅。侍女们搬来一张桌子和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放着许多纸片，纸片上画着神圣而深奥的图形，这些图形则纯粹由星座组合而成。国王怀着敬畏亲吻这些纸片，仔细地将它们混合起来，再将其中

① 她的名字与“自由”谐音。——译注

的几张递给女儿，其余的留给自己。公主依次抽出图片，将它们摆到桌上，然后国王仔细打量自己的图片，经过一番思考，才挑出一张放到桌面。有时候，他似乎被迫选择这一张或那一张。但人们常常发现他面带喜色，他以一张恰好相配的图片，拼成一组十分和谐的图形和图案。游戏开始以后，所有围观者都露出热心参与的神色、最奇特的表情和姿态，仿佛人人手中持有一件看不见的工具，并以此专注地工作。同时空气中回荡着柔和而动人的音乐，恍若发自大厅中彼此美妙盘旋的星星和其余精灵的蹁跹旋舞。群星时快时慢地环荡，划出不断变换的弧线，随着音乐的节奏，模仿纸上的图案，极具艺术魅力。如同桌上的图像，音乐也变幻万千，虽然层次过渡常常反差很强，匪夷所思，但似乎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贯穿一切。飞翔的星星无比轻松地摹写出那些图像。它们时而盘绕成一个巨大的星系；时而优美地排列为单独的星座；时而一个长列如一道闪电迸裂成无数的火花；时而随着较小的圆圈和图案不断增长，又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宏大图像。在此期间，窗棂上的五彩形象始终保持着平静。那只鸟以无穷的花样翻动全身珍奇的羽毛。老英雄也一直忙活着自己看不见的差事，这时国王突然欣喜地叫道：‘一切都将好转。艾森①，快把你的剑扔到世上，好让人们知晓和平眠于何处。’英雄从腰间拔出剑来，剑头指向苍穹，然后紧握宝剑，把它抛出敞开的窗户，抛向城市和冰海之外。宝剑像一颗彗星飞过天空，似乎碎裂于远山，发出震鸣，因为它坠落时火星飞溅。

与此同时，那美丽的男孩厄洛斯②正躺在摇篮里静静地眠息，而金尼斯坦，他的乳母，轻轻摇动着摇篮，给他的同乳妹妹寓言喂奶。她把一条彩色的围巾搭在摇篮上，以免那个录事身前的桌子上明亮的灯光惊扰孩子。录事孜孜不倦地写着什么，只是偶尔闷闷不乐地

---

① 他的名字意思是铁。——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译注

转头瞧一瞧孩子,向乳母露出一副阴森的鬼脸,乳母则同情地对他微笑,默默无语。

孩子们的父亲老是进进出出,每次进来他都要看一看孩子,并亲切问候金尼斯坦。他总是对录事讲个不停。录事仔细倾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然后把纸页递给一位高贵的、女神一般的女人,她靠在一座祭坛旁,坛上放着一只深色的碗,盛满清水,她面带欢喜的微笑注视着水中。每一次她都把纸浸进去,取出来时,如果发现有些字还留在纸上,闪闪放光,她就把那张纸还给录事,他会把它贴到一本大册子里面,可是他常常显得怏怏不乐,要是他白费辛苦,一切都浸没了。那位女士有时转向金尼斯坦和孩子们,把手指蘸进碗中,然后朝他们洒几滴水,水珠一沾上乳母、孩子或摇篮,便立刻化成一团蓝色的雾气,呈现出成千上万罕见的图像,一直环绕他们飘浮,变幻无穷。若是一滴水偶然洒到录事身上,就会掉下许多数字和几何图形,他便尽力将其穿到一根线上,当作装饰品挂上自己细长的脖子。男孩的母亲也时常走进房间,浑身上下皆透出妩媚可爱。她好像一直在忙活,总是带着某件家具走出门去,多疑的录事以窥探的目光盯着她,一看见她取走什么,就开始做长长的指控笔录,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关注。大家好像对他无用的控告辞早已见惯不惊。母亲有时抽空给小寓言哺乳,但很快又会被人叫走,金尼斯坦随即抱回孩子,这孩子似乎更喜欢在她怀中吸奶。突然父亲拿来一根柔软的铁条,是他在庭院里找到的。录事仔细打量,非常灵活地转动它,并当即断言,这东西中心挂在一条线上,可以自动向北旋转。金尼斯坦也把它拿到手中,弯曲它,挤压它,冲着它哈气,一会儿就使它变成了一条蛇,这时它突然咬住自己的尾巴。录事很快就看腻了。他准确地记载了一切,十分详尽,甚至包括这个发现物可能派上的用场。然而,他的全部笔录未能通过试验,从碗中取出的只是一张白纸,于是他懊恼极了。乳母继续玩她的戏法。她一不小心,将蛇触到摇篮,这时男孩醒来,掀开被子,一只手伸向灯烛,另一只手朝蛇伸过去。他一把抓住

蛇，立刻力气十足地跳出摇篮，让金尼斯坦大吃一惊，录事也吓得差点跌下椅子，男孩站在房中，全身只披着长长的金发，他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注视自己手中的宝贝，它正向北延伸，似乎深深打动了他的内心。他一下子长大了。

‘索菲，’①他以迷人的嗓音对那位女士说道，‘让我喝碗里的水。’她毫不犹豫地把碗递给他，他不停地喝呀喝呀，可是碗里好像始终满满的。终于他把碗还给她，然后深情拥抱高贵的妇人。他亲热地拥抱金尼斯坦，向她讨要那条彩色围巾，并将它系在腰间，看起来很得体。他把小寓言抱起来，她在他怀中显得无比欢喜，开口说起话来。金尼斯坦一直为他忙个不停。她看起来格外风流迷人，就像一个情意绵绵的新娘，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她一边说着悄悄话，一边把他引向房门，但索菲严肃地做了个手势，指着那条蛇；这时母亲走进房间，他立即奔上前去，噙着热泪迎接她。录事愤然离去。父亲走进来，看见母子俩默默地拥抱在一起，他便走到他俩身后，靠近迷人的金尼斯坦并同她亲热。索菲爬上楼梯。小寓言拿起录事的笔，开始书写。母子俩陶醉于悄声细语，父亲带着金尼斯坦偷偷溜进下房，好在她的怀里消除一天的劳累。过了很久索菲回来了。录事走进屋子。父亲从下房出来，开始他的工作。金尼斯坦也回来了，脸蛋红彤彤的。录事骂不绝口，把小寓言赶下了他的座位，他得费些功夫整理自己的东西。他把那些被寓言写满了字的纸笺递给索菲，原想再将其干干净净地收回，但随即愤懑不已，因为索菲从碗里取出纸来交给他时，上面的文字闪闪发光，完好无损。寓言依偎在母亲的胸前，母亲一边给她喂奶，一边收拾房间，打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餐。透过窗子，可以望见最美丽的景色，晴朗的天空铺展于大地之上。庭院里父亲正在忙碌。他要是累了，就会抬头望一望窗口，金尼斯坦站在窗前，把各种各样的甜食朝他扔下去。母子俩走到

① 这个名字意为智慧。——译注

外边，在各处帮一帮忙，为定下的大事做准备。录事摇动笔杆，老是做出一副鬼脸，每当他不得不向金尼斯坦询问什么，她有很好的记性，凡是发生过的事情全装在脑瓜里。没过一会儿厄洛斯走进房来，一身漂亮的甲胄，外面系着彩色围巾，像是一条佩带，他向索菲讨教，他的旅程该何时开始及怎样进行。录事抢先发言，愿意当即敬献一份详细的旅行计划，可是没人理睬他的建议。'你可以马上出发，金尼斯坦乐意陪伴你，'索菲言道，'她知道路径，对各地都很熟悉。她将扮成你的母亲，以免你受到诱惑。一旦找到国王，你就得想念我，我好随后来帮助你。"

金尼斯坦与母亲彼此改换了形象，父亲对此似乎十分满意。二人离去让录事感到高兴，特别是因为金尼斯坦把那本记事簿赠给了他，当作离别的礼物，里面详细记载着家族的历史。只有小寓言仍是他的眼中刺，他唯一的心愿，便是她也被列入远行者的名单，这样他就安宁了，满意了。索菲为跪拜的人们祝福，赐予他们一个壶，里面盛满了那碗中的清水，母亲忧心忡忡。小寓言颇想同行，父亲在室外忙不过来，无暇一一告别。他们启程时，夜幕已经降临，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亲爱的厄洛斯，'金尼斯坦说，'我们得赶紧，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已好久没有见到我，一直满怀渴望在地球上四处寻找我。也许你现在看见了他苍白憔悴的面孔？有你作证，他才能认出以这个陌生形象出现的我。'

爱情从幽暗的小径走来
只有那月亮窥见，
幽灵的王国已经敞开，
装饰得美轮美奂。

蓝色的烟雾镶一条金边
环绕着爱情飘浮，

幻想匆匆把爱情催赶，
越过大地和激流。

酥胸丰满的爱情在飞攀，
伴着奇妙的心绪；
一种未来的欢情的预感
驱逐了狂热的情欲。

渴望在怨诉，竟然不知
爱情渐近的行踪，
无望的忧伤更深地侵蚀
渴望的那张面孔。

娇小的蛇多么忠实：
她端端指向北方，
两人放心大胆地追随
美丽的引路女郎。

爱情穿过沙漠和戈壁，
穿过云彩的国度，
缓缓走进月亮的宫殿里，
牵着公主的手。

国王靠在白银宝座上，
独自忧愁烦恼；
突然他听见女儿的声音，
父女俩紧紧拥抱。

他俩深情地拥抱在一起，厄洛斯站在旁边，十分感动。老人激动不已，最后终于控制住自己，向他的客人表示欢迎。他抓起一只巨大的号角，使劲吹了起来。响亮的号声隆隆穿过古老的城堡。耸立的塔楼，闪光的圆顶，高深幽暗的穹顶都开始晃动。城堡静静地立着，因为它已经来到大海彼岸的群山之中。宫廷侍从自四面八方涌来，他们奇异的模样和装束让金尼斯坦无比开心，倒并没有吓住胆大的厄洛斯。金尼斯坦问候她的老熟人，在她的面前，众人显示出从前未有的强悍和非凡而壮观的本相。狂烈的潮汐之魂尾随着缓缓的落潮。古老的飓风躺下了，紧靠在热情奔放的地震那跳动的胸前。温情的骤雨转头回望绚丽的彩虹——她已远离更吸引她的太阳，苍白地悬在天空。粗暴的雷霆阻止闪电的荒唐之举，不让他从无数的云团后面钻出来，云团仪态万千地伫立在那里，引诱火热的少年。那对可爱的姐妹，清晨和傍晚，格外喜欢两位来客。拥抱的时候她们洒下了轻柔的泪珠。这些神奇的宫臣的情态真是难以形容。老国王怎么也看不够自己的女儿。她在父亲的城堡里感觉到十倍的幸福，不知疲倦地观赏这些熟悉的异象奇迹。她的喜悦简直无法描述。国王把宝库的钥匙交给她，而且允准在那里为厄洛斯上演一出戏，或可使他欢娱良久，直到发出启程的信号。宝库是一座大花园，里面各种珍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巨型的气象树之间悬卧着无数空中楼阁，建筑样式匪夷所思，一座比一座珍奇。一群群羔羊四处游荡，羊毛呈银白、金黄和玫瑰红色，珍禽异兽使整个林苑充满活力。稀罕的雕塑随处可见，节日的游行和别致的彩车川流不息，令人目不暇接。苗圃里开满了五彩的鲜花。库房里堆积着各种兵器，存放着最美丽的地毯、墙纸、窗帘、杯盏以及五花八门的器械和工具，一排排望不到头。在一个高坡上，他们望见一个浪漫的国度，那里市镇和城堡、神庙和坟茔星罗棋布，有人栖居的平原风光旖旎，荒野和悬崖峭壁透出可怕的魅力，但二者浑然一体，最美的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山巅熠熠放光，犹如情欲的火焰闪耀于冰雪之下。平畴一片新绿，春意盎然。远

方涂抹着深浅不一的蓝色,湛蓝的海面船队云集,数不清的五彩桅杆缓缓漂移。这边可以看见,以一艘搁浅的船为背景,农夫们正在享用欢快的野餐;那边有一座火山爆发,既壮观又骇人,还有地震留下的残迹,前景则是一对恋人,在阴凉的树下柔情蜜意,亲热爱抚。朝下是一个可怕的战场,战场下面正在演一出戏,台上晃动着最可笑的面具。转向另一面,前边一具少女的尸体躺在棺架上,绝望的情郎死死抓住棺架,父母在一边恸哭;后边一位可爱的母亲,怀里抱着孩子,有些天使坐在她脚下,有些从头顶的树枝向下窥望。这些场景变幻无穷,最终汇集为一幕神秘的大戏。天与地骚动翻覆。一切恐惧顿时爆发出来。一个威风的声音召唤人们拿起武器。一支恐怖的尸骇大军打着黑旗,从昏暗的山上暴风雨般骤然降临,向生命发起进攻,而生命正与其少男少女一起,在明朗的平原上欢庆节日,对侵略毫无防备。于是展开了一场可怕的混战,大地震撼,风暴狂啸,黑夜被惊人的彗星照亮。鬼神大军以闻所未闻的残暴,撕裂生者娇嫩的肢体。一个火刑堆高高垛起,生命的孩子们在撕肝裂胆的嚎叫声中被烈火吞噬。突然,一股淡蓝色的激流从幽暗的灰烬堆朝四面八方奔涌而出。鬼神们企图逃跑,但潮水一下子涨起来,吞没了这丑恶的族类。一切恐惧随即彻底消除。天与地汇成甜美的旋律。一枝神奇美丽的花闪闪漂浮在轻柔的波浪上。一道绚丽的彩虹连接于浪潮之上,在彩虹上面,诸神端坐于华美的王位,朝两端排列下来。索菲高居上首,手持那只碗,靠着一位雄伟的男人,云鬓间束着一个橡树花环,右手持一枝和平的棕榈而非王笏。一片百合花叶卷曲于漂浮的花萼之上;小寓言坐在花叶上,在竖琴的伴奏下吟唱最甜美的歌谣。花萼之中躺着厄洛斯本人,倾身俯向一位沉睡的娇美的少女,她紧紧缠绕他。一枝更小的花盘卷着他俩,使得两人从腰部以上似乎变成了一朵花。

厄洛斯万分惊喜地感谢金尼斯坦。他温柔地拥抱她,她也回应他的爱抚。辛苦的旅行,亲眼目睹的诸多景象,都使他感到疲惫,现

在他只想歇一歇,睡一觉。金尼斯坦觉得自己已被这个美少年深深吸引,她小心翼翼,以免提到索菲临行前给他的饮水。她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浴场,解下他的甲胄,自己换上了睡衣,显得既陌生又充满诱惑力。厄洛斯潜入危险的波浪之中,然后心醉神迷地回到岸上。金尼斯坦替他把水擦干,抚摩他那蓄满青春活力的强健的胴体。他怀着炽烈的渴望,想念他的爱人,在甜美的意念中拥抱妖艳的金尼斯坦。无忧无虑,他完全沉醉于纵情狂欢之中,品尝最销魂的性欲快感,最后倚着女伴的酥胸慢慢睡着了。

在此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个令人悲哀的变故。录事把仆役全都卷进了一个危险的阴谋。他心怀敌意,早就在寻找机会,企图篡夺家族的统治权,挣脱脖子上的枷锁。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他的追随者首先制服了母亲,给她戴上铁链。父亲也在进膳时被监禁起来。小寓言听见房中的喧哗,悄悄藏到祭坛背后,她发现那背面有一道暗门,就很灵巧地把门打开,看见里面有一条阶梯通下去。她进去后把门关上,在黑暗中走下台阶。录事疯狂地冲进房间,想报复小寓言并逮住索菲。可是两人失去了踪影。那只碗也不见了,他气急败坏,把祭坛砸得粉碎,却并未发现秘密台阶。

小寓言朝下走了很久。最后她终于走出通道,来到一个露天广场,周围有一条华丽的柱廊,一道大门把广场封闭起来。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昏暗的。空气像是一片巨大的阴影,天空中悬着一个黝黑闪光的物体。可以清晰地分辨一切,因为每个景物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黑色,并在身后投下一道亮光,光与影仿佛在此交换了角色。寓言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为此感到欢喜。她怀着儿童的好奇心打量眼前的一切。最后她来到大门旁边,门前有一个巨大的座子,上面躺着美丽的司芬克斯。

‘你在找什么?’司芬克斯问。‘我的财产,’寓言回答。——‘你从哪里来?’——‘从远古。’——‘你还是个孩子’——‘将永远是个孩子。’——‘谁能帮助你?’——‘我为自己担保。姐妹们在哪里?’

寓言反问。——‘处处和无处，’司芬克斯给出答复。——‘你认识我吗？’——‘还不认识。’——‘爱情在哪里？’——‘在幻觉中。’——‘索菲呢？’——司芬克斯含糊地自言自语，同时扇动着翅膀。‘索菲和爱情，’寓言欢呼胜利并穿过大门。她步入巨大的洞窟，欢快地朝着古老的姐姐走去，她们就着漆黑燃烧的油灯，在暗淡的夜里从事自己神奇的工作。她们做出一副样子，仿佛并未察觉这个小客人，她正以亲热的举动向她们大献殷勤。终于有一个带着蔑视的神态，用生硬的言语嘶声问道：‘你想在这里做什么，游手好闲的女孩？谁把你放进来的？你在这儿淘气，蹦蹦跳跳，扇动了静静的火苗。灯油都白燃了。你不能坐到一边去做点正事吗？’——‘美丽的堂姐，’寓言说，‘我压根儿不喜欢游手好闲。刚才我忍不住要笑你们的守门人，她很想把我搂到怀中，可是她一定吃得太多了，根本站不起来。你们让我坐到门前去吧，叫我编织个什么东西，因为在这里我看不清楚，而且编织的时候，必须允许我唱歌和闲聊，这会干扰你们的专心思考。’——‘你不能走出大门，不过在隔壁房间里，有一道上界的光穿过岩缝射进来，你可以在那里编织，要是你确实手巧的话；这里有一大堆旧线头，你把它们捻到一起吧；但你得留神，要是你磨洋工，或者线断了，线团就会缠住你，把你憋死。’——老姐姐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并开始编织。寓言抓起一个线轴，带上梭子(Wocken)和纺锤，唱着歌撒着欢去了隔壁。透过裂缝望出去，她看见了长生鸟星座。这吉祥的标志叫她欢喜，她愉快地纺起线来，房门没有关严，她轻轻唱着歌谣：

赶快在房间里醒来，
你们远古的孩子；
离开休眠的住宅，
太阳就要升起。

用你们全部的纱线
我纺成粗线一根；
敌对的时代已到终点。
你们应是一个生命。

每一个活在一切之中，
一切也在一个身上。
一颗心在你们胸中翻涌，
被一种生命气息激荡。

你们还只是魔咒，
只是梦幻和魂灵。
快走进可怕的洞窟，
让三位至圣开心。

纺锤在两只小脚之间来回摆动，非常灵巧，同时她用双手捻着柔软的纱线。伴着她的歌声，数不清的小光点变得清晰可见，它们钻出门缝，穿过洞穴，化为丑陋的假面铺散开来。与此同时，老姐姐一直在闷闷不乐地纺织，等待着小寓言诉苦抱怨，可是，一只可怕的鼻子突然从肩膀上冒出来，把她们吓得要死，她们环顾四周，整个洞窟到处都是狰狞的怪物，正在胡作非为，玩出无数的花样。她们抱成一团，尖声号叫，险些被吓得变成了石头，若非此时那个录事刚好走进洞穴，手持一棵曼德拉草。小光点全都躲进了岩缝，洞穴变得亮堂，因为漆黑的油灯在混乱中翻倒并熄灭了。听见录事走进来时，老姐姐高兴极了，对小寓言却是满腔怒火。她们把她叫出来，厉声呵斥，不准她继续编织。录事露出讽刺的微笑，因为他确信已将小寓言控制在手中，然后他说道：‘真是太好了，你在这里，可以督促你劳动。我希望这里应该少不了惩罚。你的聪明才智把你引到了这里。我祝

愿你长寿快乐。'——'我感谢你的这番好意,'寓言说,'可以看出现在是你风光的时候,只是你还缺少计时沙漏和死神之镰,否则看起来你倒酷似我美丽的堂姐的兄弟。若是你需要鹅毛管,我可以从鹅脸上拔一撮绒毛。'录事做出威胁的架势。她微笑着说:'若是你很珍惜你美丽的头发和灵光的眼睛,那你可得留神了;瞧一瞧我的指甲,你一定不会有更多的损失。'他强忍怒气转向老姐姐,她们揉着眼睛,四处摸索她们的梭子。因为灯已熄灭,她们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对寓言破口大骂。'你们就让她走吧,'他阴险地说,'她好替你们去捉塔兰图拉毒蛛,用来熬制你们的灯油。我倒要以此安慰你们,厄洛斯不停地飞来飞去,使你们的剪刀闲不下来。他母亲常常强迫你们把纱线纺得更长,明天她就要葬身火海。'他自己搔痒,笑出声来,他看见寓言听到这个消息时洒下了泪水,随后他给了老姐姐一截曼德拉草,皱皱鼻子离开了。姐姐们恶声支使寓言去寻塔兰图拉毒蛛,其实她们还存有灯油,寓言飞奔而去。她假装打开大门,随后又使劲关上,自己悄悄溜到洞窟后面,那里有一架梯子悬挂下来。她迅速爬了上去,很快来到一扇装在地板上的坠门前,这扇门通入大角星的房间。

寓言出现时,国王坐在那里,被他的顾问团团围住。他头上戴着北方的王冠,左手拿着百合花,右手持天平。雄鹰和狮子蹲伏在他脚下。'君王,'寓言开口说道,同时满怀敬畏地向他鞠躬,'愿你牢固的王位万世永存!愿福音治愈你受伤的心!智慧即将归来!和平长醒不眠!无休止的爱得享安宁!让心灵神光焕发!愿古代新生,未来显形!'国王用百合花轻触她宽宽的额头:'凡是你请求的,皆可得到满足。'——'我将请求三次;当我第四次到来时,爱情将接踵而至。现在请把古琴给我。'——'厄里达诺斯[①]!把古琴取来,'国王喊道。厄里达诺斯从屋顶呼啸涌来,寓言从他那闪闪的浪潮中抽出古琴。

寓言做出几个先知般的抓取手势,国王叫人给她端来杯盏,她啜

①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译注

饮几口，然后一边道谢一边飞奔而去。她划出优美的弧形，跳跃滑过冰海，同时拨弦奏出欢快的乐曲。

在她的脚步下，冰层发出最美妙的声音。悲哀之山岩以为，这是他那些寻觅归来的孩子的呼唤，于是以无数的回音做出响应。

寓言很快抵达海岸。她遇见了她的母亲，而她看起来苍白又憔悴，比以前更苗条、更端庄，从她那高贵的神态中透出绝望的忧伤和感人的忠贞。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亲爱的母亲?’寓言说，‘我觉得你完全变了，不是凭你的内在气质，我都认不出你了。我曾经希望，何时还能在你的怀里消除疲劳，我日夜思念着你。’金尼斯坦温柔地拥抱她，显得欢喜又亲热。‘我当时就想到，’她说道，‘录事不会捉住你。看见你很好，我觉得开心多了。我的情况实在糟糕，但我时时安慰自己，也许我会有片刻的安宁。厄洛斯就在附近，要是他看到你，你跟他闲聊，也许他能待上一会儿。现在你可以躺到我怀里，我愿意给你我所拥有的。’她把小女孩抱入怀中，让她吃奶，一边面带微笑瞅着小女孩，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继续讲述。‘厄洛斯变得这样粗野，反复无常，责任在我身上。但是我并不感到后悔，因为我在他怀中度过的那些时光，足以使我变得不朽。我觉得自己已融化在他火热的爱抚中。他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强盗，仿佛要残忍地将我毁灭，那么高傲地征服他的颤抖的牺牲品。我俩从犯禁的迷醉中迟迟醒来，陷于一种异常错乱的状态。长长的，银白色的羽翼遮蔽了他白皙的双肩和迷人的躯体，那么结实、轮廓优美。喷涌的活力刚才催他成熟，使他突然由男童变成了少年，此时它似乎完全注入闪光的翅膀，他又恢复为男童。在他的脸上，静静的红晕化作晃荡的鬼火，神圣的庄重化作伪装的玩笑，含蓄的宁静化作幼稚的烦躁，高尚的诚实化作滑稽的狡黠。我觉得，有一种真挚的激情将我引向这个恶作剧的男童，不可抵挡，我也痛苦地感觉到他的微笑不无嘲讽，他对我发自肺腑的请求毫不在意。我目睹自己的形象渐渐改变。无忧无虑的快乐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伤感的苦闷和多情的羞怯。我多想同厄洛斯一道隐藏起来,让谁也瞧不见。我没有勇气直视他那刺伤的目光,只感觉自己备受羞辱。除了他,我再没有别的念头,为了使他摆脱恶习,我情愿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不得不拜倒在他的脚下,虽然他深深伤害了我的一切情感。

后来他出去浪游,躲开了我,虽然我流着热泪,恳求他留在我身边,从那以后,我一直到处追寻他。他好像就是要故意戏弄我。我刚要赶上他,他又狡猾地远走高飞了。他的弓箭处处留下祸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那些不幸的人儿,可是我自己本来需要安慰。她们的声音呼唤我,为我指引他走过的路,当我又不得不离开时,她们痛苦的哀怨深深打动我的心。录事怒不可遏地跟踪我们,并在那些可怜的中箭者身上发泄仇恨。那个神秘之夜的结果,便是一大群奇异的孩子,长得跟他们的外祖父一模一样,也取了他的名字。他们像父亲一样长着翅膀,始终伴随着他,折磨被他的箭射中的苦命人。可是你瞧,那边走来了欢快的队伍。我得去了;再会,可爱的孩子。他一走近,我就有了激情。祝你如愿以偿。'——金尼斯坦疾步赶去,厄洛斯继续前行,并未温柔地看她一眼。可是他却亲切地转向寓言,他那帮小伙伴围着她跳起欢快的舞蹈。寓言很高兴又见到她的亲哥哥,她弹着古琴唱起一首愉快的歌曲。厄洛斯似乎陷入沉思,手中的弓掉到地上。小孩们在草地上睡着了。金尼斯坦终于可以抓住他,而他忍受着她轻柔的爱抚。最后厄洛斯的身体也晃动起来,他紧贴着金尼斯坦的怀腹,慢慢入睡了,这时他的羽翼铺开将她覆盖。疲惫的金尼斯坦快活极了,不转眼地盯着俊美的沉睡者。伴随着歌声,塔兰图拉毒蛛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草茎上织出一张亮闪闪的网,然后随乐曲的节奏在蛛丝上爬行舞动。寓言现在安慰她的母亲,答应尽快帮助她。音乐从山岩轻轻回荡,抚慰着沉睡的人们。金尼斯坦手持完整无缺的碗盏,向空中洒了几滴水,最美妙的梦儿便飘落下来,潜入沉睡者的脑海。寓言带上碗,继续她的旅程。她的琴声并未消歇,

在迅速织成的丝线上,塔兰图拉毒蛛应和着魔幻的音符。

她随即远远望见火刑堆上的熊熊烈火,一直升到绿色森林的上空。她悲伤地仰望苍穹,但又欢喜起来,当她看见索菲的蓝色披纱翻卷飘拂于大地之上,把这巨大的坟场永远罩住了。太阳高挂在天空,愤怒使得它像火一样红,烈火掠夺并吞噬着阳光,虽然太阳似乎拼命想留住光,它却渐渐变得苍白,黑斑越来越多。太阳愈显得苍白,烈火便愈加白炽,愈加强劲。烈火越来越贪婪地把光吞入自身之中,环绕白昼之星的荣耀很快耗尽了,伴随着嫉妒和愤怒的每一阵新的冲动,逃逸的光波加剧爆发,此时那星辰只剩下一个黯淡的光盘悬在空中。最后太阳一无所余,一团燃尽的黑渣坠入大海。烈火闪耀,其光芒非言词所能形容。火刑堆逐渐衰弱。火焰缓缓升上高空,朝北方飘去。寓言步入庭院,那里一片荒凉;在此期间房屋已经坍塌。刺丛长进了窗台的脚缝,各种害虫爬满毁坏的楼梯。她听见房间里传来可怕的喧嚣;录事及其同伙刚刚幸灾乐祸地观赏了母亲被烈火烧死,但却大吃一惊,他们望见太阳从天上坠落。

他们想扑灭烈火,但只是徒劳,在这种场合中,自然难免有人受伤。疼痛和恐惧使他们发出可怕的诅咒和哀怨。当寓言走进房间时,他们更加惊恐,立即怒吼着朝她扑去,想在她身上发泄怒气。寓言轻轻闪到摇篮后面,抓她的人一下子冲进塔兰图拉毒蛛的网中,毒蛛正好报仇,咬得他们遍体鳞伤。这帮歹徒现在开始疯狂地舞蹈,寓言弹起一支快活的曲子替他们伴奏。她对一张张滑稽的怪相笑个不停,同时朝着祭坛的废墟走去,她刨开残渣,找到那个隐蔽的阶梯并走了下去,毒蛛紧随在她身后。司芬克斯问道;'什么闪比电更迅猛?'——'复仇,'寓言说。——'什么消失得最快?'——'不义之财。'——'谁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人。'——'什么是永久的秘密?'——'爱情。'——'它睡在谁的身边?'——'在索非身边。'司芬克斯可怜地弯下了腰,寓言步入洞穴。

'我把毒蛛给你们带来了,'她对老姐姐说道,她们重新点燃了灯

盏，正在勤奋工作。她们吓了一跳，有一个人手持剪刀朝她跑来，企图刺死她。但此人不小心踩到一只毒蛛，被它一口咬在脚上。她可怜地尖叫起来。其他人想过来救她，也被愤怒的毒蛛刺伤。现在她们无法对寓言逞凶，只好在周围狂蹦乱跳。'你马上替我们，'她们冲着小妹怒吼，'织好轻盈的舞衣。穿着僵硬的裙子，我们动都动不了，还热得快要昏死过去，但你必须用蜘蛛的毒液浸泡纺线，以免断裂，再把长在火中的花儿织进去，否则你必死无疑。'——'乐意效劳，'寓言说，然后走进隔壁房间。

'我要给你们三个牢实的三角形结子，'她对一群圆蜘蛛说道，它们已经把薄薄的丝网粘接到天花板和四面墙壁上，'但你们必须马上给我织成三件漂亮而轻柔的衣裳。要求织入的花儿，我也会立即送来。'圆蜘蛛准备好了，迅速地编织起来。寓言悄悄走向梯子，来到大角星身前。'君王，'她言道，'坏人跳舞，好人睡觉。烈火是否来临？'——'它已来临，'国王说，'夜已过去，冰在融化。我的夫人已在远方显现。我的敌人已被烤焦了。万物重新开始生活。我却还不能被人瞧见，因为独自一人我不是国王。你想要什么，请讲。'——'我想要，'寓言说，'长在火中的花儿。我知道，你有一个灵巧的花匠，擅长培植这种花儿。'——'青克①，'国王喊道，'把花给我们。'花匠走出队列，取来一只盛满火焰的盆子，把闪光的种子撒进去。没过多久，花儿飞快长起来。寓言把花儿兜入围裙，随即返回。蜘蛛干得很卖力，一切就绪，只差把花儿缝上去，它们立即兴致勃勃地忙活起来，手脚都很麻利。寓言小心翼翼，以免扯断留在接缝上的线头。

她把衣裳给疲惫的舞女送去，她们瘫倒在地，大汗淋漓，得歇上一阵才能从极度劳累中恢复过来。她非常利索地替干瘦的美女脱掉裙子，她们却对小仆人不无鄙夷。然后，她给她们穿上新衣裳，缝制得相当漂亮，完全合身。更衣的时候，她们对她指手画脚，她却不停

①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锌。——译注

地称赞她们的美貌和可爱的性格，奉承的言语和精美的服装，使得老姐姐开心极了。现在她们终于缓过气来，又有了跳舞的兴致，于是欢快地旋转起来，同时口是心非地向小妹许愿，要赐予她长寿和丰厚的酬金。寓言回到房间，对圆蜘蛛说道：‘我送来缝制衣裳的三角形结子，你们现在只管将其咬碎。’蜘蛛被拖来拽去，早已忍无可忍，因为线头还在它们口中，老姐姐又疯狂地东蹿西跳；于是它们爬了出去，向舞女发动袭击；她们想拿剪刀自卫，但寓言已经偷偷把剪子带走了。结果她们败给了饥饿的同行，蜘蛛好久没有品尝到如此可口的佳肴，把她们吸食得一干二净，连骨髓也没有剩下。寓言透过岩缝望出去，看见佩尔修斯[①]手持巨大的铁盾牌。这时剪刀自动飞向盾牌，寓言请求他，以此剪断厄洛斯的翅膀，然后用他的盾牌使姐姐们永生不朽，并且完成伟大的事业。

现在她离开了地下王国，高高兴兴地登上大角星的宫殿。

‘亚麻已经纺成线。没有生命的又丧了魂。有生命的将执掌权柄，塑造并使用无生命的。内在的将被开显，外在的被隐匿。帷幕即将拉开，大戏马上开场。我最后一次请求，然后我就编织永恒之岁月。’——‘幸福的孩子，’君王感动地说，‘你是我们的救星。’——‘我只是索菲的教子，’小女孩说，‘请你允准电气石、花匠和黄金陪我前往。我必须收存我养母的骨灰，那古老的驮负者必须重新屹立，好让地球重新飘浮，不再躺于混沌之上。’

国王把三者都招来，指令他们陪伴小女孩。城市一片明亮，街上车水马龙。大海发出咆哮，波涛拍击着空洞的礁石，寓言带着伙伴，乘国王的御辇越海而去。电气石仔细收集飞散的骨灰。他们绕着地球前行，终于来到那古老的巨人身边，再从他肩膀爬下去。他似乎深受打击，人已麻痹，四肢都不能动弹。黄金将一枚硬币塞进他嘴里，花匠又将一只盘子挂在他腰间。寓言抚摸他的双眼，倒空他额头上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注

的容器。水流过眼睛进入口中，又漫过嘴唇淌进盘里，顿时一道闪电震颤划过全身的肌肉。他睁开眼睛，矍铄地站立起来。寓言朝着她的伙伴跳上升高的地球，亲切地向他道一声早安。‘你又来了，可爱的孩子？’老人问道；‘我可是一直都梦见你。我总是在想，地球和眼睛越来越沉重，几乎难以承受，但你会及时出现的。大概我睡了很长时间。’‘地球又变轻了，它对好人一直是这样轻，’寓言说。‘古老的时代正在复返。不久你又处在老熟人中间。我要替你编织快乐的日子，你也应该有一个帮手，这样你可以偶尔分享我们的快乐，在某个女友的怀中呼吸青春活力。我们古老的东道主在哪里，赫斯佩里得斯？’①——‘在索菲身边。她们的果园很快会再度繁荣，金苹果芳香四溢。她们到处巡视，采集多情的植物。’

寓言离去，匆匆赶回家园。那里已成了一片废墟。常春藤爬满了墙垣。高高的灌木丛荫庇着从前的庭院，柔软的苔藓给昔日的台阶铺上了一层垫子。她走进房间。索菲站在重新砌好的祭坛旁。厄洛斯躺在她脚下，一身甲胄，比往常更严肃、更高贵。一盏华丽的枝形吊灯挂在天花板上。地板镶嵌着彩色石块，形成一个环绕祭坛的大圆圈，祭坛由无比高贵的、意味深长的塑像构成。金尼斯坦俯身垂向一个长眠之处，不停地哭泣，那上面躺着父亲，像是在沉睡。虔诚和爱慕的神态益发衬托出她那如花的娇艳。寓言将骨灰坛递给圣洁的索菲，她温柔地拥抱寓言。

‘可爱的孩子，’她言道，‘你的勤奋和忠诚为你在永恒的星辰之中赢得了一个位置。你选择了你身上那永生不朽的，长生鸟属于你。你将是我们生命的灵魂。现在唤醒新郎吧。’宣谕官高声喊道，让厄洛斯寻找并唤醒弗蕾亚。

听见这番话，寓言喜不自胜。她招来她的伙伴戈尔登②和青克，

---

① 赫拉的金苹果的守护者。——译注

②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黄金。——译注

走近长眠之处。金尼斯坦满怀期望,静观她们怎样开始。戈尔登熔化硬币,把一种闪光的潮水灌入父亲安息的容器。青克围着金尼斯坦的胸部盘出一根链条。躯体漂浮于颤动的波浪之上。'弯下身子,亲爱的母亲,'寓言叫道,'把手放到爱人的心上。'

金尼斯坦弯下身子。她窥见自己的多重形象。链条触动潮水,她的手触动他的心;他苏醒过来,把惊喜的新娘拉到胸前。金属凝结,变成一个明亮的镜子。父亲站起身来,两眼灼灼放光,他的容貌固然俊美威严,但是他的整个躯体却像是一种纯净的无限波动的液体,那么神奇地荡漾,而且变幻无穷,从中透露出每种印象。

这对幸福的恋人走到索菲身旁,她向他们道出祝福的话语,又告诫他们,要时常向这面镜子讨教,因为它能反映万物的真相,消除每一个幻觉,永久保藏本真的图像。然后她捧起骨灰坛,将骨灰倒入祭坛上面的碗中。轻柔的嘶嘶声表明骨灰正在溶化,一阵微风拂过围观者的鬈发和衣裙。

索菲把碗递给厄洛斯,他又传给别人。大家品尝这神圣的浆液,在自己心中隐约听见母亲深切的问候,感觉到说不出的喜悦。人人都觉得她此时就在身边,她的亲在如此神秘,似乎使众人变得超凡脱俗。

期望实现了,而且超出了预想。众人都觉察到自己已往的缺陷,这房间成了福人们的栖居之处。索菲言道:'伟大的秘密已向大家公开,而且永远深不可测。新世界正从痛苦中诞生,骨灰在泪水中溶化为永恒生命的浆液。人人心中都住着天国的母亲,以便永远分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跳动的胸中,你们是否感觉到那甜美的诞生?'

她把碗中剩下的浆液倾撒到祭坛上。大地深处震颤不已。索菲说:'厄洛斯,赶紧同你妹妹去你的爱人那里。你们很快会与我重逢。'

寓言和厄洛斯带着各自的同伴迅速离去。一个强劲的春天在大地铺散开来。万物繁荣兴盛。地球罩着披纱飘游得更近了。伴随着

欢快的喧阗，月亮和云彩缓缓移向北方。国王的城堡放射出绚丽的光芒，直到大海彼岸，国王站在城堡的雉堞旁，光彩夺目，身边是他的臣仆。他们望见四处尘土飞扬，其中仿佛呈现出一些熟悉的形象。他们遇到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正朝着城堡涌来，向他们欢呼致意。有些山头上坐着一对刚刚醒来的幸福的情侣，陶醉于久违的拥抱，以为这个新世界只是一个梦，想方设法使自己确信，眼前的一切皆是美好的真实。

花草树木生长起来，欣欣向荣。万物好像有了灵性，都在言说和歌唱。寓言处处问候老熟人。动物走近醒来的人们并且亲切致意。植物则用果实和芳香款待人们，将其打扮得无比美丽。没有一块石头还压在人的胸间，一切重负从自身内部崩塌，都成了坚实的根基。厄洛斯一行来到海岸。一艘精钢打制的轮船牢牢地系在岸边。他们登上船，解开缆绳。船首向着北方，轮船犁开抚爱的波浪，飞速航行。娓娓絮语的芦苇止住了迅猛的航船，船轻轻靠上海岸。他们疾步登上宽宽的石阶，爱情惊奇地欣赏这座京城，它是何等地富饶。宫廷里泉水喷射，又恢复了活力，林苑随最甜美的乐音萌动起来，仿佛有一种神奇的生命在它灼热的树干和树叶中，在它闪耀的花朵和果实中喷发奔涌。老英雄在宫殿的大门前迎接他们。'尊敬的老人，'寓言说道，'厄洛斯需要你的剑。戈尔登给了他一根索链，一头伸进海里，另一头缠在他胸部。你要抓住我和索链，把我俩带入公主眠息的大厅。'厄洛斯从老人手中接过宝剑，剑柄当胸，剑尖前倾。大厅的双扇门猛然洞开，厄洛斯欣喜地走近沉睡的弗蕾亚。这时突然发出一道强烈的闪电。一串明亮的火花从公主飞向宝剑；宝剑和索链闪闪放光，英雄搀住小寓言，她几乎瘫倒在地。厄洛斯头盔上的花翎朝上飘荡。'快扔掉宝剑，'寓言喊道，'唤醒你的爱人。'厄洛斯丢下宝剑，疾步奔向公主，狂热地亲吻她甜美的嘴唇。她睁开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一下便认出了爱人。一个长吻锁定了永久的缔合。

*国王从穹顶上走下来，手中牵着索菲。一列列星宿和造化的精*

灵尾随而至，光彩夺目。一个喜气洋洋的白昼充满了大厅、宫殿、城市和天空。无数的人们涌进宽敞宏伟的大厅，默默凝视这对恋人跪倒在国王和王后的身前，并接受庄严的祝福。国王从头上摘下王冠，套在厄洛斯的金发上。老英雄卸掉他的甲胄，国王将自己的大氅披到他身上，然后又将一枝百合花递给他的左手，索菲用一条珍贵的袖带缠住他俩紧握的手，同时将自己的王冠戴在弗蕾亚褐色的头发上。

‘祝老君王夫妇幸福，’民众高呼。‘他俩一直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竟没有认出来！祝我们幸福！他俩将永远统治我们！你们也为我们祝福吧！’索菲对新王后说道，‘你把你们结合的袖带抛到空中，好让民众和世界始终同你们连在一起。’袖带散裂于空中，大家随即看见人人头上都有一道光环，一条亮闪闪的带子伸向远方，越过城市、海洋和大地，大地欢庆一个春天的永恒的节日。佩耳修斯走进来，手上拿着一个纺锤和一只小篮子。他把篮子送给新国王并说道，‘你剩下的敌人在这里’。篮子里面放着一块石板，上面画着黑白格子，旁边是一些棋子，由雪花石膏和黑色大理石做成。‘这是一副象棋，’索菲说，‘一切战争都已驱逐到这块棋盘上和这些棋子中。这就是蒙昧的旧时代的遗迹。’佩耳修斯转向寓言，把纺锤赠给她。‘在你的手中，这个纺锤将使我们永远快乐，你将用你自身为我们编织一条永不断裂的金线。’长生鸟振翅飞到她脚下，在她面前展开双翼，让她坐上去，然后带着她飞越王座，再也没有停落。她唱起一首天国的歌谣，开始编织，于是金线仿佛从她胸中盘绕而出。民众陶醉于新的喜悦，所有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又一阵欢呼声从门外传进来。古老的月亮带着神奇的宫臣出现在大厅，在他的身后，民众高高托起金尼斯坦和她的新郎，好似凯旋归来。

他俩身上缠绕着花环，国王全家怀着深情厚谊迎接他们的到来，新国王夫妇宣布任命他俩为大地上的总督。

‘请赐予我，’月亮说，‘命运女神的王国，它那些奇异的楼台刚刚从宫殿的庭院里拔地而起。我要请你们在那里观赏戏剧，尽情欢

乐，小寓言可以为此助我一臂之力。'

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小寓言也友好地点了点头，民众对这种难得的娱乐消遣兴致勃勃。赫斯佩里得斯派侍者前来祝贺登基，并请求国王保护她们的苹果园。国王也让侍者转达问候，于是喜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在此期间，王座悄悄改变了形状，竟变成了一架华丽的婚床，长生鸟驮着小寓言飘游在婚床的天空上。三根深色斑岩女像柱支承着床尾，床头则安放在一个由玄武岩雕塑的司芬克斯身上。国王拥抱羞红了脸的新娘，民众都以国王为榜样，彼此亲吻拥抱。此时此刻，只能听见亲切的呼唤和接吻的耳语。最后索菲言道：'母亲就在我们中间，她的亲在定会使我们永远幸福。请大家随我们一道去我们的住宅，我们将永远栖居在那里的神庙之中，永远保守世界的秘密。'寓言殷勤编织并放声高唱：

永恒之国终于建成，
纷争止于爱情与和平，
漫长的痛苦之梦已经过去，
索菲永远是心灵的祭司。"

# 第二部　实现

## 修道院或前院

### 阿斯特拉利斯

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成了少年；
那一刻我初次感觉到
我生命的脉搏——当爱情
沉入更深的喜乐，
我渐渐苏醒，每时每刻
对更亲密的完整的结合
我的要求愈加迫切。
情欲是我的存在的生殖力。
我是中心，神圣的源泉，
每种渴望由此滔滔涌出，
每种渴望，破裂为繁多，
又在此静静地汇合。
你们不认识我，会看见我形成。——
你们不是见证人，当我还是
夜游者在那个愉快的傍晚
第一次遇见自己？一股甜蜜的热浪
难道不会向你们袭来？——
我完全沉醉在蜜一般的花萼里；
我散发芳香，花儿无声摇曳

在金色的晨风里。一种内在的涌泉，
我是一种轻柔的喷发，万物纵横
流过我并悄悄提升我。
那时第一粒花粉沉入草皮，
至今回想着圣餐结束后的亲吻。
我涌回我自己的潮流里——
一道闪电——这时我已能活动，
让娇嫩的纤维和花萼运动，
当我开始自己，思想迅捷
飞向尘世的感觉。
我还看不见，但明亮的星星摇晃
穿过我的本质的神奇远方，
无一在近旁，我只从远处找到自己——
像未来，又像古老的过去。
发源于爱情、预感和悲伤，
知觉的成长只是一种飞翔，
当情欲点燃我体内的火种，
我同时也充满至高的悲痛。
繁荣的世界环绕着闪亮的山冈，
先知的语言化成了翅膀，
亨利希和玛蒂尔德不再孤单，
二者结合为一个图案。——
获得了新生我向着天国飞升，
尘世的命运已告完成
在这极乐的神化瞬间，
时间丧失了它的特权，
是它出租的，它要索还。

新世界突然来临，
使最明亮的阳光蒙上了阴影，
人们现在看见奇异的未来
从长满苔藓的废墟中放射光彩，
从前寻常的事体
如今显得陌生而神奇。
一在一切中，一切在一中，
上帝的形象在野草和岩石上，
上帝的灵在人和兽之中，
这些必须记在心上。
再没有合乎时空的秩序，
这里的未来寓于过去。
爱的王国已经开启，
寓言开始幻想玄思。
万物重温泰初的游戏，
每个都寻思道尽的话语。
于是伟大的宇宙之情
活动无涯，绽放无尽。
一切必须环环相扣，
一个靠另一个生长和成熟；
当每一个与一切融为一体，
急欲沉入一切的深底，
使自己独特的本质生机盎然，
并获得千万个新的观念，
方可在一切中自我拥有。
宇宙化为梦，梦化为宇宙。
那一切，人们确信早已发生，
却又能看见正从远方来临。

这才该想象自由驰骋，
凭自己的喜好引线穿针，
有些须掩饰，有些要展开，
最终全卷入魔幻的雾霭。
悲情与快感，死亡与生存，
在此吻合，密不可分，——
一旦为最高的爱付出自己，
爱的创伤将永不痊愈。
那条纽带不得不痛苦地崩断，
因为它缠绕着心灵的慧眼，
最忠贞的心也难免孤单，
只要它逃离这混沌的人间。
肉身将要被化为泪珠，
世界变成无边的坟墓，
惶恐的渴望把心燃尽，
心已成灰洒入坟茔。

一条狭窄的小径蜿蜒伸向山里，一个朝圣者沉思着独自前行。晌午已经过去。呼啸的风刮过蓝色的天空。风声模糊而又变化多端，刚刚传过来又隐约飘散了。风儿也许飞过了童年的乡土？或者飞过别的有言语的地方？这正是那些声音，它们的回声在内心深处久久飘荡，可是这朝圣者似乎不认得它们。现在他已到达山中，他希望在此找到旅途的终点——希望？——他早就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巨大的畏惧，还有极度绝望中的枯竭冷漠，驱使他前来见识大山里的蛮荒的恐怖。各种内心势力的毁灭性的冲突，在艰辛的旅途上渐渐平息下来。他很虚弱，但却沉静。当他坐到一块石头上，回头望去，仍未看见什么在周围慢慢麇集起来。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梦，或是刚做完一场梦。一道望不尽的美景恍惚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突然悲痛万分，随即泪流满面。

他情愿在恸哭中化入远方，就连他的存在也不留下一丝痕迹。随着剧烈的抽泣，他好像又恢复了知觉；欢畅的轻风穿透了他的身体，他又感觉到世界的存在，从前的念头开始絮语，给他带来安慰。

奥格斯堡躺在那里，一座座塔楼耸立。在视线可及的远方，那条可怕又神秘的河流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莽莽树林斜身倾向浪游者，神态庄重却又不无慰藉，锯齿形的山脉如此凝重地偃息于平原之上，二者似乎在言语："快些吧，河流，你无法逃脱我们——我要随鼓翼的船儿跟着你。我要折断你，挡住你，把你吞进我的怀腹。信赖我们吧，朝圣者，它也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繁衍的——就让它带着它所掠夺的一切飞奔吧，它无法逃脱我们。"

可怜的朝圣者想起过去的时代及其难以言表的喜乐——可是这些珍贵的回忆多么黯淡，一闪而过。宽宽的草帽遮住了一张青春的面孔。它很苍白，像一朵黑夜之花。年轻生命的香膏蜜汁化作了泪水，潮水般的生命气息化为深深的哀叹。一切生命色彩都褪败了，只剩下一片骨灰般的惨白。

旁边山坡上，好像有个僧侣跪拜在一棵古老的橡树下。"莫非是那位年老的宫廷神甫？"他暗自思忖，却并不怎么诧异。他越走近僧侣，便觉得他越发高大而异样。现在他发现自己看花了眼，那只是一块岩石，橡树倾垂到石上。他心中感动，抱住岩石，把它紧紧贴在胸前并放声恸哭。"啊，但愿你的话现在就应验，愿圣母在我身上显灵！我真的是万分悲苦，完全被遗弃了。没有一个圣徒住在我的沙漠里，可以为我做祷告？此时此刻，可敬的神甫，你就为我祈祷吧。"

他这样想着时，橡树开始颤动。山岩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好像从地下深处清晰地传来一首歌谣：

她心中充满欢喜
只觉得喜乐无穷
不知何为悲戚

将孩子抱进怀中。
她亲吻他的面孔，
从嘴角直到眉梢，
模样俊美的男童
也将她深情拥抱。

这歌声好像带着无限的欢情，歌词重复了几遍。一切又平静下来，此时，惊奇的朝圣者听见有人从树中说道：

“如果你向我表示敬意，用你的琉特弹奏一首歌曲，一个可怜的姑娘就会悄然而至。你把她带上，别让她离开你。当你到了皇帝身边时，不要忘记我。我给自己选中了这个地方，好同我的孩子在此栖居。你要叫人为我盖一座坚固而温暖的房子。我的孩子已经战胜了死亡。你别忧伤——我在你身边。你还要在尘世待一阵子，但那姑娘会安慰你，直到你也死去并分享我们的喜乐。”——“这是玛蒂尔德的声音，”朝圣者叫道并跪到地上，好做祷告。这时候一道长长的闪光穿透树枝，射向他的双眼，他透过闪光，望见远方有一处小小的奇景，非言辞所能形容，丹青妙手也无法模仿。那是一些美轮美奂的形象，至深的欢情和喜悦，是的，那里面处处可窥见天堂的福乐，就连没有生命的器皿、柱廊、地毯、装饰品，总之可以看见的一切，都不是人工制作的，而是像一株多汁的香草，似乎由自己的情欲萌发，生长并聚在一起。最美丽的人物漫游于景物之间，他们彼此显得极其亲切友好。前面站着朝圣者的恋人，看样子是想跟他谈话。可是什么也听不见，朝圣者只是怀着深深的渴望，凝视她那娇媚的模样，而她亲切地朝他微笑示意，把手放到自己左胸上。这副神态使他深感安慰，心情舒畅，他还久久沉浸在极乐狂喜之中，这时眼前的景象又突然消失了。那道神圣的闪光扫除了他心中一切痛苦和烦恼，他的心灵又变得纯净轻松，他的精神自由而欢快，像从前一样。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内心深处一种沉寂的真挚的渴求，一种忧郁的旋律。但是，

孤独的巨大痛苦，一种难以诉说的损失的辛酸悲伤，黯淡的可怕的空虚，尘世的软弱无能统统消隐了，朝圣者发现自己又处在一个充实的意味深长的世界之中。声音和语言在他那里又变得活泼，他觉得现在一切都比从前更加熟悉，更能预言未来，以至于他感觉到死亡的出现，像是生命的更高的开显，怀着孩童般的欢喜的感动，他审视自己迅速消逝的存在。未来与过去在其中相互触及，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他远远处于当下之外；这才发觉世界的珍贵，当他失去了世界，发现自己不过是世上的陌生者，还需要片刻光阴穿越尘世那些宽敞的、五彩缤纷的大厅。傍晚来临，地球躺在他面前，如一座古老而可爱的房舍，遥远的离别之后，他似乎又找到了故居。无数的回忆渐渐变得清晰。每块岩石、每棵树、每个山坡都要重新辨认。每个事物都是一段古老历史的见证。

朝圣者弹起他的琉特并唱道：

爱的热泪，爱的烈火，
快交汇融合；
使这些美妙的地方变得神圣，
天堂已在此为我显现；
环绕这棵树像蜜蜂飞旋，
虔诚的祷告永不停顿。

树已承纳她并充满欢欣，
当爱人来临，
用身体为她挡风避雨；
往后她将在她的花园中
替它浇水，替它除虫，
用它的碎片创造奇迹。

就连山岩也已倾垂，
被欢乐陶醉
拜倒在圣洁母亲的脚下。
就连岩石也饱含虔诚，
人又怎能不热泪纷纷，
将一腔鲜血为她抛洒？

受煎熬的人必定赶来，
在这里跪拜，
众人终将在此痊愈。
谁也不再继续哀怨，
每一个人都开心欢言：
我们已告别悲苦的过去。

高高耸立肃穆的墙垣
在峰顶山巅。
山谷之中人们将呼唤，
当最沉重的时刻来临，
没有一颗心受怕担惊，
只沿着那些石阶登攀。

上帝的爱人，上帝的母亲，
这忧伤的人
告别尘世，他神采奕奕。
永恒的善良，永恒的慈恩，
你就是玛蒂尔德，我深信，
哦！你是我沉思的终极。

即或我没有冒昧地问你，
你也会告知，
我与你重逢当在何时。
我仍然乐意尽我所能
赞美奇迹在尘世发生，
直到你把我抱入怀里。

古老的奇迹，未来的时代，
罕见的情爱，
愿你们长留在我的心中。
这地方我永不忘记，
光的神圣的潮水
终于卷走了痛苦的噩梦。

歌唱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察觉。可是他一抬头，却看见一位年轻的姑娘站在他身边，倚着岩石，她亲切地问候他，好像他是一个老熟人，并且邀请他一道去她的住宅，她已经在家里为他准备好了晚餐。他温柔地把她抱入怀中。她的言谈举止和整个人都让他感到亲近。她请他稍候片刻，走到那棵橡树下，带着难以形容的微笑朝上望去，再从围裙里把许多玫瑰花撒到地上。她静静地跪在旁边，但很快又站起身来，领着朝圣者往远处走去。“谁向你谈起过我？”朝圣者问道。“我们的母亲。”——“你的母亲是谁？”——“上帝的母亲。”——“你在这儿多久了？”“自从我走出坟墓。”——“你已经死过一次？”——“否则我怎能有生命？”——“你独自生活在这里？”——“家里还有个老人，但我认识许多活过的人。”——“你喜欢留在我身边吗？”——“我就是喜欢你。”——“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哦！从古代，我从前的母亲也老是对我谈起你。”——“你还有一个母亲？”——“是的，但她俩本是同一个。”——“她叫什么名字？”——“马利亚。”——“谁是你的父

亲?”——“封· 霍恩措伦伯爵。”——“我也认识他。”——“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也是你的父亲。”——“可是我父亲在埃森纳赫。”——“你有许多父母。”——“我们究竟去哪里?”——“永远在还乡。”

他们现在来到树林中一个宽阔的场地,上面有几座倾圮的塔楼,立在深深的坟茔后面。青青的灌木丛盘绕着古老的墙垣,好似青春的花环挂在一位白发老人的头上。人们打量灰蒙蒙的巨石、闪电似的壁缝和高耸的阴森的造型,就好像窥见了那些杳不可测的时代,眼前浮现出最久远的历史,由无数细小而闪亮的时刻串联起来。天宇也是这般向我们展示无限的空间,像数不清的乳色的微光,罩着深蓝的袍子,如童子的脸蛋一般纯洁,这便是天宇的最遥远的众军,由沉重而恢弘的世界汇聚而成。他俩穿过一条没有大门的古老的通道,朝圣者感到惊讶,他发现自己现在置身于非常罕见的树丛中,在这片废墟下面,竟然隐藏着一座无比美妙的花园。花园后面有一幢石头小房子,窗户宽大明亮,建筑样式倒很新颖。那里站着一位老人,在阔叶灌木丛后面,他把摇晃的枝条绑到木棍上。女伴把朝圣者带到老人身旁并说道:“他就是你常向我打听的亨利希。”老人朝他转过身来,亨利希觉得眼前便是那位矿工。“你见到了西尔维斯特大夫,”①姑娘说。西尔维斯特很高兴同他见面并对他说:“我见到你父亲时,他也是这么年轻,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当时我费了不少心思,好让他熟悉太古时代的宝藏,一个过早逝去的世界的珍贵遗产。我发现他具有一个伟大的雕刻艺术家的天分。他那双灵活的眼睛急欲变作一双真正的眼睛,一件创作的工具。他的神态证明了内心的坚定和执著的勤奋。但是,现实世界已经在他身上深深扎下了根。他不愿意关注自己最本真的天性的召唤,在他的祖国,天空阴郁而严酷,摧折了他身上那棵最高贵的植株的嫩尖。他成了一个灵巧的手艺人,激情在他看来不过是痴迷。”

---

①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除夕。——译注

“我常常清楚地察觉，”亨利希答道，“他心中闷闷不乐，这令我痛苦。他不停地工作，但只是习惯使然，而非出于内心的兴趣。他似乎缺少了什么，但这并不能用他所拥有的来替代：平静安宁的生活，舒坦的日子，受人尊敬和喜爱的快乐，以及在一切市政事务上出谋划策的荣誉。他的熟人以为他十分幸福，但他们并不知道，他对生活多么厌倦；他常常觉得世界多么空虚，他多么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且他如此勤奋地工作，不是出于职业兴趣，而是为了驱散这种情绪。”

“最令我惊讶的是，”西尔维斯特接口说道，“他把教育您的事完全交给了您的母亲，从不让自己干预您的发展，或督促您从事某个特定的职业。您可以自由成长，从未受到父母的任何限制，对此您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绝大多数人只是一场盛宴的残余，不同口味的食客已几乎将其洗劫一空。”

“我自己也不知道，”亨利希答道，“教育是什么，如果它不是我父母的生活及感觉方式，或是我的老师宫廷神甫的教导。我父亲的思维方式相当冷静，也非常刻板，他把一切事情都看成铁板一块，像是一件手艺活。但尽管如此，他似乎对一切不可理解的更高的现象，暗暗怀有一种敬畏，一种对上帝的畏感，当然这是不自觉的，他自己并未意识到。因此，他也是以自我否弃的谦卑态度去观察一个孩子蓬勃成长。一个灵魂在此活动，它刚刚出自那无限的源泉，这种感觉——一个孩童在一切至高无上的事物中也是出类拔萃的，这种挡不住的念头——在这个纯洁的生命起步之时给予更细心的引导，它现在刚要踏上一次危险重重的旅程，还有一个神奇世界的烙印，尘世的潮汐尚未使之辨认不清，最后勾起了自己对那段神话般的时光的回忆，那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更明亮、更亲切、更奇异，预言之神几乎清晰可见地陪伴着我们，正是这一切使我父亲能够对孩子那么虔诚，那么谦和。”

“我们坐到草地的长凳上去，四周都是鲜花，”老人打断了他的话，“晚餐准备好了，齐亚娜会叫我们的，是否可以请您继续为我讲述

您过去的生活。我们老年人最喜欢听别人童年的经历,我觉得,仿佛您让我嗅到一种花香,那是我童年以后再也没有闻见的。不过您先要告诉我,您有多喜欢我的隐居处和我的花园,因为这些花儿就是我的女友。我的心在这个花园里。您所见到的一切,无不爱我并为我所爱。我在这里,是在我的孩子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像一棵老树,这些快活的少年从树根发芽生枝。"

"幸福的父亲,"亨利希说,"您的花园就是世界。废墟是这些兴旺的孩子的母亲。五彩缤纷、生机勃勃的受造物从逝去的时代的瓦砾中汲取养分。但母亲必须死去,好让孩子们欣欣向荣,而父亲泪水长流,独自留守在她的墓旁?"

西尔维斯特向抽泣的年轻人伸出手去,然后站起来,为他采了一束刚刚开放的勿忘我,把花儿扎在一根柏树枝上递给他。废墟的那一边长着一片松树,晚风拂动树梢,一阵阵低沉的松涛声传了过来。亨利希把沾满泪水的脸埋下去,紧贴善良的老人的脖颈,当他重新抬起头时,熠熠闪亮的金星正好从树林后升起来。

一阵沉默之后,西尔维斯特开口言道:"可惜我没能在埃森纳赫见到您和您的游伴。您的父母,杰出的女侯爵,您父亲的诚实的邻居,还有年老的宫廷神甫,他们组成了一个美好的社区。他们的言谈肯定对您早年产生了影响,尤其因为您是唯一的孩子。在我的想象中,那地方也是相当优美,非同寻常。"

"从我离开家园,见过许多别的地方以后,"亨利希答道,"我才真正认识自己的故乡。每株植物、每棵树、每座丘陵和山岗都有自己特别的视野和独具的区域。后者隶属于前者,前者的构造和整个特性则可从后者得到解释。只有动物和人类能够达及一切区域;一切区域都是属于他们的。这样一切便合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区域,一个无限的视野,它对人类和动物的影响清晰可见,一如狭小的环境对植物的影响。因此,四处旅行的人、候鸟和走兽与众不同,显示出特别的智力与其他奇异的才能和特性。当然,这些世界范围及其多样

的内容和秩序，对他们影响不同，造化各异，他们之间肯定也有能力大小之分。就人类而言，大概有些也缺少必要的专注和定力，因此不能适当地观察各种对象的变换与归类，进而对此做出思考和必要的比较。现在我常常感觉到，我的故乡怎样给我最早的思想悄悄抹上了永不消逝的色彩。故乡的影响已成为对我心灵的一种奇异的暗示，我越是深刻认识到，命运与心灵乃是一个概念的两个名称，我便越多地猜出暗示的涵义。”“当然对我而言，”西尔维斯特说，“一个地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活跃的表层，始终具有最大的影响。尤其对各种植物，我观察得非常仔细，从不感到厌倦。花草树木就是土地的最直接的语言；每片新生的叶子，每朵奇特的花儿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秘密。可是这秘密虽饱含爱情和情欲，却不能动弹，也不能言语，因而化作一个沉寂平静的植株。若是在寂寥之时发现一朵这样的花儿，谁能不觉得，周围的一切仿佛异彩纷呈，那些飞旋的小光点最喜欢盘留在花的近旁。他想为欢乐而恸哭，远离了人世，他只想把双手和双脚插入泥土，好在此生根，永远不离开这些幸福的芳邻。这块翠绿的、神秘的、爱情的地毯飘过了整个干枯的世界。年年春天它都焕然一新，它那奇异的文字只有它所爱的人才能解读，一如东方的花束。他将永远读下去，怎么也读不厌，每天都能领会挚爱的大自然的新的意蕴，愈加令人欣喜的新的启示。对我而言，这种无尽的享受正是走遍大地所具有的隐秘的刺激，因为每个地方都为我解开不同的谜，让我一点一点地猜出，道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

“是的，”亨利希说，“我们一开始就谈起童年，谈起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您的花园里，回忆起昔日的花卉，便不知不觉地将童年的本真的启示、纯洁的花的世界引回到我们的记忆中和嘴边。我父亲也酷爱花园里的生命，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花丛中度过的。这也肯定是他对儿童如此好奇的缘故，因为花与儿童一模一样。我们发现，无限生命的丰盈的财富，较晚的时代的强悍势力，世界终结的荣耀和万物的金色未来，在此依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最最清晰的

则是，一切正变得娇嫩年轻。全能的爱已经萌芽，但还未燃烧起来。它不是吞噬一切的烈火，它是一种逸散的芳香。温柔的心灵虽然结合得如此紧密，但不曾随之引发剧烈的躁动和吞食的激狂，如像在禽兽那里。所以童年首先在内心深处依附于大地，与此相反，云彩也许是第二个更高的童年即重新找到的乐园的显现，因此化作露水，友善地洒向大地。”

“云彩中一定有某种十分神秘的事体，”西尔维斯特应道，“某个族类对我们常有一种极其神奇的影响。云彩随清凉的影子飘然而至，欲将我们带离此间，如果说云的形态绚丽迷人，好似从我们心中逸散的愿望，那么云的澄明，那主宰大地的庄严的光，就像是某种未知的不可言说的荣耀之预兆。但是也有森严可怕、阴云密布的时候，古老的黑夜的一切恐怖似乎穿透了云层，咄咄逼人。天空似乎不欲转晴，欢欣的蓝光已被扫荡一空，笼罩的乌云泛出惨淡的赤铜色，令人人胸中生出恐惧。尔后，当毁灭的闪电抽搐划过，夹着讥讽的笑声，惊雷轰隆隆地劈下来，我们顿时身心震撼，惶惶不安，若是此时我们心中还没有憬悟到天上的道德主宰，那么，我们准以为自己陷身于阴森的地狱，落入恶魔的手中。

“这是古老的、没有人性的本性之余响，但也是更高的本性，即我们心中神性的良知唤醒我们的声音。那必死的在自己的根基处咆哮轰鸣，但永生不朽的开始更明亮地照耀，开始认识自己。”

“可是何时，”亨利希问道，“在宇宙中才绝不再需要恐怖和痛苦，不再需要苦难和邪恶？”

“当只有一种力量之时——良知的力量。——当本性变得贞洁和道德之时。只有一种恶之原因——普遍的弱点，而这个弱点无非是缺少道德上的敏感和缺乏自由的魅力。”

“可是请让我明白良知之本性。”

“若是我有此能力，我便是上帝，因为一个人明白良知之时，良知就产生了。您能让我明白诗艺的本质吗？”

“某种个人性的事体难以盘根究底。”

“所以,探究至高的不可分性之奥秘,更是难上加难。音乐可以解释给聋子听吗?”

“这就是说,感觉或可分有它所开启的新世界本身?除非拥有一个实事,人们才能理解它?”

“宇宙裂散为无穷无尽的世界,它们总是又被较大的世界所包含。一切感觉最终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如一个世界逐渐导致一切世界。但是,一切皆有其时间,有其方式。只有宇宙的位格才能洞察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很难断言,我们能否在我们肉体的感觉局限之内,确实以新的世界拓展我们的世界,以新的感觉拓展我们的感觉,抑或我们的认识的每个增长,每个新获得的能力是否只能算作我们当下的世界感觉的逐渐完善。”

“二者也许是一回事,”亨利希说道,“我所知道的仅仅限于:对我而言,寓言乃是我的当下世界的总工具。甚至良知,这种造就感觉和世界的强力,这种一切个性之胚芽,在我看来就像是宇宙诗的精神,就像是那永恒的浪漫的聚会即无限变化的总生命之偶然事件。”

“可敬的朝圣者,”西尔维斯特答道,“良知出现在每个真诚的完成中,在每个已被塑造的真理中。通过反思而被改塑为世界图像的每种倾慕和技艺,都将成为良知的显现和良知的转化。一切塑造皆引向此者,人们只能将其称作自由,当然以此所表示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应是一切此在的创造性的根基。这种自由即是高超的技艺。大师根据目的并按确定和稳妥的顺序来行使自由的权力。他的艺术对象从属于他,为他所喜爱,但他并不被它们束缚或限制。恰恰这种涵盖一切的自由、技艺或主宰,才是良知的本质和本能。个人的神圣特性与直接创造在此本质和本能中显露出来,大师的每个行动同时是那个崇高的、单纯而非复杂的世界的开显——上帝之言。”

“这就是说,从前如我所思被称之为道德学的,也只是宗教,作为科学,也就是所谓最本真意义上的神学?只是一种法规,而此法规与

敬神的关系，正如本性之于上帝？一种立言，一种思维结果，它指称并表现上界，而且在某个塑造的阶段代表上界？是那种有关认知及评价能力的宗教，也是解除并规定一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关系的判决和法律？”

“良知当然是，”西尔维斯特说，“每个人天生的中介。它代替上帝在世上的位置，因此对于许多人，它便是最高的和最终的。然而，迄今为止的那门科学，人们称之为道德学或伦理学，与这种崇高而广博的个人观念的纯粹的形态，二者相差何其遥远。良知是人类最固有的沐浴着神光的本质，是天堂般的原人。它不是这个或那个，它不是以普通的判决发号司令，也不是由个别的道德所构成。只有一种道德——纯粹的真诚的意志，它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做出抉择。凭借活泼和独特的不可分性，良知寓居于人的肉体这个温柔的象征之中并使之充满灵气，它能使一切精神的肢体投入最真实的活动。”

“哦！杰出的父亲，”亨利希插言，“您的言语放射出光芒，这光使我充满喜悦。也就是说，真正的寓言精神其实是道德精神的一种令人喜爱的装饰，而从属的诗艺的本来目的，是要使最高的、最独特的此在活灵活现。令人惊奇的自我性就在一种真实的歌与一种高贵的行之间。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世界上，悠闲的良知将化作引人入胜的交谈，化作讲述一切的寓言。诗人生活在这个太古世界的廊厅和殿堂里，道德则是他在尘世的活动和影响之精髓。正如道德是在人们中间直接起作用的神性，是更高的世界的神奇反光，可以说寓言亦然。现在，诗人可以极有把握地追随他所获得的灵感，若是他也有一种更高的超凡的感觉，那他当能追随更高的族类，并怀着儿童的谦卑献身于自己的使命。更高的宇宙之音也在他心中言说，以魔幻的咒语召唤他进入更可喜更熟悉的世界。宗教对道德意味着什么，灵感之于寓言学亦然，如果说启示的故事留存在《圣经》里面，那么在寓言学中，一个更高的世界的生命则是以多样的方式在奇迹般诞生的诗歌中反映出来。寓言与历史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二者以最奇异的打

扮,在最曲折的小径上结伴而行,《圣经》与寓言学乃是一种公转之星座。"

"您讲得完全真实,"西尔维斯特说,"现在您大概明白了,整个自然全靠道德精神而存在,而且应该变得日益坚贞。在尘世的环抱以内,这种精神不啻是点燃一切、激活一切的光。从星空——宝石王国的那座崇高的大教堂,直到五彩的草原这绒绒的地毯,万物都靠它维持,靠它同我们连接起来,得以被我们理解,无限的自然史那未知的前程也靠它继续引导,直至神境。"

"是的,刚才您已将道德与宗教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十分精辟。经验和尘世的作为所包含的一切,构成了良知的领域,而良知将这个世界与更高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由更高的感觉产生了宗教和某种事体,它起初似乎是我们最内在的天性的莫名其妙的必需品,一种没有确定内容的至高法则,现在正变成一个神奇的、本乡的、无限繁复和完全令人满足的世界,变成一切福人在上帝之中的一个同盟,如此紧密,不可思议,变成那个最具个性的存在者、或其意志、或其爱在我们最深的自我之中可以聆听的施予恩宠的亲在。"

"您纯洁的心灵使您成为先知,"西尔维斯特答道,"对于您,一切将变得可以理解,世界及其历史将化作《圣经》,只要您以《圣经》为显例:宇宙可以怎样以简单的言语和故事公开出来,当然并非直截了当,而是间接通过激发并唤醒更高的感觉。

"探索自然将我引向何方,语言的兴趣和灵感也将您带往何方。艺术和历史教我认识了自然。我的父母住在西西里岛,靠近闻名于世的埃特拉火山。一座舒适的房子,是老式的建筑风格,古老的栗树阴蔽四周,紧靠费尔西纳海岸;还有一个长满各种植物的花园,以房子作点缀,那里就是他们的家园。附近搭了许多茅棚,里面住着渔夫、牧民和种植葡萄的人。我们的房间和地窖里应有尽有,可以维持生活,而且使之富有情调,在井井有条的劳作中,我们的家用器具即使对那些隐秘的感觉也是亲近可爱的。此外也不缺乏各种各样的事

物，观察并使用它们，可以使心灵超越寻常的生活及其需求，仿佛让它为达到一种更适宜的状态而预先准备；向它允诺纯粹享有自己饱满而独特的天性，并且予以实现。还可以看见石头雕像，绘有故事的容器，刻着最清晰的图案的较小的石块，以及更多的其他器物，大概都是已往更令人愉悦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壁洞里堆满了羊皮纸书卷，上面写着一行行长长的文字，以优美古雅的言辞记载着那段过去的知识和思想、故事和诗歌。作为一名出色的星相家，父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这也给他召来了许多登门求教的访客，甚至来自相当偏远的地方，因为人们觉得，预知未来是一种十分稀奇宝贵的才能，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好好地报答对其命运的测算，我父亲于是收到不少赠礼，积攒了一笔财富，过上舒适享乐的生活并足以承担巨大的开销。”

## 蒂克关于续集的报道

作者没有继续写完第二部的撰写工作。如同第一部取名为“期望”,他给第二部拟定的标题是“实现”,因为前者让人预感到的一切,都应该在此予以澄清和实现。诗人的计划是,完成《奥夫特尔丁根》”之后再写六部长篇小说,他准备以此记述自己的想法,分别关于物理学、市民生活、行为、历史、政治和爱,就像《奥夫特尔丁根》”是以诗为主题。用不着我提醒,熟悉背景的读者也会发现,在这部诗篇中,作者并未严格限制于那位著名的宫廷抒情诗人所处的时代和他本人,虽然一切都令人回想起他和他的时代。作者未能结束这部小说,而它的独创性和伟大的意图也许将在第二部中充分表现出来,更甚于第一部,这不仅对他的朋友,而且对艺术本身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创作不是为了描述这个或那个事件,理解诗的一个方面,并通过人物和故事对此加以解释,他而是旨在道出诗的真正的本质,澄清诗的最内在的目的,如像第一部的末章也已经对此做出明确的暗示。自然、历史、战争和市民生活,连同其最寻常的事件都将化作诗,因为诗正是那种激活一切事物的精神。

在此我想做一个尝试,根据从我的朋友的谈话中所能回忆的,以及从他的遗墨中所能读到的,让读者大致了解这个作品第二部的计划和内容。

诗人已经在核心上把握了他的艺术的本质,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矛盾和陌生的,他觉得谜已破解,凭借想象之魔力,他能将一切时代和世界联系起来,奇迹在消失,而一切正化为奇迹。所以这本书被创作出来,尤其在结束第一部的那篇童话中,读者可以发现最大胆的联系。在此,一切区别均已消除,而已往正是由于这些区别,各个时代似乎才彼此分隔开来,一个世界才敌视另一个世界。诗人主要想

以这个童话过渡到第二部,在那里,历史不断由最寻常的事物转化为最奇妙的事物,二者相互解释,相互补充;吟诵序诗的神灵应该在每一章之后再次出现,继续发展对事物的这种界定,这种神奇的观点。借助于这个方法,不可见的世界与这个可见的世界便处于永久的联系之中。这个言说的神灵就是诗本身,但同时是恒星人——亨利希与玛蒂尔德拥抱的产物。下面这首诗应该出现在《奥夫特尔丁根》之中,作者在此不着痕迹地表达了他的作品的内在精神:

如果数字和图形不再是
一切造物的钥匙,
如果歌唱或亲吻的人们
学识比大师还精深,
如果有一天世界必定
回归到自由的生命,
如果那时光与影重新
合为纯粹的澄明,
如果人们从童话和诗句
认识真实的世界历史,
于是整个颠倒的存在
随一句密语飞逝。

与亨利希谈话的园丁正是那位老人,他曾经接待过奥夫特尔丁根的父亲,名叫齐亚娜的年轻姑娘不是老人的孩子,而是霍恩措伦伯爵的女儿,她来自东方,虽然那时很小,但她还能回忆起故乡,她是在山里由她去世的母亲养大的,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岁月:她很早就失去了一个哥哥,有一次在一个地下墓室,她与死亡近在咫尺,但就是在这里,一位老医生以离奇的方式把她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她快乐而友善,对神奇的事物十分熟悉。她向诗人讲述他自己的历

史,仿佛是她以前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她把他送到一个偏僻的修道院,里面的僧侣像是一种幽灵的族群,这里的一切就像一个神秘的、充满魔力的共济会集会。他们是年轻的心灵中圣火的祭司。他听见远处传来兄弟们的歌声;在教堂里面他产生了一种幻觉。亨利希同一位年老的僧侣谈起死亡和魔法,对于死亡和智者的宝石,他有一些预感,他探访修道院的花园和教堂的墓地;从墓地的上空传来了《死者之歌》这首诗。①

这首诗也许又是引向第二章的序诗。作品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应该由此开启,最高的生命应该从最沉寂的死亡中突显出来;他已在死者中生活过,亲自同他们交谈过,作品应该变为近乎戏剧性的,叙事的文字似乎只需将单个的场景衔接起来并略加解释。亨利希突然置身于动荡不安的意大利,已被战火摧毁,他发现自己成了一支大军的统帅。战争的一切要素均以诗的色彩加以演绎;他率领一队轻骑袭击一座敌人的城市,这里出现了爱情,作为插曲,一个高贵的比萨人爱上了一个佛罗伦萨姑娘。战歌。"一场伟大的战争,就像一场决斗,多么高尚、智慧、人道。古老的骑士精神。骑士表演。酒神的忧郁气质。——人们必须相互残杀,这样比倒毙于命运更加高贵。人们寻求死亡。光荣和名誉是战争的快感和生命。战士活在死亡之中,而且作为幽灵。死亡的快感是战士之魂。——战争以尘世为家。尘世必有战争。"——亨利希在比萨找到了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他成为亨利希的亲密朋友。诗人也来到洛雷托。接下来应该是几首诗。

诗人被一场风暴卷至希腊。古老的世界连同其英雄和艺术瑰宝充满了他的心灵。他与一个希腊人讨论道德。那个时代的一切浮现在他眼前,栩栩如生。他学习如何理解古老的图画和古老的历史。关于希腊的国家宪政和神话学的谈话。

---

① 以下是《死者之歌》全文,请参阅《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的诗歌部分。——译注

学懂了英雄时代和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后，亨利希来到东方，那是他从小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游览耶路撒冷；他尝试了解东方的诗歌。与非信徒的奇遇使他留在荒凉的地方，他找到了那个东方姑娘的家人（参见第一部）；几个当地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波斯童话。出自最古老的世界的回忆。作品应该在纷纭复杂的事件中始终保持同样的色调，始终让人回想起蓝花：同时，希腊的、东方的、《圣经》和基督教的传说，虽然相隔遥远而且风格各异，却应该与对印度及北欧神话的回忆和暗示完全交织在一起。十字军东征。航海。亨利希前往罗马。罗马的历史时代。

亨利希饱经沧桑，返回德国。他找到他的祖父，一位思想深刻的老人，克林索尔在他的圈子中。傍晚与二人交谈。

亨利希来到弗里德里希的宫廷，结识了皇帝本人。宫廷应该十分隆重地庆祝主显节，全世界最优秀、最伟大、最神奇的人物汇聚一堂，登台表演，其核心则是皇帝本人。富丽堂皇的场面，真实伟大的世界在此展现出来。德意志的性格和德意志的历史也显露无遗。亨利希与皇帝谈论执政，谈论皇权，有关美洲和东印度的隐秘言谈。一位侯爵的想法。神秘的皇帝。那本书《伪君子部落》（*De tribus impostoribus*）。

现在，亨利希以一种新的更宏大的方式，非第一部《期望》所能比拟，再度经历并体验了自然、生死、战争、东方、历史和诗，在此之后，他返归自己的心灵，就像回到一个古老的故乡。他领悟了世界和他自己，由此产生了对神化的欲望：最神奇的童话世界现已完全临近，因为心已为理解此世界全然敞开。

在马奈塞情歌手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场相当难解的赛歌，一方是奥夫特尔丁根和克林索尔，另一方是其他诗人：作者想要描述的，其实不是这场竞赛，而是另一种奇特的、诗学的争执，即宗教与非宗教歌曲中善与恶的原则之间的斗争，不可见的世界与可见的世界被对立起来。“在酒神的迷狂中，激情的诗人赌谁敢去死。”科学被诗化

了，数学也加入到争执之中。印第安人的植物受到歌颂：印第安人的神话重放异彩。

这是亨利希在世上最后的行动，向他自己的神化过渡。这是整部作品的终结，结束第一部的那个童话的实现。以最超自然的同时也是最自然的方式，一切得到了解释和完成，寓言与真实、过去与当下之间的隔墙倒塌了：信仰、想象与诗开启了最内在的世界。

亨利希来到索菲的国度，进入一个自然——像它可能存在的那样，进入一个寓意的自然，这是在他与克林索尔谈论一些奇特的征兆和预感之后。尤其当他偶然听见一首古老的歌谣时，它们又浮现在他的脑海，歌中描绘了一个深湖，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这首歌勾起了早已淡忘的回忆，他走向那个湖，找到一把小小的金钥匙，很久以前一只乌鸦抢走了这把钥匙，他再也没能找回来。玛蒂尔德死后不久，一位老人把钥匙交给他并暗示，他应该把它带到皇帝那里，皇帝会告诉他钥匙有何用处。亨利希来到皇帝身边，后者喜出望外，给了他一份古老的文书，上面写道：有朝一日谁若碰巧带给皇帝一把金钥匙，就请皇帝向他出示这份文书，此人将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找到一枚古老的护身宝石，一枚镶嵌皇冠的红宝石，藏宝之处尚未标明。但是，羊皮文书中对那个地方也做了描述。——根据这个描述，亨利希启程前往一座大山，途中遇见了最初向他和他父母讲述蓝花那位异乡人，他与其讨论启示。他走进山中，齐亚娜忠实地跟随他。

他很快来到那个神奇的国度，那里的水和空气、花和鸟兽全都迥异于我们尘世的自然。同时在许多地方诗也化为了实景。“人类、动物、植物、岩石和星辰、水火风土、声音和色彩汇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家族，行动和言语如一个族类。”——“花卉和鸟兽谈起人类。”——“童话世界变得清晰可见，现实世界本身倒被看成一个童话。”他找到了那朵蓝花，就是玛蒂尔德，她在眠息并拥有红宝石，一个小女孩——他和玛蒂尔德的孩子——坐在一副棺材旁边，使他恢复了青春。——“这孩子就是太古世界，终结之时的黄金时代。”——“基督

教与异教在此和解了，俄尔甫斯和普叙刻的故事，还有其他故事随歌声传扬。”

亨利希采撷蓝花，将玛蒂尔德从魔咒中赎救出来，但是他再度失去了她，痛苦使他僵化，他变成一块石头。“埃达（蓝花、东方女郎、玛蒂尔德）舍身于石头旁，石头化作一棵鸣响的树。齐亚娜砍倒这棵树，以此自焚，树变成一只金色牡羊。埃达——玛蒂尔德必须以牡羊献祭，羊又变成了一个人。在这些变形期间，他有各种各样的奇谈妙语。”

他同玛蒂尔德在一起，十分幸福，她同时又是东方女郎和齐亚娜。人们欢庆最快乐的心灵节日。先前的一切是死亡。最后的梦与觉醒。“克林索尔又当上国王，从亚特兰蒂斯远道而来。亨利希的母亲是想象，父亲是感觉，施瓦宁即月亮，矿工是古董收集者，也是埃森。弗里德里希皇帝则是大角星。霍恩措伦伯爵和商人们也再次到来。”一切融合为一个譬喻。齐亚娜将宝石带给皇帝，但现在亨利希自己成了童话中的诗人，就是商人们以前给他讲述的那个童话。

这个极乐的国度只还有一种痛苦，缘于一道魔咒，那便是它不得不忍受季节的变化，亨利希摧毁了太阳王国。整个作品应该以一首伟大的诗最后结束，但是这首诗只记下了开篇。

## 季节的联姻

这位新国君陷入沉思。他现在回忆起
　那个夜晚的梦，还有那些传说，
当时他初次听说那朵神奇的蓝花，被预言
　深深震撼，他感觉到强烈的爱情。
他又想起，他听见穿透内心的声音，
　当那位客人刚刚离开社交聚会，
月光时暗时明，照亮了嘎吱作响的窗户，

少年的胸中燃起销魂的烈焰。
"埃达,"国王开口说,"对一颗挚爱的心,什么是
最深切的愿望？什么是最难言的痛苦？
告诉它,我们要帮助它,我们有权力,季节
该变得美好,如今你又能让上天欢喜。"——
"各个季节若非这般不和睦,未来
当与现在和过去结合为一体,
春天若是连接着秋天,夏季与冬季相邻,
少年与老年该当结成真挚的游伴:
到那时,亲爱的夫君,痛苦之泉必定枯竭,
这颗心的所有感觉的愿望皆已满足。"
女王感慨;俊美的爱人欣喜地拥抱她:
"你确实道出了十分美妙的真言,
感受更深的人们想说却说不出来,
你却一语言中,字字珠玑。
快传令备好乘舆,我们亲自去讨取,
先取回年的四季,然后是人类的季节。"——

他们远航去太阳,首先取得白昼,然后去黑夜,再去北方以找到冬天,随即去南方找到夏天,他们从东方带回春天,从西方带回秋天。然后他们赶往青春,再赶往老年,奔赴过去,一如奔赴未来。——

以上所述,便是从我的回忆中,从我朋友遗留下来的零散字句和提示中,我为读者诸君所能提供的梗概。若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那将是一种新诗的一座永存的纪念碑。在这个报道中,我宁可叙述得简短乏味,而不愿陷入凭本人想象加以补充之危险。这些片断的诗句和言辞或可感动某些读者,像令我感动一般,在观赏拉菲尔或科雷焦的一幅残画之时,我心中有一种虔诚的感伤,但未必甚于此时。

# 解 读

# 《塞斯的弟子们》解析

伍尔灵斯
朱雁冰　译

*1798/99* 年间写成的《塞斯的弟子们》是一部哲学小说，主题是精神与自然，或自我认识与自然认识的关联。

初稿产生于他的弗莱堡大学时代之始，可以说，诺瓦利斯在写这部小说时自己就是自然的一个"弟子"。而重要的是，这正是具有早期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环境。诺瓦利斯在为请求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发表附寄的《杂论》时使用"'诺瓦利斯'这个署名"而写的同一封信里告诉他说，他[译按：诺瓦利斯]写了"一个以《塞斯的弟子们》为题的开篇——同样为未完成稿——全部与自然有关"(*1798* 年 *2* 月 *24* 日)。夏青特与洛森绿蒂的童话这段插曲是关于爱与自我的相互关系的变奏，它以另一种方式影射一段生平轶事：对尤丽叶·封·沙彭蒂尔的爱[①]和第二次订婚。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弗赖贝格时代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研究，百科全书项目的工作以及与此同时所读的相关书籍。其中对于《塞斯的弟子们》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赫姆斯特胡斯(Hemsterhuis)[②]的著作，首先是他的对话《阿利克西或黄金时代》(*Alexis, ou de l'âge d'or, 1787*)，此外还有谢林(Schelling)《关于自然哲学的思考：本学科研究引论》(*Ideen zu einer*

① 沙本提埃之夭亡给诺瓦利斯的精神打击决定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创作，他的六篇《夜颂》便是献给她的。——译注

② 这里指的是 Franz Hemsterhuis(1721—1790)，荷兰哲学家，美学化的泛神论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译注

*Philosophie der Natur als Einleitung in das Studium dieser Wissenschaft, 1797*)和《论世界灵魂——解释普遍有机体的高等物理学的一种假设》(*Von der Weltseele, eine Hypothese der höhern Physik zur Erklärung des allgemeinen Organismus, 1798*)以及*1798*年秋的普洛丁①研究(参见Mähl, B*5*:*1963*)。

对这部小说的诠释只可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这部未完成的文本是否可以被视为完整的统一体。至少诺瓦利斯中断写作是为了《奥夫特尔丁根》的缘故,但他在*1800*年*1*月*31*日又致信小施勒格尔保证在完成这部小说之后"立即续写"《塞斯的弟子们》。三个星期以后,他告知蒂克(Tieck),这部作品将是"一部摈除象征手法的自然小说"(*1800*年*2*月*23*日)。但是,这个计划是在阅读神秘主义者波默(Jakob Böhme, *1575—1624*)的著作的影响之下提出的,它的意图是以不同于初衷的"完全另一种方式"将这本书写完。

小说的标题与歌德和席勒在魏玛时代的莫逆之交有关:《塞斯的弟子们》像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一样讲述的是教育。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以"教育"构想作为论题进行讨论的多视角性(Polyperspektivität);最大的差别是,在歌德那里教育和局限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诺瓦利斯那里相互密切联系着的是教育与消除界限,属于后者的还有:教育不是指对某一个体品格的教育,而是指对人类的教育,精确地说:使人类形成对自然的意识。在*18*世纪谈到"自然"时所指的始终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之整体。这使诺瓦利斯的小说与席勒同样以一个教育过程为主题的一首诗联系起来,即《披着面纱的塞斯神像》(*Das verschleierte Bild zu Sais, 1795*)。诺瓦利斯很清楚地揭示了这种联系,他选择了同一个地方。席勒的关注点也在自然

① 普洛丁(Plotin,205—270)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著有《九章集》传世。——译注

认识和自我认识,但重大的差别是在他这里教育过程失败了。

手稿:科学是需求——以及缺乏——之结果,同时是消除缺乏的首要手段。可见,如果我要探求实现我们的愿望的完美手段,我们就必须求教于科学——并将科学研究视为达到目的的捷径。

## 形式与内容

《塞斯的弟子们》由两部分构成,较短的一部分为《塞斯的弟子》,较长者为《自然》。几乎没有外在的事件,只是全部参与叙述的形象的不同处境。两者共同的主题是对自然的认识,可是,像最初因"相互交错的声音"之纷繁多样而陷于迷惑不解的弟子一样,读者读之也摸不着头脑。但后来随着诸多关系越来越清晰,混乱便根据一个更高的统一性而变得较为明朗起来,这个统一当然也无非是表现在这诸多关系之中,并以象征形式表现在夏青特和洛森绿蒂的童话里。

小说的基本设想是——罗列出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人经中世纪的炼金术一直到当今的众多自然哲学观念,在一个时空交叉的假想的对话里使这种种观念相互关联。在这么做时重要的并不是勾画出自己的一种物质性的自然哲学。毋宁说,小说是从对世界之可读性的习惯说法的语言理论上的反思展开的。基本思想是,自然与人的道路构成一种已经变得不可理解的"神秘文字"。人之趋近自然从一开始便是他无限的象征性活动的表达形式,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可能找到统一点,即"破解神奇文字的锁钥"。因此,不愿错失小说的这一内涵的任何诠释最终必须从形式里而不是在内容之中寻找。对《塞斯的弟子们》的研究的典型做法是,研究者在当今与以往相反,从

小说的紧凑结构出发，而又一再就此拟定新的可信模式，可见，"他们似乎无法把握住这一结构"。

如果有人问，在小说形式层面上与这种令人迷惘而又涉及面广泛的多重声音相对立的是什么，那么首先可以肯定的便是作品的两个部分自身之内的三重组合结构：进行反思的引言性段落之后便是由多个形象体现着不同见解的第二段，而第三段则是结束。这种分段法可以用下面的图示①说明：

**《塞斯的弟子们》**

Ⅰ.《塞斯的弟子们》

1. 语言反思
2. 老师、孩子和笨拙的人
3. 弟子

Ⅱ.《自然》

第一个三重组合：

——自然反思

——四种可能的自然观

——弟子的迷惘

第二个三重组合：童话

第三个三重组合：

——自然的自我表达

——旅行者两次表述的四种观点

——最后的谈话

① 参见 Striedter（B7：1955）和 Mahr，Kommentar（评论），载 Gedichte. Die Lehrlinge zu Sais（《诗·塞斯的弟子们》），页 236 以下。

但三重组合的结束只是暂时的，这并非辩证自然的合题（Synthese）。毋宁说，在《塞斯的弟子们》里是更具有复合性和开放性的结构。

第一部分《弟子》是以对隐秘文字的语言理论上的反思开始的，接着出现的是教师、孩子和笨拙者的形象，随后才是弟子这个真正的主要人物登场，但是与这一递进式登场相反，这并非在一种合题的意义上，而是基于对中间部分所表述的诸条道路的拒绝，基于对寻找自己的道路的必要性的清醒认识。

第二部分《自然》的结构大体相似。首先是一些不知名的讲话人表达了使弟子陷于混乱的不同的自然观。接着是夏青特和洛森绿蒂的童话，这是对一个合题的象征性表达。随后便是新的一轮谈话，它一方面通过旅行者、弟子们和老师的会见表现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另一方面以教师提出的形成自己的资质的要求告终。当然，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本质上更具有复合性，本身又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哲学的反思，它本身也是三重组合结构，即按照浪漫派的模式：它以关于一个"古老、纯朴的自然状态"的观念开始，在这个状态下自然可直接为人所理解，取代这个状态的是一个与之相反的时代。这个时代造成了人与自然、诗与自然研究的间离，但也带来了发展并在讲话人的回忆中逐渐结束。看来"那古老的黄金时代"无论如何是要"回来"的，人与自然将重新合而为一，"历史将成为一个无尽头的、不可测度的当今之梦"。对于黄金时代可能重现的描述是与浪漫主义的自然关系的描述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的自然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表现为信仰是，相信在自然的背后会发现"另一个故乡"或者"未知的主宰"；表现为对自然之诚笃的"观察"，或者表现为"最虔诚的宗教"的一种态度。此外，还有一些"思虑更加周详的人"，他们不仅静穆沉思，而且像艺术家那样采取主动，努力"创造一个更加高尚的自然楷模"。将所有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是要恢复精神与自然的统一的愿望和共同的认识；自然只对"上帝表现出

神性”。这就是说,自然教育和自然认识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

第二部分的第一段,即反思的一段,本身是一个三重组合,其第二阶段,即相对立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后的第二部分第二段所描述的时代。诺瓦利斯概述了四种不同的自然观,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与第一个三重组合的宗教—诗学的构想相对立的(原初)哲学构想。诺瓦利斯视之为他的当今的诗与自然哲学的张力关系又在这里重现。

四种自然哲学构想是相互关联的。第一种构想首先是非浪漫主义的警告:不要研究自然之无限性。由于“此前和此后的所有的值都迷失于无限之中”,自然最终“永远是一个可怕的死亡之磨”,——这显然是影射落进自己掘好的“人类理智陷阱”之内的同时代人的理性主义。与之对抗的是那些要求“与自然进行一场破坏性战争”的“更加勇敢的人”。自然一旦被征服,人们便可以利用这个“奴隶”建设“一个新的智人国”。这也是一种讥讽式的批评:这种英雄气概和它建立在开发自然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根本不适于用来建立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智人国。

第三组人,即“几个人”,也接过那句提示语:他们坐在“自由之泉旁边”,这时,读者可以联想到费希特的绝对的自我,这是“从中纯然而清晰地显现出整个创世的巨大魔镜”。与前两种见解相比其进步之点表现在下述认识:“纯净的世界原来就在我们心里”。极限是,“伟大的、绚丽多彩的喧闹混乱的戏剧之真实内涵”被简化为人们预先就知道的“巨大的时钟机构的运动”。第四个讲话者,一个“严肃的人”,肯定他前面的讲话人的意见,但又补充了另一个方面,即道德。自我与自然的统一、绝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这还有待形成。因此,自我将“穿过无限而越来越趋与自己本身和自己周围的创造物于一致,人每跨一步,突现在他眼前的那个高度严整的世界道德秩序——他的自我之城堡——的永恒的全能功效便愈加清晰”。于是,开始时遭到排除的无限性重又被整合进来,自然哲学达到了理论理

性和实践理性的结合，理性已经占据积极关注着建立一个黄金时代的浪漫主义的自然天性。这至少部分地符合以前根据针对自然的“破坏战争”而自然地遭到批判的费希特哲学，从这层意义上，“严肃的人”可以说：“世界的内涵是理性”。他断言，世界“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真正教会的活动舞台”，在这里，宗教性因素重又得到强调。浪漫主义所特有的基调清晰表现在将自然尊奉为“他那种与自己一起升华到不可确定的阶段的情绪的象征”的要求里。在这里说话的更多是诺瓦利斯，而不再是费希特。

不过，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超验哲学始终是不完美的。因此，在三重组合的第三阶段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合题，而是倒退，并伴随着倾听了“相互交错的声音”的弟子的“畏怯”和“迷惘”。哲学所缺乏的，像从旁蹦蹦跳跳地走过去的游伴声称的那样，是“气氛”，因为“自然的气氛”并非冥思苦想而是“爱与向往”。实际上正是这一点将《弟子们》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与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区分开来。“严肃的人”关于人必须将自然尊奉为“情绪的象征”的评说正是诗以直观方式所展示的。诗之超越哲学在于只有在诗里道德才可能成为艺术；只有在诗里才可能有对自然的象征性体现，它使自然成为你，将人与自然变成可体验的相爱关系。

*1798* 年《台普利茨残稿》第 *87* 篇说明了“气氛”的含义：并非日常语言中的浪漫派概念惯于与之相联系的无思想状态，而是至高而同时又自由浮动的关注。诺瓦利斯曾提到“最完美的意识”即“意识到一切且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的状态。在这种气氛里存在着确定的与不确定的思想和感受之间的流动性的过渡，这整个的东西是一种“气氛之单纯的调整”或者“歌唱”。当游伴向弟子许诺说“在第一次接吻时”将有“一个新世界”向他展开时，这指的，正如在对《如果数字和图形不再是……》，这首诗的讨论所揭示的，同样是哲学的联系。可见，将后面的童话解读为反对哲学是完全错误的，而这又是研究中一再出现的错误。

第二部分的第二段夏青特和洛森绿蒂的童话——正如下文将指出的——自身同样是三重组合结构，即按照从原初的统一性分裂达到更高层面上的统一这个浪漫派的模式。在这里以童话这种文学形式（以及通过游伴快乐而生动的讲述）补充了“严肃的人”所缺少的东西。弟子从他的冥思苦想里，犹如夏青特从他的小书里，解脱了出来，这表明，讨论颇多的这本已经成为发展的诱因和障碍的书的焚烧事件，可以被认为是对以爱的理念克服费希特的科学论的暗示。*1797* 年的赫姆斯特胡斯研究对这一理念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即通过“无限的爱的理念”，而“费希特的著作里”诺瓦利斯“还不可能”（*1796* 年 *7* 月 *8* 日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信），发现这个理念的“创造气息”。

《自然》的第三个、亦即最后一个阶段是旅行者的谈话。这里发生了一个从童话世界下降为小说世界的过程。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处于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这里所表述的诸自然观并不像“相互交错的声音”之自然观那样对立，而是始终贯穿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联系着哈登贝格[译按：即诺瓦利斯]的基本思考。

第三阶段像前两个阶段一样，也是三重组合结构。开始是由会说话的自然这个童话主题所铺陈的自然之自我表达，它自己抱怨人的那种原初的与自然同属一体的“情感”的缺失。这里指的又是作为理智观点的一个成分，即那种先于分裂性反思的成分的自我感觉。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并非从根本上背离反思的意义上，才可能理解下面这个被广为引用的句子：“思想只是一场感觉梦，一种逐渐消失的感觉，一种苍白无力的生活”。随之便是作为这最后一个三重组合的第二阶段的旅行者们（四个人两次表达）的意见。这种三重组合结构以弟子们和教师的参与以及教师发表的意见告终。

在旅行者们的谈话中，四个参与谈话者的每个人都两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所以，关于人之趋近自然总计有八种不同的看法。第一

个讲话人围绕着哈登贝格散见于 *1798* 年不同的残稿集里的工具论思想说开去，他认为躯体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第二个旅行者从自然中看到无数世界之结合和接触点，第三个讲话人将它解释为思想的历史。第四个旅行者是个“俊美少年”，他为诗人和想象力或幻想进行辩护。

在第二轮谈话中，讲话人都对自己第一次发表的观点做了修正。第一人吸纳了历史思想，由此而达到积极的或者创造性的世界观，这种观点让自然从内在上依其整个顺序产生。哈登贝格通过普洛丁研究而加深了的这一创造性观点也贯穿于以后的文章。在第一个旅行者看来，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爱的天性”，这正是第二个人表示赞同的理由：没有什么东西比这“自然中之伟大的同时”“如此值得关注”了。第三个人强调说，除了主动接近自然，即除了自然哲学家和艺术家所特有的“通过思想进行创造”以外，还有一条为那些取得统一性经验的人所走的被动的途径。那个“俊美少年”最后在一个洋溢着诗情讲话里描绘了一个象征性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将厄洛斯的解析性和生育性力量与水和火联系起来，水与火的对立性包含着它的同一性，从化学上看即与氧的化合。于是，在诗意的生动画面上凸现出一种使同时代人卷入的一场争论的解决办法。地球是如火山学家所说产生于原始海洋的水？诺瓦利斯认为，这不可用选择方式做出决断，而应作为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加以判断，这种关系指出一种原初的统一性，因而不仅涉及外在的自然，而且也更加全面地指那个黄金时代。

《自然》的三重组合结构之第三和最后的阶段将旅行者、教师和弟子们领到一起。旅行者们叙述他们寻找亚当的原始语言的经历，这将他们领到了事变发生地塞斯圣殿。教师将此举与他对他的种种努力的描述等同起来，他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认识和维护他的弟子们的禀赋，尤其他们的“对自然的热切追求”。小说到此中断。

迄今为止对它的诠释揭示了某些联系，如内容上的联系，让人注

意到内在的建立关系的方式以及与作品语境的关系,还有形式结构上的联系,这表现在相互叠合的三重组合形式上。盖耶(Ulrich Gaier,第 *5* 卷,*1970*)指出,人们在夏青特童话和《弟子们》的结构里可以发现一种七级模式,诺瓦利斯在他的理论文章中也曾提到这种模式,并将它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和《创世记》。以盖耶的观点来看,这也是相互叠合的,时进时退的上升过程。七级模式之产生是由于两个原初的对立偶通过四次逐渐上升的联合尝试最终达到一种合题。

## 没有尽头的讲述

诺瓦利斯在他 *1798* 年 *2* 月 *24* 日致大施勒格尔的信中,将《塞斯的弟子们》与《百科全书》相比,他说,这"同样是残稿,只是全部与自然相关"。这封信是在开始酝酿一篇不应是残稿而应成为一部小说的文稿的时候写的,可是,这篇作品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残稿品格,这并非由于它缺乏结尾(这与有意留下的残稿无关),而是基于它的结构:这里罗列了就如何形成一种对自然以及进而对自我本身的真正的理解所表达的不同意见。众多讲话人当中没有哪个人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确定答案,相反情况却表明,统一性就在谈话性质本身之内,这就是说,在建立与自然的关系的多样方式之内,这条条途径并不引向一个终结目的,而是构成一种无限的参照关系,一场没有尽头的谈话。因此,小说的内容应从其形式中去寻找。这种形式塑造了形象,文本要求读者追踪这些形象,如果他们要理解自己和自然的话。

小说之引人入胜处在于它将人所共知的自然哲学构想与象征性的认识论联系起来,这种认识论假设,这种种构想最终都是"统一的语言"的表现,自然可以被理解为人的"情绪"的"化身"。这是不致

使多样性成为任意性的前提，只有如此做出的表述才不致将众多见解中的任何一种描述为全然错误的见解，而只是在不同程度上使之相对化。

这种多样性和激起情绪的艺术（Gemütherregungskunst）之作用美学兴趣在早期浪漫主义的体裁多样性中也有所表现：《塞斯的弟子们》有着残稿集、第一人称小说、个人小说、艺术童话、认识论论文、教育讲话、独白、戏剧对话以及——不仅在童话的诗里而且也表现在带有颂歌韵味的散文段落里——抒情性讲话的特点。所以，即便从形式上看——与研究中为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相反——也存在着《塞斯的弟子们》的诗学结构与同样应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的“百科全书编纂学”的理论学术结构之间的密切亲缘关系。

诺瓦利斯对于他的诗作的这种接受美学的层面有着清醒的意识。所以，他就自己在赫姆斯特胡斯作品中所遇到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形式写道：“讲话人只是引导着听话人心中的思想走向，由此而产生再思考。他思考，而另一个人跟着思考”。在早期浪漫主义的语境里，这绝不意味着是对教师本可能以另一种说法讲出的东西的发现。重要的是：“真正的读者必须是延伸了的作者”。因此，在新近的研究中曾有《塞斯的弟子们》的“听觉美学”之说（参见 Kreuzer，第 7 卷，*1979*；Leusing，第 7 卷，*1993*）。

《塞斯的弟子们》因此而像《威廉·迈斯特的学徒年代》一样，同属于那些其统一性并不在作品之内的那类小说之列。在诺瓦利斯的小说里，统一性被转嫁于没有尽头的、为读者继续进行下去的谈话。这再次回到小说本身中的语义之主题化。以前不曾考虑到的几种意见对此给予了惊人的揭示。

在这种背景下有时援引的自然即“极其不同的本质所达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的产物”的说法，不足以证明诺瓦利斯的语言理论与认识论的交叠，因为“极其不同的本质”所指的几乎不大可能是人。

相反，另一个旅行者对自然精神问题的回答有启迪意义：他提请

人们注意一个没有尽头的注疏之圈。作为自然之“破解密码者”的人应将自然解释为“人类之唯一对立形象”，它是“这个神秘莫测的问题之不可或缺的回答，或者是对这个无限的回答的问题”。自然密码的破解者总是将自己解读为无限的回答，他解读着自然，因而创造着自然。凡是“自知和有意”这么做的人，他便是个艺术家，要么是寻常意义上的艺术家，要么是作为“跳自然舞”的艺术家的思想家。

教师的意见也指出了语言所特有的、通过论辩保证更高一层世界的现实的力量。他的学说之奥秘并不在于传授知识和能力，而在于弟子对老师的赞赏。可是，弟子怎么会知道，他可以将他的老师看成是一个“深知自然的人”呢？这只是因为“老师的讲话具有美妙的、不可模仿的说服力和不可割裂性，由此而预告着真实的福音、真实的启示”。

没有谁能从论辩脱身。旅行者们曾为此做过尝试。他们之出行原本是为了寻找那种“神圣的语言”，那种“曾是（已经沦亡的原始族群的）具有王者风范的人与超尘世的地域和居民进行交往的灿烂纽带”的语言。但是它所残留的只是“踪迹”；据说在当今人类的祖先当中也只有几个智者认识这种语言的“些许词语”，即便这一点也只是“传说”的记述而已。是否还有“这种语言的残留”仍不得而知，所以，旅行者们至少在搜寻“它的所有信息”。他们在塞斯也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不过只是“一系列美丽而富有教益的故事和描述”。

可见，情况非常清楚，人与自然的统一只可能表现为诗学上的合题，只可能表现为永无尽头的对话，只可能表现为通过诗形成复调式统一体的多种多样的象征活动的总汇。自然精神的问题变成了它的可表达性的问题。这也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哲学切入点的体系品格：诗通过无体系状态而扩大了体系，按照浪漫主义观点只有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整体，诚然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整体，可它恰恰因此而是对自然之得体的表达，因为“诗以意蕴丰富的语言和设想、应对和退避、伟大的理念和怪诞，比最机智、最有生命活力的人更使人感到意外”。

尽管如此，自然学者和诗人并未被利用来相互作对。两者只要各自达到超凡水平，都堪称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是进行创造性观察的艺术。插入的夏青特和洛森绿蒂的童话正是以这种精神写成的，不论人们——如在研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将它贬之为多余之举，还是褒之为反思辨的宣言，都是对它的不公正评价。

## 夏青特和洛森绿蒂的童话

这篇几乎没有一本浪漫主义童话集不收入的夏青特和洛森绿蒂的故事，可当之无愧地被视为《塞斯的弟子们》的核心，因而应详细地加以考察。简而言之，它像诺瓦利斯的散文作品中习惯上所插入的童话一样，包含着全部内容，揭示了选择塞斯作为活动舞台的理由和浪漫派与古典主义的关系。

从童话体裁方面看，它是一个成熟的童话：它以一个年轻人的爱的能力为线索表现他从孩提到成人的发展历史。他的性心理的发展是按照浪漫主义的三重组合模式进行的：从与自然和洛森绿蒂之天真的统一阶段，经过困惑和探索的漫长过程，达到在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恢复原初的统一。

个体发展主题与关于终极事物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诺瓦利斯利用了其神殿在塞斯的伊西斯女神之传说中的古埃及圣迹。据席勒在《摩西的使命》一文中的记载，在这座神殿里曾立有一个神像柱，上刻铭文："我是此在的东西"，据说在塞斯（Sais）的一座金字塔上可以读到："我是当今、过去和未来存在的一切，没有任何凡人曾掀起过我的面纱。"诺瓦利斯知道，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记载说，梭伦①通过

① 梭伦（Solon，约前630—前560），雅典政治家和诗人，制定了雅典城邦的宪法和法典。——译注

塞斯教士授职仪式而被告知亚特兰蒂斯沦亡族群的奥秘。可见,童话也包含着一种象征性的历史哲学,浪漫主义的三重组合在这里像寻常一样,应从个体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在《奥夫特尔丁根》里重又出现的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理想社会,但却沦亡了。当今已远离原初,只是通过回忆与原初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回忆创造一种原初的画面,创造一种幻象,一种与当今相对立的画面,这种画面可以成为未来的目的画面。

发展与认识这两个主题与第三个主题,即两性对立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诺瓦利斯在这里完全活动于 *18* 世纪终结之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规定的东西的框架之内:男人代表对认识之追求、理性、分裂、隔离——相反,女人则体现真理的所在、全面的智慧、整体和自然。

女人意味着自然,从她的名字可知:洛森绿蒂(Rosenblüthe 译按:意为玫瑰盛开),而男人名叫夏青特(Hyacinth)也顺理成章,因为这正是作为矿物学家的诺瓦利斯所熟知的一种宝石的名称。植物与矿物的对立是这篇童话的基础。因此,夏青特所走的路没有男人的影响和老妪的忠告是不堪设想的,而他所获得的关键性信息来自"一股清澈的泉水和一簇花丛"。可见,有机与无机的对立看来直接转用于男女的对立。

诺瓦利斯仍遵循传统的模式,将女性列入被动,将男性列入主动的做法也属于此一模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主人公们是男人:他们活动,他们发展,关于他们可以演绎成故事。"夏青特"(Hyacinth)自然也指花,即风信子(Hyazinthe),相反叫 Hyazinth 的玫瑰红色的宝石却暗喻洛森绿蒂(Rosenblüthe:玫瑰盛开)。在夏青特这个形象身上重现了宝石与花的分裂和男女的对立。此外,按照希腊传说,夏青托斯(Hyakinthos)是阿波罗所喜爱的人,阿波罗不慎用铁饼将他杀死了。从正在死去的人的血里长出风信子,它在奥维德的诗里泛着"鲜亮的红色"(奥维德:《变形记》*10,213*)。按照希腊传说的

说法,童恋癖便是自夏青托斯开始的。

诺瓦利斯写作时怀有两性理论的构想,可他并未直接地将它转用于男人和女人。显然他意识到这里只是象征化手法。而且,他将两性品格看成是相同的诸基本成分的各自相同的混合:"男人更多矿物性,女人则更多植物性"。童话更向前跨了一步,它表达了一种出现于众多浪漫主义创作童话背景下的理想:矿物性——植物性的人。

让我们更加冷静地说:童话不仅涉及男人和女人,它也可以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内在历史,在这里"洛森绿蒂"只是这个男人的被动、接受性一面的名称。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哈登贝格在他创作童话时写的双行诗句:

> 一个人成功了——他掀开了塞斯女神的面纱。
> 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奇迹之奇迹——他自己。

这里的浪漫主义品格只要与古典主义的塞斯做一比较便可以清楚地凸现出来。席勒的诗《披着面纱的塞斯神像》讨论的也是真理和认识,席勒笔下的青年人也掀开了面纱,当然这违背神谕的警告:其后所遮蔽的东西并不适用于凡人:

> "你们问,显露在他眼前的是什么?"
> 我不知道。第二天教士们发现,
> 他人事不省、面色灰白、四肢伸开,
> 直挺挺地躺在伊西斯的身前。
> 他在那里看见并经历了什么,
> 他从不曾吐露只言片语。
> 生活的欢乐已逝去,永远,永远,

无限忧伤过早地将他埋进坟墓。①

在诺瓦利斯笔下,这首诗的悲剧结果变成了童话的美满终场。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人们不得不承认,在诺瓦利斯有一种对绝对者的体验形式,而在席勒是禁止人有这种体验的。在诺瓦利斯对绝对者的直面观看被表现为诸多矛盾的统一:夏青特所发现者不是女神而是情人;从另一方面看,女神和情人是一体的。女神本身是异教的形象,也是基督教的形象("伊西斯"和"天国的处女"),她是"万物之母",而同时又是处女,她是本原和目的;她的圣殿是——本身便含有悖理意味——"永恒时令的居室",它作为埃及的塞斯远在东方,但作为洛森绿蒂的故乡却"远在日没之地",即在西方;最后,除去面纱之举是梦,而同时又是现实。于是便产生诸对立之间、世界与超世界之间、梦与现实之间、时限与永恒之间、变化不定与休止之间之悖理的或浮动的联系。

这可以解释为相反的浪漫化运动的表现:未知者、圣者通过查知其相对者而成为人所共知者,女神蜕变为洛森绿蒂。对已知者、熟悉者的活动是相反的:通过揭取面纱它上升到一种更高的神秘状态。于是,陌生者和熟悉者被证明是共同主体(Ko-Subjekte),这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来源。诺瓦利斯以夏青特在寻找女神的途中所遇见的自然事物的形象尽善尽美地表现了这一点。它们来自本原,而他越是怀着认识走近这本原,自然便越是变得易于理解而同时又更加神秘莫测。

因此,人们可以将夏青特的认识和童话的信息表述为一个公式:完美的自然认识是更高的自我认识。主体与客体之同一本原性质以

---

① 《席勒全集》(*Schillers Werke, Nationalausgabe*)卷一《诗》,Julius Peterson 和 Friedrich Beissner 编,Weimar 1943,页256。

及两者的分离是可以直观地体验到的。这可以解读为理智性直观的象征表达方法，包括它的感觉（统一）和反思（分离）方面。

应考虑到，这里指的是对同一与差异之统一性的一种体验，这赋予童话以种种特色，这些特色即便在两性理论方面也再次证明天真是表象上的天真。诺瓦利斯所讲的故事，恰恰并非一个男人将他的情人升华为女神之事看成是他圆满的幸福，而是恰恰相反：他发现在神像的背后是真正的女人洛森绿蒂。这些特色——青年找到的不是女神，而是亲密的情人，和善—挖苦—讽刺交替变换的语调以及事实上并未发生的旅行——这在*1798*年*7/8*月间的童话的第一稿里就有了："他走进来，看见——面带微笑迎接他的新婚妻子。他转身向四周一看，发现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

这其中自然也含有对席勒的讽刺：在传说的面纱后面隐藏着自己的女友。不过，这类淡化和对立关系只是浪漫化的一个方面。同样与席勒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个方面是强化：事实上塞斯少女的面纱被揭开了，对绝对者的直接体认是可能的，因为认识的方式是爱。当然，这种说法已经不仅仅针对席勒了。

在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理智与感性、人与自然以及围绕着一个超越反思的绝对者之角色所展开的论辩中，戴面纱的塞斯女神的隐喻变成了一个惯用语。动用这个惯用语的不仅有席勒和诺瓦利斯，而且还有诸如可能为席勒写他那首诗提供了样板的共济会思想的代表人物阿尔辛格（Johann Baptist Alxinger）、以情感哲学方式进行思考的施洛塞（Johann Georg Schlosser），同样还有谢林、歌德和康德①。席勒在他的诗中重复康德的做法，跪倒在戴面纱

---

① 参见 Norber Klatt 的两篇发人深省的文章：《〈……知的热切渴求〉——对席勒〈戴面纱的塞斯神像〉一诗的文学批评上的剖析》，载《德国席勒学会年鉴》29（1985），页98—112，和《康德跪倒在戴面纱的伊西斯之前》，载《宗教与思想史杂志》37（1985），第二期，页97—113。——原注

的女神脚下，并由此而确认康德关于理智观察之不可能性的观点。相反，诺瓦利斯却同意早期唯心主义对康德的批判，这一批判表明，康德不可能解释哲学的至高之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可能通过接受一种理智的观点。康德已经被迫走上这个方向。只是他本应得出一个与他的基本信念——理智和感性这两个认识能力的主干是完全各自独立的——相矛盾的结论，这对于席勒也至关重要。

相反，诺瓦利斯并没有重复这种屈膝膜拜。他的童话展示了理智与感性、精神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可以在理智的观察中体会到的，建立这种统一是一种基本要求。可见，诺瓦利斯以他在童话和在《塞斯的弟子们》里所表达的思想明显地超越了康德和席勒。诺瓦利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结尾明确地对两人提出批评，一个弟子有所指地说："我也要描述一下我的印象，如果没有哪个凡人——按照铭文的说法——揭开面纱，我们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变成永生不死的神灵了；凡是不愿揭开面纱的人，就不是塞斯的真正弟子。"童话的结论将爱奉为至高的认识形式，而将浪漫主义的诗视为这种诗学—哲学思想之合适的媒介。

## 讲　述

塞斯讲述的也只是故事，这是《塞斯的弟子们》深思熟虑的悖理之一。进入塞斯的奥秘似乎除了讲述别无其他途径，尽管是关于诸如笨拙的弟子、孩子或者夏青特这些并不讲述的人的讲述。

诺瓦利斯在这里描绘了那种对于他如此典型的内心已经存在的统一与现实这种统一的无限使命之间的创造性紧张关系：

> 在相互交错的时空之线的这个切点上表现出临在于时空之外的唯一内在的故事，这是一切自然与人的历史由此产生而又

将返归于其中的故乡；这是更高的自我的‘神秘主义的’的统一，诺瓦利斯将它称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一项‘使命’，一种‘理想’。(Mähl, B5: *1965*, *361*)

“内在的故乡”和“无限的使命”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的诠释家感到难以解读的观念。他们大都要么否认这种设想的存在，或者让诺瓦利斯搁浅在他们的设想上(Hörisch, 第 *5* 卷: *1976*)。这是不必要的。在“神秘主义的统一”与“无限使命”之间有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它与在理论著作中被认为是存在之缺乏的东西是一致的。诺瓦利斯对这个缺口——这是解构主义解释的可靠切入点——有着清醒的意识。没有尽头的讲述——一个合题之间接的或者叙述的结构——并不弥合这个缺口，而是这个缺口的表达。

# 《奥夫特尔丁根》解析

伍尔灵斯
林克　译

《奥夫特尔丁根》堪称典型的浪漫派小说，以诗为主题，即广义和浪漫意义上的生命之诗。对于这种无限的诗，狭义的诗即诗歌乃是唯一适宜的表达形式。生命与艺术互相参照，彼此要求，这是浪漫派的一个基本思想，在其小说中通常表现为以艺术家充当主角。

这也是《奥夫特尔丁根》的设想，诺瓦利斯在 *1800* 年 2 月 *23* 日致蒂克的书信中写道："整个作品当是诗之神化(Verklärung)。奥夫特尔丁根将在第一部中成熟为诗人，第二部中则将他作为诗人加以神化"(Ⅳ,*322*)。

诺瓦利斯写这段话时，小说已大约完成了一半，而在此前四个月，散文和诗体的《夜颂》均已杀青，同时作者还为职业上的事务日夜操劳。*1799* 年，他曾几次因视察工作前往屈夫霍森山麓的阿恩特，同在此驻扎的骑兵上尉和历史学家冯克颇有交往，冯克极力鼓励他写完构思成熟的小说。但由于工作繁忙，尤其因为参加一次地理考察，第二部的创作被耽误了，*1800* 年 *8* 至 *10* 月又是一个短暂的创作期，然后病情加重，他不得不最终放弃。

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于 *1802* 年 *6* 月作为遗著出版，书名是《奥夫特尔丁根》(诺瓦利斯遗著，共两部)。这是一个误导，因为该书只收有第一部。及至同年底，由施勒格尔和蒂克选编的《文集》第二卷才收录了《阿斯特拉利斯》这首诗，以及小说的第二部。关于拟定的情节发展，蒂克根据作者的笔记编写了一个梗概，附在小说后面，但其学术价值素有争议。

《奥夫特尔丁根》堪称典型的浪漫派小说,这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艺术价值无可置疑。相反,对德国浪漫派的一切肯定及否定评价恐怕都应该在这部小说上得到验证,可是人们常常并不去阅读,而是将其简化为已是浪漫派识别标志的那个象征——蓝花。

最早接触这部小说、品出意味并给予赞赏的读者为数不多,小施勒格尔便是其中的一个。*1803* 年,他在自己的杂志《欧罗巴》上面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的文章,其中便对"非秘传"与"秘传"文学加以区分。他称"非秘传"类为那种文学,"它描述人生境况中的美好理想,并且局限于这个领域"。施勒格尔认为,以此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种类即是戏剧。与此相反,"秘传"类则被他归为"那种诗,它超出人之外,同时力图包容世界和自然,因此或多或少地转入科学领域,也向不同的接受者分别提出了更高或更复杂的要求"。在施勒格尔看来,这就是当时还刚刚起步的长篇小说的一种可能性。小说必定以此为目的,"将日常生活中与诗对立的质素诗化并克服其抵制"。[①] 诺瓦利斯也曾经谈论过这样一种"诗与非诗的斗争"(Ⅲ,*639*:*510*),施勒格尔的概括其实只是解释了"诗之神化"公式。施勒格尔提出的三个要素对于理解《奥夫特尔丁根》至关重要:诗之概念的广泛性,诗与科学的联系,对读者思想自主性的要求。因此,施勒格尔完全有理由将《奥夫特尔丁根》称作早期浪漫派小说以及"秘传诗"的杰出典范。

## 《奥夫特尔丁根》之诗学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

写一部"诗之神化"当是富有意义和确实必要的,这在当时却并

① 《欧罗巴》,小施勒格尔主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803;再版,斯图加特,1963,页55-56。——原注

非不言而喻，而是一种时代判断之结果，也可追溯到借艺术来影响当下的历史发展趋势之愿望。在这方面人们当时即可联想到同时代的文学。对此，《奥夫特尔丁根》恰是一个范例。

这部小说应该出版于同一家出版社，配上同样的版式和装帧，如像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诺瓦利斯这一愿望同时表达了他对歌德那部小说的深深敬佩与尖锐的批评，此外还表明了一个事实，《奥夫特尔丁根》的构思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对《威廉·迈斯特》的回应。

歌德的小说出版于 *1795* 年，围绕这部小说随即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讨论，一直延续到诺瓦利斯临终以前。讨论的焦点首先是风格问题和小说的形式问题。《威廉·迈斯特》的诗学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歌德对于他则成为“大地上诗性精神之总督”（Ⅱ，*466*：*118*）。他敬佩那种构成风格之基础的客观态度，即仔细的观察和实际的手工制作，在作于 *1798* 年 *8* 至 *9* 月之间关于歌德的伟大片断中（Ⅱ，*640*－*642*：*445*），他将此态度与诗人的自然科学工作结合起来。

按照诺瓦利斯的理解，歌德小说的主题除了“生活的思想”（上面已指出其含义），当为济世（Ökonomie）与诗的冲突，或如他所言，美与功利的冲突：

> 追求至高之物与进入商界。再也不能继续这样——一个必须克制另一个——迈斯特必须离开商界，或不得不放弃追求——或可说得更清楚——对美的艺术的感觉与商人生涯在迈斯特心中争执不休。前者或后者——美与功利乃是几度以不同的形象为他出现于十字路口的女神——最终娜塔丽莅临——两条道路和两个形象化为一体。（Ⅱ，*581*：*242*）

对于歌德小说的内涵或两条主线之一，人们很难做出更剀切的归纳。一直到今天，这部小说始终被读成冲突的和谐解决。

这种内涵得到了诺瓦利斯的赞赏,但他首先感兴趣的是,可以此拓展着眼于"浪漫小说"的、自己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可能性。关于《威廉·迈斯特》他曾经写道:"小说的哲学和道德是浪漫的。最普通的如同最重要的皆以浪漫的讽刺来审视和刻画"(Ⅲ,*326*;*445*)。这令人立即联想到施勒格尔也曾经满怀热情地断定《威廉·迈斯特》是一部"浪漫小说"—— 一个错误的评判,或对诺瓦利斯而言,是一个建设性的误解。可以由此解释:启蒙运动的小说诗学唾弃传奇、不可信或神奇怪异之类,歌德却以极高的艺术理解力为其恢复了名誉,因此有助于小说形式得到承认。诺瓦利斯完全明白,在歌德那里,这种浪漫成分只是一种讽刺的、自我否定的虚构:"于是整个玄思皆有事实相伴随——事实证明玄思,驳斥玄思,或两种做法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同上)。

诺瓦利斯很快便已看出,《威廉·迈斯特》还不是早期浪漫派意义上的"浪漫"小说。*1799*年*2*月*27*日致卡罗利妮·施勒格尔的一封信中,似乎已经包含对歌德的小说的最初界定:

> (我)很有兴趣,尽我一生写出一部小说来——它可以独自充当一整座图书馆——也许应包含一个民族的学徒时代。学徒时代这个词是错误的——它表达一种确定的去向。可是在我这里,它却唯一应该表示从有限到无限的过渡时代。我希望以此同时满足自己在历史和哲学上的渴求(Ⅳ,*281*)。

对《威廉·迈斯特》的激烈批评则始于*1800*年*1*月,并在*1800*年*2*月*23*日致蒂克的信中达到高潮。诺瓦利斯写道,他不明白自己何以盲目如此之久,《威廉·迈斯特》是"一个反诗的毒瘤"(Candide),他现在看得如此明白,"如此清晰,以这种伟大的艺术,诗将在迈斯特身上自我毁灭 ——伴随着诗搁浅于背景,经济则与其朋友们安然无恙地登上坚实的陆岸,耸一耸肩膀遥望大海"(Ⅳ,*323*)。与

此前迥然不同，现在诺瓦利斯在小说结尾感觉到“经济的福音甚嚣尘上”（Ⅲ，*647*：*536*）。“最后一切成了闹剧。经济本性便是真实的——唯余的本性”（Ⅲ，*646*：*536*）。

由此可见，诺瓦利斯不再将《威廉·迈斯特》读作二律背反之综合，而是经济对诗的征服。就此而言，歌德的小说恰是浪漫小说的反面：“浪漫毁灭于其中——那神奇之物，自然之诗亦然”（Ⅲ，*638*：*505*）。

这段批评也许是针对小说中塔形社会的重大影响。在诺瓦利斯看来，该社会的指导思想——工作、经济才能和实用理性的行动——最终占据了统治一切的地位。斯佩拉塔、米尼翁和竖琴师——本是自然之诗或神奇之物的并不完美的化身——沦为这种理性的牺牲品。与此相反，小说旨在表明，威廉·迈斯特则在塔形社会的领域内、在局限于实用性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诺瓦利斯以此在《威廉·迈斯特》的接受史上开辟了第二条重要的阐释途径：赞成与反对，而且延续至今。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何估价歌德小说的讽刺：（小说确实）认定塔形社会也有局限性，但程度多深？

《威廉·迈斯特》已成为一种挑战，现在需要跨越由歌德所绘制的两难选择和由他认可的界限，以不同的方式尽量调解诗与经济的冲突。诺瓦利斯为此采用了多种方式，并以歌德小说的形式以及整个教育的特殊方式为出发点：“迈斯特之类的情形酷似于炼金术士——他们四处寻找——偶然间接地找到更多”（Ⅲ，*639*：*506*）。而此“更多”在诺瓦利斯的眼中自然还不是关键之物，在此歌德必须被超越，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发生在教育小说的范围之内。

“更多”既已排除，个体及社会理想便扩展为早期浪漫派的无所不包的理想。人为了找到某种受限制之物而走上迷途，这种人的个体的教育故事现在变为广博的、不再限制于一个个体的、间接的建构，而此建构则隶属于一种更高的总体关联。浪漫小说不能“仅仅描

述人类寻常的事体”，还应该表现“自然”和“神秘”，“自然之诗和神奇之物”（Ⅲ，*638*：*505*）。上演于当代的《威廉·迈斯特》力图表现现代的二律背反之综合，既然作品屈服于现代散文性的经济，本身已变得“几乎纯散文化和现代”（同上），诺瓦利斯便将情节移入中世纪，那是一个诗更盛行的时代。威廉·迈斯特为了拯救自己而酷爱艺术，但由于经济的缘故，他的追求不得不破灭，现在这个半吊子的故事被一种认识取而代之：失去了无限的理念的引导，经济将走向毁灭，于是翻新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故事，他将充当“诗之神化”的表现手段。但是，诺瓦利斯还会对主角的这种已完全改变的功能加以发展，即提升《威廉·迈斯特》中所谓主人公的“受苦”性：“小说主人公的被动性。他是诗人在小说中诗人的喉舌”（Ⅲ，*639*－*640*：*510*）。

《奥夫特尔丁根》的诗学反映了浪漫化的动力学，这就是说，乘方与对数彼此交替，同时整体在“进步的、扩展的改良”意义上得到发展——这里借用《欧罗巴》中的一个公式。

小说的作用在于表现一种无限的理念，在这种意义上涉及“从无限到有限的过渡岁月”（Ⅳ，*281*）。这种理念乃是小说的绝对目的，而此目的则是以插曲的方式（象征、梦幻、歌谣、童话等等），而且以象征的形式一再被预先提及，但此举仅仅旨在使无限趋近之过程保持动态并得到提升。

对于这样一种修辞学，即类比和朝向一个绝对目的之提升，最古老的范例当是《圣经》：

> 《圣经》以乐园即青春的象征开始，极为壮观，而以永恒的王国——以圣城结束。它的两个主要部分也是真正的大历史（伟大的历史仿佛必须在每个大历史环节中以象征来恢复青春）。新约全书的开始即是第二个更高的原罪——和……新时代的开始：每个人的历史应该是一部《圣经》——将是一部《圣经》。基督（Xstus）是新亚当。重生之概念。（Ⅲ，*321*：*433*）

由此可见,诺瓦利斯很熟悉类型学的《圣经》阐释,他将他的诗学——对基督教-中世纪的形象解释做出新的解释——设定为浪漫的形象学(Figuralismus):“写一部《圣经》是写作的最高使命”(同上)。①在形象学方面,一个特别醒目的例子是将《奥夫特尔丁根》分为两部,《期望》和《实现》:不难看出,这里借鉴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类型学实例。

形象解释也意味着尽量排斥经验-心理学上的动机分析。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实际关联,而是形象关联,不是一段历史,而是“超验世界的象征性的结构”(Ⅲ,*536*:*48*)。围绕《威廉·迈斯特》展开的讨论方才引向一种狭义的诗学。浪漫形象学的四项构建规则可概述如下:②

*1.* 变异系列:阅读《威廉·迈斯特》时,诺瓦利斯颇有心得,即小说的许多形象处于一种相互提升的关系中,譬如美丽的心灵与娜塔莉,而这些形象所组成的家族可以与小说主题上的主要对立面联系起来。诺瓦利斯对此加以发展,使之由形象刻画上升到诗学原则——“在系列中刻画一个对象——(变异系列——衍变等等)”(Ⅱ,*647*:*472*)。歌德笔下展现的人的多种可能性,在此凭借同一论哲学的预兆而被普遍化了:

所有的人皆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即一种婚姻之变异。一首变异和弦是一个家族——每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皆可看成一个家族。如果一种如此简单的变异,譬如娜塔莉与美丽的心灵,便已激起一种如此深切的愉悦感,那么,某人若是在整体那遒劲的交响乐中聆听到整体,他的愉悦感一定无穷无尽(Ⅱ,*564*:*198*)?

---

① 关于诺瓦利斯的形象学以及他对中世纪的形象理解的重新解释,可参见 Striedter,第 5 卷,1953。——原注

② 以下所述可参阅 Engel,第 7 卷,1993,页 462-465。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原注

在《奥夫特尔丁根》中，构成这样一种变异的大概是祖莉玛——玛蒂尔德——齐亚娜系列，许多形象的亲缘和熟人关系，以及小说形象与童话形象之间的众多吻合。这些形象还同时涉及更广泛的关联，例如齐亚娜以她的名字(蓝色矢车菊)令人联想到小说的首要象征，亨利希在结尾凭借一种穿越一切宇宙等级的变形再次诞生："人类、动物、植物、岩石和星辰、火焰、声音、色彩将来必定在一起，如一个家族……行动并言语。"(Ⅰ,*347*)

2. 间接建构：通过仿效和发展歌德的讽刺，此建构将成为一种无限之物的预兆。

> 小说这种写作类型不必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需是一种分成每个周期的建造。每个小板块必须是某个局部——某个圈定的单元——自成一体。(Ⅲ,*562*:*45*)

根据部分与整体的这种关系，人们与其将艺术品比喻为有机体，倒不如将其比作微积分中未知数值之间接建构。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诺瓦利斯曾经写道：

> 人们仿佛将整体移入一个部分之中，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部分的本性，进而间接地认清整体的本性……人类以及知觉、力量之类的不可估量的进步能力之适应证。(Ⅲ,*118*)

这将会导致《奥夫特尔丁根》那种纠缠交错的统一，导致情节线索的丛生蔓延——通过插入的梦幻、谈话、沉思、生活报道、童话、诗篇、歌谣等等；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同时是"某个局部"，因此指向一个并非既定的整体。

3. 谈话与行为的交替：对威廉·迈斯特的刻画始于："谈话、描述和沉思在迈斯特身上交替进行。谈话是主要组成部分"(Ⅲ,*326*:

445)。这种交替即主要使谈话增值,是诺瓦利斯的惯用手法。它的作用是赋予小说一种特有的节奏,而这种节奏适合于前进和后退的过程,有助于通过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从客观关联和主观关联来交替呈现小说中的旅行。按照同一论哲学的前提,谈话从来没有真正的分歧,而是为亨利希开辟一些新世界,一旦它们之间出现矛盾,例如在遇见十字军骑士和祖莉玛之时,则应当由他来调解,以达成一种更高的统一。

4. 旋律的风格:诺瓦利斯似曾将《威廉·迈斯特》看成一部浪漫小说,在那段笔记中,他特别将这一点当作风格问题来探讨:

> 音调不是自然的,而是带有(诗韵和)旋律——以此正好形成那种神奇浪漫的秩序——它并不考虑……品位与价值,头等与末等——伟大与渺小。形容词属于繁冗——因此加以适当的挑选和节省的分配,从中透出诗的节奏。选择形容词决定于诗人的创作理念。(Ⅲ,326:445)

换言之,这里提出了一种风格,它与看重叙述的细节相反,处处让人感觉到总体的理念,因此也表示建构优先于模仿,描述优先于描述的对象。在《奥夫特尔丁根》中,作者选择不确定的、古旧的、不大清晰的形容词,便可归因于这种理想的风格即"宁静和俭约的风格"(Ⅲ,640:510),当然,不连贯的、突兀和跳跃的句法也以此为依据(参考 Walzel,第 7 卷,1915 -19)。

正如恩格尔所强调的那样,这些谋篇修辞的规则意味着与现实主义 -心理描写的叙事传统决裂。诺瓦利斯转而遵循构成主义的叙事原则。这有助于表现两种对立的基本本能之哲学构想,只有诗人才能揭示二者的统一并以象征手法使之具体化。

作者对二者的这种转换关系即小说的主题进行了重点探讨,而且是在多种对话之中:关于经验之路与内心观照之路,关于英雄与诗

人或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克林索尔）。人物形象也可以归入两个相应的系列，一个是外向型（例如亨利希的父亲、商人们、十字军骑士、矿工、施瓦宁），另一个是内向型（祖莉玛、霍恩措伦伯爵、克林索尔、西尔维斯特）。当然，作者在许多人物身上暗示了一种相对的综合：矿工和霍恩措伦伯爵从前主要过着一种勤劳或征战的生活，晚年则更多地沉浸于对世界的静观之中。克林索尔同样包容了两个方面，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他并不相信诗人和英雄合为一体的可能性，这要在亨利希身上才应该出现。

同时，一切二律背反之综合始终存在着。因此向外之路同样是向内之路，线形的同时发生（Kontiguität）也是同时性（Simultaneität），幻想的目标能够以象征的形式预先推定。以蓝花为首的这些象征正是《奥夫特尔丁根》欲达之境界的浓缩，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一种对立图像。此外，小说中探寻无限的理念与探寻时空的真实性交替进行，而对探寻的描述也与幻想的批评功能同时展开。对于阐释《奥夫特尔丁根》，这种浪漫化的幻想历史的描述方式不啻是一条适宜的红线。

## 历史之诗化

《奥夫特尔丁根》的书名在 *1800* 年前后具有信号价值：在有知识的人们看来，奥夫特尔丁根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历史人物，即一位中世纪的重要诗人。他以这种身份出现在《瓦特堡歌唱比赛》之中，这是一套中古高地德语的诗歌丛书，于 *13* 世纪中期问世，书中报道了那场传奇性的赛歌会，参加的诗人有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福格尔魏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哈格瑙（Reinmar von Hagenau）和奥夫特尔丁根。克林索尔（Klingsohr）的情况与后者相似，他就是埃申巴赫的《帕齐瓦尔》（*1200* －*1210*）中的魔术

师，与歌唱比赛（约 *1205*）相关的各种图林根编年史都提到他的名字。

从这些古典文献中，例如洛特（Johannes Rothes，死于 *1434* 年）的《图林根编年史》和《伊丽莎白的生平》，施普兰根贝格（Cyriacus Spangenberg）的《曼斯菲尔德编年史》（*1572*），诺瓦利斯获取了许多细节和“阿夫特尔丁根”这个名字。及至 *1802* 年小说首次出版，此名才变成“奥夫特尔丁根”。编者蒂克和施勒格尔在此所采用的拼写方式，是出自博德默尔版《海德堡歌曲手抄本》（又名 *Manessische Handschrift*）这倒使人更多地注意到，浪漫派诗人并非“重新发现了”中世纪，而是他们对中世纪的接受，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理解，即一种转向已经完成或已经开始。在《朝圣之旅或朝圣者的叙述》一书中（*1793*），瑙贝尔特（Benedikte Naubert）对瓦特堡赛歌的题材和《奥夫特尔丁根》首次进行了更有新意的文学加工，对此诺瓦利斯甚至也可能并不陌生。

在阐释中世纪时，早期浪漫派诗人也常常以熟悉的事件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事件为出发点。譬如在赫尔德看来，中世纪宫廷抒情诗属于欧洲新文化的开始。这种观点为早期浪漫派诗人所接受，因此，从中世纪直至当代的基督教－浪漫派文学——此为“现代”——便应该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脱离开来。中世纪被贬低为黑暗的过渡时代，这种评价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在启蒙运动中成为定论，浪漫派运动则与之划清界限，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

因此，《奥夫特尔丁根》不仅关系到对中世纪的创作给予肯定，而且旨在更全面地重新评价这个时代。诺瓦利斯从《欧罗巴》杂志获得了经验：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形式不怎么适当，因为它曾经引起对“历史观点”的一些非议。小说允许虚构叙述的对象，他便以小说的形式避免了这个难题。当然，他仍像《欧罗巴》的讨论一样追求历史的可信性（参阅 Kasperowski，见《文集》第 *5* 卷，*1994*，*133* －*227*）。为此，他不仅研究古典文献，而且参考同时代人的历史编纂著述，特别

是冯克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传》(*1792*)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 -88*)。

小说开辟了回顾中世纪的全新视野,这种新视野以熟悉的事件为起点,但也将其铺展开来,接受文献时自然又需要经过筛选。所以,这幅中世纪的图像若需得到适当的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靠一部小说加以澄清,这部小说则以"诗之神化"回应《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对经济的强调:诺瓦利斯将其小说的情节移至中世纪,旨在获得一幅肯定的、诗的图像,它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即带有散文的功利主义烙印的当下格格不入。

中世纪的这种对立图像作用(Gegenbildfunktion)得到历史可信性的支撑。因此,描绘中世纪是从当代的情况着手,例如,对"可爱的贫穷"的描述始于赫尔德的研究:与死板地看待中世纪现代生活相反的肯定的对立图像,描述"单纯"则始于当代文化批评对"单纯"的估价。这些和其他肯定的特性可以归功于中世纪的特点,即它是一个过渡时代,就连诺瓦利斯的这个基本思想在当时的历史学中也并非是不寻常的。与贬低中世纪的主流相反,诺瓦利斯追随崇尚中世纪的倾向,根据这种倾向,中世纪是尤其有利于精神的创造性的一个时代。这种估价在博德默尔那里早已有之,而同时代的历史编纂学和文化史的几位代表人物(伊泽林[Iselin]、米勒[Miiller]、格莱姆[Gleim]、赫尔德、吉本、冯克[Funk])也程度不一地持有同样的看法。这种看法与对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与对贸易促进人类文化之功绩的评价联系在一起,该皇帝作为历史人物受到赞赏,可是人们尚未将他与民族历史上预言的皇帝联系起来。

在这个背景之中,诺瓦利斯心目中的中世纪并非黄金时代,或许是"过渡和多相混合"的时代(Ⅲ,*587:221*),变革的时代,可能过渡到一个更好世界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即是"浪漫时代"(Ⅰ,*204*)。但是,这种倾向在 *13* 世纪并未实现。

诺瓦利斯将中世纪阐释为一个过渡时代,是以一幅当时有效的

历史图像为根据，而与理性主义的看法相比较，该图像堪称时髦。就此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将《奥夫特尔丁根》看成是历史小说的先驱之一，而历史小说就是“历史神话”（Ⅲ，*668:607*）。

对于中世纪的诸多新的阐释，哪怕是最时髦的，诺瓦利斯也做出了原创性的补充：在《奥夫特尔丁根》中，那种新倾向应该成为业已完成的过渡。在小说的虚构范围内，《奥夫特尔丁根》应该开创新的黄金时代。

选择中世纪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可以由这种对立得到解释：诗与经济，或美与功利，此对立将转化为中世纪与近代/现代的对立。这种主要的对立和作者的愿望——努力完成二律背反的综合，而且方法不同于歌德——遂以多种方式改变了对中世纪的描述，譬如以肯定的眼光看待商人和中世纪的贸易（它促进人类文化），或矿工的虔敬。

但是，对十字军东征的多视角的描述更加重要也特别有趣。两种反命题似乎截然相反：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异教，骑士与少女，战争与诗。双方的歌曲也反映出对立：一方面，以抑扬格诗行，是骑士的东征战歌；另一方面，以扬抑格音步，则是祖莉玛的哀怨悲歌。一眼便可清楚地看出，这里不仅关系到反命题，而且关系到不同的评价。就总体而言，作为对照形象和无辜的牺牲者塑造的祖莉玛获得了更大的分量。另一方面，双方都在创造艺术，都以艺术来唤醒对乐园的想象，在这个事实中已经呈现出和解的先兆。

问题主要在基督徒方面，而且诺瓦利斯借用吉本的观点，问题主要在于（基本上受到肯定评价的）十字军东征理念与东征实际的关系：二者差距极大。后者以屠杀和掠夺为标志，以残暴为标志（“我们很快会心满意足，/ 用敌人的血洗净圣墓”Ⅰ，*233*）；其结果是十字军东征理念已难以辨认。此外，骑士们被描述为一帮狂饮号叫的家伙，这对所谓的英雄气概自然是一种嘲讽。东征理念尤其表现在十字军战歌中，其中提到的超尘世的标志（一场世界末日的风暴，一声使人

醒悟的悲号，天使的显现）至少令人想到某种本体的、宗教的含义。理念与实际的矛盾在占有之想象中达到顶点：不仅占有财富和女人，而且占有圣墓。骑士的言谈和歌唱始终以这种占有为中心，可是祖莉玛却问道："占有者的名字有多重要？"（Ⅰ，*237*）

十字军东征以一种错误认识为根据，这种认识又对唤醒理念、宗教激情和神圣感加以误导，将它们引向错误的目标即它们被物化。在起初受好战激情影响的亨利希心中，情况渐渐得到澄清则是在他离开骑士们之后，以及他遇见祖莉玛之前："战争的喧嚣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清晰的、意象纷呈的渴念"（Ⅰ，*234*）。这种渴念将他引向诗，而诗正是十字军东征本来的更高的含义。

在第五章中，亨利希遇上了一个东征参战者——霍恩措伦伯爵。"崇高的诗魂伴随着一支征战的大军"（Ⅰ，*257*），当年也激励着他，但是，他也需要一种距离，对他而言即年龄的距离，才能理解"真实的关联"（同上）。他那两个诞生于"东方"的孩子的命运大概象征着欧洲对于诗的有限理解："海上的航程和东方的寒风摧折了娇嫩的花朵。抵达欧洲几天之后，我埋葬了他们"（Ⅰ，*263*）。可是，霍恩措伦伯爵主要从耶路撒冷带回了那个普罗旺斯语手抄本，亨利希则将从中了解自己的生命史。

由此可见，十字军东征的本来目的并未被骑士所认识，也未在历史上实现，它不是消灭异教徒和占有圣墓，而是在宗教上唤醒欧洲。这也是十字军战歌的主题。

因此，这里并不怎么看重耶路撒冷的局势，十字军战歌将其描述得十分严重，完全不同于祖莉玛的叙述：朝圣者可以自由前往圣墓，甚至东方国家也对圣墓表示尊敬。更重要的则是祖莉玛为此感到悲哀：如她所言，十字军东征使东方"永远"脱离了欧洲。这一点应当由小说加以辩驳。小说旨在"使基督教与异教和解"（Ⅰ，*347*），并兑现祖莉玛的诺言：但愿圣墓"能够成为一种幸福契合的摇篮，成为永久的亲善联盟的契机"（Ⅰ，*237*）。因此，类似于莱辛的《智者纳旦》

(*1779*),耶路撒冷也被挑选为宗教和解的地点(参阅 Mahoney,第 7 卷,*1987*)。

这部浪漫派小说不仅保留了莱辛的宽容思想,而且继承了实际人性的启蒙思想,真正的虔敬必须从后者之中体现出来。这些已经反映在亨利希对待绝望的祖莉玛的态度上,他给予她一种"内心的喜悦",于是有理由觉得自己是"她的拯救者",反过来她也使他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祖莉玛还向他回忆起那种曾经存在的生活,她告诉他,在那片"因先民的勤奋、劳作和眷念而变得无比美好的土地上"(Ⅰ,*237*),也有过东方黄金时代的生活。

但是,凭借早期浪漫派的"诗性的世界宗教"之先兆,莱辛关于"理性宗教"的报道同时也已被超越,这种世界宗教的基础则是"对生命的诗、对大自然的那种神秘奇妙的美有一种纯粹的渴慕"(Ⅰ,*236*)。如果"理性宗教"是以理性来衡量启示,那么,早期浪漫派对纯理性的批评则指向其局限,并对此给予象征的表现——通过"古老的石片上那些色彩斑斓、非常罕见的文字和图画"(同上),它们始终不可破译,但却并非没有效应:"未知的奥义激发起非同寻常的沉思,即使人们离开那里时,并没有如愿以偿的收获,却在自身之中获得了许许多多惊人的发现,它们将赋予生命一种全新的光芒,促使心灵不懈地追求,而且最终得到报偿"(Ⅰ,*237*)。"透明的现实之中有一种朦胧的回忆"(同上),它使世界"失去了沉重和强暴,化为我们的感觉的神奇诗篇和寓言"(同上),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基督教的视界在何等惊人的程度上被东方的视界所修正和拓展。就此而言,"基督教与异教的和解"早在第四章便已进入话题,同时也由此表明,东方早已了解超验之诗,至少像欧洲基督教的中世纪一样,也是早期浪漫派的诗和虔敬之故乡。

当然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一个事实上:在亨利希的心目中,祖莉玛已成为诗的化身。早在亚特兰蒂斯那个童话中,诗与东方就已经结合在一起。此外,祖莉玛有次谈到一种"隐秘的"即诗性的"吸引

力”,它一直引导着东方的人们,但是它也“驱使人们远离新的家园,怀着急迫的心情势不可挡地涌向祖先的故乡,一旦某个醒悟的时刻来临”(Ⅰ,*237*)。这令人回忆起那位矿工的观点,以及他的“手艺”,“古老而且广泛流传”,大概“源自东方,像我们的种族一样随太阳传到西方,并且是从中部传向两极”(Ⅰ,*260*)。这里又与《夜颂》之五中歌手的路径相吻合:他来自东方。

对十字军东征的这种观点将开创一个诗的时代视为东征的本来的倾向和潜能,它也被一次谈话所证实,那是在第八章开始,克林索尔与亨利希围绕“诗与非诗的斗争”进行交谈(Ⅲ,*639*:*510*)。这里所谈论的直接关系到十字军东征。对于“完全处于诗的这个敌人统治下的”那些时代和国度,战争可以看成是“一种诗的作用力”:

> 人们以为,必须为某种微不足道的占有而相互拼杀,但并未察觉到,其实是浪漫的精神令他们激奋,以便让他们自己消除无用的卑劣品行。他们诉诸武力,恰是为了诗的事业,两军追随着一面看不见的旗帜。(Ⅰ,*285*)

因此,战争可以是新的思想和关系的催生素,如果这些思想和关系是“诗性的”,则可判定战争具有一种哲学理论价值。这种建构在“宗教战争”中变得最为清晰,克林索尔也将出于“民族仇恨”的战争算作宗教战争。它们同一切战争一样,是一个过渡时代的迷惘之表现,就此而言,它们一方面是“疯狂”,只要它们“恰恰走向衰亡”;另一方面,只要它们的英雄“是不知不觉浸透了诗性的世界强力”,它们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强化对不可见之物的激情并以此强化“神圣感”(引文均见:Ⅰ,*285*)。

尤其从今天的观点出发,这是一种并非不成问题的看法。大概赫尔德就不赞同诺瓦利斯的见解,但是,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更高阶段的催生素,这种基本思想在康德、席勒和 A. W. 施勒格尔那里并不

鲜见。还需要说明，亨利希将要卷入的那场战争也使他本人成了“俘虏”，陷入“最悲惨的困境”（Ⅰ，*196*），这就是说，痛苦并未根除。重要的是，那场战争将不再像十字军东征一样残忍，而是“像一场决斗——完全豁达——哲学的——人道的”，充满着“古老的骑士精神”（Ⅲ，*676*：*628*）。小说中的战争显然不会靠一场残杀来结束，而是以双方承认一个更高的法庭为基础，如像中世纪的神意裁判。从小说交代的时间可以确定，亨利希应该参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那次十字军东征（*1228* －*1229*）。假如小说中的这次东征有一个符合历史的结束，即签订一份正式协议，规定耶路撒冷向各方开放，这种猜测是不合情理的吗？

正如克林索尔所言，诗与非诗，即诗与“模糊的欲望、迟钝的冷漠和惰性”（Ⅰ，*284*），二者争战的时代最终将是“诞生诗人的时代”（同上）。换言之，作为一个尤其有利于精神创造的过渡时代，中世纪的特性在十字军东征中达到顶点。这正是最重要的理由，足以说明这部关于诗的小说为何上演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在某些情况下，如像我们所处的情况，不可能产生预知的、神奇的、纯诗的人”（Ⅱ，*533*：*33*）。

诺瓦利斯借霍恩措伦伯爵之口，说出了关于撰写历史的见解：关键在于，既不一事不漏地全盘接受，也不以蓄意的梦想扰乱本来的秩序，而是领会一种更深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最好让诗人撰写历史的原因。这番话十分优美地描述了如何诗意地撰写中世纪的历史，《奥夫特尔丁根》堪称是一个范例。诺瓦利斯的历史小说以此对当时的现实问题做出了反应。同时对他的时代而言，这部只以历史氛围为依据的小说也成了“历史神话”（Ⅲ，*668*：*607*），神话允许以预知的方式完成历史。

## 美好的济世

矿工这个形象可以追溯到洛特的伊丽莎白传说,诺瓦利斯接受该传说,是按照赫尔德对考察历史提出的一般要求:历史资源可以为了解历史形成时代的精神气质带来启发。诺瓦利斯笔下的矿工具有虔诚、笃信和安于贫穷等特点,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眼中这些正是亲历过的中世纪笃信宗教之品质。它们赋予矿工一种灵魂的喜乐,一种洞察生命本质的眼光。同时,这自然关系到浪漫派特有的一些主题,因此矿工也成为一个浪漫的理想人物。他与大自然亲密交往,虽然对理论相当好奇,但他对大自然的神秘存在与内在和谐始终保持着感觉。

这种看法在第一首矿工之歌中表露无遗:自然和工作使矿工能够理解到,他自身乃是一个宏伟的大自然、一种和谐的一部分,它们正被这个务实的世界所威胁和摧毁。对自然的加工显然不是奴役和盘剥,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合作。诺瓦利斯在此彻底改变了实用学科:矿工的职业自豪感、集体感和虔诚之心素有传统,矿工歌谣和感化读物也流传已久,生动形象。所以,第一首矿工之歌能够成为传统的组成部分:舒尔茨(Gerhard Schulz)为《谁必是大地之主》谱过32支曲子,均已收入《矿工歌曲集》。

关于一个如此成功的生命的经济方面,诺瓦利斯让矿工自己道出了几段精辟的评语。"金属的王族,"他说道,"一旦变成商品,对他就失去了吸引力"(Ⅰ,244)。他还将这一点与一种根本性的反省联系起来:

> 大自然不愿被谁独占。一旦作为私产,它就会变成一种危险的毒品,教人不得安宁,诱发占有者鲸吞一切的贪欲,随之带

来无尽的烦恼和疯狂的激情。于是它暗中毁坏占有者的根基，很快将他埋进崩溃的深渊，以便摆脱一再被转手的命运，逐渐满足归属万民的夙愿。( Ⅰ,*245*)

采矿与经济的这种联系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奥维德早就描述过对采矿业的矛盾心理：它的宝藏诱发贪婪、虚荣和强暴，它的金属引起战争，但是另一方面，它对文明的贡献则是不可取代的(《变形记》*1,128 -150*)。赞成与反对的冲突在诺瓦利斯的时代恰恰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对采矿的其他浪漫描述同样选取了经济—社会的角度，这在研究中常常被称作“浪漫派的反资本主义”。这种看法并非不可信，但是不能与美化贫穷、为维护落后状况辩护混为一谈。

在描绘那位名叫维尔讷的劳齐茨人时——诺瓦利斯以此在小说中为自己的老师维尔讷(Abraham Gottlob Werner)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矿工就已强调：“矿山靠他兴旺起来，并为波希米亚公爵输送了无数珍宝。整个地区因此人口激增，变得富裕繁荣”( Ⅰ,*243*)。听完矿工的讲述，商人们开始考虑，“他们兴许可以通过老人，同波希米亚建立有利的联系，从而以优惠的价格采购金属”( Ⅰ,*251*)。

亨利希在第二章与商人们交往，于是进入一个从不认识的世界；他们虽然与中世纪社会有着完整的联系，但就根本而言，却又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商人(暂时)接替宫廷神甫的角色转换之中，也表现在亨利希与这些商人一道从埃森纳赫到奥格斯堡的旅途上。商人们对自己的世界做了确切的表述：“货币、劳动和商品互相繁衍，快速流通，国家和城镇一片兴旺”( Ⅰ,*206*)。

这是符合实情的比喻，与矿工后来讲述的完全一致，大概也是诺瓦利斯心中的希望。他曾经写道：

关于重商主义精神。商业精神是世界的精神。它是绝对伟

大的精神。它使一切运动起来并连接一切。它唤醒国家和城市——民族和制造业。它是文化的精神——使人类完善的精神。历史的商业精神——它驯服地取决于既定需求——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状况(的确如此!)——只是纯粹的、创造性的商业精神的一个混血儿。(Ⅲ,*464*:*1059*)

这无疑是启蒙运动的遗产。扩大货币和商品流通与一个条件即“人类之完善”联系起来。诺瓦利斯发现,经济与人类教育的这种联系在更早的时代更有保障:

只有在中世纪尤其是德意志汉萨同盟时代,高贵的商人精神、纯粹的贸易才兴盛繁荣。梅迪西斯和富格尔家族恰是他们该做的那种商人。我们的商人就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均无例外,不过是些小商贩。(Ⅱ,*439*:*67*)

大概也可以由此看出,诺瓦利斯为何特地让亨利希前往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后来的资产聚集地。

商人们讲述的阿里翁的传说同样表明,与矿工相似,塑造商人形象是着眼于美与功利或诗与经济之综合。一方面正是在商人那里,亨利希初次接触诗学;第二个故事即亚特兰蒂斯的童话,也是商人为他讲述的。另一方面,该传说同样以美与功利的关系为主题。歌手阿里翁“有许多美丽的奇珍异宝,全是别人报答他的礼物”(Ⅰ,*211*)。这些宝贝对他弥足珍贵,“是爱戴和感激的标志”(Ⅰ,*212*)。与此相反,水手们的“贪婪”却将这种美好的经济降低为交换价值,后来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中,西尔维斯特也谈到美好的经济。被诗遗弃的经济于是具有自我毁灭的特征:强盗们还在海上,便因分赃不平而发生冲突,绝大多数死于火并,剩下的死里逃生,但只落得两手空空。

与此相反,诗人和歌手阿里翁重新得到了自己的珍宝。此前,当

他的最后时刻似乎来临时，他弹拨“那件神奇的乐器”。水手们预感到他居心叵测，于是堵住自己的耳朵，但是此举不过加重了他们的可悲的片面性，而歌手则以另一条途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美好的完整重新建立起来。

水手们葬身大海，宝物复归得救的歌手，在故事的结尾，诺瓦利斯让商人们道出他自己对《威廉·迈斯特》的批评，以此强调故事与讨论经济之间的关联。商人们真正澄清了《威廉·迈斯特》中本末倒置的关系，同时解释了诺瓦利斯致蒂克的那封书信，信中写道：《威廉·迈斯特》是“一个反诗的毒瘤”，他现在看得如此明白，

> 如此清晰，以这种伟大的艺术，诗将在迈斯特身上自我毁灭——伴随着诗搁浅于背景，经济则与其朋友们安然无恙地登上坚实的陆岸，耸一耸肩膀遥望大海。（Ⅳ，*323*）

在这种包含一切手段—目的关系的更广泛的意义上，小说的每一章都涉及经济：关于梦的意义和功用（*1*），阿里翁的传说（*2*），大西岛童话（*3*），十字军骑士的占有思想（*4*），矿工的言谈（*5*），叙述者对人的思考，有些人天生善于行动，有些则善于沉思（*6*），克林索尔与亨利希关于艺术的对话（*7*，*8*），克林索尔的童话（*9*），该处主要在寓言与录事的关系中涉及经济。

从幻想史的角度看，小说中的经济题目可以同其他作品中的许多相关思考联系起来，分别关于金钱政治、工艺学、贸易经济、“国家福利”（Staatsbedienungen）到“警察”—经济等等。它们是一个着眼于和睦友好的公共福利纲领的一部分，这个纲领不再遵循既定的生产及需求结构，而是遵循一种促进文化的经济之“创造性的商业精神”，当然，只有以《一般规划》所勾勒的“生活之经济”为背景，人们才可能理解那种促进文化的经济的指导思想——“人类之完善”。“最广义的经济也包括生活秩序学，它是整个的实用科学。一切实用

的皆是经济的”(Ⅱ,*606*:*382*)。

就此而言,政治经济也是早期浪漫派无所不包的乌托邦世界的一个部分:经济遵循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并将自己经验上和政治上的设想统一到该想象之中,只有这种经济才是诗性的,才是一种美好的经济(参见Ⅲ,*469*:*1097*)。

经济与乌托邦的这种联系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及其市民的一些思考;它在*18*世纪末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意义。譬如同小说中某些对照段落一样,关于不愿被个别人占有的大自然,矿工在谈话中讨论了财产与自我—哲学在天赋人权上的联系,这在霍布斯尤其在费希特那里并不鲜见。诺瓦利斯则与此断离,继续发展虔信的传统(本格尔[Bengel],厄廷格[Oetinger])和海姆斯特赫斯(Heimsterhuis)的思想。自由的基础不应该是自我和财产,而是爱,依据赫尔德和海姆斯特赫斯的观点更准确地表述:爱与自我的转化关系,二者的转化规则(主要参考 Peter,第*5*卷,*1980*,*98*-*103*)。这一点对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做出进一步的批评,而且不容置疑,同时也完全契合另一种哲学—宗教传统:黄金时代没有私有财产。

除了克林索尔的童话,乌托邦与爱在一种美好经济的先兆中的这种联系主要在亚特兰蒂斯童话中得到发展,而且十分生动。童话讲的是一位老国王,他为女儿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因为她是他唯一的孩子,他同时也是为自己寻找继承人。不幸的是,王室对其他阶层有一种过分的“距离感”(Ⅰ,*215*)。早死的王后属于“著名英雄鲁斯坦的后裔中最后一支旁系”(同上)。尤其国王本人深受身边诗人的影响,老想着“他与别人在身世上的距离”(同上)。有一处也谈到公主:“好像她高贵的出身使她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恐惧”(Ⅰ,*220*)。正因为如此,她在王公贵族的圈子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那是有一天她骑马穿过森林时,结识了一个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正如童话的套式,她失去自己的心,赢得了他的心。这里特别用象征手

法加以表现，即她失去了她项链上的红宝石，“那是她母亲送给她的，而且是她的护身符，可以确保她的个人自由，因为只要戴着宝石，她绝不会违心地接受别人的控制”（Ⅰ，*219*）。

这个护身符显然曾经成为一种被误解的个人自主之象征。当它丢失并被年轻人找到时，它才成为真实的、由爱奠定的、在相互交换中保存的自我之媒介。这种爱最终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人与自然以及权力与诗之间的关系。它在孩子身上被象征性地预先推定——孩子是自然（年轻人）与诗（公主）结合的果实，因此是更高的诗之象征——然后也引向诗性国家之恢复。

正如奥布赖恩（O'Brien）所言（第 *5* 卷，*1995*，*290*－*296*），这种国家乌托邦（Staatsuto pie）可以同柏拉图的《王制》联系起来，读作对政治与诗歌的关系的反思。亚特兰蒂斯一开始便以此为特征：诗人有无限特权，国家被忽略，在柏拉图看来，这正是最糟糕的国体即民主与专制的显著标志。诺瓦利斯现在设置了新的（与好的）政权，进而探讨诗歌的作用。政权之所以成问题，乃是因为当血统被过分抬高并达到难以置信的纯净之后，也就难以为继了。现在令人吃惊的是，诗歌使得私通的女婿的继位显得完全自然。因此诺瓦利斯试图表明，政权不能要求“纯净的血统”，而是建立在虚构的神奇力量之上。国王与王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一种公众接受的虚构中将权力的标志移交给他。

换言之，诗人既可损害也能最佳地建立政治权力；但是，浪漫派的作品（如在亚特兰蒂斯童话中）主要指明了国家建立于其上的深渊：合法与非法难以区分。对于政治—哲学上的最终论证之尝试，二者是难以区分的。不仅在年轻人而且在国王身上，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国王想延续鲁斯坦系谱，但他本人根本不属于它。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以说，亚特兰蒂斯的童话其实反对一种从柏拉图的国家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论的哲学传统，该传统试图将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永不改变的真理和知识之上。

在诺瓦利斯那里，标志的更高意义始终隐而不现，但是那些标志保持着意义，因此也保持着通过礼仪和习俗（在加冕仪式中）奠立合法性的功能，尽管仪式和习俗的本真意义始终藏而不露。合法性的更深的根基——它是存在的——永远不可能直接显现，而是只能通过类比婉转地表达出来。浪漫派的作品正是这样表现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互相交叉、诋毁和支承，这属于它们作为文学幻想的特点。

## 爱

《奥夫特尔丁根》是一部爱情小说。书中的爱情有多种方式，不仅亨利希与玛蒂尔德之间，而且许多人物之间的爱情，作者皆娓娓道来。爱情在比喻中体现出来，也作为爱欲（Eros）出现在克林索尔的童话中，像蓝花之梦一样，爱情最终表示一种广泛的、爱欲的世界关系。

若要正确评价小说中这种普遍的爱欲化（Erotisierung），避免轻率地对此加以局限，就必须首先注意到诺瓦利斯在此处于一种精神传统之中，这种传统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将爱欲想象为宇宙形成之规范性的初始原理，后来在基督教中被改造为爱之宗教，以及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古希腊时代，作为宇宙起源学说的爱欲，爱神体现生殖和创造性生命之宇宙原理，作为柏拉图的爱欲则体现追求哲理的渴望，从感觉世界到达理念的上升之力。爱点燃于瞥见美的事物之时，此美物令人回忆起灵魂在诞生之前所经验的原美（das Urschöne），此时爱作为探寻和创造冲动，作为精神的结合与生殖本能，在直观真、美、善之中以及在理念的王国之中方才得到满足。①普洛丁曾经对两种爱做

① 在这种背景下，Heftrich（第5卷，1969，70－115）对小说加以阐释。——原注

出区分:上升的(柏拉图式的)爱与互补的下降的爱(爱欲/圣爱——Agape)。

在此以及后来的构想中,爱即是追求结合,这种追求起源于一种与所渴求的结合对象的本初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心理分析的局限中常常被视为"自恋"的那种情状,最初一度作为哲学尝试受到推崇,即尝试思考世界之统一与繁多。此外,康德派批评家的下述观点也需要加以驳斥:在爱之哲学中,应该(Sollen)与存在(Sein)不可混淆,前者建立在后者之中。基督教的主要观点是,它不再将爱理解为发展原理,而是理解为自我展示的和绝对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8*)。早期浪漫派认同这种想法,他们为爱而欢呼,认为爱可以创立一种被思维和行动割裂为主体与客体的世界之上的新的统一。因此,爱既是对新的统一的欲求,也是这种统一的状态。爱的这种最终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维度不容忽视,虽然换个角度将《奥夫特尔丁根》读作爱情小说肯定也不无裨益。

浪漫派诗人描写爱情时,几乎总是涉及性的秘密。浪漫派的许多短篇小说和诗歌可以读作对青春期危机的最早的心理分析描述,青春期的年轻人必须经受这种危机,才能成长,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样才能适应工作和爱情的诸多要求。浪漫派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未能经受住危机,他们要么疯狂,譬如蒂克的《字符之山》(*Runenberg*)一书中的克里斯蒂安,要么死去,像霍夫曼的《法伦》(*Falun*)之中的弗勒波姆。两人都同奥夫特尔丁根一样,是在山洞中获得自己成熟的最初经验,即在那种空间里面,它令人想起特里斯坦的爱情岩洞或坦霍伊泽的维纳斯山,而且其中关系到情欲的魔力。但是,诺瓦利斯的主人公并没有像克里斯蒂安或埃利斯那样的命运。因此在心理分析学的浪漫派研究中,诺瓦利斯有时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即使在性心理领域,他也不让任何对立产生,所以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是沉溺于自恋和乱伦的想象之中;在世界文学中,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始终被自己的母亲陪伴着,奥夫特尔丁根是唯一的例子,而且自然有

其缘由。

其实,只需简单地考察亨利希走向内心的进程,便可得出不同的看法:开篇之梦绝不是复归的(regressiv),而是出自至高的觉悟,出自一种缺失、一种断裂之经验(参见:页 *218 -220*)。蒂克和霍夫曼笔下的主人公在山洞遇见具有魔力的女人,可是亨利希却在第五章将他的母亲留在村庄,随同几个男人前往大地的深处,在那里碰上一个父亲式的人物。这里所谈论的绝不是女性,而是他进入未来职业的接纳仪式,该职业以脱离父辈为前提。这种脱离是可能的,因为父亲总是任他自由发展,后来那几位父亲式的人物则主要充当他的良师益友。

矿工的歌曲有时受到研究者的批评,其中写到进入矿井就是投入"新娘"的"怀腹"(Ⅰ,*247*),并谈到"母亲白色的血"(Ⅰ,*249*)。人们不能将这些轻率地看成放荡的复归并怪罪作者,而是应该首先知道,诺瓦利斯在此采用了当时的矿工歌曲中司空见惯的隐喻,譬如"母亲白色的血"暗指一种含金的石英矿脉。

更重要的是,两首矿工歌曲中描述的情况在蒂克和霍夫曼那里根本没有提到:后者的主人公一看见令人倾倒的女性便痴痴发呆,诺瓦利斯却描写人们在自然的内部工作;在同一首歌中"怀腹"随即被称作"工场"(Ⅰ,*247*)。不是复归,而是"勤奋"和"勇气"受到赞赏,这也是一种传统。这样一个矿工"以鬼神"——即通过认识——"将鬼神赶走"(Ⅰ,*250*),于是他"自己主宰凶猛的潮流,/ 令潮水自行向外奔涌"(同上),这指的是他用水泵给矿井排水。这里谈不上什么超出文学语言的界限和偏爱其对极——模糊和拘限的隐喻。爱欲方面的修辞恰恰有助于协调工作与爱情所表现的认识,这种认识尤其在第二首歌那种炼金术的色调中烘托出来。

对此有所了解,人们便可看出,诺瓦利斯在《奥夫特尔丁根》中所讲述的不是病态—复归的故事,而是关于已经克服的成熟期危机的寓意深远的故事。在小说的主要情节上情况亦然,亨利希在结束"教

育旅行”之后遇见玛蒂尔德，二者的结合以多种方式与他被发展并塑造为诗人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那些次要情节和插入的故事，尤其结尾时克林索尔的童话却更富有启发意义。但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

根据诺瓦利斯在弗赖贝格的生活处境，人们很容易理解他为何想写并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以法伦的题材为背景，情况显得特别清楚。在对此所做的加工中，一个年轻的矿工已经同一个矿主的女儿订婚，但在关键时刻即婚礼之前，他却屈服于山腹中那位母亲一代表的诱惑。诺瓦利斯在弗赖贝格的情形起初与此相似。他与沙彭蒂尔订了婚，她是一个弗赖贝格的矿主的女儿。这桩婚姻是他所盼望的，但是以职业上有所成就为条件，这便迫使他更严格地约束并要求自己，诺瓦利斯其他时期的书信和日记也常常谈到这些。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奥夫特尔丁根》之中，即矿工向亨利希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同诺瓦利斯的经历一样，重点在于工作与爱情的联系。订婚和结婚的前提是，他必须成为“一名真正的矿工”，一名“采矿工”（Ⅰ,*244*）。弗勒波姆在婚礼当天离开了真实的女人，逃向大山深底那位幻想的母亲，《奥夫特尔丁根》里面的婚礼则是实际举行。它被清楚地标示为工作与爱情的要求得到满足：还在当学徒的时候，矿工就找到一条丰富的矿脉，于是从公爵那里获得一条金项链，他将在婚礼上把它挂到新娘的脖子上，而且公爵向他承诺，将来让他继承岳父的职位。

诺瓦利斯强化了同自身经历相似之处，他让矿工在“*3* 月 *16* 日”第一次找到黄金，恰好是尤丽叶的生日。总而言之，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解决了俄狄浦斯式的夺权问题。

在大山的内部，即通过与外部世界隔绝，为自己保留一个被埋在法伦的矿工的新鲜生命，或者像字符山中的克里斯蒂安，在基夫霍伊塞的子宫里永不变老，这一切并不是诺瓦利斯的愿望。他的向内之路复又通向外部。

在《奥夫特尔丁根》中，这一点是以爱情为预兆，通过错综复杂和令人难忘的叙述，在克林索尔的童话里表现出来。浪漫的爱含有两个意义层面，即人际关系之爱与形而上之爱，在童话中二者密不可分。

作为人际关系及成熟期的故事，克林索尔的童话讲述了男童厄洛斯，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这特别有意思，因为诺瓦利斯让这位主人公暂时走上一条迷途。故事涉及乱伦的纠葛，其他浪漫的主人公都喜欢沉溺于其中。

在从父母到未来的恋人弗蕾亚的（生命）旅途上，厄洛斯一直由金尼斯坦陪伴，她本是他的乳母，但现在假装成他的母亲。儿子和替身母亲很快沉浸于一种“犯禁的迷醉”之中（Ⅰ，*305*），并尽情享受一种乱伦关系的“最销魂的性欲快感”（Ⅰ，*300*）。对于爱欲的后果不容忽视：从他的双肩长出一对翅膀，在艺术中是爱欲的传统服饰，此处却是一个年轻男人复归为长翅膀的男童之标志：“喷涌的活力刚才催他成熟，使他突然由男童变成了少年，此时它似乎完全注入闪光的翅膀，他又恢复为男童”（Ⅰ，*305*）。

这读起来倒像是预先道出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设置乱伦禁忌对于性心理的健全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却认为（第7卷，*1981*），人们也可以在克林索尔的童话中重新发现拉康的观点。因此，爱欲对母亲形象（Imago）的渴望大概不是关系到一种本初的愿望，而是关系到在一条佯谬的禁令中愿望转移的结果：在同一句话中乱伦禁忌既被设置又被破坏了，当索菲对厄洛斯谈到金尼斯坦：“她将扮成你的母亲，以免你受到诱惑。”（Ⅰ，*296*）此外，乱伦的目的正如拉康之所见，似乎是幻想消除某个缺陷。在月光戏中，这一点十分形象地为厄洛斯演示出来，厄洛斯在拥抱一位姑娘时自己描绘了那一幕结束的场景：“一枝更小的花盘卷着他俩，使得两人从腰部以上似乎变成了一朵花”（Ⅰ，*300*）。基特勒将此理解为建立一个幻想的整体，如像拉康将建立整体描述为镜子阶段的结果：镜中反

映的理想自我掩蔽了对一个过早诞生的、将自己经历为不自主和身体有缺陷的存在者的经验。这种对理想自我的自恋的爱又是对一个他者的渴望之反映。基特勒认为,紧接上面一幕,厄洛斯与金尼斯坦同居则暗示厄洛斯是母亲所渴望的男性生殖器。由此可见,除了佯谬的禁令和幻想的整体,幻想一个理想的爱人(弗蕾亚)构成了乱伦的第三个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克林索尔的童话也描写了一种古典的恋母情结,尽管它必然被消除,但主人公暂时还无能为力。厄洛斯四处游荡,"处处留下祸患"(Ⅰ,*306*),那种荒谬的发展以此达到顶点,童话也变得荒诞无聊。后来佩尔休斯剪断厄洛斯的翅膀,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个情节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阉割术,同时意味着转折的出现。无论佩尔休斯即"老英雄",还是其他父亲形象此时都并未顶替男性生殖器的作用。这就是说,整体之幻觉被持续毁灭。因此,剪除翅膀导致了终场戏的情侣组合,首先是金尼斯坦与父亲,然后是弗蕾亚与厄洛斯,他事先特别地扔掉了自己的剑,最后则是索菲与大角星,由民众组成的情侣也加入其中。这意味着,渴望之规范化乃是"以父的名义"(拉康)使某种缺陷一体化之表达。

倘若诺瓦利斯简单地让一切保持原样,那他就不是浪漫派诗人了。盘旋于众人之上的那一对——长生鸟和寓言就已经给新秩序点上一星鬼火。但关键在于,作为共同起源之象征的母亲没有简单地被排除,而是当大家品尝了索菲调制的骨灰浆液之后,她仍然在场。与基特勒的看法不同,这并不是完全取消刚刚建立的象征性的秩序。因为该秩序的代表佩尔休斯、月亮和厄洛斯的父亲在童话结束时依然在场,而在拉康的心理分析中,他们占据着第三者的空缺位置。但是,母亲的"神秘在场"(Ⅰ,*312*)主要由此形成,她的不在场包含着她的在场。当人们与她分离之后,当她死去之后,母亲才作为内在的代表在场。这符合时间与永恒的关系,正如一开始便以蛇圈来象征这种关系:

> 如像在蛇圈中分离的两极还作为头和尾清晰可见,分隔之时间也始终在永恒中在场,因为它只能在无限的自我放弃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新的爱的核心就是对失去母亲的意识,暂时的心醉神迷是永恒之必要的表现方式。(Vietor,第 7 卷,*1995*,*106*)

因此,在克林索尔童话的结尾也没有什么自恋的复归,而是描述了一种既被肯定又被破坏的秩序——渴望之秩序。

这类心理分析的视角固然富有启发意义,引人入胜,但是光靠这些,恰恰包含在童话中的爱欲学(Erotik)的意义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因为该童话不仅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且超越这个领域探寻那种爱——更广泛的、形而上的强力。二者以多种方式彼此重叠,因为形象乃是比喻,因为童话上演于三个不同的世界:星宿世界、人类世界和冥界。因此,厄洛斯与弗蕾亚之间的爱情故事首先是一个涵盖整个宇宙的拯救童话。核心的象征要素恰恰涉及形而上的爱,它们是诺瓦利斯从波默的神智论中(Theosophie)移植过来的,*1799* 年 *12* 月他曾经研究波默,即写作童话之前(参阅 Paschek,第 *5* 卷,*1966*)。由此产生了两个主要题材:新郎为新娘加冕,涉及炼金术的"食糜的婚礼",索菲这个形象也令人想起波默的"神圣的索菲娅"。二者皆是中介——导向一切事物之定性为"母亲的"原初根基,而且都显现为"天国的新娘"和"智慧"。此外,索菲的骨灰浆液也类似于见神论将洗礼阐释为精神的重生。

在《一般规划》中,诺瓦利斯强调了见神论同以爱为标志的、浪漫派的自然哲学的关联:

> 神智论:上帝就是爱。爱是最高的实在——原初的根基。
>
> 百科全书派:爱的理论是最高的学识(Wissenschaft)——自然学识——或学识自然。

> Philielogia[哲学](或者还有语文学)。(Ⅲ,*254*:*79*)

由此出发,整部《奥夫特尔丁根》可以读作自然哲学的小说(参阅 Mahoney,第 *5* 卷,*1980*,*53* –*72*)。蓝花之梦一开始便已引向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然建构,诺瓦利斯最终应该在变化之中体验与这种建构的统一。根据小说的基本设想,其间的道路一直贯穿着渐渐趋于平静的"诗与非诗的斗争"(Ⅲ,*639*:*510*)。克林索尔也发现这种斗争主宰着自然,而且人们绝不能"任何时候"都将自然看成一个"诗人":"在自然之中,如像在人身内,诗乃是一种对立的事体,模糊的欲望、迟钝的冷漠和惰性同诗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争斗"(Ⅰ,*284*)。

早在第五章,霍恩措伦伯爵就在与矿工的交谈中将自然史描述为灾难史,当然也是进步的日益扩展的进化,这在当代导致"自然界渐渐趋于平静"(Ⅰ,*261*);

> 大自然的繁衍力越是耗竭,它用于建构、改良和凝聚的力量就越是增长,它的性情会更敏感更温柔,它的想象更丰富、寓意更深,它的手也变得更轻柔,更显出艺术的美。自然慢慢趋近于人。(Ⅰ,*262*)

在小说第二部,世界的转化开始了,实现已近在眼前,这种看法也在关键之处得到证实:绝望的朝圣者亨利希一边恸哭着拥抱一块岩石,一边祈求帮助。

克林索尔的童话通过电和同类的磁这两种激活力量的巨大作用,以强烈的魅力充实了这种自然哲学的意义层面(参阅 Diez,第 7 卷,*1933*;Wetzels,第 7 卷,*1973*;Esselborn,第 7 卷,*1987*)。在此构成背景的还有浪漫派对宇宙灵魂的想象,以及诺瓦利斯的有关思考,电"也许无非是自然的更高的意识——自然灵魂——总体之精神——自然物体的政治行动"(Ⅲ,*603*:*306*),电也许只是"内在的光;无机

的王国中感觉的痕迹”（Ⅲ,*604*:*307*）。

这在童话的最后那个复活中达到顶点，此复活注定了新时代的开始。厄洛斯与弗蕾亚的遇合被设想为电磁效应之综合，这两种效应则通过古典的童话拯救手段即亲吻来完成。这样的题材融和便将不同的观念领域串通起来，形成各种思想的碰撞，必定有助于超出童话之外的幻想和假说。

在克林索尔的童话中，爱的核心作用当然不仅引向见神论和自然哲学，而且引向古典的与浪漫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较之于同波默的关系，与歌德的《童话》——出自《德国游子聊天集》（*1795*）——的关系更为重要。克林索尔童话中的许多人物（最重要的例外是索菲）、道具、题材和主题可以在歌德那里找到出处，但是诺瓦利斯做出了独具匠心的改造（参阅 Vietor，第 7 卷，*1995*）。在题材上甚至达到尖锐的对立：例如在歌德的童话中，太阳具有一种肯定的、规范的作用，而在诺瓦利斯那里，太阳却必须被烧死母亲的柴垛上的火焰解除权力，以便童话可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内容上的改变主要涉及爱的作用。两个童话都讲述变形的奇迹，但在歌德那里，这关系到一切生命变化和发展的法则，以及变形、提升和组织的原理。这个过程终止于童话的结尾，并不包含对自然或整个宇宙的拯救。与此相反，克林索尔的童话则对一些思想结构做出全面的、诗性的分解和改造，结束之时，在空间和时间上彼此分隔的王国之间不再有固定的界限，它们开始互相融合。

> 在歌德那里，爱只“塑造”，却不“统治”，但在诺瓦利斯那里，爱被赋予了国王的权威。在克林索尔的童话中，爱无疑要求发挥更大的影响，爱的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参阅 Stadler，第 7 卷，*1981*，*149*）

因此对诺瓦利斯而言，爱是无限转化之强力。

在歌德和诺瓦利斯的作品中,爱都具有一种政治幻想的维度。类似于诺瓦利斯的《信仰与爱》,歌德在《童话》中勾画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君主政体之理想。在歌德《童话》的结尾,旧的政权通过爱被重新合法化,可是民众始终被排除于道德发展之外。在克林索尔的童话中,王座被变成一张婚床,"人们看见光环围绕着每个人的头颅"(Ⅰ,*314*),以此象征统治制度已经解体,人人皆有执政的能力。一切政治的、外部的形式统统消解,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心灵"。"以诗和爱来拯救世界之幻想取代了(歌德的)社会幻想"(参见 Vietor,第7卷,*1995*,*118*)。

## 浪漫化与诗化

按照诺瓦利斯的构想,这部早期浪漫派小说应该以诗意创作(Dichtung)来推进并超过理论体系的种种设想。因此,《奥夫特尔丁根》最终和首先是一部关于诗意创作的小说。

小说始于一条向内之路,这条路引入梦幻的亨利希即自我之内心。在一个梦中,亨利希穿过一条通道进入一座大山的内部——

> 直到望见一个开阔处,很远就有一束亮光朝他射来。他走了进去,发现有一束很强的光,好像从一眼喷泉直射拱顶,在上面溅出无数火花,复又汇集于下面的瑶池。强光照射如闪烁的黄金,四周听不见任何声音,一种神圣的寂静笼罩着这美妙的场景……洞壁映着波光,这波光不热,反倒很清凉,墙上只散发出一片幽幽的蓝光。他把手伸进池中,用水濡湿嘴唇。恍若有一股灵气穿透他全身,他感觉神清气爽,心中注满了活力。他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他想沐浴,于是脱掉衣裳走进池中。……一种天堂般的感觉在他心中漫溢;无数的念头试图在他体内与深

切的情欲混合;从未见过的崭新的图像纷至沓来,它们也相互融合并化为环绕他的可见的事体,这可爱的要素的每一朵波浪紧贴着他,像柔嫩的酥胸。浪潮恍若诱人的少女的化体,她们此刻浮现在少年身边。

陶醉于喜悦之中,但同时意识到每一个印象,他顺着闪亮的流水缓缓游去,从水池进入岩洞。他沉入一种甜美的睡眠,梦见了一些难以形容的事情,另一道光将他从梦中唤醒。(Ⅰ,*196－197*)

这段文字描绘了一种精神的秘传。它可以读作对智性直观的比喻式描述,一如诺瓦利斯对此直观的构想。这里并非涉及对宇宙的自然力量之统一的神秘感觉,即谢林所批评的"斯宾诺莎主义的"自失于无限之中,而是涉及对一种超验的自我的智性直观(参照Neubauer,第7卷,*1980*,*475－476*)。那道金光在其本源之力折射于穹顶之后,才会变为更新一切的生命源泉。它的本源始终是秘密。那种对我们而言可能的最高意识也表明,绝对之物即错失之物、欠缺之物,表明根基不可企及。出自本源的力量是可直观的,只有被反映和被增多的"精神之水"受到"触动"。[①] 智性直观一直引向情感和思想的反向运动(Ordo inversus)的那个交点或转折点,诺瓦利斯在此要么以佯谬的搭配(例如"念头的深切情欲","陶醉于并意识到"),要么在感觉形象与思想形象的不断变换之中直观地刻画了这种运动。他在弗赖贝格谈论的"生动的内省"(Ⅱ,*525*:*13*)在此得到诗意的表现。折射之后金光变为一种泛出淡淡蓝光的波动。这将在小说中引入下一个梦,世界在梦中呈现出色调不同的蓝色,亨利希看见了蓝花。

蓝花的颜色大概首先应该归功于歌德先前的光学研究,那是诺

① 关于这段引文的阐释,可参考Strack,第5卷,1982,45－46。——原注

瓦利斯所熟悉的。歌德发现了明暗对比切线上的色彩。同时结果表明金色和蓝色是两种绝对色，对立的紧张在它们之中趋于消解。诺瓦利斯让这两种颜色充当小说的主导颜色。在歌德以及诺瓦利斯那里，蓝色皆从暗的方面呈示出对立的统一（参照 von Molnár，第7卷，*1973*）。因此蓝花便成为无限吸引之象征。沐浴使亨利希获得一种无限结合的感觉，这种结合则是以不断的形象变化来实施，将来也应在空间和时间之中进行。所以亨利希在此处从梦中被唤醒，自然是合乎逻辑的。

永恒的绝对物与生命或历史在创作媒介中的这种关系还会在小说里多次重复。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第五章，亨利希第二次——这次是真正走入地下，在大山内部碰见那位隐士霍恩措伦伯爵。

亨利希在这次相遇时发现了一本书，是用陌生的普罗旺斯语写成的。他可以从插图中看出，书中包含他自己的生命史，既有过去，也有未来，跟小说所讲述的一样。他从隐士那里得知，“这是一部小说，涉及一个诗人的传奇命运，书中描述并鉴赏了诗艺及其诸多窍门”（Ⅰ,*340*）。

这就是说，亨利希即“诗人的喉舌”（Ⅰ,*340*）遇上了自己，着眼于可能的结束或实现，诗意创作反映自己，给自己乘方。但是，浪漫化也意味着查对数：这个普罗旺斯语的诗意的故事使得小说《奥夫特尔丁根》意蕴大减，正如美的幻想应使幻想引导的实践无甚意义。

所以，在这本被发现的书籍的形式中的超验之诗带有某种缺陷的标记：只有插图可以理解，本文却读不懂，特别是这部手稿没有结尾，这当然不无意义。亨利希以此又被引向地面继续旅行。

他的目光应该——像读者的目光——被引向那条永不终止的道路，倘无此路，关于综合的一切言论皆属虚妄。这符合小说的总体结构，小说始终交叉反映不同的空间、时间和形象，于是编织出一张越来越密实的一致和类似之网。诺瓦利斯曾在《花粉》断片中强调指出：

> 那条趋近之路是由日益增长的进步和回归合成的。二者皆延缓,二者皆加速,二者皆引向目的。因此在小说中,作者好像时而接近目的,时而又远离目的,当目的显得最远之时,目的却最近。(Ⅱ,*456:98*)

这本书的目的就在诺瓦利斯称之为"浪漫化"的这种运动之中,而不是简单地在一种已经完结的综合之诗意图解中。"更高的世界"始终是假设,"信仰之建构——通过假定的建构"(Ⅱ,*387:44*),诗意创作使这种假定性变得清晰。在这种意义上,诗对于诺瓦利斯就是"激发心灵的技艺"(Ⅲ,*639:507*)。此外,意识到某种缺陷,小说的梦幻、童话与歌谣所包含的和解图像也就平添了特别的意义,该缺陷可以追溯到历史,反之亦然。最终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前面引用的那句名言:"小说产生于历史的缺陷"(Ⅲ,*668:607*)。这也是霍恩措伦伯爵关于撰写历史与诗意创作的关系的学说,亨利希以此又被引向悬而未决的未来。

未来在根本上悬而未决,历史必须被置入不受时间限制的两极即回忆与预感之间,以便认识并促进历史,在克林索尔的童话中,这些都以特殊的方式演示出来。童话处于第一部《期望》的结尾,以象征手法对小说加工提高,因此也预先框定了第二部《实现》。

克林索尔的童话以一个冻结的世界开始,并以其融化告终。起初分离的那些王国相向运动,人物可以彼此交换位置,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变体"(Ⅱ,*564:198*)。他们被设为比喻,也就是抽象概念的拟人化,这常常使习惯于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的读者迷惑不解。许多人物可以同《一般规划》中记述的各种心灵力量联系起来。譬如,厄洛斯体现爱,父亲——性欲或记忆,母亲——心,金尼斯坦——想象,寓言——诗,录事——理智,索菲——智慧或理性。但是,克林索尔的童话仍然难以破译。一方面原因在于,这些比喻不是指向熟悉的概念,而是指向一种需要诠释的浪漫派的人类学。另一

方面，由于多种参照背景相互重叠，其中包括古希腊和北欧神话，其他的童话样板，见神论和自然哲学。童话与小说情节的诸多吻合也导致了更多的解释可能性。如像童话中的现实世界可影射奥夫特尔丁根的家庭，同时每个小说人物皆由童话中的两个相似者予以表现：亨利希由厄洛斯和寓言，父亲由父亲和录事，母亲由母亲和金尼斯坦。当然，与玛蒂尔德的家庭和小说情节的其他联系也可以建立起来。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喻式破译的一切尝试只会导致荒诞不稽。*1800* 年 *6* 月 *18* 日写给施勒格尔的一封信中，诺瓦利斯自己做出说明，应该怎样去读童话：

> 厌恶光和影，渴望清晰、热烈、渗透的天穹，那未知而神圣的，维斯塔，①在索菲们之中，将一切时代的浪漫事体糅合起来，石化和被石化的理智，大角星，偶然，生命之灵，只有个别线索，作为缠绕交错的线条（Arabesken）——现在你就这样解读我的童话吧。（Ⅳ，*333*）

这里关键在于，无论怎样解释童话都应该考虑到，在早期浪漫派的创作中，各种意蕴处于流动之中并发生改变。本雅明强调，这正是早期浪漫派的特点，他认为原因在于浪漫派与时代的特殊关系。②依据克洛伊策和格雷斯的浪漫神话，他将浪漫派的比喻定义为时间化的理念映象，而不是对一种设定为静止的整体的直观想象，在本雅明看来，象征可标明这种整体。

对比喻与象征的这种区别是否有根据，尚未确定，诺瓦利斯没有从概念上区分二者。但是，本雅明对浪漫派的比喻的描述总之切中了诺瓦利斯的图像性之核心：其中关系到无限的过程化和趋近，当然

① 古罗马的女灶神。——译注

② 参阅 W. Benjamin，《德国悲剧的起源》，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90。——原注

这只是对绝对物的一种符号式的具体想象，而不涉及绝对物的在场。结尾的图像也包含这种特性。这同样适合于克林索尔童话结束的场景，它似乎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在象征之状况中呈示实现。

因为这幅场景本身被设想为一系列转变。饮过索菲调制的骨灰浆液之后，随即暗示了期望和实现的形象模式："期望实现了，而且超出了预想"（Ⅰ，*312*）。从现在起，主宰天地的是一个永恒的"强劲的春天"（同上），无限变化之季节。接下来厄洛斯与弗蕾亚相遇，他俩结成"永久的联盟"（Ⅰ，*313*），大角星同索菲结合，他们将王位传给这对年轻的夫妇，然后是父亲与金尼斯坦的婚礼，他俩被新国王夫妇任命为"大地上的总督"（Ⅰ，*314*）——这一切其实已是拯救主题的变奏，当然在这几对夫妇身上——如像通常在诺瓦利斯那里——对立只是暂时达到平衡，以催生某种新的事体。拯救过程与拯救状态的这种交替关系也表现为，空间界限同样处于消解之中：冥界上升到人类世界，恒星世界降至凡界，月亮这个居间王国也介入人世。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化为一，而是象征着"一和一切"之结构乃是无数和无限的变化之结果。

菲托尔（Sophia Vietor）在一篇论证严密的评论中指出，这种诗学与歌德的《童话》的诗学大有区别。歌德将一个结晶的城市变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诺瓦利斯则让一切变化过程静止下来，凝固成一种与罗马相似的城市建筑。诺瓦利斯也许有意识地设计了结尾图像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恰恰让人注意到两种不同的诗学纲领："在歌德的《童话》中，画面和人物的组织偏重于象征过程，该过程将可变的活动的自然转变为一个合乎规律的和谐的艺术品，克林索尔的童话则排演了一出比喻的戏剧，即对思想结构予以诗意的消解和改变"（Vietor，第 7 卷，*1995*，*125 -126*）。① 两个本文也有共同点：提高了神奇之物的价值并将其归入诗的范畴，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歌德与诺

① 关于同古典主义的关系，也可参考 Uerlings，第 5 卷，1990。——原注

瓦利斯的"基本思想大相径庭。古典主义将创造性的想象限制于传达整体的象征之中,与此相反,浪漫派在对传达的无限追求之中消除象征的界限"(同上,*126*)。①

在克林索尔童话的结尾,这种传达的不可终止性又以另一种方式被象征出来:诗的自我反省尤其在寓言身上得到表现。正是她盘旋于众人之上,织出"一条永不断裂的金线"(Ⅰ,*314*),浪漫的诗之金线,诗可以使一切与一切结合。童话以寓言的话结束,这表示寓言有最后决定权,只有在她的帮助下,分裂的力量才能相互结合起来,拯救才能完成。

这种艺术的作用对于见神论和炼金术而言相当陌生,正如拯救事件的特性——起伏不定、流动、无限和无所不包之于古典主义的歌德。寓言给那三次唤醒补充了第四次——唤醒背天巨人阿特拉斯,这样一来,浪漫派历史诗学的基本形象才得以完成。"寓言使事件的三段式结构具有相对性,其方法是,她将此结构演示为假定的建构,而此建构在自我实现时又自行消解并扩展至无限之中"(Vietor,第7卷,*1995*,*91*)。

因此,在寓言这个形象上反映出一种意识:这一切都是一种愚人从事的建构,"一场令人迷惑的假面游戏,没有坚实的基础和根底"(同上,*99*)。现在是将这场游戏理解为将象征还原为比喻,还是理解为"将比喻还原为象征",其实是次要的,因为这里所指的是同一个——浪漫的诗之无限性。

凡是针对克林索尔寓言所谈论的,同样适合于《奥夫特尔丁根》,以及有别于任何形式的理论思考的所有浪漫派的创作。在诺瓦利斯看来,只有在诗中,"最高的同情与合作——最诚挚、最荣耀的联合才

---

① 维托尔不是说浪漫派的比喻,而是说"浪漫派消除象征的界限",原因在于,她这里所依据的是歌德对象征的定义,此定义认可时间性,本雅明也在浪漫派的比喻中看出时间性——原注

是真实的。/通过哲学——是可能的"（Ⅱ,*373*:*32*）。换言之,哲学和科学不能超越无限的趋近,诗却能够将无限的思想一致浓缩成一种"共同存在"（Ⅱ,*363*:*23*）,并能够让"最伟大的真理"（Ⅱ,*368*:*27*）从这些一致中显现出来,当然只是"象征性的"（Ⅱ,*564*:*197*）。正是诗"塑造美好的社会,或内在的完整"（Ⅱ,*372*:*32*）。

# 附 录

# 论诺瓦利斯*

巴特(Karl Barth)

林克译

## 一

在总之完成并超越了启蒙运动和18世纪而且奠定了19世纪的思想模式的那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中,浪漫派不是最深刻的、不是最极端的也不是最成熟的形式。不是*最深刻的*:那大概要数康德的哲学。不是*最极端的*:我们也许会在黑格尔那里找到最极端的。不是*最成熟的*:最成熟的恐怕我们得在独一无二的歌德的处世之道中去发现。但是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浪漫派或可说是*最能反映*该运动的特征、最有代表性和将其特性表现得最生动的形式。在针对启蒙运动提出的所有抗议中,要它退场的意图可能从未表白得这样清楚,几乎是讽刺画般的清楚,如像在这种最愤怒和最彻底的抗议中。而刚刚开始的19世纪的人之秘密,他的力量和他的弱点、他的伟大和他的可疑之秘密也从未表白得这样清楚,几乎是讽刺画般的清楚,恰如在那场奠定新基础的大风暴的这个局部现象中,而浪漫派这个现象本身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又如此迅速地被结束和埋葬了——浪漫派曾经以为自己能够以怒气和讽刺结束和埋葬启蒙运动,但它本身却被更大的怒气和讽刺结束和埋葬了。

---

* 选自 Karl Barth,《19世纪的新教神学》,第九章。

法语有一句俏皮话:"要找鞑靼人,就躲不开俄国人。"人们大概也可以这样说"现代人":要找浪漫派,就躲不开"现代人"。"现代人"并非今天的人!我们是谁?这是今天不能从历史上解释的。我指的是这种"现代人",他们一度有意识地异常兴奋地称自己代表着*19*世纪的高峰,就像他们大约在*1870*至*1914*年之间独领风骚,就像他们在神学中居然成了里敕尔(Ritschl)以及特洛尔奇(Troeltsch)的定向点。这种现代人,他们将成为实证主义哲学家和冷静计算的技术专家,自由贸易的资本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精确的自然科学家和相对主义的历史学家以及印象派艺术家——这一切似乎与浪漫派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人们不能让改装的门面迷惑自己。苍凉婉转的邮车号角和月光照亮的古堡废墟,童话公主,蓝花和在绚丽的夏夜里潺潺催眠的流泉——这些是我们从"浪漫派"这个词目理所当然地首先想到的。它们的确也只是最初的浪漫派的道具,人们确实还没有从这些道具中领会在此上演的正戏,当然它们无疑以自己的方式属于这部正戏。可是,这部正戏也能用完全不同的道具演下去,而且它也已经用完全不同的道具演下去了。为了表明我的看法,我只想从那种现代人的鼎盛时期中举出*5*个人名:瓦格纳(Richard Wagn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克尔(Ernst Haeckel)、托尔斯泰(Leo Tolstoi)、瑙曼(Friedrich Naumann)——*5*个全是道地的现代人并代表着他们的时代。当然他们也都是独来独往的人,各有特点,是具有某种独创性的现代人,因此更能体现这个似乎与浪漫派相距甚远的时代的隐蔽追求。确实不能从康德、黑格尔以及歌德出发去理解这*5*个人,如果总之要从那个时代的转折点去理解,那就的确只能从浪漫派出发。在他们身上从形形色色的表面现象中透出的浪漫派的金色背景不仅是浪漫派的秘密。当这个非浪漫派的世纪连同其精神最后走向成熟时,它终于也必须重新拥有自己的迪德里希斯出版社(Eugen Diederichverlag)和自己的青年运动,德国的末代皇帝——如果对此人的理解并非完全错误的话——必须再

次像从前他的伯祖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Ⅳ.)一样充当一名“皇位上的浪漫主义者”,这些大概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在确定这个世纪的一般精神结构的要素时,我们或许不能不考虑浪漫派。

以上所述同样适合于19世纪的神学。它将浪漫派留在身后却并未与之脱离。从某种角度看,它无疑也是浪漫派神学。只要它是由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支配和决定的,那就无须再做解释。整个时代在一种施莱尔马赫的文艺复兴开始时便宣告结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所谈的正是处于世纪之交的现代人,他们怎样成了里敕尔以及特洛尔奇的定向点。但在此可以说,特洛尔奇对这种现代人的理解总之比里敕尔好得多。里敕尔过于认真地看待现代人,即把他们看成实证主义者等等,这样做确实类似于人们总想把1800年前后的人跟邮车号角和蓝花拴在一起。里敕尔学派不可能比实际存在维持得更久,此为原因之一。就此而言,尤其值得注意,后来里敕尔的富有个性的弟子赫尔曼(W. Herrmann)若非恰恰尽量依赖浪漫派的青年施莱尔马赫则不能立足。特洛尔奇现象的辉煌成果则确实首先以此为基础:“通过重新接受施莱尔马赫的纲领,他将一种基本上恰是浪漫派的设想置入他的宗教哲学的核心。也就是说,仅仅从赫尔德(Herder)出发还不能解释19世纪神学的代表性主流。”赫尔德对近代神学的影响,便是令“经验-历史”这个相互关联成为近代神学的方法论起点,这可以归入“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范畴中。例如沃伯明(G. Wobbermin)——宗教-灵魂学圈子的创始人——人们或可轻率地将其解释成一个颇好为人师、变得很乏味的赫尔德。但是如果在赫尔德本人那里,“经验-历史”相互关联的那个起点,乃是对康德的纯粹理性主义的反抗及反击,那么在追随他却又不只是追随他的神学中,那种相互关联则是建立在更本质、更深刻、更超越地理解该理性主义的尝试上,那么当前者穿越了后者时,就已经推翻或自以为推翻了后者。当近代神学原先与康德一道出发(但此时以为或确实比康德的思想深刻),现在则从“经验-历史”相

互关联出发，不再像从前那样从一种（以为或确实）提升并超越"经验 -历史"相互关联的综合出发。当赫尔德例如在关于灵魂的论文中谈论精神时，他大概也指的这种综合。在他吐露心声时，如在那首关于创世的颂歌中，这种综合可能也作为真正的所指浮现在他的脑海。但是赫尔德在反对康德时成见太深，乃至他没有清楚地窥见经验和历史的上方及彼岸，乃至当他谈论精神或灵魂及其与上帝的相似性时，或当他谈论人性时，他却要么滑入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中，要么退回到他本来恰恰要反对的先验论。正是这一点肯定从一开始就使他比康德吃亏，即使在那些想同他携手超过康德的哲人们眼中，近代神学在方法上继承了赫尔德，它的更深的源头则是浪漫派。所以即使从神学本身考虑，我们也有理由对浪漫派加以研究，而且是在考察施莱尔马赫之前，因为他现在总之不仅是浪漫主义者，他的浪漫派思想也必须以纯粹的浪漫派的概念来衡量，这样才能被理解。

为了举例说明，我恰恰选择了诺瓦利斯（本名为哈登贝格），正因为他以独一无二的纯粹的方式代表着这整个群体的愿望及其实现，而不是因为神学的关系在他身上特别明显。他既没有像卢梭（J. J. Rousseau）那样写过一个萨瓦牧师（Savoyardischen Vikar）的信仰自白，也没写出莱辛（Lessing）式的神学争论文章或一本名叫《拿旦》（Nathan）的著作，既没有像康德一样探索一种宗教哲学，也不像赫尔德从事过圣经研究。诺瓦利斯对宗教问题的直接看法仅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而且总之从表面上看没有特别的分量，不如他那些关于人类精神生命的一切可能领域的看法更受重视和更加详尽，就像人们当时喜欢谈论的那样。就连他著名的《虔敬之歌》大概也未能使他在神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可是他依属于此，因为他——而且只有他——在所有的同志中间取得了成功：在某种清晰性和确定性中、在催人决断的尖锐性中突显浪漫派的意义。人们或可了结施勒格尔、

蒂克、布伦塔诺(Brentano)、艾兴多夫(Eichendorff),人们却不能很快了结诺瓦利斯。他以一种形式提出了浪漫派的诉求,而此诉求总之只能以这种形式被人倾听。恐怕只有先解决诺瓦利斯,才能解决浪漫派。

恰恰这件事情却至今没有发生。人们有理由这样评论他:在所有浪漫主义者中,只有他通过 *19* 世纪的一切变换的思考方式使自己获得了“相当可靠和引人注目的成绩”。[①] 我们也许可以补充:如果不考虑施莱尔马赫,首先只有诺瓦利斯是这样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好像还一直并一再具有现实意义,他同样很难因一切历史的、相对化的理解而不再被人评说,诸如截然不同的康德。此外大概还应该说,不管哪个时代,也许只有当浪漫派刚好在诺瓦利斯的意义和精神上再次严肃地被加以接受,人们才可以谈得上一种严肃的新浪漫派。

诺瓦利斯的独特意义与此密切相关:他几乎没有留下一部真正的毕生巨著。我们只有他的以下作品:一小本诗集,一部名为《塞斯的弟子们》的自然哲学短篇小说,一篇名为《基督世界或欧洲》的历史哲学草稿,一部构思宏大、富有威廉·迈斯特风格、名为《奥夫特尔丁根》的长篇教育小说未加修订的第一卷,及其续篇的几个片断,最后是一部混乱的《断片》合集[②],这是后来对他记录的或长或短的思想碎片加以利用。到断片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诺瓦利斯于 *1801* 年死于肺结核,年仅 *29* 岁。这位大器早成者,只好欠他的时代和一切时代那部真正的巨著,死者为此痛心悲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可以考虑,诺瓦利斯是否跟比他年长的艺术和命运同志瓦肯罗德(Wackenroder)相类似,恰恰在这种注定只是开端的开端中,他才把他必须说的说得更本真更实质,胜过在也许使他跨越此开端的漫长

① Bölsche 编,《诺瓦利斯选集》(*Növalis'Auagew. Werke*;Leipzig,*1903*),页 *8*。

② 这部《断片》(*Fragmente*)由卡姆尼策(Ernst Kamnitzer)编选,于 *1929* 年在德累斯顿(Dresden)出版(以下有关断片的引文之段落编码皆依照此书——中译编注)

一生中他将要说出的。或许他至少也因此才成为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因为浪漫派的原则在他那里几乎没有形成长度和宽度,而几乎始终是数学上的一个点。浪漫派也许是这样一件事,它不可能变长变宽,恰恰只能像流星一样突然闪亮,如果它本该可信地提出它的诉求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除了进入赫尔德的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或者退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主义,一种变长变宽的浪漫派还能有别的归宿吗?

所以可能是那句古话以不止一种意义在此兑现了:诸神恰恰让自己的宠儿早死。我想起神学史上一个稍后的同例:带来符滕堡(Württemberg)信仰复兴的传道士霍法克(L. Hofacker),他也是在刚刚 *30* 岁的时候,在正可望达到巅峰的最出成果的时刻,便突然被死神夺去生命。他的布道——人们很难说过去的布道也是这样——至今仍被诵读,并以某种方式产生着广泛而实际的影响,这难道是偶然吗?此外与浪漫派肯定不无关联的信仰复兴也很难符合于红衣主教会议成员的长度和宽度,而这长度和宽度,要到这个世纪中期才在霍法克那些比他长寿的精神同志身上获得。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在我们看来也许会迥然不同,假若它的作者不是有幸在后来的 *35* 年生命中能够实行书中宣布的纲领,或者说不幸之下必须将其付诸实行!不足为奇,施莱尔马赫的同代人和后继者——同代人如哈姆斯(Klaus Harms),后继者如赫尔曼——面对晚期成熟的施莱尔马赫时,似乎总喜欢闭上眼睛,而面对纯粹浪漫派的青年施莱尔马赫时,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伤感的喜爱,施莱尔马赫继续活着并继续产生影响,恰恰未能为自己保持这种纯粹性。那种音讯可以听起来既强烈又可信,但也许只能短暂地鸣响,随即便突然中断。

使诺瓦利斯显得有现实意义而且对理解接踵而至的时代具有决定性的第二个要素,乃是他独具的认真态度,他以此介入这些时代之间,介入这些时代的重大问题之间。伯尔舍(W. Bölsche)对他这样写道:"在伟大的歌德时代的众多人物中是他最明显地处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分界线上。晚霞和朝霞同时映照着他。置身于这神奇的复光之中,他仿佛被一种人造的火光包裹起来……他是一个极度浓缩的形象,被戴上了王冠,时而也有些被充盈的时光所压抑。”[1]然而不只是在他身上紧紧交遇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而且在他为之所动的旧时代与新时代的问题之内,人们不得不一再替他考虑:诺瓦利斯真正在行的究竟是哲学或是艺术? 如果二者皆是,如果他的特殊问题正是两者的结合,那么这种哲学艺术或这种艺术哲学现在到底以自然或是以历史为对象? 如果他所进行的综合之尝试在此还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那么这种综合的个人表达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理念的“欲爱”(Eros)这种意义上的爱,或是奥古斯丁-古代大公基督教意义上的“圣爱”(Agape);是对这遥远的对象的直接的爱,或是受于这遥远的对象的间接的爱,而且是复又施爱的被爱,亦即宗教? 假如综合在此应该是可行的,那么“诗”这个词——诺瓦利斯习惯以此标示这一切对立的创造性的中心和统一——在此也始终具有衔接和决定的效力吗? 是马利亚或是基督——二者皆被诺瓦利斯歌颂——保持着中心? 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或可同样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定。恰恰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是诺瓦利斯的也只是他的特别之处,并恰恰使他成为一个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纯粹的浪漫派确实是边界:既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间,也在哲学与艺术之间,既在自然与历史之间,也在爱与宗教之间。它们的边界? 浪漫派认为是它们的统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浪漫派实际指明它们的边界,它才能实际澄清:它认为是它们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浪漫派,如果它只限于制订它的纲领,而不是通过实行它的纲领。特洛尔奇——神学界最后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其毕生事业同样不外乎宣布纲领,并且一再重新宣布纲领,这也许并非偶然。纯粹的浪漫派不得企图涉足科学和付诸行动。否则它会暴露它在科学和行动上的无能,或者——若

---

① 《诺瓦利斯选集》,页 5。

它能够介入科学和行动,则大概意味着它对自己不忠。浪漫派作为渴望是纯粹的,也只能作为它。因此诺瓦利斯是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因此他很难被驳倒和被了结。因此他却也很难模仿。因此,他使浪漫派成了一个或许无懈可击但或许也不可重复的事件。正因为如此,浪漫派也成了一个——真不可思议在现实中继续言说的词。这个词恰恰也言说了现代神学。它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这里好像恰恰为神学提供了可能性,即可望使赫尔德轰轰烈烈掀起的那场与康德的论战这才取得成果。这里比赫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里出发赫尔德才可能从他自己钻进的死角中被拯救出来。施莱尔马赫从这里方能起步。

## 二

在此我们准备探讨诺瓦利斯的思想世界,但先不考虑它的神学内涵。这个思想世界是通过他的遗著呈现给我们的,这种形态在该世界未彻底完成时恰是其最终的和也许最完美的形态,因此,该世界就好像一片刚长出幼苗的早春的田野,既能又不能窥其全貌。在这方面亦然:在一步一步几乎未受任何定形影响的成长状态中,该世界迷住了想试着认识它的每一个人,或者也使他困惑——由于它质朴自然,由于其中反映并表现了造物的生命力的昭然秘密。在我们读纯文学作品时遇见的真实中,它的表现方式是罕见的,甚至在浪漫派的作品中——讨论它时一般也要提到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整个浪漫派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一个意愿,它想报道造物的生命力之奇迹,同时并非没有这个已公开道出的隐念:此奇迹与造物主的秘密正好是同一的。这种意图也清楚地表现在浪漫派的语言和表达上。施莱尔马赫的运思和体系也大致含有一种巨大的有机体之生命——这种有机体硕大无朋,有如热带攀缘植物——这尤其使它们显示出常新的美和魅力。艾兴多夫的小说仿佛可以呼吸——浪

漫主义者如此喜爱的童话仿佛在我们眼前发芽开花。在诺瓦利斯那里，特别感人的地方则正是成长状态、萌芽时期，他的所有思想都处于这种状态，并在这个时期简直滔滔不绝地言说那种创造力——也是其首要对象。这里没有长着树根、树干和树冠的宇宙树，这里真的只有一枝蓝花，正是它当然完全在观念中（但也只能在观念中！）长成宇宙树①，一种奢求的知足，对此什么都可以说又根本无法说，也许人们只能看一看它，也许纵有任何疑虑也非得喜欢它，以便理解它。我敢于说出这番与众不同的话，因为这里也许恰恰可以关系到 19 世纪神学的核心，因为这个问题——理解整个时代即我们在此讨论的整个教会的时代——也许恰恰在诺瓦利斯那里以一种逼使人做出最后抉择的紧迫性提出来了。

在我看来，描述诺瓦利斯的思想世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或恰是只有重返人世的诺瓦利斯本人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做出了解的尝试，而不能要求以此认清这里或可看到的一切，更不用说能使一切为我们所理解。我们的方法是：尝试性地考察几个坐标系统，它们在诺瓦利斯的思维中似乎互相交叉，但均处于不同的层次。前面我已列出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对立统一："艺术 －哲学""自然 －历史""爱 －宗教"。在下面最后一项对立上——我想把最后这项对立称为"马利亚 －基督"——可提出一个问题：该把它同样理解为对立统一，还是理解为选言对立即二者择一，这将在最后讨论。

前三项对立之所以是对立统一，乃是因为它们各有一个准确的、因而中立的、因而优越的中心。这个中立的中心是它们共有的，即这三个坐标系统以交点重合方式相交。或者如果我们要把"艺术 －哲学""自然 －历史""爱 －宗教"分别理解为不是两条垂直相交的直线，而是一条直线的两个终点，这些直线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圆的直径，它们作为直径只能相交于一点。

① 《诺瓦利斯选集》，页 4。

要是人们以为对蓝花学说的这种数学式的概括是不合适的,是一种古怪的归类,那也许就大错特错了。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合式的概括。蓝花诗人之精神与数学之精神有一种亲和性,因此在精确的科学世纪的门前它并非陌生人。纯粹的浪漫派认为自己具有最严格的求实态度:"浪漫主义者研究生命,就像画家、音乐家和机械师研究色彩、声音和力。唯有对生命的细心研究,才造就了浪漫主义者"(《断片》,*1942*)。恰恰数学完全离不开这种求实和这种细心:

> 数学概念以彻底的可应用性为必要前提……宇宙的内在联系和交感是数学的基础……数学的关系即是宇宙的关系……真正的数学是术士的基本元素……在音乐中数学从形式上表现为启示,表现为创造性的唯心主义……所有享有皆是音乐的,也是数学的……真正的数学家是本真的(per se)热情者,没有热情就没有数学。诸神的生命是数学。所有神性的使者必定是数学家。纯粹的数学是宗教。只能通过神显(Theophanie)达到数学。数学家是唯一幸福的人……谁不虔心捧读一本数学书,像读上帝的书一样,谁就不能读懂它。(《断片》,*940*)。

"每个真实的系统必须具有与数学系统相似的形式——包括质量系统或分母系统"(《断片》,*107*)。

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可能已十分清楚,由于那些对立拥有同一个中立和优越的中心点,又能在即使是不同的对立之间产生大量的相互关系,甚至大量新的对立统一,以至于严格地讲在每项单独的对立上,我们必须不仅考虑到它的两极和它的中心,而且因为此中心同样是一切其他对立的中心,也立即间接地考虑到一切其他对立。

*1.* **诗。**

诺瓦利斯有时像费希特一样将那个中心称为"自我",而"非

我”——即宇宙,就是一切感觉刺激的统一——则与“自我”相对,但这样一来,自我之设定就可理解为一种宇宙之设定,而宇宙之设定也可理解为一种自我之设定(《断片》,*157*)。“将宇宙设定在自我之中或将自我设定在宇宙之中,这是一回事”(《断片》,*429*)。“按事物设立自己或按自己设立事物是一件事”(《断片》,*439*)。因此,诺瓦利斯同样可以说:“有个人成功了——他撩起塞斯女神的面纱——可是,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奇迹中的奇迹——他自己”(《诺瓦利斯选集》,卷Ⅲ,*95*)。同风信子和玫瑰的童话一样,在《塞斯的弟子们》中诺瓦利斯让那个寻找同一个“万物的母亲”的少年在塞斯重新找到的,不是那少年自己,而是他那朵被遗弃的、既施爱又被爱的玫瑰(《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48-149*)。诺瓦利斯因此超越了费希特,更完善更独特地将这个中心称为生命,而这个生命恰恰以此存在:它不能被理解,因为它是在自我与非我、存在与非存在之彼岸——由综合、正题和反题构成,却又不是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拥有它的本质(《断片》,*649*)。生命乃是“根本的、绝对的东西……将万有都连接起来”(《断片》,*506*)。

当诺瓦利斯将此中心称为诗时,他的指称是十分独特和原创的。“诗是纯粹的绝对的实在。这是我的哲学的核心。愈是诗性的,就愈真实”(《断片》,*1871*)。诺瓦利斯首先在“生成”“有为”“创造”这种本源的意义上理解了“诗”的概念。“诗人哲学家处于绝对的创造之中”(《断片》,*53*)。他将主语、谓语和系词相提并论(《断片》,*54*)。“超验的诗学讨论的是精神,在精神成为精神之前”(《断片》,*1890*)。“诗人是先验地发现征兆的人”(《断片》,*1908*)。“纯粹的诗人无所不知,他是一个真实的小宇宙”(《断片》,*1909*)。正因为如此,诗当然最终是“彻底个人的并因此是不能描述和不能定义的,谁不是直接知道并感觉到诗是什么,就无法将诗的概念教给他”(《断片》,*1887*)。诗人——恰恰真正的天才的诗人——是本真的人:

> 正是诗人——这些稀罕的浪游人——偶尔穿过我们的住地,处处恢复其古老而可敬的职司,即为人类和最初的神灵、为星辰、为春天、为爱、为幸福、为丰收、为健康和喜乐而效力;他们已经在此享有了天堂的安宁,不会在任何愚蠢欲念的驱使下蝇营狗苟,只呼吸而不损耗尘世果实的芳香,最终也不会被缚于冥界永不复还。他们是自由的客人,其金色的双脚只悄悄地走来,其亲在寓于万物之中并不由自主地展翅飞翔。一个诗人就像一个好国王,要在快乐明朗的面孔中才能找到,唯独他有权取智者之名。(《奥夫特尔丁根》,载《诺瓦利斯选集》,卷Ⅱ,*79*)

因此,诗与艺术完全不相合(故在诺瓦利斯这里,恐怕也完全不适合在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谈论"审美主义")。按照诺瓦利斯的观点,诗当然本身也是艺术,但同时它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与其他一切艺术有着根本区别。它不是用工具和手去创造,这使它一边与绘画另一边与音乐区分开来。

> 眼睛与耳朵对此毫无感觉……一切皆是内心的……诗人通过言语使我们感觉到一个陌生而美妙的世界。仿佛出自幽深的洞穴,过去和未来的时代、无数的人们、神奇的领域和最罕见的事件浮现在我们心中,将我们拽离熟悉的现时。人们听见陌生的话语,却知道它们应该意味着什么。诗人的箴言放射出一种魔力,就连寻常的话语也以撩人的音韵迸出,令听众如痴如醉。(《奥夫特尔丁根》,同前,*24*f)

在诺瓦利斯看来这正是浪漫派诗歌的本质:"以一种适意的方式使艺术陌生化,使一个对象变得陌生但却熟悉而有吸引力……"(《断片》,*1887*)。在一切艺术中只有诗能这样,或一切其他艺术也能这样,只要它们恰是诗性的。使熟悉的变得陌生,以此使陌生的变

得熟悉,这正是那种自我与非我的循环,那种生命本身的循环,诺瓦利斯相信自己在此循环中找到了诗作(Poiesis)的本质,尤其是创造的本质。

因此诗不仅是这些人和那些人的秘密,而总之是人的秘密。

> 这是相当糟糕的,克林索尔说,诗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诗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会。根本没有什么特殊。这是人的精神固有的行为方式。每个人每一分钟不都在做诗和追求吗?"(《奥夫特尔丁根》,同前 *97*),

超验的诗包含"一切超验的功能,实际上包括总之超验的东西。超验的诗人总之是超验的人"(《断片》,*1875*)。

一言以蔽之,自我或生命或具有决定意义的诗之概念,即中立和优越的中心之概念在诺瓦利斯那里可以定义为无限的内在之无限的外在化,或者也可定义为无限的外在之无限的内在化,正如二者在人的生命行动中能够和应该发生,并且实际发生着。我们以此认识的不仅是一个系统性的原则,也不仅是一个组织化的原则,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原则。一切其他原则都是这一个创造性原则的运用,并在实质上与此等同。因此只有该原则能够中立地和优越地处于一切其他原则的中心。当诺瓦利斯最终也乐意将其称为魔幻的,将诗人、抒情诗人即总之人称为魔幻师时,他就完全并非常明确地切中了他以此所指的东西"(《断片》,*669*)。我们还须在第三部分回到以此所提出的问题上来。

### *2.* 艺术

这种诗性的或者说魔幻的原则与艺术的特殊亲和性不该受到错误的认识。我们已听说该原则与艺术不易相合。但是被诺瓦利斯认识为本真的人之诗人,总之首先也是这个词狭义上的并尤其具有艺

术家的全部特性的诗人。“艺术就是培养我们的效能”(《断片》, *1771*),“艺术家立在人之上,如同雕像立在基石之上”(《断片》, *1778*)。另一方面:“诗人使用物件和语言,好像琴键一样”(《断片》, *1904*)。“美的东西是典型的善(κατ' ἐξοχήν)的呈现物”(《断片》, *1788*)。“美是客观的善”(《断片》,*1792*)。“在一切真正的艺术中有一种精神被实现——从内部被生产出来——精神的世界”(《断片》,*1793*)。正因为如此现在也有一种艺术的客观性。恰恰在他的艺术学说中,诺瓦利斯几乎无意打开一种不受约束的直接性之闸门。诗人不可能有足够的冷静和审慎。

> 当一场剧烈的风暴在胸中翻腾,注意力消失了。只剩下一片颤动的茫然,那将是一阵混乱的呓语……纯真的情绪如同光,一样平静和敏感,一样轻灵和具有穿透力,一样强大和一样具有难以觉察的效力,如同这种珍奇的要素,它非常均匀地散布到一切物体上,让它们展现出迷人的千姿百态。诗人是纯钢,敏感得像易碎的玻璃丝,坚硬得像压不扁的卵石……诗必须首先……当成严格的艺术去追求。若当成单纯的享受,诗便不成其为诗了。一个诗人不能整天东游西逛,去搜寻意象和感觉。这完全是错误的道路。纯净和开朗的心情、善于思考和观察、熟练地将自己的才能投入并保持在一项能启动这些才能的工作上,这些就是我们的艺术的要求。”(《奥夫特尔丁根》,同前,*92 -93*)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艺术与生命、艺术与诗的同一性。在此我们已经超出艺术范围,窥见了那种使艺术成为可能并对它加以规范的思的力量:没有哲学则没有完美的创作。

### *3.* 哲学

“诗人与思想家的分化只是表面上的,并对二者都不利。这是疾

病和病态组织的症状”(《断片》,*1907*)。哲学不过是一场感觉之梦(《塞斯的弟子们》,载《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52*)。这里并没有贬低的意思。做梦对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哲学本是感觉。哲学涉及一个不能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哲学没有涉及一个对象。这使哲学有别于其他科学,因为后者都涉及可学习的对象。哲学是被反思的感觉,建基于自我的自我意识(《断片》,*64*),或者从客观上讲,哲学是通过事物与自我的自我意识之联系对事物提出根据,而在此自我意识中,人必须为自己认识绝对的根据(《断片》,*65*)。一切哲学起始于哲思者哲思自己即消耗自己同时又恢复自己之时(《断片》,*95*)。我们也可在此认识哲学与诗学的关系。“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爱抚、一种表达:以对反思的最深切的爱、对智慧的绝对兴趣为对象”(《断片》,*69*)。“哲学本是乡愁,处处为家的欲求”(《断片》,*70*)。哲学在“超越自我的行动”中与生命之起源那个初始点相吻合(《断片》,*95*)。“总之像天才的活动一样,哲学也是不可描述的”(《断片》,*73*)。又如:“没有具体的哲学,因为哲学乃是智性本身”(《断片》,77)。正因为完美的哲学无非是诗学,它也就必须与狭义的艺术相吻合,它必须将自己理解为艺术,这种艺术就是“按照一种绝对的、艺术的观念去制造我们的全部表象,从我们的精神深处出发去思考一个先验的世界体系,积极地运用思维器官去建构一个纯粹认知的理智世界”(《断片》,*1793*)。“诗人结束一如他开始这个征程。如果说哲学家只是规范一切、设定一切,诗人则解除一切束缚……诗是哲学的钥匙”(《断片》,*1875*)。于是,我们又从这项对立的第二个极点被引回到第一个极点。

#### *4.* 自然

在本体论层面上有艺术与哲学的对立,而在现实存在的层面上则有自然与历史的对立,二者是相应的。自然是“感动我们的事物之总和”。自然是“那种神奇的联合体,我们的肉体将我们引入其中,我

们按照肉体的组织和能力的标准去认识它”(《塞斯的弟子们》,同前,*154*)。自然是“风神的竖琴(Aeolsharfe),它是一种乐器,而此乐器的音符又是我们身上更高级的琴弦之键”(《断片》,*498*)。

> 那两眼放光的少年大声说道:谁的心不随翻腾的情欲而震颤呢,当自然最深沉的生命无比充盈地涌入他的胸怀,当那种强烈的感觉——对此,语言除了爱情和情欲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名称——在他身上蔓延开来,像一股迅猛的热流溶化一切,而他怀着甜美的恐惧颤抖着,沉入自然那幽深迷人的怀抱中,这可怜的人儿在情欲的滚滚浪潮中日渐憔悴,只剩下无穷的生殖力的一个燃点,汪洋大海之中一个吞没一切的漩涡。(《塞斯的弟子们》,同前,*160*)

在这些酒神颂歌后面隐含着——特别像他那些断片所表明的——诺瓦利斯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经验,特别是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和医学领域。

> 长期不断的交往、自由而巧妙的观察、专注于轻微的暗示和特征、内向的诗人生活、训练有素的感觉、单纯的敬神的心态,这些就是对一个真正的自然之友的基本要求。(《塞斯的弟子们》,同前,*144*)

在这些要求中,“内向的诗人生活”在此也是最关键的。

> 自然精神在诗歌中显示得最为充分。当人们诵读并聆听真正的诗歌时,就会感觉到自然的内在理智在活动,在自然之中和自然之上飘荡,仿佛是同一个自然的圣体。通过一种语言,自然科学家和诗人愈来愈显示出他们像一个族类。(《塞斯的弟子

们》,同前,*141*)

虽然诺瓦利斯在此也告诫自己求实,但恰恰在此人们势必会发现,被观察者的客观性已受到观察主体那风暴般的性爱的威胁。而且这里整个思的节奏平衡也受到威胁!听起来令人不安,当他宣告:“这条神秘的路通向内心。永恒连同其世界——过去和未来——要么就在我们身内,要么就不在任何地方”(《断片》,*593*)。

我们为什么必须艰苦跋涉去穿越可见事物的混浊世界?更纯净的世界就在我们身内,就在这泉源里。那场五彩缤纷、熙熙攘攘的戏剧的真实意义在这里显露出来;当我们看够了这些场景走进自然时,那里的一切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肯定认得每个形象。我们不必久久地探索,一个简单的比较,在沙洲上走几趟就足以使我们明白。所以在我们看来万物是一篇大文章,我们有解读它的密码,没有什么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我们事先知道这个庞大的钟表机构如何运作。(《塞斯的弟子们》,同前,*146*)

当下述现象在塞斯的弟子们中间——人们起初以为这里是一所自然科学学院——出现时,自然科学也似乎在自己创立之时又化为乌有了:

还有一个孩子得到一等①,他一到这里,老师就想把课交给他来上。他有一双大大的深深的蓝眼睛,皮肤像百合花一样晶莹透亮,头上的鬈发好比黄昏时闪闪的云丝。他的声音穿透了我们大家的心,我们很乐意把我们的花儿、石子、羽毛,很乐意把

① 德国学校的成绩分为六等,以一等为最高。——译注

> 一切送给他。他露出非常严肃的微笑,跟他在一起我们的心情十分愉快。他以后会再来,老师说,住在我们这里,随后就下课了。(《塞斯的弟子们》,同前,*138*)

我们不知道,诺瓦利斯是否还会沿着这条不无危险的路线继续走下去,或他是否会接近歌德那种十分成熟的自然观。但是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地方也点明了这个预告:将向外的认识转回到那个中心之原则上来。这里预告的是那个以压倒优势向人进逼的自然界的必要的对极。而这个自然的对极在诺瓦利斯那里却与历史相吻合。因为能够像在一部大乐器上一样在自然上发挥想象,这还不够。只有理解了自然的历史和自然的时间深度,才能理解自然本身。历史又叫做精神,因为精神与“人类的对抗形象”中的自然相对立。自然不是神性的,假若它既没有自己的历史,假若它也没有一种精神。

> 想要理解自然,就必须让自然在它的整个顺序中内在地形成……只有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认可的工具和媒体,它才是可以理解的。(《塞斯的弟子们》,同前,*157 -58*)

关于自然观之中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诺瓦利斯脑子里似乎并没有冒出什么跟歌德的说法不同的东西,尽管他对此发表了一些耸人听闻却含糊不清的看法。

### *5.* 历史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奥夫特尔丁根在他的迎亲旅途上,为什么必须先后以矿工和隐居者的形象与自然和历史相遇。自然与历史其实在对立统一中相对峙。在诺瓦利斯看来,如果历史现在特别需要加以考虑,人也会在历史中去从非我中寻找自我,从陌生物中寻找熟悉物,并且找到它们。诺瓦利斯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自然方面的主

要问题是找到，在历史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寻找那个巨大的X，整个思路就是关系到这个X。这里又该看清楚，历史的求实——它现在确实在陌生物中寻找熟悉物——这个概念对诺瓦利斯也并非不熟悉。但是在他看来，比评价精确而单一的历史研究之意义重要得多的在此却是：对这种研究的变种以及一切纯分析的、非哲学的、非诗学的历史研究展开论战，“历史研究者也必须是诗人”这项准则，以及“诗人在童话中比在科学编年史中更是真理”这个论断(《奥夫特尔丁根》，同前，*71*)。摘自《夜颂》的一些诗节或可说明这位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是以哪种目光审视历史的：

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忠心
在尘世有什么用途。
古老的事物已无人垂青，
新的又有何益处？
哦，注定要忧伤，注定要孤独，
谁若痴心热爱远古。

远古，那时以崇高的火焰
情欲明净地燃烧，
那时人们还能够分辨
天父的手和容貌。
心胸高洁，禀性单纯，
还有人酷似自己的原型。

远古，那时最古老的氏族
还依然繁荣辉煌，
那些向往天国的孩子
还渴求痛苦和死亡。

纵情享乐虽令人陶醉，
有的心却甘愿为爱而破碎。

远古，那时连上帝也常常
在青春的激情中显身，
在爱情中为早早的死亡
献出他甜美的生命。
他心中仍有恐惧和伤悲，
好让人觉得他愈加可贵。

既向往又紧张，我们发现远古
笼罩在幽暗的夜里，
炽热的渴望永难满足，
若时光仍在流逝。
我们一定要返回故乡，
好把那神圣的时代瞻仰。

还有什么挡住我们的归程，
至爱的人们早已安息。
他们的坟墓结束了我们的人生，
如今我们惶恐而伤悲。
我们再没有什么可寻求——
心已厌足——世界空虚。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30*)

恰恰最后的诗节大概清楚地表明，诗作(Poiesis)简直也成了这个客体的主，这又对本来似乎有意在这整个思中建立的平衡构成极大的威胁：诗作简直成了主，以至于创造性的、太富于创造性的人发现自己愈来愈被逼近一个可怕的孤独之深渊的边缘。在上面的诗节

中以小调道出的东西,诺瓦利斯也能以大调言说:

如果数字和图形不再是
一切造物的钥匙,
如果歌唱或亲吻的人们
学识比大师还精深,
如果有一天世界必定
回归到自由的生命,
如果那时光与影重新
合为纯粹的澄明,
如果人们从童话和诗句
认识真实的世界历史,
于是整个颠倒的存在
随一句密语飞逝。 (《诺瓦利斯选集》,卷Ⅱ,*142*)

我们从诺瓦利斯那里获得的唯一的历史才能之样本,即写于*1799*年的文章《基督世界或欧洲》,同样给人以创造性的人——这些突破在他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受到极度威胁的印象。诺瓦利斯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圈子:从和平友爱的中世纪统一教会那个被大胆理想化的或虚构的形象出发,经过宗教改革——它将一个革命统治宣布为常设性的,以世俗的方式将教会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合并起来,并且将极其陌生而世俗的语文学引进宗教事务之中,再到启蒙运动——它竟波及最遥远的太阳并恰恰因此预告了那场骤变,它憎恨教会、《圣经》、信仰、激情和诗;最终回到现在正预告自己来临的复活时代,即迎接一位新弥赛亚的时代,尤其在这个时代,有一位弟兄被称为"一个新时代的脉搏"并受到赞美,他给那个圣女即宗教"做了一件新的披纱",这件披纱"很贴身,透出她那美丽的形体,却把她遮掩得更端庄,胜过另一件"。诺瓦利斯对召开"一个值得尊敬的欧洲

红衣主教会议”怀着这样的期待:让这个新时代变得公开,以此使基督世界恢复活力,并且在各个方面使欧洲复兴及得到和平。

> 何时或最早在何时?这不必追问。一定要有耐心,它会来的,它必然来临,那永久和平的神圣时代,到那时新耶路撒冷将是世界的首都。在此之前,我的信仰的同志,面对时代的危难,你们要始终保持乐观和勇气,用言语和行动传扬上帝的福音,并始终忠实于那真正而无限的信仰,直到进入死亡。(《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35*)

这里人们再次看见这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陷于一种令人伤感的孤独之中,人们不妨再次问自己,他的危机是否可能也建立在悲剧性的罪过上,是否一种已经远远放弃了观望的灵视可以在别处结束,而不是在这种痉挛的——而且言说得并不可信的——希望之中结束。人们也不妨再次问自己,要是诺瓦利斯活得更长一些,他是否会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他是否会找到一条路,从那里朝后或朝前通向一种最终的、历史的智慧。够了,这里对历史问题本身的感受总之也充满了激情,诗作——人的创造性的内心世界——证明自己也是打开这本秘籍的钥匙。

### *6.* 爱

本体论性质上的艺术与哲学以及存在性质上的历史是什么,个人或伦理的思考层次上的爱与宗教就是什么。这里比前面更困难的也许是在各项对立之间加以区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区别于那个创造性的中心。

关于“爱”,恰恰在这个概念最简单的意义上,诺瓦利斯的表述并不具有人们对他也许能够期望的广度,这正是笼罩着诺瓦利斯现象的诱人气氛。他在性爱的领域里经验甚少。他与索菲订婚的确只是

由于爱人的早死才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无论从经历上看还是就创作而言,他与尤丽叶的第二次订婚并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关于一切创作的这个主要题目,我们从他那里读到的少量精练的论述反倒更加清晰。在诺瓦利斯看来,性爱是人类生命中的决定性的事件,因为它乃是那种交互作用的公开的秘密。爱是“我们最隐秘和最奇特的存在的一种神秘的融合”(《奥夫特尔丁根》,同前,*100*)。在生命中、在一切艺术和哲学中、在自然和历史中,这关系到自我和非我。诺瓦利斯却想超越费希特,将非我理解为“你”。他认为在费希特那里恰恰缺少爱。爱将非我理解为“你”,乃是通过将非我理解为被爱的和施爱的“你”;并因此理解为“一个乐园的中心点”(《断片》,*1257*),理解为“一切对象的对象”(《断片》,*1260*);因此才有“爱是最高的实在、最初的根基”(《断片》,*1677*),“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宇宙的阿门”(《断片》,*1745*)。

>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觉得我现在才开始生活。——我的玛蒂尔德,现在我才感觉到,不朽意味着什么。——你会多么替我感到羞愧呀!只有通过你,我才是我所是的。没有你,我也许什么也不是。一个没有天堂的灵魂是什么,而你就是那承载并扶持我的天堂。——我对永恒一无所知,可是我猜想,当我想念你时我所感受到的,一定是永恒。——是的,玛蒂尔德,我们是永恒的,因为我俩相爱。(《奥夫特尔丁根》,同前,*98*)

在《奥夫特尔丁根》中,我们听见恋人就是这样交谈。但是在这段爱情的描述中决定性的却并非恋人相互找到自己,而是那种方式:他们怎样同时相互凝望并相互望过对方,怎样各自在对方身上发现那个崭新的秘密的诗之世界。

爱情从幽暗的小径走来，
只有那月亮窥见，
阴影的王国已经敞开，
装饰得美轮美奂。

蓝色的烟雾镶一条金边
环绕着爱情飘浮，
幻想匆匆把爱情催赶，
越过大地和激流。

溢满胸怀的爱情在飞攀，
伴着奇妙的心绪；
一种未来的满足的预感
驱逐了狂热的情欲。　　　　（《奥夫特尔丁根》，同前，*107*）

这里所讲的已是天国的性爱，或总之不再是只联结人与人的性爱。因为一旦这种性爱达到目的，这对情人——男人和女人——就已经消失在各自在对方身上所找到的那种永恒－人性的东西之中，小说性的东西就已经消失在纯浪漫主义的东西之中，只是为了后者的缘故，前者才应该并允许存在，然后才会出现：

*爱的王国已经开启，*
*寓言开始幻想玄思。*
*万物重温泰初的游戏，*
*每个都寻思遒劲的话语。*
*于是伟大的宇宙之情*
*活动无涯绽放无尽。*
*一切必须环环相扣，*

一个靠另一个生长和成熟；
当每一个与一切融为一体，
急欲沉入一切的深底，
使自己独特的本质生机盎然，
并获得千万个新的观念
方可在一切中自我拥有。
宇宙化为梦，梦化为宇宙。（《奥夫特尔丁根》，同前，*126*）

因此，通过如此穿越创造性的中心，爱的对极现在也必须在爱中、在它与爱本身的魔幻的同一中始终闪耀。因此，那段恋人的对话这样继续下去：

哦，爱人，上天把你赐予我，好让我崇拜。我敬仰你，你就是那位圣女——是她把我的心愿带给上帝，他通过她向我公开自己，他通过她向我昭示他充盈的爱。除了无限认可相爱的心并使它们永远结合，宗教还能是什么？只要有两人在一起，他就在他们中间。我必须永远贴着你呼吸，我的胸膛永远也不会停止吸纳你。你是上帝的荣耀，最迷人的躯壳里的永恒生命……我发誓永远属于你，玛蒂尔德，这誓言像爱、像上帝此刻在我们身边一样真实。（《奥夫特尔丁根》，同前，*98 -99*）

因此诺瓦利斯自己才会在日记上写道："我对小索菲怀有宗教——而非爱。绝对的爱，不依附于心，建立在信仰之上，就是宗教"（《断片》，*47*）。

### 7. 宗教

"爱可以靠绝对的意志转化为宗教"（《断片》，*1746*）。我们已经对这句话有所准备。如同艺术与哲学，如同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如同

爱,宗教对于诺瓦利斯首先也无疑是人的一项事业,浪漫派文化的一项工作。

> 还没有宗教。人们这才必须建立真正的宗教的基础组织。你们相信有宗教吗?要联合许多人才能创立并形成宗教。(《断片》,*1676*)
>
> 借助于一种道德启示、一种道德上的核心奇迹,上帝的概念才能从一切情感能力的聚合中产生出来。(《断片》,*1679*)

为了找到上帝,当然需要一个中间环节。但这个中间环节必须由我们自己挑选,而且这个选择必须是自由的。瞻望替代上帝本身的中介乃是偶像崇拜。中介是神的器官,是神的感性现象,诺瓦利斯想把泛神论理解为这种思想:*万物*皆可是神的器官、中介,方法是"我"将万物提升为诸如此类,而诺瓦利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信奉泛神论。他拒绝只愿意承认一个这种器官的一神论,但认为这是可能的:将泛神论和一神论以这种方式合并起来,即人们使一神论的中介变成泛神论的中心世界的中介,而这个中心世界似乎是由此中介定为中心的(《断片》,*1688*)。在我看来,这些句子恰恰表明,我一开始就划出的从诺瓦利斯经由施莱尔马赫再到特洛尔奇这条线索是正确的。因此诺瓦利斯也认为《圣经》还始终处于成长之中(《断片》,*1707*)。"每个人的历史应该是一部《圣经》;将是一部《圣经》……一本《圣经》是写作的最高使命"(《诺瓦利斯选集》,卷Ⅲ,*202*)。"没有不是基督教的宗教"(《断片》,*1714*)。"我们的一生就是侍奉上帝"(《断片》,*1733*)。诺瓦利斯谈到"宗教的无限悲哀",这不足为奇:"要求我们爱上帝,那他必定需要帮助"(《断片》,*1747*)。不足为奇:诺瓦利斯阐明了一种——人们已经可以这样说——骇世惊俗的圣餐哲学,我们今天的一切象征主义的朋友也许很难对它的存在有足够的认识。它在这句话中登峰造极:

所以我们每天享有自然的守护神，所以每一餐成了纪念餐，成了改变灵魂亦如维持肉体的餐，成了在尘世净化和神化的神秘手段，也成了使人复活的与那位绝对生者交往的神秘手段。(《断片》,*1766*)

从下面这首摘自虔敬之歌的颂歌中，人们可以窥测这种哲学的全貌：

**颂　歌**

很少人知道
爱的秘密，
感觉到永不餍足
和永恒的渴望。
圣餐的
神圣含义
对尘世的感官是一个谜；
但是谁一度
从灼热的可爱的嘴唇
撮取生命的呼吸，
谁的心曾被
圣洁的激情融化为颤栗的波浪，
谁的眼睛曾经睁开，
容他估量
深不可测的苍穹，
谁就会食他的肉，
并饮他的血，
永远永远。
谁参透过这尘世肉身的

崇高的意义?
谁能说
他懂得这血?
一切终将是肉体,
一个肉体,
在天堂的血中
漂游着那极乐的一对。——
哦,愿世界海洋
已经染红,
峭壁耸入
芳香的肉身里!
甜美的圣餐永不结束,
爱永不满足。
它拥有那爱人
还不够深切,还不能尽享。
益发娇嫩的嘴唇
使这份享有
变得更密切更亲近。
更炽烈的快感
令灵魂颤抖。
心也变得
更饥饿更渴望:
这爱的享受就这样延续
从永恒到永恒。
清醒的人们
一旦品尝到,
就会抛开一切,
坐到我们身边

永不散席的
渴望的餐桌旁。
他们会认识
爱的无限充盈,
并且赞美
肉与血的飨宴。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73－74)

如果人们有理由说启蒙运动亵渎神灵,那么这种亵渎在纯粹的浪漫派的魔幻宗教学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恰恰纯粹的浪漫派的宗教学说据说已成为19世纪宗教学说的秘传玄奥,那么前者与18世纪独立王权(Absolutismus)的持续不断的联系,也许正是在这种玄奥中暴露无遗。这的确是很清楚的,诺瓦利斯自己也说,他的宗教学说是爱的学说,当然是天国的爱的学说,但终归是爱的学说。也许人们毕竟有权责怪他,而且在这方面还不是最终的责怪。但恰恰在此冒出了一个最后的问题,一条怪异的线索,从这条线索看来,随着他的宗教学说陷入动摇,他的整个学说——诗作乃是这种学说的结束语,一如这种学说恰恰在他的宗教学说中欢庆自己的最后凯旋——如果没有被取消(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说),却也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 三

在诺瓦利斯有关数学的断片中,某处括弧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小定理:"上帝有时是 $1 \times \infty$,有时是 $\frac{1}{\infty}$,有时是 *0*"(《断片》,*909*)。在"有时是 $1 \times \infty$,有时是 $1 \times \infty$"之中包含着纯粹的浪漫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在补充的"有时是 *0*"之中则包含着纯粹的浪漫派的整个问题。

*1* 自然是自我的或生命的现实,或诗作的真实,在此现实或真实

中，个体肯定、实现、占有并享受它自己。这种 *1* 与∞的相乘和相除，概括了内向化与外向化、集合与延伸、变熟悉与变陌生的循环，在此循环中，诗作及以此个体、及以此终极实体、及以此上帝，都是发生的事件。分别从对极来看，即透过持久的、可设想为透明的 *1* 来看，艺术与哲学、自然与历史、爱与宗教既可意味着 $1\times\infty$，也可意味着$\frac{1}{\infty}$，创造性的主体既可极度地增加也可极度地减少它的生命、它自己，却不会——在 *1* 这个基本前提下，就连无限物也不能使它高于最高物，而顶多达及最高物——在增加及减少中放弃或哪怕仅仅危害它的实体，即它自己。它时而向这方面时而又向那方面*走入极端*——哲学与艺术、爱与宗教好像出现及消失在对方之中。但是它始终只到极端，它关心它每次又将从那里无恙归来。它游戏，它舞蹈，当然是在一条高高的有生命危险的绳索上，但它舞技高超，因此哪怕有一切危险也不会掉下来。它得到了无限的欢呼，也得到了无限的悲哀。那么这也就是一切。为什么现在这个 X——它可以有时是 $1\times\infty$，有时是$\frac{1}{\infty}$——不该是上帝呢？它无疑是美的。它毕竟至少是一个神，这个舞者，这个永动机，一个神，把它当上帝服侍可能使一个人的生命足够丰富，在它以外再去守望另一个神，可能是愚昧的开始。谁还需要更多，如果他拥有这个：当他作为整体的前提拥有他自己？

当诺瓦利斯补充上帝也可能是 *0* 之时，他可能想到了什么？这个定理可能想表示否定："没有另一个上帝"——也就是在我们通过拥有自己而拥有的那个舞者之外。浪漫派似乎不是真的想提升自己以否定这另一个上帝？如果它不想这样，这个否定就不是必然出现在浪漫派的结论里面？但即使"上帝是 *0*"这个定理想表示这个否定，那它不是却以此确立了——诚然仅仅是被否定的——这另一个上帝的概念，而且在上帝这个真概念之外还提出了舞者上帝这个概念吗？现在这个定理似乎却恰恰不想表示这个否定。诺瓦利斯太笃定、太不容争议地将这第三个"有时"与前面两个相提并论。他似乎在同等意义上肯定地指出了：上帝也可能是 *0*，正如他有时是 $1\times\infty$，

有时是$\frac{1}{\infty}$。

这样一来,人们不就把诺瓦利斯看成了这样一个人,由于求全或谨慎或美的缘故,或出于任何一个别的理由,他把一颗定时炸弹装在他住房的地窖的墙上,而且导火索一直牵到他的书桌旁?但愿千万别出差错!*0* 这个概念简直开不得玩笑。*0* 确实不只是一个小而无害的过渡点,在 $+1$ 与 $-1$ 之间,在 $+\infty$ 与 $-\infty$ 之间,或者在 $1\times\infty$ 与 $\frac{1}{\infty}$之间。“*0* 是肯定的非规定”(Nichtbestimmung),这是诺瓦利斯自己下的定义(《断片》,*910*)。*0* 至少作为强调的问题不是位于 *1* 的旁边,而是——从上往下垂直地切断整个数位序列——位于 *1* 之上和之下,正如它位于百万和十亿之上和之下,甚至在无限数之上。就算 *1* 赢得了整个世界,这对它又有何益处,无限对它有何益处,一切加、乘和乘方对它有何益处,(倘若这样列下去一定更美)一切减、除和开方对它有何益处,倘若最后的真实也许不该是它而该是 *0*? 同百万、十亿和无限数一道,*1* 立在 *0* 的阴影或光亮之中。*0* 是终结或开始,而不是 *1*,也不是无限数,不管是乘方的还是开方的无限数。如果我们已经将 $1\times\infty$ 和$\frac{1}{\infty}$正确地解释为浪漫派辩证法的数学表达,*0* 就是浪漫派辩证法的前提,即那种人的自我拥有所面对的那个问题的同样准确的数学表达。现在这个 *0* 应该等同于上帝,总之应该可能等同于上帝。鉴于这种可能性,与 *1* 相对的 *0* 获得了何等的分量!

“上帝有时是 $1\times\infty$,有时是$\frac{1}{\infty}$,有时是 *0*”,这个定理意味着什么? 在它的第三部分,它显然意味着“概念转换”(μετάβασις εἰς ἄλλο γένος),而这种情况不可能设想得更强烈、更危险。它意味着“上帝”这个概念的最极端的分裂,而上帝是整个句子的主语。于是,上帝一方面是那个 x,他在 $1\times\infty$ 和$\frac{1}{\infty}$这两个极限值之间——应该注意是在 *1* 的基础上——可以是一切:大概这就是舞者上帝。于是上帝另一方面是那个 y,它作为不可取消的问号和感叹号恰恰与 *1* 这个基础相对立:立着而绝不舞蹈(不像 x 可以在艺术与哲学、自然与历史、爱与宗教之间舞蹈),他立在那里,像《唐璜》

(*Don Juan*)中那个冷漠客人,或像圣诞夜牧羊人中间那个天使,作为愤怒之日(dies irae)①或作为复活日,总之作为时间的终结。上帝立在那里,以此使得整个舞蹈要么绝不可能:“你掩面,它们便惊惶;你收回它们的气,它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诗篇》*104* 篇 *29* 节)——要么却可能:“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诗篇》*104* 篇 *30* 节)。如果也有一个 y,x 会变成什么? x 和 y 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是上帝,如果都是,则会很不相同,像天和地不同,像有和无不同,像造物主和受造物不同。真正的上帝,最终的本来的意义上的上帝只能是二者之一。在二者之间必有抉择,或也许作为抉择之秘密,就像在迦密山上(Karmel)的启示:“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上帝”(《列王纪上》*18* 章 *24* 节)。对诺瓦利斯或任何其他的人,我们无法知道和说出,这种抉择或启示在他的生命、意愿和思想中是否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不能看不出,*0* 的问题及其后面的 y 上帝的问题在他的生命、意愿和思想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此还有一些征兆,比那个也许未经太多思考就匆匆落笔的“有时是 *0*”更具有说服力。

在诺瓦利斯的生命中,有一种对人而言十分普通的因素扮演了一个却极其特殊的角色,它与那个“有时是 *0*”有着密切的关系:**死亡**。首先是由于患有不治之症,他自己早就在渐渐死去,这已经预先远远地投下了阴影;然后而且主要是由于——但丁的贝亚特丽丝(Beatrice)经历的惊人重复——*1797* 年春天死亡夺去了他的未婚妻索菲,三年前他认识并立刻爱上了她——当时她才 *13* 岁。我们已经听说,他与这个少女的欲爱关系早在她生前就不可抑制地——按他的整个禀性也不可能不这样——升华并净化为一种宗教关系。但现在这种爱——即一个已经献身于死亡者的爱——的特别之处,是它竟成了对一个死者的爱。人们不妨可以说,诗人的第二次订婚,在生

① 追思弥撒赞美歌的歌名和开头。——译注

平上如此引人注目，在不到一年之后完成，这次订婚最有力地证明了那种无与伦比的性质——恰恰因此第一段关系对于他才是绝妙的，如此绝妙，以致层次完全不同的第二段关系可能也许甚至必然与之并存。人们应该注意，诺瓦利斯给我们留下的所有比较完美的作品：《塞斯的弟子们》、《基督世界或欧洲》、《奥夫特尔丁根》第一部、《夜颂》和《虔敬之歌》，都出自 1798 至 1801 年，也就是说已经处于那个事件或诗人从中获得的认识的阴影或光亮之中。这种认识因此不是像一场春夜的霜降，摧折或毁灭了另一个萌芽，而是正如它在时间上领先于诺瓦利斯的所有比较完善的作品，就内涵和原则而言它也是其开端。它奠定了一切，奠定了我们先已考察过的整个诗作学说本身。它是那高高的绳索，在诺瓦利斯那里，浪漫派辩证法之舞蹈就在上面表演。是它使诺瓦利斯成为这个诺瓦利斯。

这个认识关系到什么？人们可以联系前面摘录的对 0 概念的定义表述如下：这关系到对自我的、生命的、诗作的“肯定的非规定”的认识。浪漫派的诗学首先从 1 这个规定点出发：在诗作中，人将他自己设定为终极实体。接着他敢于提出浪漫派的诗学，接着他设定了 $1 \times \infty$ 和 $\frac{1}{\infty}$ = 上帝。1797 年获得的隐秘智慧则声称：在 1 这个规定点之彼端发生了肯定的非规定！人们应该注意：肯定的非规定——就是说，浪漫派的综合的这个极限、这个彼端——必须理解为不仅是否定的，而且是肯定的。在这种综合及其问题之上的一个新的、至少同样严肃的问题领域好像在此敞开了——好像！因为这个我们恰恰不知道，我们也许不可轻率地对此给予肯定的抉择（我们很难给予否定）：是否这个新的问题领域真的对诺瓦利斯的思想敞开了，是否那梦游般的确信——我们看见这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怀着这种确信走自己的纯粹浪漫主义之路——从那里起发生了动摇。这也是可能的：他只是让那种认识再次向他证实了并这才真正强化了那种确信；这也是可能的：他也成功地将死与生的对立——它在爱与宗教的对立之彼端向他敞开了——包括在浪漫派的综合之内，将死亡“化为一

种和谐的游戏”,并将死亡“证明为每个单一生命的创作中的一幅阿拉贝斯克图画(Arabeske)①”,就像伯尔舍(《诺瓦利斯选集》,页*38*)赞许的那样。这也是可能的:在碰到那个肯定的极限时,他想公开合掌膜拜的那个人物却只是马利亚而非基督。我们必须满足于这个推断:总之也可能是别的情况,诸如下面这些也是可能的(就此事的实质而言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推翻它们):这里也许表明了某种极端异类的认识;浪漫派的综合在其自信的整个光芒中也许最终本身却包含着一种极大的、根本性的、无法再消除的动摇、质疑甚至扬弃;因此诺瓦利斯在那个极限上所遇见的,也许却正是基督而非马利亚。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诺瓦利斯在《夜颂》中道出了他的发现,即在光——空间的神奇现象中一切有活力、有感觉天赋的人最喜爱的现象——与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夜之间的冲突中,更高的尊严和优先地位应当归于后者。

你也有
一颗人的心,
幽暗的夜?
你在你的袍子里
藏着什么,
虽然看不见
却震动我的灵魂?
珍贵的香膏
从你手中,从那束
罂粟花上滴落。

---

① 原指一种阿拉伯伊斯兰造型艺术风格,图案多以和谐的弯弯曲曲的须状线条来装饰。线条纵横交错,纷繁复杂,时隐时现,构成迷惑视觉的画面。——译注

在甜美的沉醉中
你展开心灵的沉重翅膀。
你赐予我们欢乐
朦胧而难以形容，
隐秘，如你自身。
那些欢乐
让我们预感到一个天堂。
我觉得光
和它那些绚丽的事物
多么贫乏和幼稚，
白昼的离别
多么令人喜悦，
简直是一种恩惠。
看来只因黑夜
会使你的仆人们疏远你，
你才在
广袤的空间
播下闪亮的星球，
好宣告你的全能，
你的复归，
在你远离的岁月里。
但那些无限的眼睛
仿佛比
闪耀的星辰更美妙，
是黑夜
在我们心中开启的。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4*)

这一发现是怎样得来的？下面这段散文体颂歌[1]给出了答案：

> 从前，当我流淌着辛酸的泪水，当我的希望化为乌有只剩下痛苦，我孤零零地站在凋敝的墓旁，它把我生命的形象埋藏在那狭窄幽暗的空间里——没有哪个孤独者这般孤独，为无法形容的恐惧所驱使——耗尽了力量，唯余悲苦的念头。当我就这样四处搜寻救星，进退两难，怀着无限的渴望把那飞逝的熄灭的生命眷念——这时从蓝色的远方——从我昔日的福乐之高空——一片暮霭骤然降临——霎时断裂了诞生的脐带——光的束缚。尘世的荣耀消遁，我的哀伤随之而去——悲情汇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新世界——夜之魔力，天堂之眠，你征服了我。——那个地方缓缓升起：在它的上方飘浮着我那解脱的新生的灵。坟冢化为烟尘——透过烟尘我看见爱人神化的面容。她的目光里栖息着永恒——我握住她的双手，泪珠连成了一条亮晶晶的拽不断的带子。千年万载向下涌入远方，恍若风暴。贴着她的脖颈我为这新生哭出了欣喜的泪水。这是在你之中的第一个梦。梦已过去，但留下了它的反光，永恒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夜之天堂和这天堂之太阳，我的爱人。（《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7*）

由此可见，诺瓦利斯并没有根据这个发现和观点而否弃光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正是柏拉图式的、双重反映的否定。

> 我乐意
> 活动勤劳的双手，
> 处处留意

① 《夜颂》有诗体和散文体两种形式，诗体为手稿，散文体发表在《雅典娜神殿》上，内容略有出入。——译注

你需要我的地方，
赞叹你的光芒
绚丽多彩，
不懈地关注
你的艺术品呈现的
美丽的关联，
乐意观察你那
威武而闪耀的时钟的
意味深长的步伐，
探索各种力量的
均衡
和各种空间
及其时间的
神奇游戏的
规则。
但是我隐秘的心
始终忠实于夜
以及创造的爱，
夜的女儿。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8*）

夜同时是光的世界的秘密原则和真实原则。为什么那些愚人竟不认识夜呢？因为他们不了解夜恰恰对光的世界具有创造性的作用：

他们感觉不到
你在金色的葡萄潮里，
在巴旦杏的
魔油

和棕色的罂粟汁里。
他们不知道,
正是你
团团浮荡于
娇柔少女的酥胸,
使怀腹成了天堂——
他们也没有预感到
你正从古老的历史
向我们走来,将天堂打开,
还带着
福人之家的钥匙,
无限奥秘的
沉寂使者。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6*)

诺瓦利斯歌颂夜是神圣世界的崇高的报道者,极乐的爱之守护者:

你来了,爱人——
夜已降临——
我的灵魂喜悦——
尘世的路到了尽头,
你又成了我的
我望着你那深邃幽暗的眼睛,
只看见爱和极乐。
我们沉坠到夜的祭坛上
柔软的床上——
躯壳脱落,
被温暖的拥抱点燃

甜美的牺牲的纯净火焰
熠熠闪光。（《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5–16*）

但是不言而喻，这已是被天国的爱所涤净并且被死亡所净化的尘世的爱；只有发源于夜，光的世界及其爱才变成可能的和真实的，但也只有在伟大的暂时性中，以及在它们这种固有的超越性的光亮中，它们才变为可能的和真实的：

美妙的困倦如今不再离我而去。通向那座圣墓的路曾经既遥远又艰辛，十字架沉重不堪。谁的嘴一度品尝过那晶莹的波浪——非寻常的感官所能窥见，涌入坟冢幽暗的腹中，尘世的潮水在坟脚冒出；谁曾经站在这世界的分水岭上，遥望那崭新的国度，夜的居处：真的，他就不会再回到熙熙攘攘的尘世，再回到光所统治的那个国度，永久的不安以此为家。他会在那上面给自己搭起草棚，宁静的草棚，他会期望会爱，向远方遥望，直到一切时辰中最受欢迎的那个时辰将他向下引入——发源之泉。尘世之物浮向上面，又从高处被冲下来，但凡是受爱的感触而变得神圣的，都将溶化并以隐秘的步骤流到彼岸的领域，在此像云雾一样同入睡的爱人们混合。（《诺瓦利斯选集》，卷Ⅰ，*17–18*）

被如此赞美的夜乃是死亡之夜，正如我们发现前面已有所暗示，但尤其在那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形式中——它是在诺瓦利斯的创作转向神话—历史之后产生的——这一点被清楚地表现出来。远古的生命是：

诸神和人类的
一个永恒的节日。
所有的族类

幼稚地崇拜
温柔而珍贵的火焰，
世界的至尊。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2*）

但是有一个因素妨害并中断了这个节日，而且无法阻止，无法恢复：

唯有一个意念，
它阴森地飘向欢腾的宴席，
让无边的恐怖笼罩了心灵。
就连诸神也拿不出主意，
如何使惊慌的心恢复平静：
这恶魔的门道十分诡秘，
祈求和祭品难止其狂性——
这就是死亡，将这场喜宴
用恐惧，痛苦和泪水打断。
……
人类以崇高的欲火和无畏的灵
替自己美化那狰狞的假面，
温柔的少年熄了灯，安然就寝——
轻柔的终结，像琴音飘散——
民谣也这样歌吟伤心的索命，
回忆融入幽灵的凉泉。
但永恒的夜终是无解之谜，
远方的势力的严峻标志。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2－23*）

直到那伟大的复返即死亡的复返终于发生：

夜成了
那些天启的
丰饶的怀腹
……
繁花簇拥的
东方先知
最先发觉
新时代的开始。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4*)

基督诞生了,他活着,诺瓦利斯这样描述:

天国之心
孤独地成长为
爱的
炽热的怀腹
转向天父那高贵的脸——
安息在端庄迷人的母亲
那为预感而幸福的怀抱里
如花开放的孩子
那预言的目光
含着深情的慈爱
瞭望未来的日子,
巡视他所爱的人们,
他的神族的后裔,
并不为他这一生在尘世的
命运担忧。
那些最单纯的人们
被全能的爱

感动得如痴如迷，
很快聚集在他的周围。
像花儿一样
一个新的陌生的生命
萌发在他身边——
永不枯竭的话语
和最可喜的福音
像一个神圣的幽灵的火花
从他亲切的嘴唇
迸发出来。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5*）

现在诺瓦利斯让一个歌手——他来自一个遥远的海岸，然后又满怀喜悦地前往印度斯坦——向这个神童倾诉：

你就是那位少年，从远古到今朝
在我们的坟头冥想沉思，
黑暗之中带来希望的路标，
更崇高的人类欢乐的开始；
令我们伤悲的，也将我们引导，
怀着甜美的渴望脱离尘世，
永恒的生命在死亡中彰显，
你是死，你才使我们强健。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5－26*）

因为当基督死去时，当他那神圣的嘴在极度的恐惧中饮尽苦难的幽暗的圣餐杯时，新世界诞生的时刻就临近他了。

在诸神的新的荣耀中醒来，

他登上新生的
青春焕发的世界的高峰，
将随他死去的
旧世界亲手埋入
被遗弃的洞穴，
用全能的力量将那巨人
也举不起的岩石盖在上面。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7）

漫长的岁月
过去了，
在愈加崇高的光芒里
你的新造物开始活动。
成千上万的人们
怀着信仰，渴望和忠诚
从痛苦和悲伤中
踏上了你的道路。
他们正同你
和童贞马利亚一道
在爱的王国里朝圣，
在天国的
死亡圣殿里服役。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8）

死神邀请赴婚礼，
灯盏点得亮堂。
贞女已全部到齐；
灯油也满满当当。
远方传来了歌声，
仿佛你就要来临，

星星也召唤我们，
好像用人的嗓音。

千万颗心，马利亚，
正向着你飞去：
陷入这惨淡的生涯，
它们只渴求你。
它们希望痊愈
靠充满预感的欢情，
请你让它们，圣母，
紧贴你忠贞的心。
……

谁相信爱即痛苦，
便不在墓旁哭泣。
爱的迷人的财富
终归要破夺去。
忠实的天堂的孩子
会守护他的心灵。
抑制他的相思，
夜使他灵魂欢欣。

生命便放心大胆
奔向那永恒的生命；
靠内在的激情提炼
欲念变得纯净。
星系也终将化为
金色的生命之酒，

我们将汇入星系，
成为闪亮的星斗。

爱已自由地献出，
从此再没有分离。
充盈的生命的激流
像大海无尽的潮汐——
只一个喜乐的夜，
一段永恒的诗章——
上帝神圣的形象
是那万众的太阳。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8*－*29*）

随后全诗以那首小调的凯旋之歌结束，我们已从中摘录过那几段——叙述对更美好的“远古”的痛苦的乡思：

赶快坠入大地的深底，
远离光明的国度！
痛苦的怒吼和疯狂的撞击
是欢快的启程的信号。
我们驾起一只小船
迅速抵达天堂的港湾。

向我们赞美永恒的安眠，
赞美永恒的夜，
白昼也许使我们温暖，
但悲愁使心灵凋谢。
异乡的欢情已告结束，
我们要回家去看望天父。

……

沉坠吧，向着甜美的新妇
向着爱人耶稣！
深情的恋人，忧伤的信徒
正安然隐入夜幕。
一个梦解开我们的镣铐，
让我们沉入天父的怀抱。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29－31*）

现在《奥夫特尔丁根》中的那首《死者之歌》又可以真的像凯旋曲一样奏响：

我们这才形成爱和生命；
像元素一样密不可分，
我们混合存在的潮流，
翻腾的心融于心。
潮流急欲相互分离，
因为元素之间的斗争
乃是爱的最高生命，
心的固有之心。

悄悄的心愿的绵绵情语
只流进我们的耳朵里，
久久凝视欣喜的眼睛，
只品尝嘴和亲吻。
凡是我们所触及的，
会变成制香膏的火热果实，
会变成酥软柔嫩的乳房，

狂放的情欲的牺牲。

这要求一直在生长在开花：
把那爱人紧紧偎依，
把他纳入心中，
与他融为一体。
绝不抵挡他的渴望，
在替代中耗尽自己，
彼此给予滋养，
彼此只有唯一。
……

我们在这个潮流中
以一种秘密的方式
注入那生命之海，
深深进入上帝；
我们从他的心中
流回自己的循环，
那最高追求之灵
潜入我们的回旋。
……

但我们未来的同志
要是能够知道，
他们所有的朋友
由我们悉心照料：
他们会欣然诀别，
放弃苍白的人生——

哦！时光就要流尽，
爱人，快踏上归程！

快来帮我们缚住地妖，
学会领悟死亡的真谛
并且找到生命之道：
你们终将皈依。
你的权力就要失去，
你偷来的光渐渐消逝，
我们即将缚住你，地妖，
你已无路可逃。（《奥夫特尔丁根》，同前，*144－46*）

诺瓦利斯那两首《圣母颂歌》和*13*首《虔敬之歌》是与《夜颂》和这首《死者之歌》相对应的。它们的思想范围显然相同，不过现在不是夜与死的概念，而是在第一阶段的那种神话—历史的转折中出现的马利亚和基督的概念进入了中心，因此整个新认识的正面的肯定的意义受到更有力和更片面的甚至唯一突出的强调。当然恰恰在这些地方，面对诺瓦利斯的这种纯粹宗教的、可以说基督教的诗，下述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整个最后的诺瓦利斯－问题本身再次变得非常棘手，如果这首《死者之歌》也许还没有使该问题这么严重的话——棘手是由于该问题最终的严肃性，即考虑到这里似乎预告的超越之真实性，也考虑到我们在此发现的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其余全部作品赖以立足的基础之承载能力。在此，"一种远方的势力的严峻标志"已经在死亡中、在基本的澄明中变得可见，以致于战胜死亡的想法现在也许就意味着，重新接受以大胆的精神和崇高的欲火去为自己美化这副可怕的假面之尝试？不管怎么说——那战胜死亡的对基督的爱现在开始大声、生动、急切的表白。

我现在是什么,假如没有你,
没有你我不能成为什么?
无法摆脱惶恐和畏惧,
尘世茫茫我独自蹉跎。
我爱什么我全然不知,
未来是一个幽暗的深渊;
每当悲愁堵在我心里,
我向谁诉说我的忧患?
……
多亏基督向我显现,
我才产生了对他的信念,
哦!于是有一种光明的生命
立刻驱散了胆怯的黑暗。
是他给命运披上了霞光,
与他同在我才成为人;
就连印度也必定在北方
环抱这爱人喜乐昌盛。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1*)

我曾在我的生命里获得
许许多多欢乐的时刻,
就一个永难忘记;
那一刻我怀着无穷的痛苦
听一个声音对心灵讲述,
谁已为我们死去。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5*)

只要我将他拥有,
只要他是我的,
只要我的心直到坟墓

永不忘记他的忠实：
我不知何为受苦，
我只感觉到虔诚，爱和欢愉。（《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6*。）

当然，这个爱者好像觉得自己显然很容易做这一切，总之他在做这一切时显然很容易忘掉那个深渊，他来自那里却执意言说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基督可为他所拥有，这绝不成为问题，而是绝对理所当然的：

他已死去，但是你每天
听见他的召唤，他的爱，
你随时可以放心大胆
将他轻轻拥入胸怀。（《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5*）

大胆地握住他的手掌
将他的形象记在心里，
像葵花始终向着太阳——
你得转向他永不偏移——
只要你向他敞开整个的心，
他永远属于你像忠贞的妇人。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4*）

另一方面，他本身可为基督所拥有，在他看来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从此我们解脱了罪感，
每一个步子都充满欢喜；

人们也把这个信念
当最美的礼品送给孩子。
生命因信仰而变得神圣,
像极乐的梦轻轻飘去,
献身于永恒的爱和欢情,
人们几乎忘记了别离。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3*)

我们已经听见过:"贞女已全部到齐,灯油也满满当当。"

只要我将他拥有,
我也拥有宇宙。
像天堂的孩子一样幸福,
他手里捧着圣母的裙裾。
在观照之中沉坠,
尘世的一切再不会令我恐惧。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6*)

最多在考虑别人时,这里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哪怕众人不再有忠心,
我仍然对你忠诚;
好留下人间的感恩之情
并未泯灭的见证。
……
我不得不时常痛哭,
因为你的死去,
但有许多你的信徒
早已把你忘记。

你始终怀着一颗爱心，
你立下许多功绩，
但你的身影无从找寻，
这一切无人想起。
……

但是我：

啊！我已经感觉到你，
别丢下我不管；
让我同你合为一体，
从此永不离散。
总有一天我的兄弟
会再度仰望天国，
并且怀着爱拜倒在地，
投入你的怀抱。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7）

于是这个针对别人的问题也以能够想出的最直接的方式得到解决：

哦！快去找遍每一条道路，
把那些迷途者领回家来，
向每个人伸出你们的手，
乐意为他们把门敞开。
天国在人间在我们身边，
凭信仰我们能把它瞻望——
谁与我们持同一信念，
天堂也已经为他开放。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2）

天堂好像真的就在眼前，好像以一种不容否认的理所当然被赐给了这个人：

我在一千幅画像上看见你，
马利亚，无一不美丽迷人，
但同我心中的你相比，
没有一幅这样传神。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
喧嚣的世界如梦飘散，
一座天堂美不胜收，
永远留在我的心间。 （《诺瓦利斯选集》，卷Ⅰ，*61*）

目光欢喜地望着救世主，
无论怎么看却也看不够，
他的头上有鲜花装饰，
他迷人的目光透出花枝。

他是太阳，他是星斗，
他是永恒生命的源头，
从草和石上，从光和海上
他天真的面孔熠熠闪亮。

他天真的作为在万物之中，
他炽热的爱无尽无穷，
并未意识到自己，他偎依
在每个胸脯，难分难离。（《诺瓦利斯选集》，卷Ⅰ，*72－73*）

这里或许也再次令人想起那首圣餐颂歌，它总之将与基督结合

重新解释为与非我结合。

简而言之，对于虔敬之歌集，诺瓦利斯现在一下子明显成熟了。一个颇令人生疑的事实。因为他为之成熟的，无疑是那种现代时髦的虔敬之歌集。我们听他所唱的基督教诗歌，肯定不是以“我们”的身份对上帝的丰功伟绩表示崇敬的歌，而是一种以“我”的身份来唱颂的歌，这种歌可能是最独特的，从 *1600* 年起便广为流行，教区的全体教徒以为能够在这种歌中让每一个人唱出并说出，上帝的所作所为已经及怎样被他感受到，而且变成了对他、对他、对他的善行，从而提高大家的思想境界。

我们试问：那却仍然与这整个基督教的天国——只要天国是一种尘世的经历——相对立、既威胁又警告同时也带来希望的死亡，它如今留在何处？大概这种对立根本没有被想得像有几处看起来那样危险，那样严峻，那样充满希望？死亡现在不是被化为一种和谐游戏了吗？它究竟可以化为此游戏吗？“肯定的非规定”可以这样被包括，也就是在强烈的“夜的迷狂”中被包括到 *1* 这个规定点之中吗？这里所指的，不是比以“阴森地飘向欢腾的宴席”的那位客人所指的更加严肃吗？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了结他，即在翻手之间给他以基督之名？如果基督恰恰显得足够善良，可以在正需要以肯定的征兆取代否定的征兆的这个地方作为神话象征出现——或者这别有所指？——那基督变成了什么？如果在一种意义上同时称“耶稣”和“甜美的新娘”是可能的？如果突然马利亚——而非耶稣——可以同样适合地被任用？如果耶稣是以这种方式无所不在，并好像仅仅等待着我们心灵的倾慕，以便为我们所拥有？一方面 $1\times\infty$ 和 $\frac{1}{\infty}$ 与另一方面 *0* 之间，即 x 与 y 上帝之间这种宏大的距离被看成是真实的，抑或它早已甚至从一开始就已消失在唯一真实的 x 上帝的统一之中？这里知道是在巴力(Baal)与耶和华之间抉择，或是并非无意识地早就(也许从一开始便压制了闪现出的疑问)选定了巴力？诺瓦利斯在《夜颂》和《虔敬之歌》中唱的是另一个曲子，或其实不过低了八度在

此也唱的是他通常所唱的同一个曲子:自我与一切非我的魔幻的同一之歌,即自我现在也与夜的整体、现在也与死亡的整体、现在也与基督本人的整体同一?我们只能提出问题。我们不适合这样提问,仿佛我们大概知道答案。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了理解诺瓦利斯,我们必须尖锐和无情地提问。

整个问题极富象征性地浓缩在对基督与马利亚相对立的意义的追问上。如果《虔敬之歌》虽然始终言说基督,但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却是圣母颂歌,那么这大概意味着,诺瓦利斯事实上已成功地将死亡,恰恰将死亡也理解为——如他所言——"浪漫化原则"(《断片》,*660*。),理解为那种伟大的变陌生和变熟悉之最终原则,并将死亡包括在那个舞蹈的上帝的真实之中,也将基督归入酒神(Dionysos)的行列。因为马利亚若是最后定夺的话——大公教会的教会学意义上的马利亚,诺瓦利斯在这个地方十分公开地赞同此学说——这就意味着:最后定夺的话,乃是这个向上敞开的、开发了上帝的、有能力分有上帝的受造物,人们能够或许在最深的热情中,或许在无限的悲伤中,但绝不怀着崇拜与之相对。在圣母马利亚研究的范围之内,甚至大公教会的教会学说——不管通常对它的看法是什么——恰恰还没有突破一百年前浪漫派以之为名的、古老而常新的内在宗教(Immanenzreligion)的范围。"海星,我向你致意……"可能指某种绝美的东西,但抉择或启示还没有随以此所指的东西变得可见。

也许一切现在会是另一个样子,假如《虔敬之歌》真的像它所表现的那样可以称为基督之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许许多多的情况却与此相悖。但是我们又缺少最后的权力,不承认它是它所表现的东西。在它后面有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可能对那种"可怕的恐惧"已有足够的认识,好像对此已有足够的认识,以致虽有它也许带给我们的一切疑虑,我们总之却必须对它的信仰自白表示敬意。一百年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们自信在此听见了最纯真的见证。谁愿意对他们表示否认,说他们并非真的听见了呢?也许出自严肃的理由的我们

的信仰和见证不允许是这个,对此我将在另一本书里讨论。诺瓦利斯创作了这些宗教之歌(就他诗歌总数的比例而言简直数量可观!),这个简单的事实总之说明,他的目光相当执著地盯在它们所报道的那个点上,甚至比作为这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的行为可以理解的更执著,就像人们常说的,对他而言基督教的东西现在恰恰也成了象征。的确,这也是事情真相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强调——基督教的东西恰恰以此成为象征,和这种亲近——基督教的东西就处在这种与关键性的死亡概念的亲近之中,大概始终是明显的和值得注意的,虽然我们最终也许不得不这样评论:这里的死亡之谜最后却又被变了戏法,基督教的东西最后却又被重新解释为属人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许不得不说,为了勘察自己的问题领域,纯粹的浪漫派无论如何也必然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领域。

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到,诺瓦利斯的信仰和见证只是以未完成的形式为我们所熟悉,这位 *29* 岁的诗人以这种形式留下了它们。问题确实多于答案!诺瓦利斯叙述《奥夫特尔丁根》的主人公,说他在那个作为历史化身的隐士的洞穴里发现了一本用一种陌生语言写成的古书,里面有许多插图,他在其中突然也惊奇地找到了他自己的画像:他看着这个姿势不同却与他相像的人。

> 最后他觉得自己变得伟大了,高贵了。吉他靠在他的怀里,女伯爵递给他一个花环。他看见自己在皇帝的宫廷里,乘着游船,跟一个苗条美丽的少女亲切拥抱,同一些长相凶恶的男人搏斗,还与萨拉逊人(Sarazenen)和黑人(Mohren)友好交谈。一个面容严肃的男人频频出现在他的交际中。他对这个高尚的人怀着深深的敬畏,也很高兴地看见自己同他手挽着手。最后那几幅画有些模糊,不好理解;他梦中的几个人物露出深心的喜悦,却让他感到惊讶;书的结尾好像缺掉了。亨利希十分遗憾,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能读完这本书并完整地拥有它,他一遍又一遍地

> 观看那些图画,听见同伴们归来时他大吃一惊。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涩。他不敢让别人瞧见他发现了什么,赶紧把书合上,只顺便向隐士问了问书的名字和语言,于是他知道书是用普罗旺斯(Provence)方言写的。隐士说,这本书我很久以前读过,我记不清更多的内容。就我知道的,这是一部有关一个诗人的神奇命运的小说,其中描述并赞美了丰富多彩的诗艺。这部手稿是我从耶路撒冷带来的,它缺少结尾……(《奥夫特尔丁根》,同前,77)

这部手稿缺少结尾。在每个方面都缺少结尾。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时代的孩子——诺瓦利斯站在它的起点——也将浪漫主义者,希望至少将这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融入自己的血液,那么同样的话或许也适合于我们。这部手稿不能有结尾,这也许是可以针对它说的最好的话。

# 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革命宗教[1]

维塞尔

石涛　译

“我们漫无边际地四处追寻无条件的东西，然而我们总是只找到物”。[2] 哈登伯格（即诺瓦利斯，1772—1801）的全部关于宗教的思索都包含在上面这句引文之中。诺瓦利斯的宗教观主要由两个特征构成：对无限（即无条件的东西）的渴望与追求，以及他所遭遇之事物的有限和短暂。像存在的问题一样，这无可解决的矛盾充满了诺瓦利斯所面临的基本神学问题，因而也决定了他必须寻找一种“浪漫的”方式去予以解决。[3]

为了把握这个基本问题，诺瓦利斯的研究者们不应忽视存在于诺氏对“只有物”的经验中那些纯粹个人和情感的方面。诺瓦利斯的宗教观里，包含着比仅仅为了解决有限与无限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问题这种单纯理性的努力更多的内容。1795 年，23 岁的诺瓦利斯深深爱上了年仅 13 岁的苏菲，两年后苏菲不幸去世。诺瓦利斯在陷入

---

① 选自 Studies in Romanticism(《浪漫主义研究》)，14(1975)，PP. 425 -452。维塞尔(Leonard P. Wessell, Jr. 1939 -?)，哲学家、思想史家，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② 见《Vermisehte Bemerkungen and Blutenstaub》，引自《诺瓦利斯文集》第 2 卷 412，克拉克霍恩与萨缪尔编，第 2 次增补与修订版。本文中同一出处的引文均按此卷次和页码注明。

③ 对诺瓦利斯宗教思想的阐释尽管具有深刻的重要性，但目前在许多书中只有很少的篇章把他的神学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只是在研究诺瓦利斯试图解决他所面临的存在危机的大框架中概要地论述到。我所做的，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关于诺瓦利斯宗教观的“现象学”论述，详尽的研究则需要一部专著来完成。

爱情之中时,曾试图通过接近和探询苏菲的孤独来超越自身孤寂的有限性,但他却失去了她。苏菲的死——一个"物"的毁灭,似乎把诺瓦利斯投进了绝望的深渊。在谈到爱人的死时,诺瓦利斯写道:"这也是我的坟墓,我全部的欢乐和希望,我的生命和爱情也一起埋葬在这里了"。作为苏菲之死的一种直接的后果,诺瓦利斯明确地说:

> 她的生命曾使我的全部精神存在——自从这精神产生以来——聚合在一起,但现在它们却很快破碎了,又回复到他们原来的样子。我的内在的生命形态崩溃了,我生活在毁灭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散落在地上……我已经失去了自我。

在赞美诗《夜颂》(*1797*)中,诺瓦利斯把苏菲的死作为全诗的中心主题,总结了自己的精神状况:

> 那天……我流下了苦涩的泪水……我的希望在痛苦中融化和消散了,我孤独地伫立在荒芜的土岗(即苏菲的坟冢)旁边。那里,黑暗狭窄的洞穴中封藏着我的生命,犹如一个永远孤独的人,被难以言说的恐惧驱赶着,软弱无力,只有悲哀萦绕。

对于诺瓦利斯来讲,有关死亡的体验已大大超越了纯个人的意义,他还意识到,死亡作为一个难以摆脱的幽灵将萦绕于人的整个一生,甚至到他所取得的最高文化成就。死亡似乎要摧毁所有的生命形式。像大多数 *18* 世纪的欧洲人一样,诺瓦利斯把古希腊文化看作一个辉煌的时期,众神幸福快乐地居位于大地之上。但是好景不长,人的头脑里浮起了"一个念头,……一个令人恐惧的幽灵":

> 它令人畏惧地跨过欢乐之怡
> 使人类思想充满了恐惧

死亡带着恐惧与痛苦
撕碎了欢乐的盛宴
当心中充满甜蜜的爱欲
时光短暂而又美好
但爱侣的死亡,却使人
被徒劳的渴望和漫长的悲哀笼罩
经过脆弱的反抗
只能沉浸在属于死亡的困倦的梦境
欢乐的浪花被打碎
撞向无限惶惑的崖壁

根据诺瓦利斯的看法,对"存在物"的倏忽即逝的意识,导致了过去世界的结束。人类被遗弃在文化与精神的沙漠上。

过去世界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个朝气蓬勃的族类的美丽花圃凋谢了……上帝连同他的守护天使一起消失了,大自然孤独地毫无生气地伫立于天地之间……当黑暗降临,无数生命之花凋零破碎,变为阴暗模糊的语言……寒冷的北风无情地掠过冰冻的大地,将封冻的故乡残忍地吹入苍穹。

对于诺瓦利斯来说。死亡意味着有限的毁灭,这种毁灭使人类——集体的人与单个的人——成为无情的时光流逝中悲哀的囚徒。

时间根源于烦恼。所有的烦恼都那么漫长,而欢乐又如此短暂……烦恼也是短暂的,犹如时间。所有事物的有限都根源于烦恼。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此后,人类似乎注定在死亡幽灵的笼罩下存在于挫折与无意义之中。

在诺瓦利斯那里,人类意识到"只有物"的事实导致了一种围绕全人类存在危机的增长。如果诺瓦利斯要达到生命的绝对意义,有限性、死亡和时间就必须被征服。但这一种绝对完成的可能性在那里呢? 诺瓦利斯答道:

> 绝对的欢乐是永恒的:它超越了时间,存在于时间之外……绝对的欢乐就是永恒,就是无条件的生命。因而在与时间相处时我们必须做的便是对无限的自我意识。

早在若干世纪之前,西方神学之父圣·奥古斯丁就已经明确地论述过,永恒是不能同时间相比较的,不知道这一点的人,便"还不懂得上帝"或永恒。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绝对的实现只存在于有限生命之外,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对绝对超越的无限生命的直接意识之中。诺瓦利斯并未留意圣·奥古斯丁的训谕和追寻,相反地,他却"通过一种有意的分离和思想的提升将烦恼转化为欢乐,并使之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永恒"。的确,按照诺瓦利斯的看法,"真正的宗教把每一个个体(即有限的'物')作为通向上帝的媒介来接受,也就是说,作为神性的一部分,作为神的感性存在接受下来",诺氏神学思索的特征来源于他的神学主张。他认为,无限是由有限聚合而成或是渗透于有限之中的,简言之,是在"只有物"中追寻"无条件者"。这里,矛盾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thing 的对应词在德语中是 Ding,而 unconditioned 的对应词是 unbedingt,Ding 显然是 unbedingt 中的字根 dingt。unbedingt 的意思是极为自由而无拘束,超越了所有的"物",即绝不是被决定、被限制和被引起的。作为意识的含义,诺瓦利斯渴望创造一个"存在物"与"超存在物"、"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体,我并非在暗示普通德国人在日常对话里已经意识到 unbedingt

的这个词词源上的特征，而是认为，从前面的片断引文中可以看出，诺瓦利斯已经察觉到两个合理事物的矛盾，如果从纯粹逻辑的角度分析，似乎表明诺瓦利斯正在寻求体验一种自我与非我（A 或非 A）的同一，即矛盾的统一体。为了理解诺瓦利斯如何解决这个神学上并列的矛盾，我们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他的辩证哲学。①

## 诺瓦利斯的哲学

一般人的逻辑和意识是二元论的，因此难以理解一个其自身表现为相互对立的统一体，即一个矛盾。一般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客观事物都具有一个确定和有限的含义，这个含义使它成为它自身，而不同时表现为与它相反的东西。例如，蓝色不是红色，光明也不是黑暗，这里不是那里，这个不是那个，我不是你等等。任何确定事物的真实的自我同一性排斥与它相反的自我同一性，因此任何非 A 的实在都是“外在于”或“他于”A 的实在。如果这种思想方法运用于世界（有限的实在）与上帝（无限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时，上帝便在本体的意义上“不同于”“外在于”或“完全他于”这个世界，包括人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完全超越于这个世界的存在。

另一方面，辩证思想否定任何确定的范畴（因为范畴表现为对其相反范畴之含义的排斥，所以是被精确确定的）能够孤立地存在。作为范畴自身确定含义的必要条件和组成部分，它必须与对立的范畴共同存在。例如，小仅仅相对于大才有意义；因为存在着否定，肯定才是可能的。因此，任何 A 的真实意义都需要非 A 作为其真实本质的组成部分。辩证的形而上学理论认为，事物的对立或两重性位于

① 诺瓦利斯的哲学神学又可称为“万有在神论”。诺瓦利斯哲学的性质同万有在神论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实在的中心,尽管这种两重性根源于一种涵盖全部的统一之中。因而任何表面的对立范畴事实上都是从一个更大的绝对总体中产生的单方面抽象。所有相反范畴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使这些范畴与更广泛的统一结合在一起而得到解决或扬弃(在德语中为 aufgehoben),这种统一在更高的实在或更高的总体之内的对立结果问题起调节作用。例如,小和大辩证地共处于更大的概念之中。因此,每一个总体都拥有一种能力,通过将假定的对立范畴转化为总体内在本质中确定的规范或表现形式,同时又不破坏它们各自的含义,而使其得到统一。在这种意义上,总体可以被称为相反两极存在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当这种思想方式运用于作为全体的实在时,实在便被看作是一个绝对和包罗万象的总体,全部有限性、确定性和对立性都包含在这总体中并自其中产生。由于这总体是终极的指称结构(fiame of reference),因而可以称为一个万物之原因(causasui)。这样一个绝对有时会被诺瓦利斯称为普遍。被看作绝对总体并且不具有任何确定含义的上帝,是所有不同事物、差别和对立性存在的逻辑前提。在这种意义上,绝对,就其自身和与其他事物相对而言,是纯粹的非确定性,是纯粹的虚无(即无有物),或绝对的零。"普遍是对无的最好体现,也是对零的最好体现"。这种非确定性,由于显示出不可分割的特征,因而必须被看作绝对和无差别的统一体。

无论如何,这种否定不只是针对全部确定性事物而存在的,"否定多于无,它是一种作为对立物而给出的假定。"就这点而论,甚至纯粹的否定都可以看作全部的肯定,或如诺瓦利斯所说:"零是肯定的非确定物"。因为它是全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正好是非确定性的界限或范围)的条件或逻辑上的可能,因而事情必须如此。"不确定性是对立事物的基础,进一步讲,是对立性的逻辑可能性或范围。"因而绝对便是产生所有不相等可能性的普遍。上帝作为绝对的普遍可以确定地成为任何事物,因为它是不确定的。"〔普遍〕无所不是,无处

不在,我们生活、徘徊并被置于其中……”,由于绝对无所不是,因而它没有界限从而也是无限的。

在进一步理解诺瓦利斯的辩证神学之前,我们必须在此意义上对诺氏的哲学做更深入的探究。用纯粹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描述诺瓦利斯的绝对,只能将讨论引向错误。根据诺瓦利斯的看法,人类没有意识便无法存在。“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认识活动”。绝对实在的辩证结构也是对上帝——绝对自我的认识过程的描述。换句话说,纯粹的精神活动位于实在的中心,并构成绝对总体,这总体是无所不在的: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本身是完全不确定的(或自我确定的),无条件的(或自我条件的),独立的因而也是自由的,这种活动与外在影响无关,没有外在事物能够决定它或成为它的条件。作为绝对的总体,它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条件。因此这种全部实在物的基础和构成条件的“确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无条件的自由。“全部确定性的对立即自由。自由是对立事物和思想的基础或范围,确定性的绝对的对立就是自由”。自由作为所有精神活动的构成因素,像所有其他概念一样,不能被孤立地理解;相反只能在一种相关的或辩证的意义中才有意义。从否定的角度讲,获得自由就是成为独立;从肯定的角度讲,获得自由就是能够去决定或者去构成事物。绝对的自由暗示绝对的确定,即创造。因此,自由作为精神活动的原则,是一种存在于绝对自我中的驱动力,可以使自我意识变为一个创造者,一个上帝,简言之,变为自由。

> 什么是自我?/绝对原则的容器/自我的范围必须为我们涵盖一切。一旦成为其自身的含义,就能够认识其含义。认识点就在其自我存在之中。

独立地来看,作为一个命题(即原则的容器),纯粹的无限或纯粹的精神活动是未完成的总体。

每一个总体都包含两个部分……肯定的和否定的、确定的和非确定的、真实的和想象的、等同的与不等的。

简言之，一个各种事物的统一体。单独地看，非确定性是无差别的统一体（即没有多数和确定性等等，是现存的）和尚未实现的总体。因此，如果存在一个可以成为对立物和条件的确定性，本体的非确定性才能够产生。同样地，自由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存在实践此活动的对象。① 换句话说，纯粹的无限精神活动并不比纯粹的非确定性对意识更富于表现。人类活动，无论精神的或其他的，都在一种确定的指称结构之内表现为从过去向将来的运动。如果已经有了这种分别，作为运动的辩证瞬间的"从……向……"才能够存在。因此，处于独立的和分离状态中的精神活动只是一种无意识的陈述。为了成为意识，无限的精神实在（作为绝对命题）必须"他化"，分裂或假定其自身是一个无穷的完全确定性或有限性，或简言之是一个绝对的对立面（反命题），以便使事物能够表现出来。无限必须变为有限，实在的活动必须变为冻结的能量（即物质），自我必须变为非我，或者，上帝必须变为自然界。这种变化作用正是由无限统一体中的分离作用产生的。

根据这种无限与无差别统一的观点，产生丰富的自然事物的行为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的行为。

---

① 关于自由与确定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世界的创造（包括人与上帝），另一方面诺氏写道："因为我们的自由来源于确定事物，因此对确定性摆脱得越彻底，我们获得的自由就越多。所有确定物都自人而来：我们在自身之外创造了一个世界，从而变得越来越自由，因为自由与世界相对照才可以想象。我们在自身之外决定得越多，自由也越多，我们也更加强大……我们的力量得自我们脚下的世界。"另外，早在尼采发现作为全部事物基础的权力意志之前，诺氏就写道："我们最终总是要求意志——专横的决断，似乎无论在哪里这都是特定和必要的开端。"另一与尼采相似的地方是诺氏在论述作为意志的自我本质时说："自我恰恰就是意志和天赐。"

> 为了理解自身(即达到自我意识),自我必须显形为一个相等于它自己的存在,即是说,分解它自己,这另一个存在恰恰等同于自我。这种异化和各自分别形成的行为通过(自我发现)或(逐渐知觉)的思想过程而进入意识……我们天生知道每一事物都各不相同(即所有非自我),我们只要依靠使自我相异,改变自我和观察自我的过程,就会明白这一点。

复合形成(production of multiplicity)把否定概念引进了最初的绝对精神统一体之中。可以说,绝对通过把自己撕成碎片或损伤自己来造就这世界。因而自然界就是被无穷分解和原子化了的上帝。

如果要实现总体,将实在分解为许多部分、许多原子,某种毁灭和否定的运动就是必须的。这里绝对只是不确定的统一,但还不是总体,总体意味着许多事物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纯粹的多样性也不是总体,因为绝对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因而对实在的分解就需要一个对统一的返归,但同时又不会消除多样性。无限自由、向自我意识趋进的无限冲动和无限的统一不能处在一个相异的状态里,命题和反命题必须被结合进一个更高的综合。① "生命是由综合、命题与反命题组成的事物,但又不是这三者的总和"。分解只是向更高的统一和更高的意识前进的第一步,为了使统一总体中的各因素结合起来,其中的各方面作为本体意义上自主的实在要被否定。"没有分解便没有统一,触摸(即综合)同时既是分解又是统一"。上帝就像绝对实在一样是存在于所有不同部分中的精神总体。"上帝即自我/无限即可分事物中的普遍性"。上帝是"宏大的自我——这自我同时既是一又是全"。因而,上帝像总体一样是"绝对的命题、反命题和综

① 早在尼采指出"自我超越"的概念之前,诺瓦利斯在谈到自由行为时写道:"对自我的飞越而言无论在哪里都是最高级最原始的峰巅的,是生命的起源。这样的生命之火不是别的正是一个行为。"

合”。简言之,上帝是“只有物”和“无条件事物”或时间与永恒的综合。

上帝作为综合、反命题与命题,在他自身里包含着有限与无限两极。所以这一点对理解诺瓦利斯的辩证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综合并不意味着本质中的各极会被总体消除,或者说被总体所湮没。完全相反,综合作为辩证总体中的一个要素,使每一极都达到充分的独立。因为,这样的各极是辩证总体的基本组成部分,结果它们便存在和渗透于各自之中。在小说《奥夫特尔丁根》第二部分开始时诺瓦利斯写道:

因而这伟大的世界精神(即上帝)
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并开出永恒之花
所有事物必须与他物融合
通过相互汲取繁荣生长
当它们混合在一起
贪婪地坠入各自的深处
它们仍然代表着自己
因此单一的本质得到更新
漫漫包容下千百种思想

对最后总体(即神)的经验产生了一种使时间和永恒同时存在(辩证的统一)的知觉,而不是它们的毁灭。在《塞斯的弟子们》中诺瓦利斯写道:

是……没有什么比本质中伟大的同在性更值得注意的,本质在每一处地方都完整地存在着,……本质恰恰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当中。

在《季节的婚礼》一诗中诺瓦利斯写道：

如果时间友好而和善
将来便会与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
春天会连接秋天，夏天会连接冬天
青春与衰老会在欢愉的严肃中成双成对
噢，我的甜蜜的伙伴哟，痛苦的泉水就会干涸

简言之，上帝"是大地上一盏无所不能点燃、无所不能赋予生命的明灯"，也是人类按照其意识的多种多样的途径去努力体验的本体的综合。

## 辩证统一的现象学表现形式

至此，我们已经在抽象概念上讨论了诺瓦利斯对其存在危机的解决方式。关于诺瓦利斯的哲学神学立即有两个问题产生出来。第一，这种普遍的辩证过程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对于绝对总体或上帝的完美发展过程人类的意识起何种作用？第二，诺瓦利斯辩证理论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分析与人类的具体或经验的意识有什么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对于诺瓦利斯来讲，在总体与实在中人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作用，实在只是一个通向绝对自我的自我意识。为了将对自身的认识变为自身意识内容，绝对自我必须使自己"他化"或假定自己为非自我(nonego)。这种对立是必须的，因为根据诺瓦利斯的观点，意识只有作为一个反映的产物才是可能的。因此自我需要一个对象物来使自我意识得以存在。由于绝对自我与来自表面的非自我的"对立物"或对抗的事物相遇，反映的意识便产生出来，绝对自我便开始转变为一个实在的总体。所以，正是这个假定的行为构

成了绝对自我的无限自由的一个界限。因为所有假定的实在(即全部"只有物"的范围)是无限自我的界限,由此产生的意识就必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意识被诺瓦利斯称作经验自我(empirical ego)或人类自我。但是,这种有限的因而是人的自我在其内在核心里却有着绝对自我的根源。

> 上帝是纯粹中的超越感觉世界,我们是其中不纯粹的一个部分,……我们所谓的自我并非真正的自我,而仅仅是自我的映象。

实际上,人类意识是被绝对自我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手段。在《奥夫特尔丁根》第二节中,诺瓦利斯用诗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

> 她的自我本质(这里指绝对自我)要求她享受自己伟大的艺术杰作,因此她使自己转化为人类,以便在自己的荣耀里发出光芒……

因为人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有限的神性,它的内在原动力与上帝是同样的,通过逐渐意识到超感觉的内在核心——即内在的无限,人类意识便可以使自身像绝对自我一样得以实现。诺瓦利斯写道:

> 人和本质像命题和综合一样构成了对上帝的反命题。自然界(包括人类)必须完全等同于上帝,即依靠这种相互对立,它必须用这种对立的方式使自身与上帝完全一致。这是画家的自我想象。

简单地讲,人类意识是绝对自我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神的自我意识。因此,人类存在的事实也是上帝自

我解放的过程。①

第二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意识永远不能知觉“纯粹的”有限，作为抽象性质的有限永远不是一个人类意识的对象。人在体验事物时有视觉、听觉、触觉、情感和性意识等等，在他的个人经验本质中每一种感觉都是有限的，都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这种感觉仅仅是被经验感觉所体验的。因此这意味着，在人的经验意识里，有限与无限的综合必须具有一种现象学的表达方式，一个系统化（借用一个康德的概念）的辩证综合的方法，以便成为一个人类知觉的对象。这种对感觉与超感觉统一体的需要（诺瓦利斯的浪漫要求）可称为世界的浪漫化。

> 世界必须被浪漫化……浪漫化只不过是一种质的生成，……对普通事物所给予崇高的感觉，对日常生活给予神秘，对已知给予未知的尊严，对有限给予无限的外观，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这世界浪漫化了。用这组关系，崇高、未知、神秘和无限会对数化，它们得到一种亲熟的表现——Lingua romana［浪漫语言］。相互提升或下降。

下面简单讨论一下浪漫系统化的一些例子。

我们已经看到诺瓦利斯因为苏菲的死而极度痛苦，这种丧失成为他的长诗《夜颂》的主题。在这些诗中，垂死的生命本质上是与白昼（或作为白天的实在体现的光明）相等的。此外，诺瓦利斯还把光

① 人在世界上像上帝一样努力去实现自身的力量，被诺瓦利斯称为“良知”。对于诺氏，正如在《奥夫特尔丁根》里所论述的那样：“良知是一种能力：它创造意义和世界，是所有个性的起源，也是世界之诗的精神。”的确，良知等同于真正的人类本质。“完全理想化的良知是最适当的人类存在……”，良知是所有精神生活的构成力量，也是宗教的根源。“人的精神教育也是世界精神的教育，因而就是宗教。”

明(或白昼)想象为实在中形而上学的对立原则和这种对立中的意识原则。简言之,光明使对"只有物"的意识成为可能,因而也是丧失、痛苦、不幸的来源。另一方面,夜既是无限度的超感觉的统一的原则,又是对这无限意识的原则。对无限进行意识的状态被诺氏称为睡眠。"无始无终与无边无际就是夜的统治者;睡眠的持续便是永恒"。但对永恒的意识却不非与短暂分离,换句话说,夜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涉及无差别,因而也是不确定的所有存在的统一,这种存在的统一通过辩证对立得到实现,即确定(如白天的光明)。同样地,白昼或光明作为经验意识的形而上学原则只能导致痛苦,除非它能与夜结合在一起,或被否定为夜。意识和实在只能通过结合在一个辩证统一体中才能完成。这种意识中的有限与无限的相互结合,就是作为光明与黑暗的混合的对神的视知觉。如诺瓦利斯所说:"难道不是每一件令我们狂喜的事物都承受着夜的颜色吗?她(即夜)母亲般地承受着白昼,并使一切荣耀都归于白昼"。诺瓦利斯笔下的英雄们在黄昏的笼罩下一次次地通过视觉去体验上帝与世界的综合。例如在《夜颂》最后一首诗中,诺瓦利斯写道:"慰藉呀,夜晚黯淡的黄昏/那些悲伤和爱恋的人们/梦撕裂了我们/使我们变为碎片/再把我们投进天父的怀抱"。这里,为什么诺氏通过光明与黑暗的混合去经验神灵的原因,便很容易理解了。正像奥托描述的那样:

> 这种神秘的效果是从半明半暗开始,……拱形大厅中央或一片虚幻的林中空地上的微光,被神秘的一线灯火的晃动奇怪地摇曳,一直对灵魂低声诉说着……

简而言之,当意识的种种对象在黑暗中失去清晰的轮廓并且模糊地浮现和重叠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一种对神秘而宏大的总体的模糊感情,这总体无处不在,弥漫和充满了全部有限的视觉存在。

这种只能被描述的视觉经验,使人们对由此产生的欢愉的性质

和构造有了一些认识。这宏大的弥漫了有限的欢愉经验,是一种感情上的陶醉与渴望、欢乐与痛苦的综合。当人的精神在视觉上领悟了某种辉煌的表现(例如一幅画或大自然的美景)时,就会首先通过想象使心中充满热烈而陶醉的感情。但由于通过观察得到的各种事物的意象具有确定的内容,作为真正的有限物,它难以表现为充满无限的统一,而只能暗示一种对永远超越的事物的预感。可以说,宏大不能突然间被给予,也无法仅仅体现于一种事物。由于宏大不能完全具体化为情感,为了使这情感产生,就需要对宏大提供某种否定、痛苦和饥渴的要素。当陶醉与渴望混合在一起时,为了完全统一为纯粹的崇高,头脑里便会产生一种超越有限、征服对宏大的有限想象的渴望与向往。换言之,思想努力使自己溶解为纯粹的无限,从而为一种完全毁灭的情感所吞没。正如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强烈欲望和情感之所以会产生,按照诺瓦利斯的说法,是由"鸦片"或酒所使然。

> 这世界的灵魂在渴望融合的强烈向往中显露出来。那些陶醉的人们感到了这种极美好的超乎于大地之上的流动的喜悦,最后,我们心中无数的各种情感融合在一起,成为荡漾在我们心里的本原之水。

人的实在,在永恒地超越了所有去理解的企图之后,就会通过一种无尽的渴望和运动而成为与神相同的实在。正是这个对立的统一体形成了现实化的神的总体。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精神活动的绝对目的,对于诺瓦利斯来讲就表现为某种女性的存在。

> 女人同无限事物极为相似,因为她们不能被度量,相反,只能通过相似性去发现。我们常常非常挨近她们,但又永远无法完全达到,因为她们尽管绝对地可理解,但却没有被理解;她们的存在是绝对地需要的,而通常又不是必需的。

简言之，"一种无限的存在现实要成为自我的命运。这种努力总是越来越多"。渴望"越来越多"是真正能够产生本质的创造性动力。在《埃斯特莱利斯之诗》中，诺瓦利斯对世界精神说道：

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感到年轻
觉察到自己生命的律动
第一次，当爱
遗失在幽深的狂喜里
我更加清醒，渴望着
并在每一流逝的瞬间里生长
为了更紧密而完整的结合
热烈的欲望是我存在的创造力
我是那中点，神圣的春天
从暴风雨般倾泻的所有渴望
和各种各样的向往
再次返归安宁

同样的辩证统一不仅在酒醉中被体验，也同样在性激情和色欲里表现出来。尽管诺瓦利斯从未完全实现过性行为，但在他的意象中充满对性的意识。对于诺瓦利斯，性经验作为一种刺激，对于更强烈地追寻永远伟大的统一和情感是很重要的。仅在性高潮没有实现这个意义上，欲望的狂喜便能够成为一个对立的统一，比如陶醉与饥渴、满足与向往、占有与追求、昭然与神秘等等。那种撩拨人的喜悦的瞬间，是具有毁灭性的火焰：痛苦和忍受越多，刺激越大；越刺激，欢愉也越多。有趣的是，一个性的激情，由于承受着巨大的压抑而成为一个辩证统一的现象学的表现形式。

压抑越强烈，所有欢愉的瞬间之火焰也越旺。增加些氧气吧！

强有力的性是最巨大的欢愉
女人是我们的氧气。

在他的《精神之歌》中，诺瓦利斯用性感受阐述了对宗教的体验：

这甜美的宴席永不完结
爱情永远无法满足自己
爱并不能完全内在和具体地
占有被爱者
被享有便是被改变
用更温柔的双唇
使爱情变得更加默契和更加亲密
燃烧的情欲
使灵魂充满生命力
心灵
变得异常饥渴
于是从永恒到永恒
不得不忍受爱的诱惑
那些已经尝到爱的欢乐
如今变得严肃的人们
会抛弃一切
走向渴望的餐桌
加入我们
而那桌子永远不会变得空空荡荡
他们会重新认识到
爱的无限丰富
并且会赞扬
肉体和血液的丰富营养

"渴望的餐桌永远不会空空荡荡"的经验,在最终的宗教热情充满爱的意义上,是对神和自然界的辩证统一的经验。

从刚刚讨论过的对神性的现象学表现方式的一些例子中,我们证明了"无条件事物"与"只有物"的结合不是静止的,相反是动态的。有限同无限的综合不能突然之间得以实现,时间和永恒只有通过无止无休的变化运动才能结合在一起。从永恒(人类无限存在的中心)的角度看,人在所有时间里都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实在,"因为我们始终是处在一个时间之外的空间里,我们必须在每一瞬间里都获得存在的全部……"。但同时作为一个时间的孩子,当时间等同于永恒,有限等同于无限时,人类便永远无法达到时间里的任何一个瞬间。"因为我们的本质或我们的充分存在是无限的,我们无法在时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这种在能够永恒地达到的目标与暂时地不能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根据诺瓦利斯的观点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认为人在时间之内奋斗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后的得到,而应该是奋斗的本身,一种朝向自身是无法达到的绝对精神的运动。

> 通过在心里与绝对有意地分离(即一种暂时达到的绝对)而产生一种有限的自由,一种可能的绝对,一种给予我们和通过我们的无能而获得与知觉的绝对。这种绝对只能被否定地认识到,因为我们所追寻的事物不能使用任何行动来得到。

因此,人类真正的享乐是朝向自身的永恒运动。"真正的享乐实际上是一种永恒的运动"。诺瓦利斯偶尔描述过似水的或流体的本体意义上的动态实在。在《塞斯的弟子们》中诺氏写道:

> 追求真理的古代智者们在水中探寻事物的本原,他们提到过一种像海水或水的源泉的更高级的水。像流体金属中的物质一样,这种原始的液体被人所发现,并一直把它当作神迹来

敬畏。

因为上帝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他在自然界里任何瞬间的显现既是不分明的,又是自我隐藏的。在辩证统一中,上帝既是有限的,又是对有限永恒的超越,不仅是一个"物",又是"所有的物"。这就是朝向无限的无条件的精神运动,也是在全部有限中人类意识所追寻的行动。这种动态的经验,按照人类经验的许多经验的途径存在着,并构成了宗教经验的本质。

## 死亡——作为个人经验的宗教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根据诺瓦利斯的观点,人在全部有限存在中对经验的追寻是一个人同神的更大的统一体,这种在全部实在中朝向无限统一的狄俄尼索斯运动正是一种普遍的爱的表现形式。"爱是最高的实在——原始的基础"。爱,简言之,是在全部辩证统一中朝向世界本质统一的普遍精神运动。这种普遍的爱不仅能被视觉、情感、性欲等等所经验,而且还可以成为个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对诺瓦利斯来说,在个人角度上来看,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

当然,这样的个人关系存在着明确的危险性。首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会导致丧失、痛苦和绝望,一个爱的对象会死去。无疑这就是诺瓦利斯对苏菲死亡的体验。而且,对于接受者来讲,这爱情还存在危险。例如,在《奥夫特尔丁根》中,玛蒂尔德悲凄地说道:

> 噢,海因里希,你知道玫瑰的命运,那么你还能把你温柔的嘴唇印在我枯萎的双唇和苍白的面颊上吗?岁月的痕迹会不会成为爱情消逝的残片呢?

换句话说,当玛蒂尔德的有限存在变化并且不再具有吸引力时,她是不是将失去海因里希的爱呢?涉及的这些危险问题就是“物的存在”的问题,或爱者的有限性问题,因为对有限最具破坏力的经验和“只有物”的短暂性是由对死亡及其毁灭力量的意识所产生的。

如前所述,辩证统一的经验首先是对一些有限事物确定含义的证实,接着便是对这有限的自我意志的否定,最后,也许会产生一种朝向有限物核心内所固有的无限总结的渴望或精神运动。真正的宗教之爱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不仅仅是为他或她的适当的有限存在所拥有,而且还贯穿于无限的显现与照耀里。因此,被爱者有限的自我意志必须被否定,而这正是死亡的职能。死亡就是对生命的“浪漫化”,“这高级的死亡形态,……将成为某种性状,我们称之为‘理想化’”。

> 死亡是我们生命的浪漫化本原,死亡是‘-’,生命是‘+’。通过死亡,生命得到了加强。

换句话说,通过加与减、白昼与黑夜、生命与死亡的辩证统一,一个新的和更为高级的意识——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 这种更高级的死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必须同普遍的死亡无关,它将成为我们称为理想化的事物,……死亡在更高级的本质中消失,其结果大地才会诞生。绝对的死亡里包含着绝对生命的可能。

对于诺氏,宗教的喜悦像所有其他形式的喜悦一样,在与痛苦混合在一起时才会发生。当性激情遇到抗拒时,性获得的欲望就被点燃了。同样,当爱情遇到由死亡意识引起的痛苦反抗时,精神的爱也会被点燃。面对死的神秘,一个人或者屈服于死别的痛苦,并以毁灭

自身的存在结束,或者允许由死亡的认知引起的真正痛苦去永恒地深化他对所爱者的精神统一的渴望,而这真正的深化是作为一种难于言说的喜悦来体验的,当然,他所爱者的有限存在的消失,无疑会为真实的爱者带来难言的悲痛;但与此同时,这种悲痛又使真正的爱变为对他所爱者的"真正的"无限内在中心的知觉,使他的真实存在与这中心等同起来,并无限地渴求着这种统一。简言之,对死亡的意识可以成为一个使人陶醉的经验。正如一个醉酒的人所体验的一种混合着渴望与餍足、激动不安与放浪形骸的复杂的感情;同样,真正的爱者在死亡的迷惑下体验的放荡欲望,毁灭与被毁灭的撩人情致,以及唾手可得却又永远不能完全占有的诱惑,简单地讲,如诺瓦利斯说,真正爱者的经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火焰"。在《夜颂》第4节中诺瓦利斯写道:

我漫游进死亡
那天,每一种痛苦都会成为
激动的喜悦
一瞬间,我自由了
沉醉在爱的源头
无限的生命,在我心中有力地生长
啊!耗尽我吧,我的爱侣〔这里,诺瓦利斯把苏菲看作基督的化身——引者〕
我要最猛烈地
去沉睡和爱
我感到了死亡更新万物的潮水
我的血液
变成柔软的香脂和苍天
因为生活于白昼之时
我充满信念和勇气

当黑夜降临
我死于神灵之火

根据诺瓦利斯的观点,对个人来讲,对另一个人的最终的吸引不是别的,而是上帝、永恒或无限。

> 上帝即医生、牧师、女人、朋友等等。这世界上任何好的事物都是上帝的直接作用,上帝能够在每一个人身上对我显现。

正是由于这一点,海因里希才试图通过下面的话来减轻玛蒂尔德对可能失去容颜的忧虑:

> 噢,你的魅力不会枯萎,因为我已与你密不可分,我心中对你永恒的渴望早已唤醒,它超越于时间之上。倘若你能知道你对我是如何显现的,你就不会惧怕岁月了,那是多么美妙的形象啊,并环绕于我周身的每一个地方。你尘世的形象仅仅是这视象的影子,尘世的力量涌起并阻止我牢牢地抓住这视象。本质尚未成熟,这视象是一个永恒无边的原始视象,是不可知的神性世界的一部分,……我对你永恒地起誓,玛蒂尔德,爱和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存在同样真实。

这样的死亡概念使诺瓦利斯把个人特别是苏菲看作上帝的一个体现,“我的爱人是普遍性的缩写,这普遍是我爱人的延伸”。因此诺瓦利斯建议:“让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转化为一个上帝吧,这正是宗教的运用。”无怪他谈到苏菲时说:“对于苏菲我有一种宗教的态度,不是爱情,是绝对的爱,独立于心灵,建立于信念之上,即宗教。”

简言之,正如夜与昼、黑暗与光明的混合可以使对“只有物”中固有的辩证总结的视知觉成为可能;同样地,对一个人(生命)的混合着

死亡意识的爱,也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实现对上帝的情感与宗教意识,即在男女之爱中实现神性之爱。因此海因里希对玛蒂尔德说:

>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我可以告诉你,生活对我来说似乎刚刚开始。我的玛蒂尔德,只有现在我才感觉到什么是不朽的……没有你,我就没有一切。没有支撑我保护我的天国就没有灵魂……即使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对于永恒我一无理解,我只知道永恒只能是我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你是将我的所有信奉带给上帝的天使,通过上帝对我的显现和使我认识到无处不充满他的爱。宗教难道不正是一种对爱心不朽的理解与永恒的结合吗?……你是最可爱的外貌之下的神的荣耀和永恒生命。

## 革命——作为集体经验的宗教

如上所述,对于诺瓦利斯,宗教作为人在"只有物"中追寻"无条件的东西"的结果,从人类意识里升起。从个人角度讲,宗教是作为一个个人对神性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显现的爱而生长起来,或更精确地说,宗教是经验自我对表现为一个被爱者的自身本原的无限自我的爱。确实,上帝的真实存在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维就是爱。无论如何,宗教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维,对于诺瓦利斯讲包含着比个人的完美更多的东西。宗教最终是一种使本原的神性基础逐渐充满自我意识的努力。当上帝通过众多的经验自我来确定自己,或者说,通过最终看到他自己的眼睛来推定自身,上帝存在的现实性就产生了。"人类是这颗球星上高级的形式,是连接更高的世界(即上帝)和向天国上升的力量"。因此上帝在人类意识中显现他自己并逐渐充满人类意

识。“一个人必须在人类之中寻找上帝,天国的精神在人间和人的思想与感情里显现得最清晰。”因为人是上帝认知自身的手段,人的最后命途是成为上帝。“每一个生命来自上帝的人都将成为上帝自身”。简单讲,上帝进行自我知觉的真实过程,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辩证综合:上帝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人,同时,人也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上帝。

由于上帝只能依靠作为整体的人类即一个形式来知觉自己,因此没有一个个人能够恰当地体现为完整的神性总体,所以宗教(即完整的神性自我意识)才能通过全部个人的统一得到实现。

> 还不存在一种首先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宗教教育分支机构的宗教。你相信会存在宗教吗?宗教必须通过一些人的联合才能产生和发展。

确实,作为集体的人构成了一个比独立的人更高的个体。“全人类是一个涵盖各种各样的人的完整的个人,即一个结合体”。因而,“宗教”的意义对诺瓦利斯来讲不仅被看作是基督教这样历史的宗教,或“教会”这样历史的组织,而且更主要的是看作被爱所理想化了的普遍的人类意识,即上帝。这样的意识才能像人类认识自己一样逐渐认识上帝。对于诺瓦利斯,这样的宗教拥有许多途径和过程,总的讲,是依靠人类意识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由于人类意识的发展,时间是一个使神性得以实现的手段。时间作为人类意识的一个范畴,是与历史同义的,历史上人类的进步发展也是上帝的历史发展,对于诺瓦利斯,不存在个别部分的人类历史。“部分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一历史都是世界的历史。只有与整个人类历史有关的历史才是一个人物质性的历史材料”。人或神存在的意义被作为最终目的表现出来,这就是爱。“爱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普遍的一。”

像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一样,上帝在人之中逐渐认识了自己。此

外，由于人类只是一个有限的上帝，所以只能在创造自身的意义上认识自己“类上帝”(God-like)的本质。

> 我们仅仅在能够表现的范围内认识事物，即造就它。在更高的意义上说，我们还能生产和实现事物，更好地认识事物。当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唤起事物、沟通事物，我们便完美地认识了它，因而也能用所有的器官去实现个人对事物的表现。

人通过在历史中不断地自我创造而逐步认识了自己，而且，人类在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关系中通过自我发展或自我具体化来历史地创造自己。文化作为最高级的包含一切的观念，是人类精神对神自我显现的中介，从宗教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文化教育是使上帝进入世界的“使化体”(transubstantiation)，①是真正的神性的体现。

> 在我们时代里，真正的使化体的奇迹已经发生。不是法院已经转化为家庭、王权已经转化为圣殿、君主的婚礼已经转变为心灵的联盟了吗?

所以诺瓦利斯的历史末世学是开放的乌托邦式的学说，历史正向“黄金时代”和“大地上神的国度”前进。

诺瓦利斯在他的《精神之歌》第一章中写道：“天国就在我们身旁的大地上。”

在如何理解诺瓦利斯的末世学上存在一个问题：诺氏是否相信，人类精神的一种最后的文化与历史的实现是否会使所有将来的历史

---

① 天主教会和基督教某些教派自12世纪以来所使用的神学名词，谓圣餐所用的饼和酒在礼仪过程中发生质变，耶稣果然降临于圣体。——译者注。

进步停顿下来？诺瓦利斯在《欧洲的基督教》结尾处论述到历史神学时说：

> 只要有耐心，当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都城之时，永恒和平的神的时代必将来临。那时在时间的危险之中一切都变得优美而勇敢，之后是信仰者的时代……

此结论将与诺瓦利斯的哲学神学的整体宗旨相违背。根据诺瓦利斯的观点，就像已经指出的：有限与无限、永恒与时间的综合是完美无缺的，但综合中的每一极的各自性质并非受到了压抑，而是被扬弃了，因而进入了更高的统一，因为时间的本质具有有限的内容并一直在流逝，并没有最后的和静止的统一使时间等同于永恒。

> 首先，这是个自身存在的矛盾：有些事物，就像每一种超感觉的、思想的和主观的事物转移进感觉世界一样消除了时间，但它们实际上都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永不停滞，我们无法用想象排除时间，因为时间的确是思想实在的条件，其中也包括绝对自我。

因此，为了实现自己，上帝必须不断地以短暂实在的形式假定和创造自己。此外，任何无限活动的“他化”只是因为它需要一个有限存在的形式，因而最后会成为一个不适当的神的表现形式，对基本的精神活动是一种限制。任何瞬间的辩证统一必须被或迟或早地否定，归于混乱，以便基础的本体动力可以自我表现为更新的创造物。

> 这世界使更为无限的事物变成某个活人，因此，一个联合各种事物的停顿或一种对思想自我并非行动的条件永远不会产生，黄金时代会来到，但它不是各种事物的结束，人类的目标不

是黄金时代……

换句话说，那目标是渗透于时间即渗透于历史的真正的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这种运动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基于此，诺瓦利斯总结道：“历史只能一直以未完成的方式存在。”

诺瓦利斯认为，人类历史表明，文化建构时期（命题）之后紧跟着就是文化衰落的时期（反命题），而这时期又在一个新的文化实现时期（综合或更新更高的命题）中走向顶峰。在《欧洲的基督教》中诺氏写道：

> 另外，我们必须忍受时间和历史阶段，它们难道不是一种基本的时间摆动吗？难道不是一种有限持续的特征吗？难道不是上升和衰落的本质吗？而且，难道不是在人所期望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形式中的复活与更新吗？进步的、永不停顿的进化运动正是历史组成的材料。历史辩证发展的看法使诺瓦利斯崇敬地确信每一种对立形式间的关系，以及来自每一个体形式的真正成熟和独立的精神。这种个体形式对于建立以上的确信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这样的确信给诺瓦利斯提供了克服对全部历史实在的终极短暂性的毁灭意识的方法。从这篇文章第一节中我们看到，死亡最初并不仅是在个人意义上对人类价值的让步，对诺氏来讲，也是在文化层次上的让步。正如对于诺瓦利斯一个爱人的死是被理想化为人类学会从上帝的角度来观察自己，也就是诺氏所说的历史“浪漫化”的毁灭性运动。这种运动作为一种实现自身的手段使人类学会观察历史，即以“无条件”（宗教地去看事物）的观点去学习看待“只有物”。根据诺瓦利斯的看法，人类必须去学习使自身皈依于笼罩在所有表面的有限形式上的永恒的神性之流，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即“革命”的

浪漫化或流动的原则。诺氏写道：

> 彗星是宇宙革命的火炬这种古老的假设，对于宇宙阶段性的革命和更新当然是有效的。人类精神的天文学家已经长期注意到这样的彗星的影响，它在称之为人类的这颗星球上占据相当大的部分。浩大的洪灾，气候的骤变，地心重力的起伏，分崩离析的总结趋势，奇特的大气现象等等，都是猛烈的开始的征兆，其结果将构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社会的角度看，当一种历史形态（*1*）不再能恰当地体现人的神性精神（*2*）而又继续存在着并且还会将世界精神的创造活动引向一种非浪漫的停顿时，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确定命题的历史形态必须通过使之混乱（反命题）而得到否定，才能使新的和更高的形态抖落掉旧形态的残余而确立起来。这种创造的迫切要求是一种宗教要求。“实在的混乱是宗教产生的要素。所有确定的事物毁灭后，宗教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者便昂起了它的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经常发生于激烈的动乱时期，比如战争时期。因此诺瓦利斯在《奥夫特尔丁根》一诗中借克林索尔之口说道：“原始之水滴进了战争，新大陆正在升起，新的面孔正从巨大的分崩离析中涌现出来，真正的战争就是宗教的战争……”另外，在这首诗的补遗中诺氏还写道：“渴望去死的愿望是勇士的精神，是勇士浪漫的生命。战争逗留在大地的家里。战争必须存在于大地上。”

对于诺氏，为什么历史必须处于永久的动荡之中？为什么这被真正看作是人和上帝的最完美形式的“动态”，必须不断地表现为革命？原因是，因为所有的辩证综合既是革命同时又是一种深化的神秘，既是满足又是期望，既是陶醉又是饥渴，既是快乐又是痛苦。全部精神存在（人和上帝）必须永远追寻更完美的神性的实现，更伟大的自我理解，简言之，更伟大的统一。当这种需要绝对完美存在的意

念作为宗教在人类意识中显现出来时,既是一种想使全部有限物的界限相互融合的渴望,同时又是一种因这些界限而生的欢乐的痛苦。因此,对无条件的意识是一种对创造(欢乐的)和毁灭(痛苦的)的趋势的矛盾统一的意识,和对毁灭与被毁灭的欲望的意识。① 诺瓦利斯在《奥夫特尔丁根》的第二部分开头写道:"忧郁与色情/死亡和生命/都以最本质的同情存在于上帝的经验之中"。换句话说,当意识通过由自身限制引起的差别从绝对中痛苦地分离出来,同时又渴望所有差别融合在一起向绝对统一归返时,绝对的欢乐意识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就任何不完美的事物(即有限事物)而言,人类精神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说都是病态和混乱的,其结果必然产生一种相应的渴望,去摧毁"只有物"并对其进行革命。"一种为了追求完美的绝对动力是一种疾病,犹如毁灭性地自我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强烈渴望完美和整一"。作为实现更伟大的创造、更高级的实在与更大的统一的手段,毁灭与融合全部有限物的动力,是一种对社会革命的向往。实在中以低向高的不停的运动是作为意识的欲望与狂喜,即作为历史的上帝被认识的。

> 当一个人开始去热爱病态与痛苦的一瞬间里,他的怀抱里就会涌起最刺激的情欲,最高的欢乐便会渗透他的全身。疾病

① 诺瓦利斯指出,爱的经验在某一点上就像"天国"和"本质的上帝"。"这本质的上帝(即宗教之爱的经验感觉)吞食我们、生养我们、同我们交谈、教育我们、陪伴我们入睡,同时又要求我们吞食它、创造它、生养它,简言之,本质的上帝是我们的行为与痛苦的无限的素材。"有趣的是,诺瓦利斯在另一处地方说"肉体上的吞食"是爱的最高象征。"所有享受、欣赏和吸收都是吞食,吞食恰恰是一种占用。因此,所有的精神享受都表现为吞食,友谊是朋友间的相互吞食,……谁知道崇高的象征之血是什么呢?"因此诺氏把本质中爱的经验等同于圣餐。在《精神之歌》中,诺瓦利斯关于自己的爱写道:"我将永恒地/从耶稣的身体得到食物/从耶稣的血液得到饮水。"在《夜颂》手稿的笔记里诺瓦利斯还写道:"对死亡的渴望。通过自由自在地吸吮我的身体,它毁灭了我。"

难道不能成为更高级的综合手段吗？痛苦愈剧烈，包含在其中的欢乐也愈大。

这种销魂荡魄的欢乐贯穿于痛苦，而欢乐的忧郁则是生命（创造）与死亡（毁灭）的辩证统一的感情上的放松。这种辩证统一是人类的（也是上帝）宗教意识的最后对象。人类的革命的破坏与文化的建立的辩证行为产生了社会与文化的情感经验。换句话说，因为人类需要被指引去实现更高的但又永远难以完全实现的实在，所以全部的人类建设活动（即对全部有限事物的肯定）必须最终被置于流动状态之中，对个人来说是由作为现象的死亡来完成，对社会来说是由作为现象的革命来完成。实际上，根据诺瓦利斯的观点，朝向上帝的运动就是朝向死亡的革命运动。在一首题名为《死亡之歌》的诗中，诺瓦利斯对死亡吟唱道：

回忆和魔力
神圣的忧伤里甜蜜的颤栗
已深深地渗透我们的心房
并冻结了我们的生长
上帝的深切悲哀
已在我们心中扎根
永恒地被伤害的美好事物
把我们汇入同一条溪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 卷二/刘小枫主编;林克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4168-1

Ⅰ.大… Ⅱ.刘… Ⅲ.①诗歌-作品集-德国-近代 ②基督教-文集 Ⅳ.I516.24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665 号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刘小枫 主编
林 克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25
**字 数**:257 千字
**定 价**: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近期书目**

| | |
|---|---|
| 弓弦与竖琴（已出） | 伯纳德特 著（程志敏 译） |
|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已出） | 德·拉孔波 等编 |
| 品达：晦涩的诱惑 | 汉密尔顿 著（娄林 译） |
| 俄耳甫斯诗教辑语（已出） | 吴雅凌 编/译 |
| 俄耳甫斯教祷歌（已出） | 吴雅凌 编/译 |
| 神圣的罪业：《安提戈涅》义疏（已出） | 伯纳德特 著（张新樟 译） |
| 悲剧英雄论与认识的局限 | 西格尔 著（黄旭东 译） |
| 《云》中的修辞与暴力 | O'Regan 著（黄薇薇 译） |
| 伊壁鸠鲁探源 | 罗晓颖 编/译 |
| 第二代智术师：路吉阿诺斯 | 安德森 著（罗卫平 译） |
|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已出） | 尼古拉斯 著（熊林 译） |
| 《埃涅阿斯纪》章义 | 王承教 编/译 |
| 恐惧分裂：古希腊政治的起源 | 曹聪 译 |
| 塞涅卡面面观 | 肖剑 编/译 |
| 论古人的智慧（已出） | 培根 著（李春长 译） |
| 黑格尔的观念论（已出） | 皮平 著（陈虎平 译） |
| 浪漫派风格（已出） | 施莱格尔 著（李伯杰 译） |
| 或此或彼（上下）（已出） | 基尔克果 著（阎嘉 译） |
| 最后的非学术附言 | 基尔克果 著（阎嘉 译） |
| 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已出） | 刘小枫 编（孙周兴 等译） |
| 巨人与侏儒（已出） | 布鲁姆 著（秦露 等译） |
| 诗与哲学之争（已出） | 罗森 著（张辉 译） |
|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已出） | 麦考米克 著（徐志跃 译） |
| 双重束缚（已出） | 基拉尔 著（陈明珠 等译） |
|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已出） | 伯格 编（肖涧 译） |
|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已出） | 刘小枫 主编（林克 等译） |
|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已出） | 刘小枫 主编（林克 等译） |

HERMES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奥夫特尔丁根》正是一部无结局的小说，如果我们不打算让自己迷失在这新的起点构成的地平线上，就必须寻回原初的“起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审美政治论的批判。

——刘小枫

(我)很有兴趣，尽我一生写出一部小说来——它可以独自充当一整座图书馆——也许应包含一个民族的学徒时代。学徒时代这个词是错误的——它表达一种确定的去向。可是在我这里，它却唯一应该表示从有限到无限的过渡时代。我希望以此同时满足自己在历史和哲学上的渴求。

——诺瓦利斯

ISBN 978-7-5080-4168-1



定价：29.00 元